

國家文物局

清代傳記叢書



明文書局印行

文獻徵存錄卷六

杭州錢林金粟輯

南通州王藻菽原編

陸世儀 張履祥 劉洵附

陸世儀字道威太倉人少隱處好養生術既而悔之作格致篇以自考曰敬天者敬吾之心也敬吾之心如敬天則天人可合一矣故爲入德之門及讀敬軒語錄云敬天自敬心始歎曰先得我心哉劉宗周講學四明錢肅樂一見奇之曰他日必以魁儒著張采謂之曰講學諸公寥寥矣蔽山其今日之碩果乎盍與我往叩之擔簞具矣采不果往世儀終身以爲恨因與同志陳言夏

反復研論曰我不見蕺山我將私淑諸人矣亂後閉門不通賓客鑿池十畝築亭其中名之曰桴亭遂以自號也明儒者自薛瑄敬軒出始有薛學薛授吳與弼康齋吳授胡居仁敬齋因有胡學陳道復王守仁出又爲陳王之學學於陳王則詆薛胡爲俗習乎薛胡則指陳王爲異世儀論道復曰世多以白沙爲禪非也白沙曾點之流其意一主乎灑脫曠閑以爲受用不屑苦思力索便與禪相近或強問其心傳則曰有學無學有覺無覺言未嘗有得於禪也是故白沙靜中養出端倪之說中庸有之矣然不言戒懼慎獨而惟詠歌舞蹈以養之則近於手持足行無非道妙之意矣不言觀聞見顯而惟

端倪之是求則近於莫度金鍼之意矣其言養氣則以  
勿忘勿助爲要夫養氣必先集義所謂必有事也但以  
勿忘勿助爲要失卻最上一層矣然陳本與胡學於吳  
氏皆主居敬白沙和此日不再得詩云吾道有宗主千  
秋朱紫陽說敬不離口示我入德方是也後來自成一  
家始以自然爲宗而敬齋則終身無所轉移是以有狂  
狷之分也其實白沙所謂自然者誠也稍有不誠則粉  
飾造作便非自然而或者以率略放達爲自然非也其  
論守仁曰陽明之學自讀書窮理中來不然龍場一悟  
安得六經皆湊泊但其言朱子格物之非謂嘗以庭前  
竹子試之七日而病是則禪家參竹篋法元非朱子格

物之說陽明自誤會耳蓋其少時嘗從事禪宗正學工夫尚寡初官京師雖與甘泉講學非有深造南中三載始覺有得而才氣過高遽爲致良知之說自樹一幟是後畢生鞅掌軍旅之中雖到處講學終屬聰明用事而少時熟處難忘亦不免時時逗漏是則陽明之定論也要之致良知固可入聖而一聞簡易直捷之說每厭讀書窮理之繁動云一切放下直下承當心粗膽大祇爲斷送一敬字不知此卽簡易直捷之一念便已放鬆腳跟也故陽明在聖門亦狂者之流門人昧其苦心以負之耳又論羅欽順整庵曰陽明講學在正德甲戌乙亥之間整庵困知記作於嘉靖戊子己丑之際整庵自謂

年垂四十始志於學正陽明講學之時也其後致良知之說遍天下而整庵之書始出然則非陽明講學整庵將以善人終其身而是書且不作朋友切磋之功其可少哉整庵四十志道年踰八十而卒四十餘年體認精切故其造詣精粹然其論理氣也不識理先於氣之旨而反以朱子爲猶隔一膜則是其未達也陽明工夫不及整庵整庵才氣不及陽明於整庵吾恨其聰明少於陽明吾恨其聰明多也論白沙弟子曰增城湛若水甘泉隨事體認天理卽所謂隨事精察也而陽明以爲求之於外此誤也然讀甘泉集未見體認得力處而門戶之盛實始於甘泉前此儒者大都質過於文行過於言

其氣象畧相似敬軒而後如無錫邵寶二泉晉江蔡清  
虛齋高陵呂柟涇野崑山魏校莊渠無不然者甘泉始  
有書院生徒之盛游談奔走廢棄詩書遂開陽明一派  
東林繼迹欲竦其弊不能不循書院生徒之習以致賈  
禍此有明一代學術之關也莊渠之學粹矣而不聞替  
人者由不立門戶耳以視夫書院生徒之盛而反以敗  
壞其師傳則不若務其實不務其名者之勝也故觀於  
方山不肖附於講學可以見當日講學之風之日下矣  
其論陽明弟子曰姚江弟子吾以錢德洪緒山爲巨臂  
其序傳習錄曰吾師以致知之旨開示來學學者躬修  
嘿悟不以知解承而以實體得今師亾未及三紀格言

微旨日以淪晦豈非吾黨身踐之不力而多言有以病之邪此爲王畿龍谿而發而救正王學末流之功甚大緒山當日雖以天泉之會壓於龍谿然終不負陽明者緒山也始背陽明之教者龍谿也世儀不爲陳王之學然其論陳王也後儒以爲允世儀平日敦守禮法不虛談誠敬之旨心性之功嘗曰世有大儒必不別立宗旨又曰天下無講學之人此世道之衰天下皆講學之人亦世道之衰嘉隆間書院徧天下附影逐聲廢時失事甚有借以行其私者此所謂處士橫議也又曰今所當學者如天文地理河渠兵法皆切於世用不可不講學者問知行先後之序曰有知及之而行不逮者知者是



也有行及之而知不逮者賢者是也及其至也知卽行矣行卽知矣西安葉靜遠戢山高弟也千里貽書討論世儀喜曰證人尙有緒言吾得慰未見之憾矣時流寇患亟世儀嘗曰平賊在良將尤在良有司宜破成格凡進士舉貢監諸生不論資地但有文武幹略者輒與便宜委以積粟守城之事有功卽以爲其地之牧令如此則將兵者所至呼之卽應今拘以吏部法重以賄賂隨人充數是賣封疆也嘗設講於東林已而至毗陵復歸講里中大府欲薦之辭不出全祖望嘗謂孫夏峰黃梨洲李二曲皆以儒名而桴亭少知者及讀其書而歎其學之粹也有思辨錄輯要三十五卷行於世詩才甚清

夜泊鹿城云渡頭星月暗離思滿孤舟此夜聞風雨山城一片秋有桴亭詩藁傳之者少矣

張履祥字考夫桐鄉人幼孤其母口授四子書曰孔孟只兩家無父兒也爲諸生事劉宗周聞慎獨之學晚乃肆力紫陽矣病講學者虛憍授生徒以友道處之不肯受其拜嘗曰吾前時亦爲良知之學於今思之雖無私心而多不合故誠身之道以擇善爲先又曰朱子於天下古今事理無不精究而詳說之羣言淆亂折衷於朱子可矣學者動好指摘朱子是何心術又曰今世貧士衆矣宜以教學爲先蓋亦士之恆業也開卷有益可以養德通功易事可以養身舍此則無恆業無以養其身

不免以口腹之害爲心害則敗德矣但此際須本忠恕之道不可失其本心又曰稼穡者治生之大端也務稼穡則無求於人而廉恥立不妄取於人而禮讓興廉恥立禮讓興然後風俗淳懿而古道可復也乃著補農書勸其子弟聞人有過輒自警曰吾得毋亦有是亦以訓其子弟嘗言人多讀書則識進且能自見瑕疵故終身都無足處撰楊園備忘錄三十四卷朱竹垞曰考夫講學一以鹿洞爲宗仁宅義根言規行矩間作詩不沿安樂窩頭巾語也康熙十三年年六十四卒其考夫遺書五卷則門人輩所輯也

劉灼字伯繩山陰宗周子也宗周講學蕺山弟子聞教

未達私於汭者應機立斷爲都講宗周殉國難明魯王  
唐王遣使弔汭且授汭官皆辭營一小樓居之二十年  
敕斷人事勿得關白通家子弟至者悉謝遣之惟游情  
經藝思繼父業宗周有禮經考次書未成其書首夏小  
正附月令帝王所以治厯明時也次丹書附王制正己  
以正朝廷百官萬民也於是原禮之所由起而次禮運  
推禮之行於事而次禮器驗樂之所以成而次樂記然  
後述孔子之言次哀公問次燕居閒居坊記表記爾乃  
設爲祀典次祭法祭義祭統大傳施於喪葬次喪大記  
喪服小記雜記申以曾子問檀弓奔喪問喪終之閒傳  
三年問喪服四制而喪禮無遺矣君子常服深衣雅歌

投壺不可不講也則深衣投壺次之男女冠笄昏姻所  
有事也則冠義昏義次之推而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  
義合三十篇爲經禮別分曲禮少儀內則玉藻文王世  
子學記七篇以爲曲禮洵輯之甚勤寢疾其子請遺令  
曰汝等守人譜終身爲清白吏子孫可矣人譜者宗周  
所著書也其眠牀借之祁氏病亟彊起易之曰吾終於  
祁氏牀將不有累清德乎所著有遊齋藁其禮經考次  
至洵之子茂林始輯成之

謝文洵

封濬湯其仁

黃熙

傅與

甘京

危龍光

曾曰都

謝文洵字秋水號約齋南豐人父天錫饒於資好爲利  
人事明末羣盜起所在持白梃掠人天錫奉母竄西鄉  
倉皇不知所往土人慰勞殷勤爲具飧埽舍迎居之家  
人怪問曰吾常粥薪炭於城城中大姓多虧吾值惟君  
價足而金良是以懷之至今耳文洵明季補諸生年二  
十餘入廣昌香山闢精廬誦佛經旣而讀龍谿王氏書  
又讀陽明書自此講陽明之學年四十矣一日詣新城  
神童峰會講有王聖瑞者立論破姚江文洵往還詰難  
更申王義久之終不勝竊乃自疑歸取羅整庵困知記  
讀之翻然悔悟自於城西起程山學舍制程山十則主

躬行實踐名其堂曰尊洛好張子西銘尊之曰事天謨  
遂奉有宋諸儒爲圭臬矣同時易堂魏禧彭任文游以  
爲諒友禧撰日錄裏言文游讀而好之爲之敘曰予日  
置几案飢則以之代五穀病則以之代藥石痛癢則以  
之代撫摩抑搔蓋不能以一日離也初與同邑邵睿明  
李萼林傅與黃熙甘京曾曰都相講習其後皆折節稱  
弟子晚以養心爲學學徒益盛南城章慥劉良宜黃鄒  
鳴昌新建蔡景定南昌胡瑛日新城吳搏廣昌黃建崇  
仁陳體元皆擔簦而來願執洒埽之役西江言理學者  
至於今不絕文游之力也康熙二十年卒年六十七有  
大學中庸切己錄旣卒門人黃熙甘京黃采傳其所著

日錄三卷講易義三卷其後文游元孫鳴謙又收合雜  
文遺藁與新城涂登陳道編爲謝程山集十八卷文游  
子德宏字子實豪邁善詩孫修振修擴振字宜爾慕魏  
和公之爲人學爲古文有寫心軒集擴字充之遭亂離  
種蔬負汲以爲養其程山著作五十六卷手鈔錄之字  
皆楷正人見之曰此程山筆也晚依山築小室名曰祖  
軒以壽終

封濬字禹成少補諸生以明經貢於鄉門下生且百人  
年四十更事文游小文游五年執禮恂恂如未成人  
若不敏而性耐勞勩爲人解紛排難秩秩有次序易堂  
彭士望以出位爲戒因自號曰位齋魏禧謂爲篤行有



道君子又謂當爲治繁劇之良有司而惜其不用也  
黃熙字維緝南豐人與文游爲友折節師事之服童子  
之事進退惟謹不以爲勞順治十五年進士邑令方度  
田熙與封濬任其事毋能干以私者閭里有不平事皆  
平心平之無不服當謁選乞養歸父母終復乞病遂不  
出與甘京封濬危龍光曾曰都湯其仁號程山六君子  
卒年六十二子國望國垂簡其日錄分事親守身論學  
各爲一卷并所爲詩文及雜錄總曰做園遺稿行之  
甘京字健齋南豐人少而趺弛及壯負氣慷慨期有濟  
於世慕陳同甫之爲人講求有用之學嘗區畫田賦上  
下上於有司行之毋稍變山賊起潛身走山砦下知其

險易因陳策於大吏請勦之與文洵同學一日會講程  
山服其理趣昭博便請北面稱弟子粹然有儒者氣矣  
其論朱陸也曰朱陸歸宿不異所趨之塗不無異所趨  
之塗之異不害但其塗異而亦自有失見其失而攻之  
無害惟護其失而爭之則有害矣既又與易堂諸子講  
習文益進不應試隱居爲童子師自給嘗編家禮酌宜  
修了溪家譜又取其十九世祖以下七人詩次之爲了  
溪一家言自著軸園稿凡十卷魏禧爲之序其軸園不  
焚草則芟剩之作也子表字衷素有膜堂存稿  
危龍光字二爲又字在園縣諸生善事繼母繼母遇之  
非理委曲承順久而愛之若親子以呂氏鄉約法約其

族人旌別善惡抹卹患苦宗黨皆推敬焉有告以過者辭雖厲無所忤人曰今之子路也

曾曰都字美公補諸生年四十餽於庠忽棄之受業程山腐豆賣錢以自食其學務實體諸己因自號體齋刺取經史及語錄與人之篤於行誼關風化者爲有用錄百餘卷魏禧嘗曰美公毅而介長人和而有守健齋二爲坦中而好義維緝虛己而摯此五君子者性情行己之不同也而孝友於家廉於財不苟且於言行學古賢者之學而歉然以爲若將弗及然者則無弗同也又有高識者講學程山隱居不仕年二十七喪婦有一子不再娶識字敏生亦南豐人

湯其仁字長人又字密齋南豐人歲貢生居家有法每朔望聚子弟訓以先正格言有孤寡必卹之著四書切問省克堂集

傳與字同人諸生在文游門早卒有禪根論文游爲著錄於程山集中

李萼林字仲闇又字深齋諸生程山門人好施與嘗割產以濟人弗惜也聞有才俊之士徒步百里訪之

邵睿明字先士諸生少勤學好繙閱理學書及長山居講學不立門戶以爲道本至公無我豈容自私以成狹小遂自號宏齋文游以毅進之睿明日惟其不宏是以不毅文游以爲然

又廣程才金

一  
二  
三  
四  
五

魏祥子世傑 彭士望

李騰蛟 林時益附

邱維屏

彭任

曾燦

魏祥字善伯號東房後名際瑞江西甯都人明崇禎時爲諸生明亡奉親避寇居翠微山甯都民亂贛軍進討索餉於山若祥身冒險阻往來任其事瀕於死者屢矣祥重信義人推以爲無宿諾之子路當路頗禮之故得全嘗入蜀參贊幕府又至浙江爲中丞范承謨所器重因葺爲四此堂藁皆其時所用公移告諭也康熙十六年僞周帥韓大任軍敗竄甯都之上鄉當事議招撫久未就大任曰非魏伯子來吾不信也當事以屬祥祥痛桑梓禍無窮期又聞大任亦當世豪欲有以全之慨然請行甫至軍官軍遽從東路逼大任營大任疑祥賣已

辭不見之又有奸人欲牽率大任降閩軍以求進取者  
日夜搆於大任大任旣敗拔營走降於閩祥遂遇害年  
五十有八子世傑殉焉祥嘗謂其弟禧曰我性疾惡而  
殺機太盛其將不獲死乎旣而果然祥爲潮州總兵官  
劉伯祿客時官軍圍潮州將軍忿潮民久不下克城日  
欲屠之祥力言於伯祿伯祿叩頭於將軍者三乃得免  
又從大帥掠地東粵有遊宦者將就戮力請釋之其後  
以大吏莅江右祥省試畢不通謁曰吾非以爲高也有  
恩於人吾豈能忘之哉是固知吾籍里者不忘當求我  
不求而我往其將不我見德或以慚而怒乎性脫畧以  
飾長掩過高言欺人爲恥與同邑李騰蛟邱維屏彭任

曾燦南昌彭士望林時益及仲弟禧季弟禮講學於易堂號易堂九子祥篤治古文喜漆園太史公書有詩經原本序曰風風也東西南北之聲氣也風行而草偃故曰感感而遂應故曰風以動之風者諷也言之感人莫過於諷故有不知其出而出焉則有不知其入而入焉者言之者無罪而聞之者足以戒也雅正也正正也正也者也者政也見其禮而知其政所以始乎鹿鳴其人存則其政舉所以始乎文王也雅之爲道於頌則已顯於風則已嚴條而達者近乎情小雅所爲依於風教也宏而廓者尊乎體大雅所爲幾於頌聲也風與頌極深淺之文而雅得其中故雅足以存聲音之正而爲四方所取



則焉頌誦也維於心而誦於口者盛德至善豐功茂績  
民之不能忘也故曰頌也者容也贊歎而取諸形容焉  
功德之盛也其道深而難知其節隱而直其音古其象  
崇所以明宗祖之尊歸鬼神之德也惟頌無韻而有節  
節妙於韻惟頌有韻有節者節與韻俱妙也夫音節之  
至奇而形聲之至變者則莫過於詩韻也者引情之道  
也作者有有爲之致讀者有無窮之思韻之彼之此之  
情也亦非彼非此之情也觸而相得也其機與興同焉  
指而相歸也其事與賦同焉屬而相合也其義與比同  
焉韻也者聲之府情之道文之徑辭之原也風之行於  
空也有砒有坎有凹有凸有林木洞壑谿徑泉遶而自

然之籟出焉籟有不同而聲乃不得不變聲有不同而韻乃不得不變韻有不同而文乃不得不變文有不同而情乃不得不變情者詩之本而聲之末也非末也不得不借聲而胥變也泉之發也眇而盈盈而達達而流者其與山石曲折路徑高下必將有嗚咽明滅洶湧奔騰洒洒洋洋沐沐淥淥而差等以成其聲於戲斯則古人平仄之相爲叶也已矣淵淵乎以純者鐘鼓之聲也閒韻變韻而相雜者八音之亂也治世之聲寬以淳亂世之音促以雜精而明者軍伍之奏也宏而肅者朝廷之舉也幽而雅者閨房之曲也蕩而沈者淫奔之倡也行禮之章温以文燕飲之歌閑以樂感慕之咏遠以深

形容之詩贊以歎自然之道也。絛邈鬱葱知思婦之情，幽淑光明見貞女之德如慕而如疑者，孝子之心靡屈而靡究者，忠臣之義也。是故君子讀箴戒之詞，有金石典謨之氣焉；讀愁怨之作，有淒風苦雨之音焉。故曰：文生於情，情生於文，文情相得，聲音相感，如斯而已矣。聲音者，性情之道也；文章者，聲音之形也。聖人之情見乎辭，辭達乎意，故尚之以體要，颺之以詩歌，蓋欲反覆咏歎，使人思無邪，而得其性情之正，而聲音之理固無乎而不可知矣。孔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此性情之正也。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此聲音之正也。於戲，孔子往矣，何以知其言於是，就其所較著者，竊取其義。

引繩就道以俟後之君子又作義死傳自爲敘曰甚矣  
死之難也而未死者易言之於是乎以責於人者多矣  
卒之死至焉而又去之昔楚人將犯白公之難駕而往  
栗栗震焉而三失綏其僕曰人之所以致死者以其無  
所畏也今夫子恐懼而失綏又安死楚人曰夫畏者吾  
私死之者公也吾終不以私害公卒死之由此觀之不  
亦難乎且夫匹夫匹婦嘗自經於溝瀆而忿之所至者  
務支體焚妻子義無毫髮之輕而禍有滅亾之重悍然  
爲之而不顧此何以稱焉魏子曰甚矣死之難也死莫  
若忠孝然則死之人而皆忠孝則事盈於天地不可得  
而記也故曰死非難所以死之爲難有所爲而形以無

是有所爲者猶之難故曰蓋棺而後論定未死以前難言之焉以予所見聞於鄉里不坳其實傳義死其論君子小人曰夫小人者辟如病衆體安而一體病則衆體爲之不安辟如糞函牛之鼎具八珍有勺糞焉則珍味皆棄又辟如火一星炎炎萬頃焚灼又辟如毒螫螫者針芒腫潰者升與斗從古未有用一小人而衆君子不被其禍者也一李林甫而張九齡諸賢逐者逐殺者殺矣一王安石而司馬韓范諸公罷者罷去者去矣終唐宋之世而亂亾相繼者二小人之禍爲獨烈也夫小人者莫不有小忠小信小才小智以固結其君不則諂媚逢迎吮癰舐痔以順適其君之意其君亦遂甘棄衆君

子而獨用之於是好惡偏喜怒僻是非淆而賞罰亂矣  
惟君子直足以犯君守正足以招忌而不合道之不行  
則奉身而去是故君之愛小人也甚於妻妾而視君子  
如苦藥利刃之不可一刻而不屏卽至於傷名亂法敗  
國喪身亦隱忍而莫之悔也而說者曰君子亦有過小  
人亦有善然則善不愈於過乎曰君子不能無過也而  
小人必無善毒腊而加五味是不無適於口也而腐腸  
穿脇者旋踵而遂至是故五味非不嘉而傳於毒腊之  
內則養人者適所以殺人人又甘之而不知其毒是以  
其術匪殺一人而遂止也夫衆人之身莫不有善而有  
惡而天下獨以此一人爲小人則雖有小善其不足取

亦已明矣既爲小人而今有善焉吾恐其惡之至隱毒之至深殺入而人不悟者將更甚也孔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嗚呼此不可以不務白也又續論小人曰夫小人者不特不可與爲善而亦不可與爲惡同招納貨賄也則彼詈我爲貪同工諂諛也則彼憎我爲賤同持事執權也則彼惡我爲專議我爲妄已之所能則責人之不能已所不能者則又忌人之能故小人無一而可者也然而小人又不能無黨爲之黨者莫不各思相用欲我爲主而他人爲之奴始合之時千萬人之心已如挾矢而各相射矣呂惠卿叛王安石蔡京蔡攸父子相軋蓋不必其已然而君子早辨

乎此也小人既合其黨以攻君子而復分黨與小人相  
攻搏擊不已其害遂中於君國至於天子垂泣大廷宰  
相誤我父子雖知悔恨而事已不可爲矣夫君子善退  
小人善進惡者如豺虎之必噬蛇蝎之必螫庸碌者亦  
如青蠅蚊蚋之溷噪而不可安君子知不可與爭也亦  
何心而不去哉爲國用人者無傷君子之心而售小人  
之術庶幾乎其可也已叔弟冰叔謂發上篇所未盡尤  
爲刺骨祥亦善詩有江頭別云白石山過紫石山鷓鴣  
灘下鯉魚灘山山遠近灘灘急遊子南行何日還人以  
爲得劉夢得竹枝遺意著有詩文集十卷五雜俎五卷  
初祥貢於北雍名滿公卿閒以事出關至永平聞鼓吹



聲人言朝鮮使者也祥趨立叢人中望之使者乘馬冠  
幘頭縫掖束帶緩緩行望見祥忽下馬把其衣入館曰  
我兵曹佐郎鄭嵩也君非此閒人定中國奇士我望其  
氣象而知之矣詢姓名大驚因蹲踞以炭畫地相問答  
使者至流涕引入內室見其父更以筆墨書紙相贈因  
言足下江右人熊公化姜公日廣先後使吾國竝卻贈  
金吾國爲建卻金亭又題詩刻石今猶在取文集一冊  
去曰我歸當鐫板行國中使知中國有才子鄭重別去  
南昌林時益序其集曰魏氏三子者天民徵君之子平  
日以父爲師兄弟相爲朋友其四方及鄉里之賢者莫  
不折節請受其益或講求天下古今之故皆欲究得其

所以然者於是而各有所著伯子季子閱歷十二國所  
經恆數萬里其於世務人情多所諳識而叔季二子所  
交奇偉蘊抱之士則視伯子爲多天下謂之甯都三魏  
而或比之眉山三蘇氏則非三子之意也然則三子各  
具本末蓋不特其文卽其人亦於是乎似之其曰世傑  
者伯子之子又本叔季二父以爲師於是附其文於編  
末云

世傑字興士又字耕廡少篤學能古文有答北平王崑  
繩書曰庚戌除夕世傑再拜致書崑繩足下歲癸卯家  
叔父江淮歸知足下伯仲姓字乙巳冬家嚴君季父歸  
自京師則又備知之季父入都門足下夜臥牀下談說

往往見朝光入室中傑慕望足下願與定交若不能終日反視平生抑懼不可也月初家叔父再由淮上歸傑遽問近況乃出手書相示喜甚愧甚傑身為易堂子弟承家嚴君諸父義方之訓微名或得呼於大人君子竊益戰懼無有已時思古人建業成功名於時當世之人被其光烈想望其風采此在童穉閒必能蘄然自異雖輒軻困抑不能蚤遇於世而自厲其志識就正師友相切劘堅忍儆惕數十年如一日則終必有識之者故功名仕宦之境人未易遽得得亦未足為豪傑士稱蓋其志其力不徒見於得志有為之時而貧賤憂患憤鬱困苦危亾之日已早見之也陳蕃謂大丈夫安事一室王

曾志不在温飽初若好大言自矜後皆能自樹立不負平生之言而士人平居牽繫妻子取適於口體一身卽安餘不復知賢者弄毛錐雕蟲之技詡詡然欲以文章自名疑若柱天地塞今古而不可磨滅嗚呼誠可笑已傑耳目所聞見類多有志之士然饑寒勞苦備嘗或不勝窮愁又或苟完居室飽煖逸豫積之歲月於是聽其論議以察識其意考其行事則非復錚錚少年時志概矣傑用是恐懼愈至念天地間事固多危疑艱難榮辱所關利害禍福所倚伏曾未嘗一試其平生得失之故萬一不足自信而不敢妄言求異於人且願交天下士也語曰閉戶造車出門合轍此其事非易言愚嘗以爲

不能明其故徒足誤人而虛矜天下才智之士諸葛公抱膝隆中房杜諸賢受業河汾時未當天下之任人謂其寂然閉戶而無所爲耳豈知其心於天下時勢人情之安危機事之先後孜孜然若斲輪之甘苦疾徐求得於心應於手以合乎軌度者非一日之故夫豈師心自用而能與天下事哉且夫士之出處固非必窮達之謂也仕宦之人有退食對妻子之時而屈伏草土者亦必出而遊四方求勝己之友察民物之情僞攬山川形勢奇氣以自壯起居道路羈旅商賈百工技術之數無不欲周知而歸於有用傑一身貧賤此無足怪獨學無所成志識不足以尙人裹足牖下不得與足下諸君子游

使心智豁然開朗則又未嘗不以爲恨也立春前後十  
許日奇寒雪霰閒雷電震耀木介斷折且盡松柏存者  
可數而得傑獨登翠微峯頂狂叫奇景不覺憂懼交集  
天意爲此殆欲變人溫飽之氣三千里外作何景象邪  
聞尊公先生去年歲除舟阻高郵湖中風雪甚惡幾破  
溺二日須髮頓白不審氣力亦且少衰否傑日事尾瑣  
不敢造次具問左右惟呼名道意南昌彭士望讀之以  
爲有嗟峨蕭瑟之致其學與其志皆見是書矣亦工五  
言詩若十月七夜懷人云三日吹寒風重陰羃高閣山  
窗正獨愁夜雨瀟瀟落挑燈讀古詩開卷意寥廓又如  
青天動秋聲白雲如水長十月霜氣寒蕭蕭滿山庭曉

風吹獵騎春燒接平蕪雪晴千嶂曉風動一窗虛獨寐  
不曾慣秋聲分外多赤石黃花節清秋濁酒杯皆可誦  
也父祥遭寇難世傑夜行八十里往視殮畢拔佩刀自  
刺爲人所持乃奮拳搥胸腹遂思血結目終日上視瘦  
不能立踰二十日竟卒子二家桂家棟其梓室文集六  
卷則叔禧所定也崑繩名源字汲公叔子稱其文多法  
史漢有項籍論縱橫馳騁前無古人嘗論詩曰詩有真  
者有僞者有不及僞者真者尙已僞者不及真者然優  
孟學叔敖則叔敖之衣冠存也使自著其衣冠則藍縷  
之優孟而已辟人不見真山水畫中山水亦足以自娛  
今人詆訶七子而言之無物庸鄙粗啞所謂不及僞者

似矣

李騰蛟字力負別號咸齋四歲父攜至書室中指案上卦圖以問父爲言畫數卦名覆之對不失以爲偶然他日三四覆之乃大驚長爲縣諸生明亾隱金精之翠微峯與諸子講易於易堂騰蛟年長諸子兄事之徙居三巘授生徒衣冠三十年不易性寬退與人言若恐傷之犯之終勿校有門人好論易而訾警古人與人論不合便大罵騰蛟因詠邵子識得園中詩曰子於易學殆無所得邪門人媿之病革猶命門人歌詩以自娛學者私謚曰貞惠先生所著周易剩言若干卷藏於家

邱維屏字邦士甯都河東人祖一鵬湖廣按察司僉事



有清德父如泰直諒好學維屏少補諸生明亾後同諸子隱翠微山中時人高之謂邦士棄貢士矣性靜嘿與人對數日不發一言至爭辨義理聲壯氣涌面發赤筋暴起如箸徵士魏兆鳳以子妻之因與魏氏三子講論於易堂彭士望嘗謂交維屏五十五年未聞其毀一人亦未冒服一人獨私語其婦曰吾服冰叔耳嘗爲禧集序曰往者同守一代之制首攻四書義是時各以才智相取要其所尙最爲獨異蓋吾意每欲追述聖賢之旨至於一毛一髮時所務肖冰叔則求其意議廣博必推發其所未始有是以於當世議論風發之文鉤抉無遺其先正鉅公亦頗遭厭棄焉顧子則謂經義中可以無

所不盡蓋所以變易秦漢以來諸文之面貌而化糟粕以爲神且奇也是故吾與冰叔爲古雜文冰叔第取足道其意而已未嘗專攻之其予之用心於古文者又凡以爲經義也而古文詞則以其餘力及之其後俱休廢窮山中冰叔乃漸肆力於古文以極陳其中所欲發而無所爲發者於是削除其議論之繁博而其精杰乃益出矣冰叔之文旣精強於事理操術甚切而篤於情暢於勢明於辨吾嘗謂之鼃家令趙營平豈執簡漆爲文者哉且出師表前後二篇上高宗封事一篇雖武侯澹庵不更有他文類是者也故冰叔之文不必爲文而文則益勝焉者也吾庶幾望之矣然而冰叔執其文教

授山中則又其情日深其氣日和以出而游江達淮徑吳越以反其示予文煙波嗚咽一唱而三歎蓋又非吾之所望者何也初冰叔之力爲古文也豈不嘗曰吾不求文之工吾求不至於湮沒吾之論而已而何以工爲冰叔不求工於文如是嗚咽唱歎其工於文然則其文蓋自又有工者可知也吾昔望冰叔之文如彼今冰叔於文如此吾視其今之文如彼矣吾又安知後之文不如此耶吾其望之矣篤也暢也明也精強而切也其文勝也不必爲文而文勝也未可知也韓退之於東野李翱張籍之鳴於詩則歸之於天矣吾於冰叔之文亦如此焉然維屏以禧雄辨故折抑之嘗與之書其略曰足

下所交多君子又以直道自矢直道難行以不遇君子  
君子好直者而惡直於己者致中以禍鄙意不敢以此  
薄待天下士致沒足下世所僅有之直文章雖末技然  
足關世道皆有法度何至如向者之疑必須盡削廉隅  
不審足下之自植立宜如何也足下好短長議論善譬  
畫理勢使人心開卒亦以此敢於自信凡此皆君子之  
道不爲過也然愚謂不幸足下之大過實伏處在此抑  
又以爲君子雖太過不之覺耳足下好進諫本自不拒  
諫而常拒諫好攻人之非本自不飾非而常飾非拒諫  
飾非者大惡也不拒諫而常自拒諫不飾非而常自飾  
非者尤惡之惡也而足下不幸以敢於自信又不幸逐

事逐件自處有故而持之益堅其後率皆如此遂以爲常嗚呼天下事卽萬分人非而我是君子已不勝大懼抑我原有不必是者而況復爲常也足下之學好於就事執情理參伍較量以求其當及其得之已囂然有自適之心其後又不欲謬爲謙損方直自持以爲縱或非是要於較然不欺吾意聖門之學曾子最爲忠信篤實獨低迴致歎於昔者之友有若無實若虛益有味乎其言之也足下書簡所及於根究朋友之過真如秦越人視病雖在垣一方未嘗不見獨疑未得見足下一書痛陳已病標本然猶以或未遇事未少發明其意至讀戊子六月柬楊夫子己丑十月柬曾省之二篇草草道意

如蜻蜓之點水而已且足下之言於友者不入則悲憤莫申苟入焉則喜悅之色溢於毫楮而揚夫子東後自記手口之間鬱鬱寥寥此豈偶然如此抑自有故耶足下書簡所及或雖疎外之友始交之日便作訓誨之詞雖少假借獎許亦曰將如此充之可進於此豈以爲再少假借進許之將令自滿耶亦稍自視尊矣不則實無足當足下意耶凡此皆某所疑於足下者足下能終信之不少疑否禧答書謂先生以苦口生我論書簡數事其閒或有未合至所云自處有故而持之益堅者約揣其端大略有二出於識見之蔽者其失在於學出於學術之偏者其害根於心先生意謂蔽在識見耶謂偏在

學術則禧之懼甚矣夫是已則必用已非人則必拒人則雖萬乘可爲獨夫而通儒謂之絕物禧所痛哭流涕望拯於先生也其敢以先生爲文章之師乎願先生終始大德則幸甚時人以維屏爲直道而禧能受益也兩賢之青州馮相公溥欲邀一見卒不往家貧甚居室卑隘牀竈雞彘雜陳衣破敝不能易人迎至精舍居之衣以裘綴直著不辭禧嘗歎曰邦士和而介今之柳下惠也其不恭亦似之晚爲易數厯學及泰西算法能盡其理桐城方以智來易堂與布算退而謂人曰此神人也廣東陳恭尹爲彭士望言吾游羅浮經絕壁人力所不到處仰視有邦士二字橫勒丹壁不得其解所著易勦

說易數歷書皆未成病噎不食卒年六十六

彭任字中叔隱居甘貧約不事生產在易堂講論務爲有用之學禧弟畜之嘗謂任曰人獨居惟見有己有己則日蔽羣居惟見有人有人則日亂吾非獨居時則羣居也受其一患足以自賊使不察而二患交至身心之患有不可勝言者此禧所自懼因爲弟勗也子二仁方仁立竝能文

曾燦又名傳燦字青藜侍郎二濂子少負氣雄壯章贛之役楊文正公嘗命監河東軍事更歷患難能以死任大事及不得志課耕自食其所獲或浮沈江湖間旣與諸子講論易堂止山集成魏禧爲之序其畧曰止山爲



人愿樸沈摯然少負才華以風流相尚所爲詩工美多  
豔及遭世變詩日趨於老樸止山爲貴公子裘馬自喜  
好慷慨緩急人厯世久其詩益雜出而相爲工余嘗論  
昌黎送李愿文未嘗一語及其家世若與送貧賤之士  
之文無以異此以知古人之所期者大而其文爲甚高  
今予敘止山詩不能不及其貴介豈止山必以貴介而  
賢抑其詩工拙之故蓋亦有在乎此也陸清河言作文  
輒自云佳年時間復捐棄之止山好學深思其詩將久  
而益工予所以敘止山者又不足爲定論也其在武林  
別葉子九往京口詩云殘臘無佳日況當離別年布帆  
從此去江水正蒼然貧賤愁中路風波亂後天好將今

古淚寄與夕陽船又選近人詩名過口集人材畧備兄  
晚字庭聞初名傳鐙字楚田順治十四年舉人好游出  
入西北塞外二十年禧謂其詩多秦聲其登赤壁詩云  
雁氣回秋渚江聲撼酒樓雞頭關詩云燒荒熊出壩樹  
密虎窺人亦豪句也集名金石堂詩與傅燦有雙丁之  
目

彭士望字躬庵又字公葦江西南昌人性慷慨尙氣節  
崇禎十三年黃道周爲江西布政司都事以黨禍逮士  
望周旋緹騎間明年太學涂仲吉以黃故下詔獄詞連  
士望被逮久之始解章贛難起楊文正廷麟以孤屬諸  
生彭錕甯都破錕自縊死孤爲兵所掠士望解衣贖之

歸時寇盜卒起求避難地至甯都之翠微與魏氏三子定昆季因與同郡林時益攜家徙焉講學易堂通三史之學能識其大儀徵汪楫有詩曰讀史擅雄略昔嘗交某某騏驥服鹽車非時且垂首爲易堂九子之一程山謝文洵嘗病其言用而遺體貽書魏禧正之禧復書大畧云今之君子不患無明體者而最少適用學道人當練於世務否則試之以事則手足錯亂詢之以古則耳目茫昧忠信謹守之意多而狹隘拘牽之病作非所以廣聖賢學也程山易堂論學之趣備於此書矣然士望言學終以篤實爲宗主或問顏子大賢聖人何以教之克己曰惟大賢之己爲難克也嘗謂魏世倣曰少年之

有志者能以十言自省其庶幾乎世倣請教曰在存心  
在積德在思過在力學在求友禧曰請益二言曰執謙  
士望以爲然性狷急每與禧論古今事及督身所過失  
往往厲聲張日至流涕不止退而作書相攻謫數日旬  
日意始平又相得也嗜古文辭嘗爲禮作南海西秦集  
敘曰魏季子和公居翠微百丈之峯有兄弟友朋文章  
之樂恆鬱鬱不得志氣奮發無所舒則身之海南更渡  
瓊舟中海風大作迷失道同舟人憂恐涕泣和公則乘  
月觀海作渡海詩旣至值兵變殺人狼藉禍洶洶且不  
測則闔戶更爲海南道中詩三十首歸言陳元孝兆田  
諸子之賢至今未已也已更築吾廬雜植花竹果樹寒

暑愛翫若終老是中者一日同予冠石卽席論議則又  
之西秦從皖陸行經鳳滁道中州暑雨日作赤身渡伊  
水幾漂溺自潼關入省邱邦士於韓城往觀龍門砥柱  
激水殊未盡意直登華山一日上四十里窮其巔每峯  
回路斷微徑相屬翕關生趣叫歎奇絕荊州彭荆山居  
華山絕險處和公手鐵索造焉爲設食勞苦深語竟日  
結知己別去中州悅梁以道許宏羽李含章遲軒公劉  
湖水漫不能待穎州僧舍友章調萬途遇定興鹿太常  
孫密觀竝騎交語道蘇門孫鍾元年八十六隱居授徒  
嘗千人及保定聞彭餓夫死嘯臺事歡喜感激誤觸道  
旁棗墮驢足絀鏡驢驚逸碎首血出傷數處裂衣裹傷

復行獨恨未及見富平二李生已給乘訪李中悅病大  
作裁書侑粵葛寄之李天生遠出客陳祺公所西行五  
閱月共得詩近體五言百首登華山及東歸雜詠若干  
首虞山嘗盛推徐霞客善遊徧五嶽窮歷幽險西蜀登  
峨眉紆回異域探崑崙河源著書盈抱嘗急虞山難省  
漳浦黃先生於閩黃先生亦向余亟稱其人然竟死終  
不得草莽一二奇士徒周旋名公卿間何足道謝靈運  
耽癖奇勝每從數百人伐山開道然皆發憤所爲使宋  
文帝冑柄用登之宰輔奇興頓盡而秦帝韓亡之詩可  
無復作种放爲母焚筆硯入東明峯轉徙窮僻母亡驟  
貴被隆遇晚更飾輿服家人斥田產手摑郡判視爲樵

夫拜希夷庭下時辱華山甚季子以一貧儒生怕舉債游涉萬里蟬蛻死生視海嶽如庭戶敝車羸馬笑哭賦詩有爲無爲樂天憂人交有之令復有一季子覽其詩以論世知其人堅栗浩蕩性則有然不可得而馴矣躬庵文集成禧敘之曰躬庵爲文章務以理氣勝不屑屑古人之法而予少時喜議論後更講求法度每見躬庵文則顏色消沮心慌惕而不已嘗譬之戰鬥弓人聚六材以爲深弓矢人相筈眊羽以爲兵矢而使貫蝨承挺者射然拔山之夫瞋目直視則弓矢失落反馬而入壁夫然後知氣之盛者法有所不得施而躬庵之文則又非未始有法者故嘗譬之江河秋高水落隨山石爲曲

折盈科次第之跡可指而數也大兩時行百川灌匯溝澮原潦之水注而益下江河溢溢漫衍亡其故道而所爲隨山石曲折者未嘗不在顧人心目驚潰而不之見躬庵少負大志周旋名公鉅卿間立義聲於天下其後或蹶或起要身所歷事最多故其文一主實用遇事感慨激昂連類旁及凌轢古今呼搶天地而不能自忍子兄弟知世有偉人度外事則自交躬庵與林確齋始而躬庵一見遂定交同確齋徙家相就談數十日夜嘗謂予百數十年間天下之病小人中於僞君子中於虛君子虛美相高無實學以撥天下之亂故小人益務於僞不可救止蓋天下之變如江河潰決四出夷城郭宮室



破沈塚墓殺民人在俄頃之間而儒者徒欲以白馬寶珪行禱祀或竦身當其衝爭之以死俗吏擊里鼓徵徒役糾一束之薪一抔之土以謀闕塞則亦幾何其能濟也易堂諸子中鹿鹿無狀莫過予而確齋貞疾且十年躬庵今年年六十又皆甚貧以衣食之故勞苦其身亂其心余竊懼夫託諸文章以空言自見者亦將止於是而不能進也悲夫所著詩甚多禧目之曰至性昌言隨處噴薄至於君國之際哀傷流連雖飲食游戲繪寫蟲鳥亦有不平之氣此宋鄭億翁之情也而文采規矩過之有雨中寄山中人詩曰漠漠湖天雨坐閒濃煙疎樹有無閒懷人似其瀟湘遠一點輕帆九面山甚有深婉

之趣又以變故遷三巘冠石卒年七十四子厚德厚本  
皆淳篤

林時益字确齋僑居翠微十餘年與魏祥昆季爲講習  
之友又遷冠石課子孫耕種採茶芋自食躬親畚鍤夜  
則課讀毛詩離騷屢爲鄉人平事患有勞費常獨任不  
辭過冠石者見三四少年頭著一幅布赤腳揮鋤琅然  
歌聲出金石歎以爲古圖畫中人也鄉人皆樂與之親  
時三魏集成或比之眉山蘇氏三子曰人各自成其我  
雖兄弟至親不期相類何事高擬以辱古人時益嘗爲  
敘其始末旣老不仕卒年六十一

又虞後本金

卷ノ

三  
本易根庫

魏禧

魏禧字冰叔父兆鳳生時舍前草結葉如鳳因以爲名而字聖期晚自號天民崇禎初舉孝友廉潔不就明亡走匿山中剪髮爲頭陀自置惡棺誠諸子曰死以殮我諸子莫喻其指也卒卒私語起走走坐不休甯都破家饒於財遣子詣兵營贖人無算而居宅之燬則勿顧也禧兒時不樂嬉戲事梅水楊文彩同學生出外游獨勤業不輟年十一補邑弟子國變後棄舉子業居翠微山中專意爲古文門前有小池顏其居曰勺庭學者稱勺庭先生叔子集行於世世又稱魏叔子嘗有友鈔其文一冊置行篋中武進鄒祇謨見之喟曰今乃有如是文乎

攜之去逢人稱說益喜自負然有譏彈之者既登木卽  
自剄棄禧爲文雄於伯仲於近時之文喜侯方域姜湛  
園謂侯肆而不醇姜在醇肆之間蓋以醇而肆自命也  
所作史論筆勢尤放縱有論封建三篇上篇曰或問於  
魏子曰周之封建不可行於後世柳宗元蘇軾論之備  
矣詩曰宗子惟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王者受命使子  
孫無尺土獨不已甚乎秦漢晉隋之事可見已唐宋聚  
族姓於京師幸其易制其後朱溫入洛金人陷汴京一  
朝而殲滅殆盡明興封諸王子倣漢中葉之制世其爵  
不治其土故自護衛削而天下無強藩高煦宸濠之亂  
皆不旋踵夷滅及其變也子孫散處而亦無朱溫金人

之禍子以爲何如魏子曰是賢於漢唐宋矣然自秦以來其制蓋未有能盡善者也周封建仍夏商之舊諸姬在天下不及三十分之一使周卽不封同姓而後世強侯侵伐天子衰弱之害不可少減又無晉鄭之屬爲之依輔故周之封建皆不可以公私論自是而降封國莫大於漢初兵柄莫重於西晉刻薄莫甚於魏尊寵安富莫過於明請言明制藩王禮絕公卿其支庶子孫皆爲王爲將軍雖百世無或爲庶人者然生長於深宮老死於婦寺不親政不習兵熙熙然食粟而高寢者方數百年安不能以有爲危不足自保故獻賊暴起西南所至屠戮諸王宗室無能自免者絀於勢而不習於事也國

家一敗塗地宗子拱手而不知所救其失蓋在於不封建曰周漢之禍明之變不足慮與魏子曰吾非封建之如周漢之君也吾之封建欲反周之制而師其意可使國家無漢唐宋之害而兼收其利此其說莫善於顏師古唐貞觀中太宗令羣臣議封建魏徵李百藥皆執爲不可師古獨曰宜分王諸子勿令過大閒以州縣雜錯而居互相維持爲置官僚皆省司選用法令之外不得擅作威刑一定此制萬世無虞至哉古今不易之論也惜其制終格不行師古亦未能曲暢其說而所謂置官僚者則又有未善立政之篇曰夷微盧烝三亳阪尹傳曰尹王官也阪險阻之地不以封而天子之命吏治之

夫周之興也封國蓋千八百國此封建爲經而緯以郡縣者也反其道而用之故莫若以郡縣爲經而緯以封建明幅幘之廣軼於漢唐區天下而分之凡爲京者二爲省十有三爲府一百五十有九大小之州二百四十有四爲縣一千一百七十有七諸衛司之屬不與誠以天子之子弟差次以王公之封王之略百有五十里公之略百使世有其土而制其政令以參錯於郡縣之間且夫天下至大天子之子弟至少也度其人之封地不足以當王朝十一而又倣周阪尹之制都會之處險阻負隅之地鹽鐵金錫山海之利不以封諸凡封建之邑則皆夾之以大郡縣當是時雖有吳楚淮南不肖之子



弟而亂無所於作至於天下多事京師有大故則子孫之賢者可以投袂而起而郡縣將吏草澤之忠臣義士得相與扶持藉其實以奮發於下諸侯王習吏事久明練於世故知其所以成敗不至如飽食安寢者之驕蹇顛蒙而一無所識其椎魯無用之人則又散處於四方而不虞乎聚族而殲之變吾故曰可使國家無漢唐宋之害而兼收其利者此也然使官僚皆選用於朝廷則藩王終不得有爲於國而積漸之久必至如蕭齊典籤之禍吾則以爲封國旣小力不足以作亂天子但爲置師傅一人以公卿之老成有德量者充之其長史以下則廢置生殺王得專之而報於天子或曰天子之子

弟是則然矣聖人以天下爲公其不得已而家天下者非徒欲富貴其子孫亦以子孫蒙業而安則天下之禍亂不作而民生休息也然乃使致死戮力與我共定天下之人終身無尺土之奉吾子孫之蒙先業者富有四海世世爲帝王不絕此不獨無以服功臣之心其何以謝天下曰封建之不當復雖聖人不易也而國家必不能不封宗子封宗子則不得不善其法若夫異姓諸侯之亂其絕於天下久矣而興之可乎明興報功臣以公侯伯三等之封有爵而無土非大逆無道罕至誅削者可謂善矣然生不封王裔子食祿閒居而任職者少非制之盡善也吾則以爲開國功臣當差次以五等之封

厚其田祿賜予使其子孫世世王侯與國家之支庶等  
而其賢才者晉以將相卿貳之任不限以文武之途則  
不至於豢養無爲而繼世之後文臣要吏亦不敢侮蔑  
陵踐之如昭代承平之弊如是而功臣之心可以無憾  
矣夫唐之藩鎮封建之未成者也當其末造國家未至  
於覆亡禍已不可勝言而封建也哉中篇曰平居無土  
地人民政事而欲望其扶危定傾於喪亂之日雖湯文  
之聖難以崛起少康之賢難以中興何則其才無所布  
德澤無所施下無以懷其民而四方無所望也故曰封  
建必世其土而制其政令世之平也郡國相安無事及  
其 郿縣將吏必能擇其近國宗子之賢者而戴之宗

國同時竝起以誅逆亂不待詔令而文天祥藩鎮之勢已成吾嘗觀國家敗亡之際忠臣義士代不乏人然倉卒定策不能深知其賢不肖一旦戴之爲君其後過惡顯著或庸懦無所知識雖心悔之不可得易而祖宗大業亦遂因以淪胥夫使涖政治民威德加於百姓賢聲聞於天下則宗國中苟有一人足爲少康者天下州郡莫不願爲虞仍故曰必世其土而制其政令者此也然明制之失則又非特不有土治民而已請詳言之明制諸王之子自親王至奉國中尉凡八世琴爵而奉國中尉以下世世琴中尉傳於無窮冠帶食祿不與四民之業又凡嫁娶喪葬生子命名必聞於朝廷賜之財費皆

厚贍夫高皇帝之爲是制也以爲遠至數十世皆吾聖子神孫屬毛離裏之人當時無他族屬惟靖江王守謙一人而已後雖皇子浸多其長者二十五人耳他日雖倍而百之其數可知也及神廟十二年宗正上屬籍者已十六萬烈廟之末蓋幾百萬人極天下之財賦不足贍宗室之祿而朝臣貪肆無狀敢於凌蔑聖祖之子孫諸凡乞請非賄賂不行於是年長大而無名男女壯且老不得嫁娶者諸宗旣奢侈成習祿或不給又不得業四民以贍其身於是放僻邪侈苟且於衣食者至君子所不忍道嗚呼高皇愛其子孫爲甚厚之制亦豈知其敝之至於此夫以公天下之心愛子孫則子孫利而

天下亦利以私子孫之心治天下則天下害而子孫亦害故其法不可以不變變之何如曰古之族非如今所謂同姓也上自高曾祖考至於身凡五世服盡矣下自身而子孫曾上凡五世服盡矣故雖曰九族而實不過五世請言其法凡始封之王至五世其嫡長世世襲王爵支子自卿至於士而止士之子嫡庶皆爲庶人凡繼體之王自六世以下嫡子亦世世爲王而支子爲大夫大夫以下無降凡爵命於朝廷祿賦於其國自卿大士郎士皆祿而不官官於國者必以賢升於朝試而用之因其才不從其品秩凡庶宗分執四民之業而特免其徭有故徙他郡國皆給以牒使質於有司復其家凡王

國必建學有奇才異能堪將相方面大吏者王特薦之郡縣之士可仕於王國王官屬師傅而下長史六曹王選之而報於天子小吏不以聞凡王五年一朝師從長史監其國三年上治行於天子貢其方物有定制王非朝不得出境內此其大略也凡封國非謀叛大逆兵入郡縣境殺天子命吏者不絕其國國不治者易置其吏朝廷三年一命大吏巡察其境如此則朝廷尊藩王順善足以治惡不足以亂無事爲天子宣布德化則收漢唐宋郡縣之利有變藉以扶持興復則得周封建之益豈惟子孫世世安如泰山雖使天下萬年有道可也下篇曰或曰子之法善矣天下有變郡縣各奉宗國則亂

賊既平同姓必相攻而不已此晉八王之禍也魏子曰  
 不然晉八王無事而亂天下吾之法天下既失而羣起  
 以興宗國宗國羣起而猶有一人焉得之則吾祖宗之  
 子若孫也且子獨不見往事乎秦之亡也陳氏一呼而  
 天下崩裂先後建國者二十有七西漢末僭國十有一  
 東漢末僭國六晉之亂僭國十有六隋亡僭國十有五  
 唐之衰爲藩鎮者二十有二爲亂賊者六五代之際僭  
 國十有二宋僭國一亂賊九元末僭國七自秦至元非  
 帝王而僭號與竊據一方者凡一百四十有二家而北  
 之魏齊周宋之遼金不與焉當是時惟西漢劉永東漢  
 劉焉劉表北漢劉崇四人者爲宗室其餘一百三十有



八家則皆庶姓非國家所建置者也豈必同姓而後爭哉且從來國家喪敗之際羣雄竝起多竊故主名號呼召天下故秦之亡陳勝詐稱扶蘇而項氏立楚懷王王莽篡位卜者王郎詐稱成帝子盧芳詐稱武帝曾孫至元末而韓林兒猶稱宋號其他忠臣義士或親奉宗子或遙假名號以興義師者不可勝數嗚呼士大夫不幸而當其時非甚狂悖喪心未有不痛宗國之淪亡而奉異姓以滅其宗子者吾故曰吾之法無漢唐宋之害而兼收其利益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又嘗謂忠臣以興復爲急雖殺身殃民而無悔仁人以救民爲重故通權達節以擇主子子房始終之節皎然明白忠臣仁人

兼而有之柰何後世獨以智謀見推也因作留侯論曰  
客問魏子或曰子房弟死不葬以求報韓旣擊始皇博  
浪沙中終輔漢滅秦似矣韓王成旣殺酈生說漢立六  
國後而子房沮之何也故以爲子房忠韓者非也魏子  
曰噫是烏足知子房哉人有力能爲人報父讎者其子  
父事之而助之以滅其讎豈得爲非孝子哉子房知韓  
不能以必興也則報韓之讎而已矣天下之能報韓讎  
者莫如漢漢旣滅秦而羽殺韓王是子房之讎昔在秦  
而今又在楚也六國立則漢不興漢不興則楚不滅楚  
不滅則六國終滅於楚夫立六國損於漢無益於韓不  
立六國則漢可興楚可滅而韓之讎以報故子房之志

決矣子房之說項梁立橫陽君也意固亦欲得韓之主  
而事之而韓卒以夷滅韓之爲國與漢之爲天下子房  
辨之明矣范增以沛公有天子氣勸羽急擊之非不忠  
於所事而人或笑以爲愚且夫天下公器非一人一姓  
之私也天爲民而立君故能救生民於水火則天以爲  
子而天下戴之以爲父子房欲遂其報韓之志而得能  
定天下禍亂之君故漢必不可不輔夫孟子學孔子  
者也孔子尊周而孟子游說列國惓惓於齊梁之君教  
之以王夫孟子豈不欲周之子孫王天下而朝諸侯周  
卒不能而天下之生民不可以不救天生子房以爲天  
下也顧欲責子房以匹夫之諒爲范增之所爲乎亦已

過矣好左氏傳撰左傳經世成自爲敘曰讀書所以明理也明理所以適用也故讀書不足經世則雖外極博綜內析秋毫與未嘗讀書同經世之務莫備於史禧嘗以爲尙書史之大祖左傳史之大宗古今治天下之理盡於書而古今御天下之變備於左傳明其理達其變讀秦漢以下之史猶入宗廟之中循其昭穆而別其子姪瞭如指掌矣嘗觀後世賢者當國家之任執大事決大疑定大變學術勲業爛然天壤然尋其端緒求其要領則左傳已先具之蓋世之變也弑奪蒸報傾危侵伐之事至春秋已極身當其變者莫不有精苦之志深沈之略應猝之才發而不可禦之勇久而不回之力以謹

操其事之始終而成確然之効至於兵法奇正之節自  
司馬穰苴孫吳以下不能易也禧少好左氏及遭變亂  
放廢山中二十年時時取而讀之若於古人經世大用  
左氏隱而未發之旨薄有所會隨筆評註以示門人竊  
惟左傳自漢晉至今歷二千餘年發微闡幽成一家言  
者不可勝數然多好其文辭篇格之工相與論議而已  
唐崔日用工左氏學頗用自務及與武平一論三桓七  
穆不能對乃自慙曰吾請北面徐文遠從沈重質問左  
氏久之辭去曰先生所說紙上語爾禧嘗指謂門人學  
左氏者就令三桓七穆口誦如流原非所貴其不能對  
亦無足慙此蓋博士弟子所務非古人讀書之意善讀

書者在發古人所不言而補其未備持循而變通之坐  
可言起可行而有效故足貴也禧評註之餘閒作雜論  
二十篇書後一篇課諸生作雜問八篇用附卷末就正  
於有道左氏好紀怪誕溺功利禍福之見論時駁而不  
醇然如石碣誅吁厚范宣子禦欒盈陰飴甥爰田州兵  
之謀晏嬰不死崔杼子產焚載書及子皮授子產政諸  
篇皆古今定變大略而陰飴甥會秦伯王城燭之武夜  
縋見秦伯蔡聲子復伍舉則詞命之極致後之學者尤  
當深思而力體之也晚好陽明別錄門人曾庠請序禧  
告之曰文成之成功也虛已以集衆人之議謀之也豫  
以密而發之曲以斷此人之所知也其曲調人情之至

若惟恐有傷夫一人之私者此則人之所難知也夫文  
成位尊權重其才智足以籠罩天下天下事宜斷然爲  
之無所瞻顧迺其於君相於僚友下至屬吏部民莫不  
委曲周至務有以先得其心若退然不敢自行夫一事  
者吾生平主斷朋友姻黨之間往往忠而獲罪而乃發  
憤無聊慨然於世不我知及讀公別錄然後自悔其學  
之不足也試舉其一二崇義新立公請授縣丞舒富知  
縣旣歷序其行誼與功然猶曰或於例礙則量授府州  
佐貳令署新縣事數年之後別行改選公辭巡撫兼任  
舉能自代意實主伍文定矣復以梁材汪鉉並進蓋公  
旣不敢主斷而專舉一人朝廷或疑有所私屬又此一

人苟不合當軸意則一請不遂勢將用其私人今得其  
再其次者而用之猶不失賢者也桶岡之役賊已蕩滅  
湖廣兵尙在郴州公欲止其來則犒賜其統兵官曰桶  
岡天險一鼓而破固將士用命亦湖廣兵威有以懾服  
其心故巢破之日不敢四出夫用兵之道實有不戰而  
功多者不顯其功則摧鋒奪級而外誰復宣力且兵非  
賊境則無所掠吾拒之而不賞後有調發孰肯用命哉  
今二省夾勦吾獨成功卽湖廣之督撫豈能無忌尤不  
可不平其心也嗚呼此皆公所爲曲調人情者其所以  
成功不易知者也若夫告諭公移雖尋常事必有深思  
切論爲他人所不能言則別錄與四此堂藁皆有之禧



故嘗謂二書當全讀爲有益選而去存之非子志也又  
四此堂摘鈔序曰四此堂者吾伯子所爲浙江幕府奏  
記告諭公移之文也世郡縣吏至方面大臣莫不有咨  
其文字例不自作而是時巡撫范公承謨以廉公名震  
動天下至賑荒蠲賦諸事所活兩浙民數百萬計蓋百  
數十年所僅見聞而其講求區處之方文告之辭客與  
有力焉伯子旣摘鈔所作予因得盡觀嘗謂諸子曰陽  
明別錄有識者推服爲古今文告第一蓋文成公平賊  
諸疏及區處平服地方疏其思慮精密仁之至義之盡  
雖聖人復起無以過而文章雄肆鉅麗則又漢宋以來  
文人所不逮其他明健簡切使言無餘意筆無溢字則

東房所作時或過之東房天性疾惡其論爲治也曰不去小人必不能用君子不除民之害必不能興民之利如治田者不斬荆棘蒔藜藿而欲以種良苗則必不能故其生平所建白規置往往怯於興利勇於除害以爲利民之事嘗或至於害民而民害苟除則雖不興利而固已利之此其說自申韓以至聖人不能易也吾嘗觀文成書開府贛南以來所當皆盜賊叛逆其日夜之所思身之所爲率皆斬殺攻取慘酷之事然其去小人也必使有自容之地罪人也必使有可贖之路殺人也必有哀憐惻怛求其生而不得之心征調戰伐旁午紛紜必經營夫厚風俗興禮教之本故雖疾惡如仇除惡者

務盡而廓然見天地之量焉藹然見父母之心焉雍容寬裕見儒者之器焉今夫鉏草所以衛苗而鉏之過甚或至於傷苗汗下所以已疾而過用之亦多至於益疾是故善治者能使惡人不害民而已足矣善田者能使惡草不傷苗而已足矣而草之爲類雖愛苗固不可得而盡除則亦天理之所兼容人情之必至也知此說者可以讀伯子之書又著春秋列國論六篇周論曰春秋之世文武之典禮未熄滅於天下故辭命爲足恃而莫著於鄭與周鄭以辭命自全其國周之君臣執典禮以折服天下之強侯者則且代有其人嗚呼此周之僅存而不亡者也然卒以此弱而不振今夫衣冠揖讓所以

衛身人之有羸毀之疾者則必思劑藥物適飲食以調治之釋此不爲而獨恃衣冠揖讓豈有濟哉周之弱於天下也久矣晉文公不敢請隧楚子不敢問鼎卻至不敢爭鄆田此皆可大有爲以與天下更始之機也當此之時使內明政刑外強主威則天下強侯可以折箠而使而顧若鄭之所爲何爲乎鄭小國偏於強大故僅恃此自全然罕虎公孫僑之徒尤孜孜焉日求所以內治其國周爲天下其主其自強甚易而君臣之號爲賢能者則皆以空言守其虛禮爲之旣效上下相沿遂以爲制天下之術在是也嗚呼周言典禮而卒於不振後世以清談治國而欲其不亡也得乎哉魯論曰魯之所以

自全者蓋在於固事大國忍辱含垢而不妄發夫魯之治近於周周守典禮以持天下而魯少被侵伐則亦以爲秉周禮之故非也昔者晉取汶陽之田而魯不叛成公朝晉晉人不敬欲事楚而季文子不可晉會於向二卿並行孟獻子請稽首若衛孔達之伐晉唐蔡之叛楚者終魯之世未有也秉周禮之說始於仲孫湫覘魯之一言當時魯所以存者亦幸耳而後世遂以爲然嗚呼主昏臣悍弑逆僭亂之事史不絕書誰謂周禮之虛文而可以捍强大耶虢之役季氏勞叔孫旦及日中不出曾天曰魯以相忍爲國是則魯之自全者也夫能弭其外而不知彊其內此魯所以終弱亦同於周與鄭論曰

孔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是以首禍之人不死亡則亂且病不於其身則於其子孫吾於是而知鄭之所以受兵與春秋相終始國瀕於亡而終莫之振也或曰鄭處南北之交左晉右楚故盟長中國者必爭焉亦其地使然也是不然宋衛與鄭並列中原其介晉楚而國者不可勝數而何以鄭獨受兵乎蓋鄭自武公以奸淫取郟而莊公首與周室爲仇敵至射桓王中其肩當時天下諸侯之不臣未有甚於鄭者卻至韓厥再獲鄭伯而不敢執曰傷國君有刑况天下之共主乎宜其子孫之速禍也當莊厲之世齊晉未興楚師未交於中國也其興兵構怨恃威力以侵陵小國者莫鄭爲甚夫以兵始

者則必以兵終語曰天道好還人亦慎無爲首禍也哉  
晉楚論曰晉楚狎主中國汝上北林諸役晉之辟楚者  
蓋數數焉楚非能有加於晉也晉楚皆恃其詐力而晉  
猶彬彬然以禮義持其外楚則濟以凶悖惟利所在悍  
然輕犯大難而不復顧此楚所以常強也然諸侯服從  
晉久而不叛者亦在於是韓趙魏三分其國足以抗楚  
而楚顧能加於晉哉自陳勝吳廣之徒起而亡秦其後  
天下之亂國家敗亡之由大半皆起於楚然卒亦鮮能  
收之者昔晉楚相遇於繞角析公曰楚師輕窵易震蕩  
也楚人剽悍敢於有爲固其天性善用楚者慎其所發  
而謀其所收亦庶乎其可矣秦論曰秦并天下在范雎

遠交近攻之一言然其先世所以富彊坐大西陲者則  
在近攻而遠者不交何則秦地介僻遠與戎狄爲伍不  
與中國朝聘會盟之事中國以此輕之而不知秦人之  
謀其所以得志者正在於此秦自穆公敗殽以來初未  
嘗勞師於遠春秋紀秦所夷滅梁滑而已乃李斯所稱  
并國二十遂霸西戎者果何在也然則秦之近攻亦可  
知矣其後惠王不攻西周三川而伐巴蜀至北收上郡  
南取漢中猶用此策然使秦當日者求好於中國比年  
而數盟一歲而數聘牽引宋鄭爭長晉楚則將竭其財  
力勞其心以奔走於道路之間而日不暇給又何暇畢  
力於耕戰之務坐致富彊卒兼天下也哉吾故曰秦所



以得志在近攻而遠者不交也春秋列國惟齊晉秦楚最疆大然秦滅國者二齊滅國五晉滅國十有二楚滅國二十有一秦之惡不如楚而人稱虎狼之國則不在楚而在秦何者楚縣陳而復破鄭而不貪若是者自穆公以來所未嘗有虎狼得獸而生之世固無有是也秦人之得志莫有過於此者秦建國六世始大十二世而疆二十一世而并天下不二世而國亡宗滅焉嗚呼吾未見其得也吳越論曰智小而謀大力輕而任重積之薄而發之驟未有不速其敗亡者也部婁而生松柏其根必蹶膏將竭而揚其燄其火必滅是以城雀生麟而宋亡徐偃王崛起自雄於周不旋踵走死古今小國非

有聖人之德蓋莫有能暴興者夫匹夫無故驟獲千金  
識者以爲災禍之至况僻小在夷一旦取人家國暴起  
於天下顧望其能久得也哉此吳越之所以速亡者也  
又嘗著熊養及字說及跋賢溪重脩孔聖廟碑易堂講  
論期於有用讀禧之文可知其旨趣矣常遊江南廣接  
人物道德隱逸之士皆投分稱契闊焉舉博學鴻詞累  
徵以病辭康熙十九年踐維揚故人之約舟至儀徵忽  
發心氣病一夕卒年五十七無子以弟禮之子世侃爲  
子有詩文集二十二卷左傳經世十卷其日錄裏言與  
其伯子偶書學者循習之以爲秉要執本且謂其能得  
陽明之趣也王士正曰康熙己未博學鴻詞之徵內外

薦剡百八十餘人不至者四人浙江應撝謙江西魏禧  
山西范鄱鼎陝西李容范登順治辛丑進士闡明絳州  
辛全之學與應李以理學著於南北魏獨以古文擅名  
其兄際瑞弟禮皆善詩時號甯都三魏也世侃字善詩

魏禮子世做世儼

魏禮字和公少絕魯鈍受業於叔兄禧禧不之喜嘗遭  
笞罵一日檢所誦書得其雜記一條云叔兄每笞罵我  
愛我也禧歎曰此子有心人也喜過望年十七補諸生  
禧棄巾服請於父從叔兄後父笑曰汝未有名字人將  
謂汝逋歲試耳從汝志可也禮寡言忽然諾喜任難事  
往往面折人爲學又甚苦易堂諸子年長二十以上者  
皆與爲昆季交名日益高少習勞苦能跣足步行數十  
里至百里日或止一食以膽略自詡嘗省伯兄於潮州  
賊方殺人流血在道趨負擔者行曰彼方得貨不遽出  
也卒無恙及伯兄客燕又省之山東遭父母喪旣免益

喜遊一之閩再之粵友北田五子五子者何左玉弟不  
偕梁器圃陳元孝陶苦子也北田在大良有寒塘草亭  
五子講論於此人亦稱五先生矣渡瓊風浪夜作乘月  
渡海既至瓊值兵變閉戶爲詩瓊至險遠大帥執兵柄  
尊若王侯郡中人士皆屈意下之聞禮名請見長揖爲  
上客一州皆驚謁海忠介邱文莊祠而還既又訪邱邦  
士於秦中聞道人彭荆山居華山據絕險直上四十里  
與之據地談一日又過中州所至訪其賢豪問阨窮遺  
逸之士而天下士亦往往聞其名樂與執手將浮江往  
江南次吳城問舟有虬髯僧先在舟問客何姓曰姓魏  
僧曰得非和公平相與大笑在金陵書肆繙書有老人

聞江西口音揖之曰人言江西魏和公將至果然耶禮  
與語大驚其之楚也將登黃鶴樓遇一男子甚偉數目  
禮禮亦異其狀目之客驟問何方人曰贛州客曰甯都  
有三魏君知之乎嚮吾客粵粵中陳元孝言天下無若  
魏和公者恨不見此人耳禮笑曰使在君豈欲識之耶  
自指曰是也客大叫曰我數目君固知此間無此人也  
與登樓貰酒痛飲同歸逆旅中流連數日乃去然禮固  
多病性褊不肯容物舉止真率任意飲食以是不得愈  
年五十倦遊返山中時滇中叛贛州亂方起諸大吏聞  
禮名頗以土俗利害詢之且有致重幣延之參幕府者  
禮竟不出爲古文筆勢奇縱有讀徐涿溪集文文山鄭

所南詩序曰文詩之佳者有似杜詩而鄭詩之佳者則有似文詩淶溪自爲編偶以寫其懷抱情事遂成淶溪之詩淶溪之言曰宋之末造有信國公爲宰相於上有思肖先生爲處士於下皆能與天地爭苑枯宋雖亡二公足存其生氣嗚呼豈不信然哉然天亦何爲而爲是興亡之數哉假使亡者桀紂興者湯武其可也且或亡者湯武而興者桀紂則何爲乎夫天中絕夏德以與浞羿而靡有高氏執而不與卒以歸夏天湯武其君而伯夷叔齊不湯武之不食周粟忠臣孝子之事災也而爲之祥死也而益之以年壽是故忠臣孝子不肯稍屈服於天觀其臨命時風霾晝晦若虹雷雨雹是也堅護其

靈物不使消滅文鄭二公之事可徵矣雖然忠臣義士何代無之如顏魯公有書法後人得憑其書法以效其做仰文鄭二公有詩後人得憑其詩而寄其慨慕以發其情焉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淶溪似之矣而淶溪往又析集陶詩與杜詩也又有荅張一衡書曰天下去樸久矣樸者人之本萬物之根世道治亂之源也夫惟樸去至於盡而小人盜賊弒逆烝報殺戮之禍害相尋矣故世之治也必先反樸而其亂必先之以浮靡巧詐言行乖戾以醞釀殺機天地莫可如何遂聽人之所爲日月星辰易其度山崩川竭震墉貿亂之變成兵戈疾疫水旱之災其勢有所不得已蓋不如是則不足以芟



除廓清其氣運使天下之人困慮無聊巧詐莫能發財  
竭力盡浮靡無由作於是噩噩渾渾太古復出猶秋冬  
凋殺木葉盡脫元氣悉反於根芟而春始萌矣而君子  
之修身亦然善用其智巧者亦然智巧而不本於樸則  
終必顛躓覆溺而智巧窮夫土石至樸也峻宇雕牆黃  
金白玉之璫資傳麗焉草木之根至樸也華實資生焉  
故曰大智若愚大巧若拙蓋愚者大智之基也拙者大  
巧之基也竊觀足下書指何其樸也人莫不自侈其家  
世而足下樸言之夙遊處於公卿大夫而樸未嘗漓其  
謂僕語亦甚樸無溢辭因思古來當去樸之時必有一  
二君子留其樸以還天地使絲續於後故一代有一代

之盤古中古叔季叔季復爲盤古禮固然也足下蓋守  
樸君子僕甚恨覲面失之友人見足下者謂足下太樸  
不宜任有司其殆見足下之樸而未見以樸爲基之用  
者耶僕因感足下樸而究言之又三樂府跋曰予昔遊  
海外地維絕天弱水播鬻之天中出水日月不定星辰  
如撒豆忽落忽起人語聚氣振聲喉嚨破塞脣齒竭對  
面弗可得聞此海濤也驥駢然駘磕然塌轟然民物涵  
動若誼若寂日光晃晃若晝若夜耳失駢心失悸若虛  
通九地瘞虛甕萬闔城鉤洞作聲此兵變三日夜戈甲  
奔馬也十雷並下虎豹白澤敦圉木櫛椽者折蓊者批  
樛者拔雨一點如拳牆堞空中如秋葉翔水上山人銜

地下不敢起則奪去戶外蛟龍搏戰每羣百十此颶  
風也屋瓦震撼燈光迸發成猛炬月變風吼星走天神  
下嚎者咤者攢金伐鼓者奮駛者皆無萬數子縱歌頭  
髮上指拔劍而斫此讀三樂府也噫此鮫史氏沈鬱怫  
裂之氣槌心之血忠臣義士之肝所結也禮爲文喜昌  
黎東坡不喜曾文定公嘗寓書南豐甘京論之曰子固  
意思法度稱古作者無疑其論旨不獨原本六經而辭  
氣深厚爾雅有有道儒者之容宜晦翁之獨嗜之也子  
固屏絕百家其爲文雖祖劉向而所以自處者嘗比董  
仲舒然禮以爲非真有得於六經之學者也嘗讀子固  
與王深甫論揚雄書紕繆乖離莫甚於此子貢曰君子

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公羊高以祭仲遂君爲行  
權吾以爲必無得於春秋子固以揚雄合箕子之明夷  
王安石以雄之仕合孔子無可無不可之義吾以爲必  
無得於六經邱濬以秦檜於宋有再造功岳武穆雖見  
委用終不能克金以全宋吾以爲必無得於大學而董  
仲舒漢之大儒於祭仲亦附會其師說此與子固之好  
雄書而強飾其過者相似人著書立論以傳後世其論  
議間有一出於此則生平文章盡可投之水火而不足  
惜士君子立言蓋不可不慎如此京無以難也其詩若  
高竹露初下寒花香未分孤雲秋正渺雙雁遠相隨落  
魄遠行客風烟何處邨烟月虛遙夜溪山帶早秋又春

日偶作云迢遶登臨興未孤買舟欲看洞庭湖灘高水  
渴還歸去處處春山叫鷓鴣與唐人近伯子仲子不能  
及也有詩文集十六卷內行淳備方九歲父將析產持  
一田券躊躇曰與祥則禮損奈何禮適在旁應聲曰任  
損我毋損伯兄父笑曰是固魯鈍者耶晚築室翠微山  
頂榜曰吾廬設圖史筆研外惟長榻茶具而已布衣優  
游以老壽終子世倣世儼並習文雅嗣其清德矣

世倣字昭士生二十餘月母口授歸去來辭及九歌一  
二章輒能背誦稍長從仲父禧誦讀殫意著述有陳勝  
吳廣論曰或曰秦之亡也陳勝吳廣爲天下倡誅暴以  
救民功莫大焉宜可以得天下而敗亡不旋踵者其故

何哉意者楚人剽悍易於始而難於終與魏子曰嗚呼  
 予讀史至此未嘗不歎民命之重因以見天心之仁愛  
 如此也嘗攷秦漢訖元明間其所以治而亂亂而復治  
 者不知其幾興亡成敗之故固由於人事然天下兵端  
 未起而首事戰爭卒用得天下者則數千百年所未嘗  
 有傳曰無爲禍始蓋古之得天下者初未始有取天下  
 之心也見生民之轉於水火不忍坐視起而救之旣除  
 暴虐功德日隆當世豪傑莫之或先故天下推而奉之  
 以爲天下之君然世之衰也小人進而君子退賞罰無  
 章風俗敗壞天下之人競習爲巧詐險毒之術其勢非  
 交相屠殺以去其險悍之人則不能復歸於治而其時

生民之死於鋒鏑之下者往往數十百萬蓋世之英雄  
有志爭天下者必殫其兵力境外赤子視爲仇讐誅之  
必盡甚或殘掠其境內以極一身一家之欲且夫首事  
者舉於一隅四方之衆聚而攻我財力固有所不足則  
必竭百姓之脂膏抽丁壯以爲守禦而天下之效尤者  
必且百十而起大者自署王侯小者乘間爲盜賊天下  
兵端自我而始則百十萬人之死皆由於我淫殺焚掠  
之慘陰干鬼神之怒顯結百姓之怨嗚呼是豈天心之  
所佑哉是以眞人之舉事也不敢輕發以倡大難屠戮  
生民而逞一己之志夫天生六畜所以養人多殺然且  
有罪而況於百十萬人之命皆由我而死乎此勝廣之

所以終敗也唐末王仙芝首聚衆爲盜蹂躪州縣不數  
年輒敗亡黃巢因之至破京師僭大號夫盜本以害人  
而首倡者亦祇爲後起之資況首倡以爭天下者邪傳  
曰天道後起者勝信矣夫又以關壯繆旣得徐晃射圍  
中書攻樊城爲失策論之曰兵法曰攻其所必救吾攻  
人垂克而境內有故不得不反師以自救者勢也昔者  
衛伐齊而邢狄伐衛以救齊晉伐鄭秦伐晉以救鄭古  
之人不恥旋師以自救而卒無害者此十全之策也某  
旣得徐晃所射書知吳與魏合此時退師以保荊州是  
爲上策不得已而爲其次則遣使致書於吳明言其出  
兵助魏而追敘吳蜀之好以要之意吳知其謀已泄師



必止而不興又不然子平威勇素著使將兵數千急赴  
荊州謹烽燧嚴斥堠雖糜芳傅士仁等猶足以用吳師  
雖至而有備可以無患猶不失下策顧不設守備惟見  
樊之可攻而不忍棄而不虞徐晃孫權之乘吾弊致令  
進退無據父子皆沒可不惜哉或謂以晃之勇一日而  
破七屯是吳師未至而某已敗則諸策皆無救於事矣  
曰得書輒退則兵不挫於晃卽小挫猶可再舉何至殞  
身而辱國哉或又謂以晃勇而多謀乘某退而急擊之  
某亦難於自全曰不然彼以詐來我亦以詐往揚言退  
師陰伏銳卒於要地而要擊之反足以敗晃還而攻樊  
樊日必克而乃恃其一往之氣輕徐晃而不爲備墮蒙

遜之術中減撤戍卒至於白衣搖櫓盡執沿邊守堠而不知又何軍令之疎乎嗚呼于禁之敗操至欲遷都以避漢業可以興矣而卒至於是母乃失策者多與抑天之不助漢也耶禧甚賞之禧遊秣陵世做送之贛江舟中禧與論文及其兄世傑之文自請曰做也何如禧指江中灘石曰汝文似此矣世做性狷急勇於事禧嘗謂其文一如其人鋒銳所及往往有沒羽之力矣多病不應試嘗之燕之江南及湖南北又一至嶺南謁北田五先生新城王士正使粵東見所作願折節與交也有耕廡文稿十卷別有師括編則集其父所雜鈔書而次第編之也

世儼字敬士善病如其兄然不廢翰墨有焚諫草論曰諫而焚其草可以取悅當世不觸於刑禍可以欺後之人卽尸位素餐未敢數犯君顏而謂吾百諫而百焚其草人烏得而考之且夫愛君者何必出於焚諫草也孟子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仲虺美成湯不美其無過而美其改過然則爲君者豈在無過而後乃爲賢哉蓋改過從諫之爲賢也夫旣以改過從諫而後爲賢則不焚諫草者乃所以彰君之善若必揜其君之過而爲忠則陳賈賢於龍逢比干遠矣且使吾君諫而不聽尙宜糾合同僚之忠直者昌言於朝冀其必改而後止雖流竄殺身有所不屑顧

又何得以焚諫草揜其過塞一己之責而遂已哉嗟夫  
孔光當漢成之時位極三公不能盡言諫諍以補衮職  
之闕復貪位顧祿不忍歸老田畝劉輔之死光豈得不  
愧乃假以焚諫草不彰君過奸忠直爲辭若謂已屢諫  
焚草而人莫可得而知者吾誰欺乎後之君子尙論古  
人以龍逢比干爲足法耶以孔光輩爲足法耶如以孔  
光之賢過於龍逢比干則無務夫敦諤諤之節焚諫草  
可也其爲谷文稿凡八卷

文獻備考  
卷六

語  
不  
言  
車

汪颯

汪颯字魏美錢塘人性恬淡不肯懷刺謁人時人號曰  
汪冷中崇禎末年舉人國變後謝公車嫺黨中強之出  
贖千金眎其妻曰能勸夫子駕則畀若妻正色謝曰吾  
夫子不可勸吾貧不愛此金也妻故錢太守女咸異之  
兄澄弟澐亦棄諸生服奉母徙城外僻地居焉颯閒來  
定省然颯自能來家人往跡之不可得嘗獨身提藥裹  
往來山谷間宿食無定處魏禧客湖上往詣之辭不肯  
見禧致書通其意與把臂遂爲深交每之愚菴設食共  
臥起輒談至雞鳴不休愚菴僧明孟三與天界覺浪靈  
巖繼起並以忠孝名天下者也颯嘗遊天台石梁又之

匡廬黃山白嶽反河渚徙孤山晚留意參同能數日不  
食飲有授黃白術者試之驗尋卽棄去一日晨起視日  
忽曰可矣命子蓮具紙筆書曰大化無停軌道術久殊  
轍住世守頑形問途猶未徹至人本神運可會不可說  
冰泮水還清雲開月方潔一見破樊籠逍遙從此別詩  
就投筆就寢而逝年四十八朱彝尊曰孝廉高蹤苦節  
人所難堪予嘗訪之大佛寺僧寮竹榻蘆簾不蔽風雪  
坐間欲留予啜茗則瓦鑪宿火已消一笑而別後數年  
偕處士魏允枏過予山樓書塾時已初冬共宿樓上所  
攜布被尙未裝棉也間作詩多不在藁竊謂史局中爲  
逸民立傳豈可失此君

胡介

胡介字彥遠初名士登錢塘人明諸生國變後不仕隱於河渚自河渚徙宅一畝田暇與室人翁少君門內酬唱有旅堂集感懷云蟋蟀候十月自來親牀帷又云榮名汨民秉鑿略矜等夷假寐昏旦中冥然已無知又云破劍作耕刀鐵存而劍亡陸冰修以爲淡蕩頓挫自有神韻近體在隨州黃州間如雨中懷陳四康侯東歸云楓落吳江客路寒布袍江上思漫漫孤舟一夜風兼雨人到嚴陵第幾灘又送顧庶其南還并訊茂倫諸子云離堂尊酒恨難平久客何堪送客行落日自傷遊子意殘年倍有故鄉情帆檣楚國羣鳥晚橘柚吳天一雁晴



歸訊江城隱君子  
幾人雨雪憶劉生  
皆可誦晚逃於社  
年未五十而卒

徐繼恩

徐繼恩字世臣仁和人諸生少爲文瓌麗奇偉崇禎時  
貢於鄉亂後爲僧名止巖字歲堂有同凡集今世說謂  
繼恩天性英爽不耐憂煩嘗曰人非金石立見銷亡不  
若逃形全真肆意方外王士正曰詩皆無香火氣唐宏  
秀集中所少又曰遊靈谷寺記上人貽豁堂詩自蔣陵  
至青谿遂盡其卷帛道猷湯休之流也有黃巖送方孟  
培云在遠無相識逢人似故鄉寒潮連桂檝春雨別松  
陽柱折江瑤脆杭炊楚玉香歸與及耕釣烟水路何長  
又湖上晚歸云我家北峯裏雲木何依微日暮空翠合  
飛來沾我衣松月如有待水禽相與歸隔林幽磬出隱

隱發清機又月下由御教場下投淨慈宿朗公房云御  
教場中月直時下山全不道歸遲三松影落半湖水一  
路沿鐘到淨慈又剡溪舟中望謝太傅東山舊隱云晉  
人名理宗莊老剡縣風流說謝支雖爲神州鍾紫氣惜  
君未見馬駒兒又能中行將往西粵間道還楚索筆題  
此人家竹樹渺范間浦漱林巒不記灣安得帆隨湘勢  
轉爲君九面寫衡山又赤壁云扁舟絕筆酹西風千古  
雄雌在眼中欲得周郎重回顧銅絃鐵板唱江東又寫  
梅寄蔣渭公云林家三百六十樹今日猶存此一枝欲  
約君來香影際爲傳水淺月明時

劉獻廷

王夫之

陳大章

劉夢鵬

劉獻廷字繼莊又字君賢先世吳人以官太醫遂家順天大興獻廷年十九復寓吳中居吳江縣者三十年晚更遊楚復至吳垂老始北歸反於吳終焉僑居吳江之壽聖院最久諸沈皆從之遊平生講學之友嚴事者梁谿顧昉滋衡山王夫之心服者南昌彭士望崑山徐尙書善下士又多藏書大江南北宿老爭赴之獻廷遊其間別有心得不與人同萬斯同參明史最心折於獻廷黃鴻願景范長於輿地亦引獻廷參一統志事獻廷之於象緯律厯以及邊塞關要財賦軍器之屬岐黃者流釋道之言無不留心自謂音學別有所窺足參造化之

與嘗作新韻譜其悟自華嚴字母八而參以天竺陀羅尼泰西蠟頂話小西天梵書暨天方蒙古女直音又證以遼人林益長說而益自信同時吳修齡自謂蒼頡以後弟一人獻廷則曰是其於天竺以下書皆未能通而但略見華嚴之旨者也其法先立鼻音二以鼻音爲韻本有開有合各轉陰陽上去入之五音陰陽卽上下二平共十聲而不厯喉腭舌唇齒之七位故有橫轉無直送則等韻重疊之失去矣次定喉音四爲諸韻之宗而後知泰西蠟頂話女直國書梵音尙有未精者以四者爲正喉音而從此得半音轉音伏音送音變喉音又以二鼻音分配之一爲東北韻宗一爲西南韻宗八韻立

而四海之音可齊於是。以喉音互相合，凡得音十七。喉音與鼻音互相合，凡得音十。又以有餘不盡者三合之。凡得音五，共三十二音爲韻父，而韻歷二十二位爲韻母。橫轉各有五子，而萬有不齊之聲攝於此矣。嘗聞康甲夫家有紅毛文字，謂惜不得觀之，以證泰西蠟頂話之異同。又欲譜四方土音，以窮宇宙元音之變，取新韻譜爲主，而以四方土音填之。逢人便可印正也。其說浩博，學者多未能通之。又論方輿之書，詳於人事而天地之故槩未有聞。當於疆域之前，別添數則，先以諸方之北極出地爲主，定簡平儀之度，別爲正切線表，而節氣之後，先日蝕之分秒，五星之凌犯占驗，皆可推矣。諸方

七十二候各各不同如嶺南之梅十月已開桃李十月已開而吳下梅開於驚蟄桃李開於清明相去若此之殊今世所傳七十二候本諸月令乃七國時中原之氣候今之中原已與七國時不合則厯差爲之今於南北諸方細攷其氣候取其核者詳載之爲一則傳之後世則天地相應之變遷可以求其微矣燕京吳下水皆東南流故必東南風而後雨衡湘水北流故必北風而後雨諸方山水之向背分合皆當按籍而列之而風土之剛柔暨陰陽燥溼之徵又可次第而求矣諸方有土音又有俚音蓋五行氣運所宣之不同各譜之爲一則合之土產則諸方人民性情風俗之微皆可推而見矣論

水利謂西北乃二帝三王之舊都二千餘年未聞仰給於東南何則溝洫通而水利修也劉石雲擾以訖元明千有餘年人皆草草偷生不暇遠慮相習成風不知水利爲何事故西北非無水也有水而不能用也不爲民利乃爲民害旱則赤地千里潦則漂沒民居無地可濬無道可行人固無如水何水亦無如人何虞學士始奮然言之郭太史始毅然行之未幾廢三百年無過而問者有聖人者出經理天下必自西北水利始水利興而後足食教化可施也西北水利莫詳於水經酈注雖時移勢易十猶可得其六七酈氏略於東南人以此少之不知水道之當詳正在西北欲取二十一史關於水利



農田戰守者各詳攷所以附以諸家之說以爲之疏以爲異日施行者之攷證又言聖王之治天下自宗法始無宗法天下不可得治宜特爲一書以發明之又謂綱目非紫陽親筆故多迂而不切於事情而關係甚重者反遺之當別作紀年一書獻廷所欲著述多未成其徒黃景夏哀輯其所見者爲廣陽雜記其書述大兵征俄羅斯及王輔臣叛平涼文俱可喜同在徐尙書邸第萬斯同好終日危坐獻廷好遊或兼旬不返各以館脯所入鈔史館祕書連費接架尙書旣去官獻廷亦反吳邀斯同共歸曰與我共成所欲著之書乎斯同諾之而不果未久獻廷亦卒沈彤爲之傳無子全祖望曰萬隱君

季楚最心折繼莊其歸也隱君尤惜之子猶疑繼莊出於改步之後遭遇崑山兄弟而卒老死於布衣又其栖栖吳頭楚尾間漠不爲枌榆之念將毋近於避人亡命者之所爲是不可以無稽也而竟莫之能稽且諸公著述皆流布海內而繼莊之書獨不甚傳因求之幾二十年不可得近始見其廣陽雜記於杭之趙氏蓋薛季宣王道甫一流嗚呼如此人才而姓氏將淪於狐貉之口可不愍哉吳江徵士沈彤爲傳謂卒年四十八亦恐非也繼莊弱冠居吳廙三十年又之楚之燕卒死於吳在壬申以後則其年多矣子死以沈氏子爲後然其所後今亦亡矣蓋其人蹤跡非尋常遊士所閱歷故似有所

諱而不令人知形蓋得之家庭諸老之傳以爲博物者  
流而未知其人也

王夫之字而農又字薑齋衡陽人崇禎十五年舉鄉試  
張獻忠陷衡州設僞官招夫之夫之走匿山中獻忠執  
其父爲質夫之乃引刀自刺肢體昇往易父賊憐而皆  
免之桂王在肇慶瞿式耜薦爲行人以母病乞歸居石  
船山師心獨學彊力不倦論易不取京房以陳搏先天  
諸圖爲不足信詮釋尙書往往有新意又以毛詩傳鄭  
氏箋名物訓詁不備爲書辨正之其叶韻辨一篇足爲  
典文之美焉康熙初吳三桂叛據衡州夫之深自逃匿  
三桂死後巡撫餽之粟帛請與見夫之已病辭帛受粟

未幾卒所著周易書詩書引義春秋稗疏春秋家說數十卷尤好張載正蒙說演爲思問錄內外二篇湖南北說經者後有陳大章劉夢鵬

陳大章字仲夔黃岡人康熙二十七年進士選庶吉士通毛詩有詩傳名物集覽十二卷

劉夢鵬字雲翼蘄水人乾隆十六年進士官饒陽縣知縣好公羊穀梁謂公穀比事屬辭義不詭於儒者故申公穀之長斥左氏之短爲春秋義解十二卷

中庸程子金  
卷一

三  
不異者車

陸圻弟培

堦

吳百明

沈謙 毛先舒

陳廷會

丁澎

張綱孫

虞黃昊

陸圻字麗京一字景宣又字講山錢塘人貢生父運昌  
崇禎甲戌進士官吉水縣有子五人圻爲長明敏善思  
誤書嘗閱韓非子至一從而咸危曰是一徙而成邑也  
令他人覆射無一合者惟弟堦中之圻性溫良文行彪  
炳一時事親孝居喪執禮人擬之高子臯立志以忠誠  
自勗與人無忤雖僕隸有一善稱之不容口平生未嘗  
言人過有語及者輒曰我與汝姑自盡毋妄議他人爲  
有人屬書郵寄者務令必達終身未嘗私扣一函人比  
之阮長之不欺閭室與沈駿明素無深好聞沈負才早  
世乘醉造其家哭之失聲從子儼胡不輕與人定交者

亦一哀出涕少與其兄弟爲登樓社崇禎間文社四起  
執牛耳者婁江張吉士溥也歲辛巳吉士卒圻東芻絮  
酒往會葬賦五言長律一時傳鈔以爲傑作或問卿自  
比稚黃志伊如何曰志伊學海稚黃雅宗故當不及與  
孫治並精京氏易甲申除夕各占元旦明晦圻決爲晴  
治曰雨天甫曉曠曠日出晚卽滂沱雨來人咸異之其  
詩文采組六朝醫方口令觸口悉成儷語餽飯冷菜捫  
蝨而談相對者忘其穢也舟泊富春云舟泊富春渚晴  
江接太清嚴光前路去孫策此鄉生山勢趨吳會濤聲  
撼越城銜盃殊浩蕩天地未休兵閨怨云何處高樓笛  
淒清菩薩蠻分明秋夜裏夢到玉門關吳漢槎雜體詩

序曰原夫河梁贈答實肇風徽鄴下歌謠漸多辨麗五  
言之盛可得而言然如子荆以零雨見珍康樂以春草  
特妙以至司空兒女之妣延年雕績之累莫不性取獨  
適家罕兼善譬之觀魏闕者蘭錡之第橫成入越都者  
緡纒之榮不愜此言殊軌者易爲工而通方者難爲巧  
也乃若醴陵創調雜體名詩筵簧匏管九吹之變悉和  
橘柚櫨梨一啜之鮮不御庶幾力同賁獲才甚驃騎眞  
天姿之備嫩人外之絕智矣然世風代降擬作爲繁薛  
君采馳騁嗣音王弇州條列羣品頗多虎賁之形不失  
虞邱之貌而今時如吳子漢槎者辭爲南國之宗名在  
延陵之季遠隨羈宦遇閣題銘近同傷亂當筵流涕身



賚油素無不推其譽文容比珊瑚俱欲爲之作架斯固  
三虎之稱偉節八龍之有慈明矣乃復以銷暑放愁幽  
居綴藻踵江生之後綜諸子之長循其時次亦擬作三  
十首上自宣城下迄司隸景物興會仰溯曩符神韻格  
調取高前式所謂雕組之文本異杼而均炫於目芳香  
之草不同岑而皆襲於裾也至若太元天監旣不一揆  
河右江左亦又二致居南服者未識僮面產北方者不  
曉吳語斯固物理之自然實非品類之難協而吳子形  
容著勝阿堵之蘊悉傳刻畫中規縱橫之態已極狀如  
胡寬營新豐而雞犬競識仲謀捫屏上而蒼蠅欲飛斯  
已奇矣後有作者先河後海則吳遜文通祀近祧遠則

吳盛王薛豈非記室之後勁好事之深憂也哉講山武  
林耆宿爲西泠十子之冠新城尙書雅重之柴紹炳詩  
選序謂景宣經史論序藻密淹通翰墨之勳先驅首路  
詩則綺麗爲宗符采照爛雲津龍躍不厭才多遭亂匿  
海濱尋至越入閩爲浮屠母趣之歸嘗賣藥長安市上  
適湖州莊鑰私撰明史以圻名高列之卷首牽連將得  
重罪旣事白論釋歎曰我自分死矣而得保首領奈何  
不以餘生學道乎先遁之黃山子寅徒步入山號泣請  
歸曰昔者所以歸以汝大母在今大母亡矣何所歸以  
祭墓請諾之旣歸弟楷患心痛留治之八月餘與弟同  
室臥終不入內旣愈遂游嶺南南雄太守陸世楷善浮

屠靈一營丹崖精舍居之緼鐵鎖下上圻因依焉一夕  
夢至一道院丹梯碧瓦迴非人世以龜蛇爲旒神狀貌  
甚嚴寤而怪之以問寺僧僧言此似夢中太和山也圻  
領之若有所思忽易道士服遁去寺僧莫之測也子寅  
旣舉進士釋褐後又往楚中求之閉關千里蹤跡杳然  
遂不知所終或云隱武當爲道士莫得而詳也洪昉思  
有荅人詩云君問西泠陸講山飄然一盃竟忘還乘雲  
或化孤飛鶴來往天台雁宕間圻與其弟培堦並有盛  
名太倉張果輯海內名雋與東林諸都講共採錄之得  
若干人爲復社杭州圻兄弟三人哀然列社首人之造  
其廬者比之河津之三門山曰此陸氏之龍門也圻所

著曰從同集其威鳳堂集詩禮二編靈蘭堂墨守皆藏於家

培字鯤廷崇禎十三年進士官行人氣盛不可犯國變方里居辟兵於橫山自經死

堦字梯霞諸生有兩弟曰紫躔名垣曰左城名堦皆名士國變後奉母居河渚之駱家莊以佃漁爲食間受估人請選制舉文名龍門集以酬金養母兄圻賣藥苕霅間月一歸省每歸必牽一舟奉母居其中飲食歡笑以爲樂如是者有年浙撫張運青構書院於萬松山集學士讀書其中奉堦爲師每會赴者千人因輯所講四書錄題之曰大成梓以行世年八十三卒

吳百朋字錦雯錢唐人少奇敏讀書五六行並下爲文數千言立就未嘗起草生具異表身長七尺餘目青睛鬚髯皆紫怒則戟張胸有毫數莖長三寸爲人少言不泄遇事不平侃侃不畏疆禦至推座罵起與人交舒鬲要負氣好俠蓋疆直敢任其天性也嘗遊寓蘭陵酒徒劍客及弄阮咸撥箏篴者盈座上日解縕袍貰酒酒酣對客揮毫烟雲滿紙博物洽聞與徐世臣輩創爲瓌麗奇偉之文天下誦之號爲西陵體陸麗京目之曰天下經綸徐世臣天下青雲吳錦雯或問麗京諸賢雅負經世吳司李治蘇州何以都不稱陸云平子事蹟不逮無損名士十子詩序謂錦雯才斐妮兼有氣勢故鳴筆不

羈境必絕詣致異小家樂府歌行泯泯大國風也崇禎十六年舉人謁選得蘇州司李改官南和知縣居官有異績歿於任百姓奠者踵接紙錢騰貴一縣盡空建祠祀之兒童亦疊瓦礫爲小室祀焉

陳廷會字際叔以貧教授河渚間居父喪斷酒肉儻然骨立將葬拮据營辦頗竭資財發穴得舊棺急掩之曰冥漠君不安卽親靈未妥也仍厚禮葬師而遣之與陸麗京孫字台齊名友善一日聯袂出北郊道旁觀者竊歎曰此三人定爾殊常何乃神理都肖麗京酷推際叔文典冊類相如陸撰沈士逸祝文毛稚黃謂爲陳作陸有欣色

張綱孫字祖望一名丹字秦亭號竹隱君錢塘人性恬  
淡不樂交游美鬚髯長尺餘手足胸背皆有毫寸許夏  
月好坦腹臥大樹下視富貴若不介意侍御何元英與  
之善人短之曰此君遺落世事傲慢難近何曰吾正喜  
其傲慢喜山水深溪邃谷不避險阻每得意長嘯而返  
爲西泠十子之一毛稚黃嘗言祖望詩蒼澹頓挫如大  
漠風雲莽莽無極有從野堂詩晚定爲秦亭詩集十二  
卷其爲詩骨格蒼勁七言能用比興雅近少陵五言尤  
峭刻如涿州城云曉霜不在地微白生牛背側耳聞啼  
飢傷心自我輩夏日宿沈氏園云新月映歸翼涼扉生  
夕陰贈恆貫上人云天盡條枝北河流大夏西白竹村

云仰視如鳥巢夕暝梯雲宿俱不減古人朱竹垞亟稱之華州羅賢亦云老而好學有德有言吾敬張祖望王丹麓又稱其賦謂爲盧枏以上張衡以下潘岳郭璞之儔也

孫治字宇台一字鑒菴仁和人諸生朱竹垞曰宇台刻意摹古雖質不佻宛平梁以枏至武林一見便披襟契謂人曰若孫子者所謂雲中白鶴邠根矩劉士光之儔也其與關六鈐云故人棲託近如何問道元亭白詠歌梅福遊吳辭宦久虞卿去趙著書多秋風絕塞來鴻雁白露寒塘遍芰荷君意陸沈堪寄傲獨慙年歲轉蹉跎華州羅隨園日與放情詩酒謂宇台情詞斐亶信然治



兼善潛虛

沈謙字去矜，仁和人。少機警，六歲能辨四聲，長益勵學。好爲詩，古文形體弱，不勝衣而骨性剛挺，與人言氣纔屬，及發辨議，則電閃霆激，摧屈一坐。隱於臨平東鄉，嘗謂其友張綱孫曰：居山食貧，亦能不改其樂，恨無黔婁之婦、穎士之奴，聲名藉藉，戶外車轍，恆滿性孝友。父沒，毀瘠嘔血，東鄉盜起，焚其堂堂，故屬兄旣燼，謙割己宅居之。兄欲徙，謙念兄貧苦，僦屋居留，以讓兄人。以此益重之。小詞甚工，海鹽彭孫通在廣陵，見謙及董文友詞，笑謂鄒程村曰：泥犁中皆若人，故無俗物。與柴紹炳、毛先舒皆長於韻學。紹炳作古韻通，先舒作南曲正韻，謙

作東江詞韻陸圻歎曰恨孫惻周德清曾無先覺有東  
江集行於世謙嘗自言著作須手定自刻庶能垂遠若  
俟之子孫恐故紙斤不當二分直也陸圻曰去矜少喜  
溫李見華亭陳給事作乃規矩漢魏蹈初盛之風致聲  
和而不流意貞而不濫毛先舒曰去矜上溯漢渚下汎  
唐波操律比韻特見精妙朱彝尊曰西泠十子以格調  
自高去矜采組六朝故特溫麗其九日言懷云九月九  
日意不愜杖藜扶病登高臺盈尊綠酒此時醉舊國黃  
花何處開金管玉簫激霜霰銅駝鐵鳳生莓苔望鄉不  
見遠天盡蕭瑟江山歸去來又五言送人云沙深埋馬  
足風利斷人鬚晚眺云落日大荒遠平沙秋雨來

毛先舒字稚黃仁和人爲諸生改名騃字馳黃父歿棄諸生不求聞達十八歲著白榆堂詩陳子龍見而咨賞之因師之復有歆景樓詩負才善病六載起處不離牀榻人以爲憂先舒自若曰病味頗亦佳弟不堪爲躁熱人道耳嘗賣所住屋償責忽念女兄與其夫未葬出賣屋金爲營葬費或難之先舒曰假使女兄爲兄者則此金固均有也區區營葬又何有善爲詩有吳宮詞云蘇臺月出夜烏栖宴罷吳王醉似泥別有深恩酬不得向君歌舞背君啼王新城賞之以爲未經人道又塘上曲云弟三橋頭桃李花游絲飛燕逐輕車滿湖春水弄晴綠騎馬醉行烏帽斜又怨歌行云南陌提籠葉始生西

堂秉杼錦旋成郎心莫似黃梅雨看過春蠶便少晴亦  
有古意長於四六有湖海樓儷體文序甚精緻爲西泠  
十子之一十子詩序謂馳黃素工韻語復精裁鑿沈婉  
名秀罕出其右或整粟微乖神韻恰合小詞雜著都屬  
可傳今世說謂陸長於引古毛善於標新毛讀陸文每  
曰苦成語多嘗作詩評云陸景宣如濯龍甲第宛洛康  
廄流水游龍軒蓋聯映柴虎臣如連雲夏屋無論棟橈  
卽構櫨支撐都無細榦吳錦雲如淺草平原朔兒試馬  
展巧作劇便有馳突塞垣之氣陳際叔如孟公入座宕  
邁絕倫孫宇台如春江一消波路壯闊張祖望如酈生  
謁軍門外取唐突見奇而中具簡練沈去矜如秦川佚

女巧弄機杼心手既調花鳥欲活丁飛濤如黼帳初褰  
銀箏未闕月光通曙與燈競輝虞景明如叢篁解苞新  
蓮含粉柴紹炳見之笑謂先舒曰君詩如伶倫調管氣  
至音成比竹之能而欲近天籟人以爲中的好談韻學  
以爲字有聲有音有韻韻爲尤要顧韻有六說一穿鼻  
二轉輔三斂脣四抵齶五直喉六閉口著韻學指歸及  
唐韻四聲表詞韻南曲韻大指與柴氏韻通顧氏韻正  
相表裏其論文曰文須具根柢如草木之有根莖也心  
以誠通氣以厚養益以虛受慧以靜生誠厚虛靜四字  
文章之本根其作文每自頌之不喜二氏書取宋儒語  
錄有補實用者錄之題曰鍼心類鈔蓋自爲鍼砭也從

山陰劉蕺山論性命之學其論學以宋儒爲歸論格物則專主去欲謂欲去則理存所謂閑邪而存誠克己而復禮也大學首功莫大乎是朱子註亦曰物欲所蔽又曰無一毫人欲之私未嘗不以去欲爲首功人自不察耳與學者辨難約數十萬言家貧甚嘗欲賣田刻所著集意未決諸匡鼎曰產去則免役紙貴可以操贏是有兩得無兩失也先舒然之卒年六十九所著有思古堂全集十四種思古堂集四卷溪書八卷皆雜文東苑文鈔二卷詩鈔一卷小匡文鈔一卷蕊雲集一卷晚唱一卷南唐拾遺書一卷格物問答三卷螺峰說錄一卷調停於儒釋之間匡林二卷以東坡志林時辰事理偶爲駁正更取他作并錄之其實與軾辨者止二三條

其餘皆錄集中雜文與人辨者以哀聖學真語二卷劉

聚眾作謂之林以力排眾論謂之匡評歷代聲韻叢說

宗周說先為匡林問答詩辨坻四卷之詩聲韻叢說

復約其旨歸以為是編詩辨坻四卷南曲入

一卷韻白一卷鸞情集選一卷填詞名解四卷

聲荅問一卷匡鼎字虎男錢塘人與兄九鼎並有令聞

時人比之機雲軼轍也

丁澎字飛濤號葑園仁和人少嗜飲一石不醉與弟景

鴻濬皆以詩名世目之為三丁讀書樓上客詣之澎伏

案上不覺客以為晝寢迫視之方觀書目與書才一寸

嚴顥亭云葑園少時有白燕樓詩流傳吳下士女爭採

摭以書衫袖婺州吳之器賦詩曰恨無十五雙鬟女教

唱君家白燕樓為一時傾倒如此十子詩選序謂葑園

天性愉夷不耐摻剔染翰伸紙宛爾妍好如合德入宮  
芳蘭竟體以自然標勝順治乙未進士官禮部郎中有  
扶荔堂集信美軒詩選與荔裳愚山顥亭輩稱燕臺十  
子名滿京師常入東省侍郎李爽棠從東出澎從中入  
瞠目相視侍郎遣問訊澎急趨謝侍郎笑曰公耶吾知  
公短視何謝爲澎退笑謂人曰吾短視與詩名等一知  
中州貢舉得一卷奇之同考以其文波瀾簡質謂其人  
老矣請置於乙澎曰才與膽峙豈老生所辦必年少知  
名士也榜發乃廬陽李天馥同考出語人曰吾以世目  
衡文幾失此佳士初官法曹時將冊東宮以其諳典禮  
調入東省兼主客貢使至譯館問吏人曰此能詩丁郎



中耶持紫貂玉犀從吏人易其詩歸國坐事謫塞外五載東至靖安卜築於東岡躬飯牛與牧豎同起臥暇輒爲詩音益和無遷謫怨語灑然有箕山風謫居時將軍欲見之遲未往一日乘牛車入城手周易讀之遇將軍節低頭讀不輟將軍喜歸語人曰吾今日遇葑園先生矣此間安有車上讀書傲然不顧若此人者乎遂禮爲上客居五年乃歸尤西堂爲之像贊曰少之時爲文壇之上將及其壯也稱南宮之上相今將老矣退而隱於西湖之上朱近修稱其風義高舉雄眎藝林天爲加絢地爲吐藻有送吳祐純歸吳中云雁蕩山頭雁北飛龍湫江上秋雲稀醜酒高歌一長別山花亂落吹滿衣猿

啼冥冥日未曙鼓楫東歸向何處丹楓白鷺隨我行  
日江關送君去又送王山長還楚南云地盡三巴接將  
歸南雍州天空一雁斷何處岳陽樓橘樹侵寒雨猿聲  
入暮秋鄉園正搖落有夢逐湘流

虞黃昊字景明一字景銘十歲善屬文嘗薄柳州乞巧  
文更作辭巧文人賞其工以是知其爲遠到器康熙五  
年舉人十子詩選序謂景銘妙齡嗣響一洗蕪累雅才  
秀色蔚然名家五言古體尤號獨步比於毛馳黃七絕  
妙得天縱非由鑽仰有楊柳枝詞云楊花如雪撲征衣  
馬上征夫苦憶歸曾向曲中回首望不知真在路傍飛

文獻程才金  
老

十三  
不男在車

方中通 揭暄

方中通字位伯桐城人父以智明崇禎十五年進士官  
檢討晚爲僧名宏智字無可人稱藥地和尚有通雅五  
十二卷網羅載籍疏證前訓譌濫實罕明之中葉雅才  
好博首言楊慎其次爲陳耀文焦竑然慎才覈而實疎  
耀文辭蕪而寡要竑習與李贄遊多引佛書彌傷總雜  
以智著書於名物訓詁皆有徵實無三家之短矣又有  
易杻古今性說合觀一貫問答中通少傳父業稽古有  
機思喜量圭黍察儀漏嘗以古九章法僅存條目鮮能  
尋繹其義乃據

御製數理精蘊推闡之又列數原律衍幾何約珠算筆

算籌算尺算諸法輯諸家說制取其長制為一書名數  
 度衍凡二十四卷附錄一卷廣昌揭暄著寫天通語與  
 相質難為揭方問答又撰物理小識十二卷及浮山文  
 集中通兄中德字田伯隱居不仕年八十猶讀書不輟  
 有遂上居集又著古事比一百卷弟中履字素伯幼隨  
 父於方外晚築稻花齋於湖上殫力著述有汗青閣集  
 及古今釋疑十八卷

揭暄字子宣研究西法別有精詣嘗謂七政小輪皆自  
 然旋運如手攬盤水勢取周遭行急渦生乃成雷逆自  
 古高才鴻生未覩斯指矣

蕭正模

蕭正模字端木福建將樂人少補諸生從同邑侍郎廖騰燿學與郡人余思復施中鄧拔萃吳日彩等以古文詞相切劘耿精忠爲亂匿深山中亂定始出累試不遇學使汪薇楊鍾岳賞之巡撫張伯行開館延士纂修朱子書屬正模總編焉貢太學一至京師而返於祿仕泊如也正模深史學自漢訖後五代爲史論十八卷多糺舊史之謬當時號爲精核又爲讀東林筆記五篇其一曰故明講學之事流爲門戶而國因之亡議者以爲亡國者非東林而攻東林者也顧余於諸君子亦有責焉夫顧涇陽之實始講學而諸公隨之也不從京察之閣

銓不合乎不從國本之爭請不得乎書救淮撫連諸臺  
省以爲之地也可不謂之聲援乎聲生勢長致海內以  
爲國是非東林不定也而諸小人生心矣夫此爲臭味  
則彼爲參商此以道學爲是非則彼以意見爲駁覆此  
身去名高而海內以爲清流則彼恃權求勝而營窟以  
護身命此固宜其騎虎之勢之不得中下而無地自容  
者之不得操刀而使人代割也善夫繆西谿之言曰諸  
君有立名之心黨錮與道學將爲一矣而黃真長於魏  
廓園之擊魏廣微也曰今君子小人之名無過爲分則  
小人尙有牽顧猶可一二分救也不則迫之於險將爲  
所欲爲耳於內外之勢已成也曰吾輩處漏舟亦惟衣

枷自戒無自爲敵國也嗟乎是數言者可爲諸公藥石  
矣而諸公弗然也夫諸公夙昔持正固無立黨之心而  
事成水火勢等仇讐天下之亡亡於小人之有意以陷  
君子而君子之以必爲君子求勝於小人者亦無所謝  
於門戶之責蓋漢之黨錮唐之朋黨宋之三黨僞學明  
之東林易世皆然乃知夫子之所謂矜而不爭羣而不  
黨者必有其道而諸公日事講學而不及講之乎此也  
噫其二曰諸君子旣以京察之齟齬國本之爭立去而  
講學而其後三案紛紛小人遂乃結連內外而爲諸君  
子禍夫京察之柄在銓而銓部之持正守法者孫鑰趙  
南星孫丕揚顧憲成王圖諸君子也此其曲在閣不待



言矣國本之爭立則在神宗之中年光宗已長而鄭妃有寵母愛子抱羣小之窺乎菀枯之勢者無日不爲鄭謀此時國本之立其可緩乎諸君子旣已振腕盱衡乃一請再請至屢請而竄逐廷杖猶爭之不已沈一貫者不力贊之而陰排之黨人之目自是不改於朝阼而其後諸奸相有待嫡而立之議有拜后爲母而後稱子之議有三王並封之議依違苟且要以緩立太子之謀而爲福王地向非臺山委曲調護則福王之國遷延何日而鄭氏之爲太子禍者詎止張差之挺擊已乎夫在今日以爲張差挺擊可談笑而道耳而當時事起須臾禍在國本雖有良平之智伊霍之用計不及施讞其獄者

得以風癩了事也乎光宗升遐李可灼之紅丸再進方  
從哲實過信而主使之而復敢以回籍之溫綸銀幣之  
厚賚蓋知其罪而不之討此培植之善類株連於三案  
之糾纏而莫可理也悲夫其三曰宰相者國是之權衡  
而人才之消長國家之治亂隨之故自京察之閣銓齟  
齟也而東林講學起於張與王之攬權以自私自國本  
爭立而諸賢鉤黨之目成於沈一貫之沮撓張綱紅丸  
挺擊移宮之是非不定而沈方溫魏之懷奸釀禍予魏  
闡以太阿之倒提於是而君子日消小人日長國本幾  
搖國勢日殆幸而有夾輔幼主剖洗移宮始末於乞歸  
一疏之劉一燝也救文震孟之廷杖爭趙南星高攀龍

之去國而委婉調燮於內外之韓爌也安太子於王日  
乾之訐而上皇不驚謂福王以之國有日而廷臣不聞  
甘繆昌期熊廷弼孫慎行之詰責而彌縫補救若狄梁  
公之在女主之朝而復唐宗社於從容諷諭中之葉向  
高也嗟夫方君子之羣萃於廷也一二奸相撲滅之而  
有餘及夫云亡殄瘁雖有賢相培護之而不足夫朋黨  
勢成於媚嫉而門戶禍及於國家可勝歎哉其四曰有  
綱常名教而天下之是非以定有天下之公是公非而  
後朝廷以正百官以正萬民以正諸君子蓋憤然於朝  
論之無真是真非而綱常名教之將墜地也則退而修  
之於身傳之於人使公是公非之不泯於人心而綱常

名教庶乎有賴顧諸小人弗善也諸小人顧亦知諸君子之爲善良矣而於無可指摘之中加以假借矯激之名夫諸公固非假借而卽如毀之假借其假借有一不歸於名義者乎諸公固非矯激而卽如毀之矯激其矯激有一不準之廉隅者乎今謂其樹高明之幟而繩人過刻持論過深如前所論則有之矣而其中名位若浼寵辱不驚毅然託孤寄命之節挺然百折不回之概若楊左之輔幼君料元惡臨大獄也不從講學而有此定力乎繆西谿周蓼洲黃真長李忠毅之不畏彊禦慷慨就死也不從講學而有此勁骨乎高景逸之持正不撓從容就義也不從講學而有此定識乎夫旣仗節守義

以身立綱常名教之準矣而義誠所動使夫焚香請畱  
檻車哭送之衆綿亙於千萬里而飛甓投竿以殺詔使  
者有轟轟烈烈之五人也此時朝廷之是非舛矣而人  
心之真是真非顧不以講學而畱乎蓋至奸闇之怒愈  
深諸公之禍愈酷而天夢旋醒元兇就戮薰蕕涇渭雖  
暫白於一時而善類之存者尙不免於餘孽之摧挫卒  
使猜忌之主疑信互參而知之不用用之不專莫能奪  
垂喪之天下於溫周馬阮之手也然終賴范景文李邦  
華倪元璐劉理順馬世奇衛景瑗諸君子捐軀殉國以  
不使綱常墜地歐陽子所謂諸公力未必能存唐然必  
不亡唐而獨存者也而論者不憫其生之蹇不計其死

之重猥以四十載門戶之禍獨歸之講學以爲無補於明社之墟則亦沈一貫湯賓尹楊維垣之甘爲東林蝨賊者而已其五曰余讀東林列傳歎息諸賢之摧殘於崇禎之朝與摧殘於天啟之朝無以異而禍又有甚焉夫天啟之朝蓋自前奸相與東林爲仇遂與羣小結連內豎以攻之而其禍至此酷然固曰主昏於上閹橫於中而莫如之何也至崇禎則目睹其昏其橫而諸賢之禍之酷也勵精圖治天下見其除奸之速以爲諸賢之得君有爲在此一日而根深蒂固之餘孽如楊維垣者尋敢以東林與崔魏並稱邪黨而更爲趙黨熊黨孫黨鄒黨之目矣父事忠賢鐫名溺器以求媚之溫體仁張

至發得邀寵眷而爲諸陷阱矣厭羣臣不任事而委任  
閹豎部事以之監督師行則監軍總監紛紛四出羣閹  
遂益逞志於士大夫矣蓋帝之綜察類漢宣而拒諫飾  
非大類梁武自以爲蒙蔽之必察也而左右之蔽賢者  
早乘帝於不樂正言之頃自以爲信任之在我也而羣  
小之逢迎冀用者早窺帝於拂諫偏袒之時故雖以素  
所親重得其章奏必書之御屏如倪元璐而卒以羣凶  
之伎沮不獲居相位也以侃侃持正之劉宗周而以劾  
溫體仁劾內豎拂其愛而觸之怒降黜無甯日也以爭  
奪情爭國是百折不回之黃道周而幾與金光辰姜採  
之逆鱗嬰怒者同於不保其身也夫正直難受則詔諛

者易與其所委任非庸惡陋劣之温體仁周延儒則脅  
肩諂笑之張至發也非侈口而談滅賊之袁崇煥則縈  
經受任束手無策縱敵養禍之楊嗣昌也而雖有戰勝  
攻取威服九邊之盧象昇以嗣昌之媚伎身死賈莊而  
莫之殮矣有足當一面之毛文龍以袁崇煥之專擅斷  
首舟中而三軍解體矣以梅之煥之屢窘劇寇望其有  
皇甫嵩朱儁之功而終以忤温體仁不得召用而死矣  
以孫承宗之歷任關門功高保障而以廷臣之異議幾  
以常山之敗見中危法矣他如鄒維璉祁彪佳所試有  
功而皆以羣小之居中功墜垂成嗚乎其東林之無人  
乎蓋有之而不能用之而以小人閒之遂使二百數



十年之天下竟亡於明察之主之朝蓋帝所謂明者非  
明所謂察者過察而知人則哲自古爲難余於思宗三  
歎息焉於諸賢三歎息焉正模他文尙多皆不能逮此  
也正模爲詩不喜齊梁體滔滔自運談藝家恨其少蘊  
藉之致以諸生終有深谷詩文集四十卷

胡渭 許鴻磐

胡渭德清人初名渭生字肫明一字東樵明隆慶進士  
 友信曾孫也父公角天啟舉人渭年十二而孤值寇亂  
 母攜之避兵山谷間教以書略能上口遂有志嚮學年  
 十五為縣諸生游學京師大學士馮溥尚書徐乾學優  
 禮之乾學修一統志渭與常熟黃儀無錫顧祖禹山陽  
 閻若璩對共量定焉因得縱觀天下郡國之書通地理  
 之學嘗以尚書孔安國禹貢傳孔穎達禹貢傳正義頗  
 有失路宋蔡沈注疏漏尤多尋用己意裁為一書三江  
 當依鄭說庾仲初之言不可釋禹貢梁州黑水非導川  
 黑水達於河河當從說文作洳滎波既豬波從鄭作播

其導河一章備攷歷代河水溢徙之害及修復之事穿塞之迹因論近日淮黃之勢曰清口不利海口愈塞加以淫潦而河淮上流一時並決洪澤諸湖衝盪高堰人力倉卒難支必決山鹽高寶諸湖而淮南海口沙壅更甚爲禍尤烈近日治河乃遏之使不得北而南入於淮以便運耳南行非河之本性東衝西決率無甯歲非治河治漕也設會通有時不用則河可以北先期戒民凡田廬冢墓當水之衝者悉遷他所官給其費兩岸之隄增卑倍薄更於低處創立遙隄使暴水至得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然後縱河所之決金龍注張秋而東北由大清河入於渤海不煩人力也其書凡二十卷爲圖四

十七名禹貢雖指康熙四十三年

聖祖南巡渭撰平成頌一篇並寫禹貢雖指本上之

上深嘉美

敕賜御書不寵異焉渭又謂詩書禮春秋不可無圖易則無所用圖六十四卦二體六爻之畫卽圖也宋陳搏易圖爲道家服鍊所用非作易準式其卦之次序方位則乾坤三索出震齊巽二章盡之豈有先後天之別河圖之象古無傳者無可虛造洛書本文見於洪範奚關卦爻五行九宮不爲易設參同契先天太極特借以明丹道後人或指爲河圖或指爲洛書妄矣因撰治易圖明辨十卷正之又云洪範古聖所傳有目者所共覩聞

有晦盲否塞者先儒曲說爲之害也漢五行傳專言災異以瞽史矯誣之說亂彝倫攸敘之經其害一也洛書之本文具在洪範初一曰五行以下六十五字宋儒創爲白黑之點方圓之體九十之位書也而變爲圖矣且謂其理通於易劉牧以九爲河圖十爲洛書蔡元定兩易其名其害二也洪範無錯簡王柏胡一中移庶徵王省惟歲以下爲五紀傳移皇極斂時五福至其作汝用咎及三德惟辟作福以下爲五福六極傳其害三也作洪範正論三卷又以大學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在止於信之下知本蓋知止之譌格物致知與至善釋在邦畿章內本無闕文何待於補爲大學翼真七卷與錐

指竝行於世卒年八十有二子彥昇進士刑部主事改除山東定陶知縣能傳父業有樂律表微七卷及春秋說四書近是叢書要錄若干卷

許鴻磐字漸達濟甯人進士官安徽府同知善言地里論內地及外裔山川瞭如指掌亦拙明景範之亞也有雪帆雜著一卷金谿戴敦元嘗與甘泉江藩共觀其書歎曰許君曾官指揮當時以俗吏目許君失許君矣

三原香才金

卷二

三才易相辨

邵遠平

邵遠平本名吳遠字呂璜又字戒三仁和人康熙三年進士選庶吉士改戶部主事升郎中出視江西學政高祖經邦中正德辛巳進士官刑曹建言獲罪遷光祿寺少卿著宏簡錄自唐迄宋以遼金附載元則未遑及也遠平乃循其例續爲元史類編舊史之重複者去之闕畧者增之制誥之文備於帝紀於文苑分經學文學藝學三科悉加甄錄忠臣義士廣益尤多檢討朱彝尊稱其用高曾之規矩損益三十史官之辭傳以華采足以傳之不朽矣除侍讀二十年充廣東主考官還進侍讀學士充日講官知起居注擢少詹事請告歸優游林泉



纂園於城東以琴史自娛於世務泊如也

聖祖南巡御書蓬觀字以賜乃自號蓬觀子遠平詩宗唐人其音和以雅詩集甚富其戒菴詩存一卷在京邸所作多典禮紀頌之章世競行之

張伯行

張伯行字孝先儀封人康熙二十四年進士考授中書  
丁父憂歸未赴補儀封城北舊有隄三十八年因雨潰  
決伯行率居民囊土塞之隄遂完固三十九年總河張  
鵬翮疏薦堪理河務以原銜赴工督修黃河南岸隄二  
百餘里及馬家港東壩高家堰四十二年授山東道四  
十五年遷蘇臬四十六年巡撫福建以閩省米價日昂  
請發帑金就湖廣江西等省買米平糴下車以來尤以  
表章理學提厲人才爲務日求宋儒遺書手爲評釋付  
梓創鼇峰書院爲作養人才地閩俗買貧女爲婢男子  
勞役悉委之婢有齒落不嫁者或賣之尼庵中許令贖

歸并分俸代贖且嚴幼女爲尼之禁俗遂革伯行自奉  
菲約官吏化之民爲語曰居官若父母訓士若良師調  
江蘇巡撫操守廉潔爲天下清官第一與總督噶禮甚  
爲齟齬尋入爲戶部侍郎署倉場侍郎充順天鄉試正  
考官六十年充會試副考官雍正元年擢禮部尙書三  
年卒於任年七十有五諡清恪子師載以一品廕官至  
河道總督所著有道統錄二卷輯周子二程子邵子張  
子游酢尹焞楊時羅見素李侗朱子張栻真德秀許衡  
薛瑄胡居仁羅洪先十七家詩爲濂洛風雅六卷附錄  
一卷廣近思錄十四卷二程語錄十八卷困學錄集釋  
八卷小學集解六卷濂洛關閩書十九卷道南原委六

卷伊洛淵源續錄二十卷學規類編二十七卷性理正宗四十卷正誼堂集十二卷又有居濟一得八卷附河漕類纂一卷謂河自宿遷以下河博而流迅法宜縱之宿遷以上河窄而流舒法宜東之徐邳水高而岸平汎濫之患在上宜築隄以制其上河南水平而岸高衝刷之患在下宜捲埽以制其下又有三禁三束四防八因諸條均見居濟一得書中皆督修河道時所著也

三層不才金

ネニ

三  
不  
身  
有  
車

顧景星

顧景星字赤方一字黃公蘄州人有白茅堂集母明懷  
十三月而生生之夕巨蛇巨屋上光色熒異父夢星降  
於庭形如半月占曰是謂景星因以名焉三歲尙不語  
一日語忽迷彌月及前生事甚悉歲飢有司元夕張燈  
家人衣以彩襦慙往觀感然曰何不以此賑飢吾不願  
往六歲能詩八九歲徧讀經史日數行下時稱聖童束  
髮就試合肥龔芝麓一見奇之薦之太守許我西太守  
與論古今事大驚異拔冠黃郡第一時飢疫相仍寇氛  
四熾先是總督熊文燦挈降賊過蘄諸賊中獻賊最黠  
荆王止飲令走馬後宮與寵姬觀之爲戲景星年十六

聞之曰熊公不得死所矣明年獻賊果焚穀城叛癸未  
屠斬展轉避亂之崑依族氏居焉南畿甫立授景星推  
官馬士英使人密招卻之去游黃山白嶽歸過錢塘因  
浮家澱湖爲長隱計順治十六年庚子

詔徵天下山林隱佚之士撫藩強之不起康熙戊午  
詔求博學鴻儒有司敦迫就道辭不赴試蒙

召見寵問優渥以老病乞歸杜門息影翛然遺世顏其  
堂曰白茅取易无咎之義也踰九年卒年六十有七景  
星記誦淹博著述甚富初有讀史集論九卷潭池錄一  
百十八卷南渡集來耕集共七十三卷康熙丙午燬於  
火僅南渡來耕二集存十之三四與杜于皇齊名才氣

尤縱橫不羈詩文雄贍亦一時霸才而細大不捐榛楛  
勿翦傅毅之不能自休陸機之才多爲患殆俱有焉龔  
尙書鼎孳歸本朝後與涿州相國齟齬當時兩非之黃  
公弔合肥尙書有云天壽還陵寢龍輶葬大行義聲歸  
御史疏稿出先生浮議千秋白餘生七尺輕當時溝瀆  
死苦志竟誰明文人之筆能爲人文過如此陳宏緒曰  
黃公以神童馳聲江漢六歲作賦十六作寶劍篇作龍  
池柳色聽鶯歌二十上疏江南切諫移書讓相國責大  
帥之不法者是時氣蓋天下較東方朔之旁若無人禰  
正平之鼠視孟德殆欲過之不幸世亂坎壈流離侘傺  
無聊之致一寄於詩其忠君愛國憂天憫人一篇之中



三致意焉嗟乎以彼其才生不遇時愴怳懷恨年且四十不知天何以位置之也然而其書則已傳矣

李天馥

李天馥字湘北號容齋永城人合肥籍順治戊戌進士  
官大學士諡文定有容齋集詩鴻博絕麗嘗有句云危  
磴雲中盤積翠懸巖天半落空青有牢籠百家類萃萬  
物之槩在位虛公善下尤篤於人物如李翰林因篤趙  
參政進美秦檢討松齡等皆爲學士時薦以應博學鴻  
詞科者也陸御史隴其邵參議嗣堯彭巡撫鵬則爲吏  
部所汲引以洊至大官爲名臣者也下至單門寒畯聞  
聲相思惟恐其不登用名章俊句輒流連歎詠不置蓋  
汲汲於以人事君其心好之誠而非有強也嘗以河工  
事務與總河靳輔巡撫于成龍會九卿集議於廷輔以

高家堰外築重隄截水使出清口不令歸下河淮揚七  
州縣被災之田可出若開濬下河恐海水倒注成龍以  
修築重隄停開海口縱上流水不至而秋霖暴漲天長  
六合等處水無所洩海口仍應開二人各執一說詞色  
或厲天馥曰何至此凡事平其氣可也吾初亦爾後旣  
熟漸平也尋議下河海口當開高家堰重隄可停從天  
馥議也母喪歸廬墓側居常好施旣卒鄉人哭之如喪  
所親王士正曰容齋相國服闋入都其壬戌諸門生已  
多通顯置酒新第讀學史胄司卽席賦詩云郎君館閣  
稱前輩弟子門牆半列卿時人以比唐人鸞掖鯉庭之  
句子孚青康熙十八年進士官編修

程可則

程可則字周量一字彥揆又字湟溱號石臞南海人可則詩文名世順治壬辰會試第一以磨勘故不與

殿試洎庚子應閣試授撰文中書尋改內秘書院辛丑以戶部主事分校北闈晉職方郎副往山西勘問總兵官趙良棟案白其冤癸丑出知桂林府會檄撤藩部歸京師百務紛拏以敏幹稱卒於任有遙集樓海日堂等集初可則舉於其鄉一出而冠南宮入禁苑忌者撫其瑕疵謂不當壓榜其擠而去之意不在可則也卒坐是左官浮沈郎署十餘年益刻意好古爲詩文以行遠遂沈酣經史自兩漢六朝三唐以來罔不網羅探討期自

成一家言在都下與宋荔裳施愚山王西樵阮亭汪苕文沈繹堂曹顧菴連日夜爲文酒歡稱海內八家是時可則官兵部於事稱劇未嘗不脫身與高會出其詩益騰踔奮偉熊熊有光燄論者謂亞於阮亭品在公鼐玉虬鈍翁之右稱魯衛者惟西樵乎或語及前事謝曰吾嚮者之文誠不足以厭天下是藥石我也然可則之所蓄又可知也王士正曰可則有青山詩去朝發青山頭暮歇青山曲青山不見人猿聲聽相續本是古詩余直刪作絕句以爲有不盡之意程深服之五律格調直逼唐賢其書張伯明先生忠烈詩卷三首尤爲沈鬱詩云千古淮陽烈悠悠復應城斯文慙後死吾道見先生俎

豆爲軍旅旂常足姓名至今餘浩氣日夜遶南荆盜賊  
悲前代驅除豈異人將軍無衛霍博士有君臣報國心  
何苦承師道更屯所欽還令子涕泣上楓宸鄖襄祠廟  
在江漢表遐靈頰水波同碧松門草自青哀歌鄰楚些  
遺恨乞秦庭異代崇風烈何由薦德馨先生諱國勲湖  
北黃陂人官應城司訓流寇圍應城率民兵死守三閱  
月食盡城陷先生罵賊賊支解之司訓無守土責而先  
生之死忠烈若是誦此詩益令人想見忠魂毅魄也五  
言摘句人烟寒大陸山雨急長河七言摘句銅梁舊枕  
秦山險玉壘新連楚塞平又芳草又生新雨後故山遙  
憶暮春初

三原不才金

三 有嘉植事

陳鵬年

陳鵬年字北溟號滄洲湘潭人康熙三十年進士官至河道總督諡恪勤有陳恪勤集滄洲長七尺美鬚髯性彊直成進士五年授西安縣初入官誓以清白自厲西安當耿逆亂後民多流亡豪彊占田率數十百頃履畝案驗有主者悉還之題補天津同知改山陽縣既抵官逮淮關蠹役重懲之擢知海州旋擢知江甯府松江捕盜卒誨盜誣扳富人掠其家逼婦女縊死既成讞遇赦會訊白大吏曰誣良民盜卽盜也况又劫殺無赦理置之法會大役總督阿山召屬吏議增地丁耗羨鵬年力爭曰官可罷賦不可增也議遂寢四十四年辦



南巡行宮或求索不應竊置蚯蚓糞於簟席間

聖祖召鵬年詰問先是致仕大學士張文端進見

問江南廉吏以鵬年對及是復論其爲人文端對曰吏畏威而不怨民懷德而不玩士式教而不欺廉其末也聖祖遂釋然會陳水師於金山先期一夕大吏檄飭疊石爲步者三欲以困之鵬年率諸子弟親運土石士民從者屬於路不召自來爭踴躍撤屋材濟工四鼓工竣聖祖臨觀益奇之是年以河插事被議落職羈江甯江甯人痛哭罷市大吏必欲殺之旣拮據無所得則以嘗於武廟左近羣娼穢汙之地逐之建亭其上月朔宣讀聖諭爲大不敬論死獄未上一日大學士李文貞進見

聖祖問阿山在官若何文貞對言阿山廉幹果於任事  
獨劾陳鵬年一事失民心耳領之從寬免死尋以總督  
邵穆布請出知蘇州府蘇大饑且疫於是議賑貸濬城  
濠修學宮勦義塾禁婦女游觀初至滯獄三百餘案決  
斷神速不一月判結都盡四十八年張伯行巡撫江蘇  
倚重鵬年大小事多與裁決總督噶禮旣與巡撫有隙  
甚忌之以鵬年所作重遊虎邱詩爲怨望句句旁注而  
密劾奏之摘印下獄復擬大辟其詩云雪艇松龕閱歲  
時廿年蹤跡鳥魚知春風再掃生公石落照仍銜短簿  
祠雨後萬松全暹匝雲中雙塔半迷離夕佳亭上憑闌  
處紅葉空山繞夢思塵鞅刪餘半晌閒青鞵布襪也看

山離宮路出雲霄上法駕春留紫翠間代謝已憐金氣  
盡再來偏笑石頭頑棟花風後遊人歇一任鷗盟數往  
還詩人諷詠各有寄託豈可有意羅織以入人罪

聖祖出是詩示近臣曰有密奏陳鵬年怨望以此作證  
宵人伎倆大率如此朕固不爲所動也宥其罪不問尋  
命復其官鵬年有句云禁闈似聞憐讜直湖山自合老  
漁樵六十年偕尙書張鵬翮審視南北河隄尋

詔留河工其年河決武陟馬營鵬年請從決口上流對  
岸廣武山下別開引河以殺水勢冬署總督河道事明  
年馬營再決遂請於王家溝再開引河使水趨東南入  
滎澤報可未幾自工所還清江兼攝漕運總督時運道

梗滯旂丁數千呼號載路乃立發帑金六萬賑之奏聞  
上曰諒爲大臣當如此矣秋再至武陟時決口尙未塞  
遂爲文禱河神是夕河水驟退八尺再請開官莊峪引  
河報可日宿隄上往來風雪中遂得疾雍正元年正月  
五日方四鼓命具湯盥沐北面端坐而逝年六十有一  
喪自武陟還過南北壩尾兵民繞棺哭者萬人表聞下  
詔憫悼此真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者也後祀公名宦以  
配海忠介

三層を二台

ラニ

ニ

三層を二台

袁枚

袁枚字子才號簡齋錢塘人乾隆四年進士官知縣有小倉山房集枚長身鶴立聲若洪鐘有美才弱冠卽舉鴻博在徵士中最年少一時名滿日下旣而成進士入詞垣洎散館以清文未嫻改知縣初試溧水調江浦沐陽再調江甯嘗言爲守令者當嚴束家奴吏役使官民無壅隔則百弊自除其爲政日坐堂皇任吏民白事立判遣無稽畱者多設耳目集鄉保詢盜賊及諸惡少姓名出簿記相質證實則榜之通衢許三年無犯湔雪之奸民皆斂跡方山谿洞外兩氓爭地無左契訟久案山積枚笑曰此左氏所云晉鄭之間有隙地玉暢頓邱是

也乃別給符驗使各開墾聞者歎服有布賈江行舟觸戰船溺死一兵衆兵叟叟枚心知過失殺無罪而累客乃令張帆作觸舟狀縱之去而以埋葬錢發兵完案尹會一督學試江甯有兩騎衝其前麾且嫚罵稱親王家奴他縣尹不敢問枚立擒治則爲大將軍投書制府者也按其篋得關節書十數封悉焚之重撻遣之十三年江南災銅井民運米至吳門有衆劫之者細詢之則土人遏糶也諭以情法追還之其敏斷類此總督尹文端愛其才旣丁憂再起至陝西與總督黃文襄臭味差池上書萬餘言不省遂乞病歸年甫四十絕意仕進所爲詩文天才橫逸不可方物尤長駢體抑揚頓挫皆能自

發其思力求新變以才運情使筆如舌此其專長也然  
名盛而膽放才多而手滑後進之士相率效尤未學其  
才能先學其放蕩漸且恣其遊戲其流弊誠非細故矣  
爲人賦性通脫近於縱情逸志石庵相國在江甯時將  
訪而按之枚以二詩投焉閱畢頓釋前嫌枚旣山居年  
又最高乃取康熙至乾隆間所識名臣事狀各編次爲  
碑傳傳聞或有譌舛然其逸事有裨正史詩文集上自  
公卿大夫下至市井負販皆知貴重之海外琉球有來  
求其書者仕雖不顯而備林泉之清福享文章之盛名  
世謂百餘年來未有及隨園者張船山檢討所謂一代  
傳人傳已定非溢美也以嘉慶二年卒年八十有二枚



有重建于忠肅廟碑文成既鐫諸石模寫者日有百數其辭曰在昔玉弩驚天之際金甌墜地之辰必有再造元黃重扶日月者斷鼇足以奠三靈挽銀河而清八表是以少康纂統仗有夏之靡臣宣王中興倚成周之方叔不有君子其能國乎豈有建熙天曜日之勲而弓藏東市負紫嶽黃靈之望而廟朽西湖其何以鎮撫神祇光照星斗此我滋圃莊中丞所以有重修于廟之舉也正統十四年公爲兵部右侍郎天子非穆王而征犬戎聽朝恩而幸河內賈驪山之禍應豆田之謠景泰加公尙書總督軍務當是時也三邊烽火光照甘泉七萃蟲沙烟消甌脫申息之北門不啟瑯琊之南渡諠然選仗

則武庫甲稀勤王則紙鳶信斷哭連鸚鵡難回野井之  
君殿擊蒼鷹反逼孱王之走加以大風遺孽麻起青邱  
小醜營魂驛騷北海也先以爲江上投鞭早無建業夢  
中申腳踏破長安矣公乃手揮日光泣同天語蕭勺羣  
慝張皇六師辛毘牽已起之据郭憲斷將馳之剗劉超  
妻子徙入宮中王行車牛獨賣都下誅中行說以除其  
姦焚洛口倉以絕其粟九門列陳持螯弧先登八鎮開  
關使老罷臥道三郊三遂旌旗爭荼火之光五甲五兵  
號令肅風雲之氣而且口授韜畧耳聽羽書百函飛馳  
五版竝入麻思受命及關而郡縣皆符劉晏運糧臨河  
而舟車悉備贊皇易三十六節度奉令貫行桑公揮一

十五將軍寒毛惕伏故能東靖孫恩南殲嚴虎西擒雕  
庫北懾呼韓其大旨以爲天下者高皇之天下也社稷  
爲重君爲輕惟戰止戰澶淵所以盟契丹喪君有君田  
單所以守卽墨苟立太子以絕秦謀則趙王返矣儻盟  
龍門以求齊嬖則就魁膊矣公抱喬元捐質之心作鬻  
拳不納之狀借廝養詭詞之說爲瑕甥拔舍之迎不聞  
四諭堅昆五求回鶻而果使暉臺鼎返大厯鍾還日乃  
再中天成兩旦父老伏地重聽故主鑾音鮮卑禁聲送  
出家兄皇帝天生李晟原爲唐室非爲德宗也然而懽  
舞雖聞於海內勤勞不出於口中乘馬三年不知牝牡  
瓜牛一室儉若布衣劉宏以至尊蒙塵撤管絃絲竹陶

侃以暮年辭寵上羽蓋旛旗公之勲子儀似之公之讓  
子房愧之亡何紫微動於中天赤青生於御坐壬人行  
險乙夜貪功妖似許龍迎海西於吳郡忠非伊尹返太  
甲於桐宮以有功之誅飾無名之賞以干奴之共膽搖  
一柱之擎天非叔申改立則鄭伯焉歸乃衛侯還宮而  
元咺先殺何必血流三丈心耀百回而早已地起愁雲  
天飛冤雪及至樊豐敗露遣祭關西虜馬臨江乃思道  
濟嗚呼晚矣說者謂北征非畋遊之比迹類宋襄太叔  
有竊位之心事同夫槩而公但佐目夷守國不勸叔武  
迎兄者何邪不知原繁不貳乃拒厲公忠之至也蒙穀  
負書不徇楚難臣之則也時平則先嫡長世亂則先有

功英宗寵用中涓形同欺魄薰轅天下雕琢大臣縱無也先宗社未必不亡也景泰以元二之災年際靖康之危運朝中麴索半已披猖左右汪黃豈無交誼而獨能假茂宏以安東之節信伯紀爲端右之才從善如轉圜受諫如流水禁門鎖鑰鄴侯到而始開空紙文書蘇綽批而卽下一則以刑餘爲周召一則以閩外付奚吾一則以鞏固之金湯擲同破甑一則以孤危之朽索馭定飛黃苟高祖之有靈問神器之誰屬且夫陳楚車而蔡許不書謂之失位受秦輅而夷吾反國已辱先君元聖西歸苦讓忠王繼統赤符受命不憂成帝復生英宗旣曳青衣難乘黃屋而乃齊侯似鼠甘晝伏以宵行衛國

如棋竟朝更而暮置追憐媪相忍斫尸臣獨不念五國  
冰霜棺歸朽木六宮妃后灰灑南風者彼何人斯獨非  
蒙塵之主邪若公者可謂德茂安劉功參微管者矣說  
者又謂景泰情私七鬯器改春坊公竟無羽翼之扶坐  
視愍懷之廢者何邪不知禹圖授啟非夏后之德衰宋  
禍傳殤是公羊之論正賢如東海猶因廢母而降尊孝  
似李班終爲奪宗而受禍他若玉玦手握乞阿叔爲奴  
金翅烏飛食小龍無算者固無論矣夫手挈江表而授  
之仲謀者不過子紹封侯豈坐鎮天樞而廟可中宗者  
反使田榮奉市乎公黃羅未著青蒲何爭震作長男自  
按乾方而定位星明少海應隨帝座以移宮儻必故劍

之求而舍吾君之子是不諒人只反易天明也公屑爲之哉說者又謂公有迎立襄王世子之謀雖毛卵鉤鬚事原烏有而臚言風聽謗豈無徵不知大臣者以安社稷爲悅者也國無奧主且熏丹穴求君朝有元良當抱孟侯擁社假使公見鼎湖之龍欲墮大庭之璧未埋竟欲遠奉晉安近迎河邸亦何嘗非社稷臣事而况麝勝不露軫獵無聲乎說者又謂公身領九軍夜司三鑿何以尹亡環列門失倉琅使產祿遽入北軍亮晦得窺星象不知公能以中周虎落之威隄防北虜何難以拱鐸鉤稽之衛設警南宮所以不爲者射生五百慮太上之馬驚植壁三壇禱元孫之病愈故也不然以景帝之雄

猜而沙邱主父探轂無聞黔邸雍王摘瓜未唱生金免  
頒於姑孰藥杵停擣於黃門謂無人於穆公之側而能  
如是乎又說者謂章廖諸賢以周昌擁衛之心受子諒  
朝堂之杖帝雖暴抗公合維持是則周公蒙難責君顛  
之模稜先主西行責孔明之坐視沃心匪易騰口何難  
嗟乎非三代以下少完人實一孔之儒多目論也吾浙  
西有伍相祠東有岳王廟皆公鄰也枚以爲白馬銀濤  
三吳竟沼紅羊黑劫二聖安歸自有公而後知魚水君  
臣不須死諫南朝天子原可生還使二公地下相逢益  
當怨生江上之潮而淚灑南枝之相矣中丞章志貞教  
肅禮明裡易棟宇之摧頽表神旗之舄弈將刊元石遠



命鯁生嗚呼與其築齋焚椒奠四時之俎豆曷若崇論  
閎議掃萬古之蟬蛸用是磨洗孤崖增立表忠觀之碣  
濡染大筆竟書表忠觀之碑是文不做前人抑揚跌宕  
得六朝體格其他神道碑墓志銘諸文孫淵如謂其紀  
事多失實如集中紀馬僧事亦其證也

陸燿

陸燿字朗夫號青來吳江人乾隆十七年舉人官湖南  
巡撫有切問齋集燿舉京兆補中書僉直樞垣任事頗  
勤以郎中出守登州其調濟南也請截畱南糧爲儲備  
計任河道時請疏泉源增修月河爲臬使時以犯徒罪  
輕請免解司以省苦累甲午壽張王倫作亂距運河近  
有欲閉城者議不可曰寇未至閉城是示之怯也且鄉  
民入城何忍棄之乃練鄉兵拒守而身自坐城闔彈壓  
稽察賊知有備不敢南向撫楚時奏官員凡親年七十  
雖有次丁許陳情終養一時歸養者多矣會總督閱兵  
抵長沙直入廨中見午食皆菽乳菜蔬訝之曰天不雨

齋必變食故如此總督素豪侈聞語瞿然詈其奴曰此來傳舍酒肉如山何不以祈雨告邪返行轅豐腆悉撤人謂總督特昇額知過而益歎清德之感人者速也所輯切問齋文鈔自序有曰道備於經既有漢之箋故唐之義疏宋之章句微言大義已可無憾而復擗摭細瑣抉剔幽隱紛如聚訟此何爲者也學案語錄之書日出而不窮異同宗旨之辨相攻而不已高明者墮入禪宗篤實者窘於應務此又何爲者也觀此則切問齋一書期有裨於實用其嘉惠後學不淺矣有句云苛節刪於相熟後淡懷長似訂交初可想見其標致

蔣士銓

蔣士銓字心餘號茗生鉛山人乾隆二十二年進士官編修有忠雅堂集士銓天稟英絕一覽輒記秀眉長身兩眸子灼灼如電風神散朗如魏晉間人丁卯舉於鄉甲戌考授中書丁丑成進士入翰林居官八年乞假養親屢主蕺山崇文安定書院講席與彭文勤生同鄉同年進士又同官翰林時稱江右兩名士裘文達薦之故上賜詩有江右兩名士之目文勤召見時

天子問蔣士銓何在彭以士銓母老對後養親事畢感上恩入都供職以御史用旋患風痺還南昌在蕺山時越中三江閘久堙廢力言於大府借帑修濬曰事非吾

責然食越人粟則視越人如一家也有駱生者負鹽課  
客死爲飛札嶺南俾其孀孤扶六櫬歸其哀楊屋子載  
詩云君死我尙生忍見顛危糾悠忽成坐視何用我爲  
友真氣鬱勃不獨友誼之篤也後雖晚年病廢而神明  
不衰左手作字橫斜入古所居藏園水木明瑟有五子  
七孫撰几授杖死之夕無雲而雷者三相傳生時亦然  
以五十年二月卒年六十有一心餘博通淹雅諸體皆  
工蒼蒼莽莽正如昆陽夜戰雷雨交作又如洞庭君吹  
笛海立雲垂不同英雄欺人不比優孟貌古其隸事則  
金銀銅鐵鎔爲一鑪而不覺其雜也其使氣則甘辛酸  
鹹調於一鼎而愈見其和也夙知音律遇忠孝節烈事

輒以長歌紀之意所未盡放而爲院本有芝龕香祖諸  
劇世尤稱之袁簡齋稱詩以第一人自負其位置心餘  
則第二也然袁詩多可驚可喜而蔣詩則多可味如棲  
霞詩萬石聚成海句奇又焦山詩江隨禹力已朝宗山  
到漢朝纔得姓拈出便警又閉門人各在深山七字極  
有味又楚水入吳寬五字中有數千里至如古來失路  
萬人淚斷續滴作桑乾河二語較之文章遼海哭秋風  
尤爲沈痛涉水之處車轍所經往往有故設陷阱恣其  
需索者此亦守土者所宜畱心也心餘有詩云泥中列  
阱道旁嬉橫索金錢一挽持過客囊空民橐滿可憐官  
吏不曾知

文獻徵存錄

卷六

三

不男才車

趙翼

趙翼字耘菘號甌北陽湖人乾隆二十六年進士及第  
第三人官貴西道有甌北集天才亮特機警過人初官  
中書直樞要進奏文字多出其手每扈從出塞戎帳中  
無几案率伏地起草頃刻千百言不加點傅文忠尤愛  
之既第進士改翰林出守廣西鎮遠時緬甸方用兵  
詔遴鄰省幹才助蒐軍實住滇半載洎督兵架入遣還  
粵又調廣州尋擢貴西道以母老乞養歸不復出家食  
幾三十年與袁簡齋蔣心餘友善才名亦相埒所撰廿  
二史劄記攷證精審又陔餘叢考一書雖不及顧氏日  
知錄錢氏養新錄之精博然於文字之同異究其源流



事物之差殊正其譌誤抑多聞解惑之一助也其

皇朝武功紀盛一書以連篇累幅未能備述者而簡括  
出之足徵史才惟簷曝雜記體例稍雜未爲善本然

國家掌故及滇黔各省土風物產觀覽畧備益足增長  
見聞通知時事較之侈談考據於日用事物之間毫無  
裨補者勝之晚歲取唐宋以來各家全集展玩而尋繹  
之沿波溯源閒得其心力獨至之處故所撰甌北詩話  
抉摘精微語多切當要非局方隅之見橫使議論也其  
論列近代諸家梅村後獨舉初白蓋查詩空靈變化甌  
北性與之近也然如王漁洋之高秀朱竹垞之深厚衡  
之初白實所未逮惟當兩家並峙之時獨能陶冶性靈

自開門徑此初白所以爲不可及則甌北之論詩亦可  
云獨具隻眼矣甌北五言中論古諸作發抒太盡於一  
倡三歎渾厚含蓄之古法幾不復存然探喉而出每如  
吾意之所欲發如所云乃知曠達人大抵十九寓一朝  
見可欲鮮不失故步徒以言取人動爲古人誤又所云  
荆公變祖法欲剗富彊治及至法必行流毒不可制乃  
知功名心亦足禍人世誦至愜心處淋漓痛快似倩麻  
姑癢處搔也七言古詩時見剽滑五七律多工巧奇警  
之句如曉星明似月古堠立疑人月華涼在水山影澹  
於雲一軍皆甲晨聽令萬馬無聲夜踏邊久客不歸無  
異死故人入夢尙如生可稱能品却非詩家第一義其

人參詩有云但許活富人貧者莫可冀豈知黃耆黨參  
療極重之病醫家輒云非人參不治亦思世間病人力  
能服參者有幾哉

文獻徵存錄卷七

杭州錢林東生輯

南通州王藻菽原編

錢氏家傳

錢氏本出殷彭錢自吳越國王鏐以前譜系罔考唐僖宗乾符五年鏐事臨安鎮將董昌爲石鏡都知兵馬使累功爲鎮海鎮東節度使昭宗天復二年進爵越王天祐元年更封吳王後梁武帝開平元年乃以爲吳越王後唐明宗長興三年薨子傳瓘襲晉潞王清泰六年薨子宏佐襲旋卒宏佐兄宏侗立爲諸將所廢立宏佐弟宏俶後漢乾祐元年以宏俶爲吳越國王自鏐至宏俶

居臨安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入朝納土世世子孫皆  
家於洛靖康之亂鏐七世孫忱避兵遷台州其後有名  
元孫者徙常熟縣元孫十一世孫應龍字吟溪明嘉靖  
閒仕爲浙江按察使經歷遷湖廣永州通判置宅杭州  
北郭江漲橋始占籍爲仁和人實吳越王鏐之二十三  
世孫也生得義未仕得義生世英年甫三十妻死不再  
娶販米爲業常督米船數隻渡巢湖湖風暴起客舟覆  
溺者多呼漁人使前活一人者給米十石得屍者半焉  
船米旣空獲濟無算於今巢上祠祀不絕晚檢篋中負  
責者券若干悉焚之不以語其子也子二長永賢字端  
士少而木訥有犯無校旣長不善治生產累受人給父

死與弟別居盡喪其田宅所得朱子語類一部而已賃  
漁塘巷屋數椽居之泊如也永賢子琦

琦字相人初名觀琦母夢道士十三人入室諷詠而生  
故小名道士幼誦經事里人翁照後從鍾峻受古文辭  
習隸書又事荆門方度學爲詩常賦楊梅有句云丹心  
千古在莫笑帶寒酸方歎爲有品時年十五家貧竄糧  
食屢絕或糞瓜芋以充腹家人勸學賣雜物藉以自業  
素負氣不屑鄙事私挾書卷研誦不輟從叔永謙見之  
曰此子將昌其門耶資以錢米令受業於高應昌之門  
旋補博士弟子員雍正十三年鄉試中式乾隆二年成  
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遭父憂旋里服闋補原職

高宗得元時玉酒海置承光殿選朝列四十八人賦詩  
琦年位尙輕亦與焉爲五言詩十六韻奏之甚見賞異  
命勒石殿壁上侍從之職咸以爲榮十年充會試同考  
官號爲得士除河南道監察御史旣受任卽以職事久  
廢陳乞修舉封疏屢上臺閣生風大學士黃廷桂久督  
封圻頗恣威厲爲奏劾之

上不罪廷桂亦獎琦留心職掌焉俄命巡按臺灣提督  
學政故事臺灣設二御史輪年行部兵衛赫盛番社長  
每驅役衆番斂錢自利乃悉屏不用隨行僕吏三四名  
而已苛累旣除民志甚洽臺灣番民有生熟二種凹莊  
生番殺人二十九口奏捕之總督據營員申呈又以爲

熟番所殺既上奏遣官來案其事凡指名生番者知府以下官皆坐免捉熟番置獄人勸換前說合總督意指終不宥改生番殺人後卽取其元以去由是人頭弗獲獄不得成吏乃私發人墳割新死者頭以充其數小民哀叫赴省臺訟之總督內慙且悔旋卽病死將軍德沛移其案覆治焉殺人者果生番也由是熟番冤枉竟得理雪轉兵科給事中兼攝陝西道監察御史視通州漕畢又視漕淮安甯蒞官卽與總督楊錫紱虛心商略期有濟益條上六事一漕船開行宜定日期二南北按漕御史宜分駐瓜州楊邨三領運千總當嚴考課四糧船疲幫亟爲調劑五沿河營汛催漕無益六幫船起剝州



縣應付不得過緩皆見施行回京稽查豐裕倉有內務府大班橫行倉中不聽繩約奏請懲罰

上旣命治其罪竝裁除此項人役四十名人莫不服

上之英鑒也二十四年主江南試關節不到清白之譽前後絕少轉爲常鎮揚通道調十府督糧道遷江蘇按察使買小舸徑下官吏方在津亭迎候已入府視事矣元和令爲吏貪恣甫視事卽投劾去前使移疑獄十三件竝鉤致主名攝令到臺論罪如律金家角爲盜賊藏匿地魁曰楊長設計用其黨捕獲之奸垢不發民以大和日必延見鄉士大夫同官嫌其周防不密笑曰吾之耳目惟胥吏耳諮訪利病詳悉民隱非士大夫其誰恃

乎若非禮干求自不曲徇之也初以擒盜事忤提督齊大勇

高宗南巡大勇方引對問江南清吏爲誰叩首曰以大勇所聞莫如按察使琦也卽日遷四川布政使蜀中賦役頭訖紛繁其書有起運蜀府草束銀富順二王祿米銀郡府祿米銀名目蓋沿前明之舊文未改也奏乞削去之著爲定例調江西又調福建值大雨海水泛溢例外普爲賑貸不足者捐俸給焉自爲提刑疆於吏職及在閩以寬爲治大異疇曩或問之曰茲之職守在乎宣布條教廣

上德意若以苛刻爲尙屬吏效之以加於民民害大矣

但當持其大體何用察察者爲然簿籍煩碎必經目覽其有疑謬立即割決不忍以疾言遽色加之所屬其未任職而貧乏者區其才力稍料理之揭宋范文正曲體人情於座右自爲銘曰言簡易識意遙可慕妙析理致非溺世故有位君子情之所徯在閩九年

召爲京堂官旋乞養母歸里母終至

闕謝恩自陳老病得休於家琦清素寡欲澹然自得人問閩海多珍異君甯有之耶曰昔人爲蜀部長史終身無蜀吾嘗慕其風流可以阿堵貽後人哉几閣安設鑪器研石之外無他具也外和而內介仕閩日總督楊景素欲其屬屬日到使院曰無事而上謁是爲諂瀆且廢

公事也大學士于敏中交接稍廣陳石慶敬慎事誠之敏中心不能平也晚入京師吏部尚書和珅勢燄薰灼使人要之曰知某官聲清約來見者以書爲贄可也終不肖往大學士阿桂同年生也先來訪將答之旣出門執鞭者請所之啞然曰不詣和尚書而謁阿相國外郡官如是吾目中未之見矣家居久之卒年八十有二時乾隆五十五年也所著詩有漁塘野唱一卷觀光草一卷山水屏閒集一卷行役集一卷榮遇集一卷思補集一卷縱遊集二卷虛敞集一卷驚候集一卷采蘭集二卷總名澄碧齋集閩縣朱仕琇序之曰穿穴卷籍役隸象態盡有一代作者之體大者宣

上德達民情敷陳愷悌綢繆忠愛其聲廣大寬平既直  
且廉優游愉懌颯颯乎可以被金石而備雅樂其次則  
僚友贈答懷人感舊敦伐木之雅伸采葛之好至於瑣  
細名物託興取喻莫不舉類邇而見義遠令人想見道  
德之崇深源流之肆大焉乃若游覽名山大川以足仁  
知之樂則公使舟車所閱瞿塘巫夔驚江危棧之險北  
固金焦雲水之壯鍾阜秦淮之秀麗匡廬武彝仙釋之  
棲南極海外鯤身鹿耳之阻蠻煙瘴雨日月出陟之鄉  
古騷人未嘗至者皆得爬搜抉剔窮極其趣而生平之  
豪雋瓌瑋鬱積蜿蜒者至此乃無所芥蒂而一洩之故  
其海外諸詩尤爲雄偉矣人以爲知言又有家言一卷

文集二卷子八人第三子枚字枚叔少善吟誦以唐人  
爲圭臬嘉慶四年成進士官吏部主事卒年四十三有  
齋心草堂詩集四卷微波詞一卷文集一卷

玳號北庭有過隨園主人臥未起題壁詩云三徑亭臺  
水一隈蕭蕭落葉點莓苔小舟隔岸穿花出怪樹當門  
揖客來看竹何妨人竟入題詩好是雨先催袁安穩臥  
雲深處怕引西風戶未開玳丁丑進士

文獻備考

卷十

二

不勇有車

武億 余鵬沖

武億字虛谷又字授堂偃師人父紹周官吏部郎中億清白勵學數椽老屋在洛之涘水溢屋圯架洿而居苦寒則斧朽木燎火以自解誦讀不廢遂稱博洽有周禮名所由始考曰今爲禮經之學者宗於賈氏公彥之說皆以設位言之謂之周官以制作言之謂之周禮其意固兩存焉信其可以兼名也宋王伯厚云鄭衆傳周官經後馬融作周官傳授鄭元元作周官注猶未以周禮名也隋志自馬融注以下始曰周官禮太原閻百詩更推其旨案之康成序云世祖以來通人達士鄭氏父子衛宏賈逵馬季長皆作周禮解詁周禮之名已見於此



後漢書盧植傳植疏曰中興以來通儒達士班固賈逵鄭興父子毛詩左氏周禮各有傳記

余以斯

二說者所據周官周禮之名竝起於漢似也其言亦頗偏漏後人未嘗綜覽而詳辨也伯厚之論其失也襲於舛方鄭夾漈作通志略已云漢曰周官江左曰周官禮而因仍其說更謂自康成注猶未以周禮名夫康成之爲書也於儀禮禮記注通引周禮其他經說文字答問凡所引據皆作周禮又前乎康成者有許叔重叔重之說文解字五經異義已引作周禮與康成竝世者高誘呂氏春秋注及淮南王書注引周禮趙岐注孟子應邵風俗通義蔡邕所論著銘頌亦皆引之而名周禮西嶽華山袁逢樊毅凡二碑竝據周禮職方氏爲詞然則當

康成時豈復有未名爲周禮者與是王氏之論爲失其實也然百詩從而訂之者其失又病於疏蓋康成之所序爲周禮解詁之人起於世祖以來非謂周禮名肇於此也況周禮之名已見於前漢之季漢書王莽傳劉歆與博士上議引周禮曰王爲諸侯總衰弁而加環經今此文在春官司服云王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總衰爲大夫士疑衰其首服皆環經是也惟所異者於弁下多而加環二字爾又莽至明堂授諸侯茅土下書曰禹貢之九州無并幽周禮司馬則無徐梁其所引司馬卽職方文而以爲司馬者職方氏夏官之屬故也又言周禮膳羞百有二十品今膳夫文又崔發上言周禮及春

秋左氏國有大災則哭以厭之師古曰周禮春官之屬  
女巫氏之職凡邦之大災歌哭而請是也然則周禮名  
之所自起固起於成哀間也孰名之必於劉歆附王莽  
爲之也莽之陰賊蓋愚於泥古而果於誕謾欺誣之說  
旣已獨奮其詐并思以愚天下方其所爲於官制地理  
役賦紛淆錯易一歲數更至使人不可究詰而甚乃極  
於周公經世之書亦悍然肆其妄故劉歆以爲佐而成  
之其見於荀悅之紀云劉歆以周官十六篇十字疑衍爲周  
禮王莽時歆奏以爲經置博士是其徵也經典序錄云  
周官經以故班氏於莽一傳之中凡莽及臣下施於詔  
爲周禮議章奏自號曰周禮必大書之而自爲史文乃更端見

例復仍其本名食貨志莽乃下詔曰夫周禮有賒貨及

後云又以周官稅民是亦一志而兩見由其意觀之固

未有以著明於此也禮樂志周詩既備而其器用張陳周官具焉師古曰謂大司樂以下

諸官所掌至如郊祀志莽改南北郊祭禮曰周官天墜之祀

樂有別有合下又言臣謹案周官兆五帝於四郊山川

各因其方當是時猶未居攝是以不敢紊易至此也莽傳

徵天下通一藝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禮古書毛詩周官爾雅天文圖讖鍾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

意者皆詣公車又張純等奏謹以六藝通義經文所然見周官禮記宜於經者為九命之錫皆在未居攝時然

迨東漢通儒因仍其名而不之易者固以名此書之始

為劉歆也歆弟子散亡惟杜子春能通其讀其後賈逵

鄭眾又親傳子春之業而受之故羣相遞述以墨守其

師之說不敢倍焉無疑也故曰周官之易名周禮歆附  
莽爲之而後儒又附歆傳之是以世莫知其非也億與  
錢唐黃易善其答易書曰承示隸釋隸續研覽尋味益  
知洪氏專門之學不獨網收殘逸證其事跡本末爲有  
資於多聞而文字通借之間辨釋推析尤於小學功爲  
不細然其中時有得失恐不免爲後人所掇拾者樊毅  
修華嶽碑云有漢元舅五侯之胄謝陽之孫洪氏謂水  
經云泚水西南流謝水注之詩所謂申伯番番旣入于  
謝者樊丹封謝陽卽其國又云自廣陵出白馬湖逕山  
陽城西卽射陽縣之  
祖封項纏爲射陽侯乃其  
地據此則傳以丹爲  
某考其實射謝古多通用

碑言謝陽卽傳所謂射陽詳見某跋樊毅修華嶽碑內蓋同爲一地

而傳非誤也其誤在章懷太子注不解古義遽指臨淮

別有射陽又疑遠非此地以致洪氏更據水經注訾及

傳文是其疏也漢都鄉正街彈碑洪氏依水經注魯陽

縣有都鄉正衛爲碑平氏縣有南陽都鄉正衛彈勸碑

指趙氏誤認衛爲街案周禮注正作街彈疏謂漢時在

街置室檢彈一里之民以此碑證之符合景伯不宜詆

趙氏爲誤又王稚子闕河內線令線卽縑字隸法少異

耳洪氏誤認線爲溫而以意附會之云河內縣令者以

郡爲尊蓋謂河內之縣令卽溫然縑與溫古亦通用詩

飲酒溫克禮器溫之至也內則柔色以溫之漢書義縱

傳少溫藉義竝與蘊藉通則一字而從糸從木其研審不覈以自貽舛者又著明也至如隸續案衡方碑嘗爲會稽東部都尉乃威宗之時則東都蓋有此官未嘗併省范史雖不具載而他書亦可稽據檢後漢書彭修傳修會稽毗陵人也仕郡爲功曹時西部都尉宰鼂行太守事此會稽設東西部都尉又見於史如此處士嚴發殘碑洪氏案百官志孝子順孫烈女義夫及學士爲民法式者皆扁表其門許氏說文云扁者題門戶之文則旌閭之事東都蓋已有之愚謂荀子大略篇武王始入殷表商容之閭當有周之初旌別淑慝表厥宅里然則非自東漢始也五君栝梓有真人君洪氏謂延熹中蔡

邕作王子喬及仙人唐公房碑皆有眞人之稱考之莊  
子已謂關尹老聃古之博大眞人而秦始皇亦曰吾慕  
眞人自謂眞人不稱朕蓋亦不獨伯嚭爲文始然其他  
尙有不及備檢姑就所知數端爲閣下妄言之乾隆四  
十五年成進士歸班候銓億介介守禮所爲迂曲用情  
又狷頗爲流俗所輕與懷甯余鵬翀主大興學士朱筠  
筠重之皆加禮焉億善哭除夕筠戲之曰客中何以破  
岑寂曰求醉飽而已遺二彘肩一雞一鶩蒙古酒一斗  
及湯餅飢飩醉飽矣更有他求乎曰哭遂大哭不止比  
鄰皆驚筠笑而已與洪亮吉黃景仁飲於天橋酒肆轟  
轟甚樂忽顧盼哭失聲曰我幸叨一第而稚存仲則寥



落不偶一動念不覺涕泣隨之耳其友江藩曰君乃今日之唐衢也又十年除博山知縣下車訪問土俗考究利病創范泉書院以獎拔秀儁汰諸比丘尼用修弦歌之化以正淫亂之習嘗按鄰邑獄受按者以二千金介典史進典史憚億清節終不敢言營卒張保爲姦利治之急上官爲請請勿聽縣無驛傳有急假里馬供役又出石炭例以饋上官皆下教除之凡所施政甚洽物宜初壽張奸民王倫造逆拒官軍中礮死忽傳蜚語謂隱逃山內大學士和珅領提督事發健卒十數推索尋按卒所到自便其曹之長杜成德尤縱經過村落本無可疑每借搜捉以起端緒或入坊肆飲酒破瓶罌而去百

姓頗苦之官吏亦莫敢問也至博山境方各挾鐵器械會聚博篋億於路適遇立命擒下成德大言是何縣令作此無狀不旬日當受其禍矣億不與辨但如法笞箠訖出諸境外一縣肅然於是向之輕億者謂其能爲彊項吏也中丞侍郎驚謂金吾衛卒奉文書主捕繫事其於縣令本不當修敬今縣令亡法子杖爲不應上奏劾治請免億職億卽日解印去父老泣而送之嘉慶四年億事稍稍上聞尋

詔吏部敕下河南省徵億入京已先一月卒年五十五億雖名健吏簿書稍暇著述未已笑曰吾結習未除耳居官爲此猶是罪過也好金石成癖少居鄉里聞杏園

莊民家掘井得晉劉韜墓志長二尺有餘重幾百斤肩之以歸嘗與山陰童鈺同修偃師縣志考訂金石文字童服其精審校定五經異義駁異義補遺箴膏肓起廢疾發墨守鄭志等書又撰經讀考異羣經義證三禮義證金石證讀史金石集目偃師金石記授堂金石跋授堂詩文集錢譜扎記之屬百餘卷

余鵬翀字少雲上舍生師大興朱筠百氏傳記一覽不忘發爲歌詩有雄厲魁傑之氣卒年二十八有雜著若干卷其友武億裒錄之上元孫星衍常與黃景仁王復巖長明吳泰來汪中竝稱之卽鵬翀之詩可知矣

邵齊燾

邵齊燾字荀慈昭文人將生父夢明祭酒馮夢禎具刺來謁求借居甚異之甫受書能了大義乾隆七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授編修性蕭遠無塵俗累目短視每作書望之若隱几臥者冬月脫履擁爐坐客至倉卒覓履不得躡他履以出履各異客匿笑齊燾亦自笑已且復然不以屑意自顏其室曰道山祿隱居詞館十年再充京兆分校以試不利罷歸

高宗南巡迎蹕奏賦有

詔集試闕下辭疾不至善爲駢體文宗六朝三唐成一  
家言有秋暮宴游詩序曰歲在己巳月惟季秋天高氣

澄風物淒緊檐梧下葉發秋士之深悲籬菊晚芳奮幽  
人之逸興城南有陶然亭名實舊矣京師縉紳之流自  
公休暇之隙假日銷憂此焉登陟汪探花者僕友王兵  
曹之玉潤也文采媚乎朝榮襟懷映於秋沼對風光之  
閒美屬職務之餘暇招王君之同牒冠者六人近重陽  
之令辰先庚三日相與促席行杯劇談縱抱旣而巾車  
南郭升茲古榭俯瞰原隰極睇林野白露甫下蒹葭已  
蒼寒煙欲交城闕彌迴登高作賦諸君陳力於大夫對  
酒當歌下走無階於末座日夕言旋餘興猶盤重爲後  
期來命同遊粵以九日會於王君琉璃街之私第座上  
已滿非無不速之賓俗外相期盡是忘形之侶抵掌抗

袖淹留永日暮色四壁寒花一庭於是列芳饌而命雕  
觴延清風而招明月頽然旣醉謗然而歌取極一時之  
歡焉知身外之事非夫得真意於閒靜妙達觀於自然  
詎足與契此幽襟陶茲素景者也且夫嚶其鳴矣詩人  
摘伐木之謠其臭如蘭君子玩斷金之繫方以類聚物  
以羣分抑可知矣假使素心莫在獨對芳辰俗輩相呼  
共銜杯酒甯不令煙霞閭淡琴尊索寞今諸君得其朋  
矣同其賞矣可以樂矣繼之以悲何者今人詎能喻古  
人之歡明日非復存今日之賞故曰彼一時也此一時  
也不其然乎夫歌詠者人之性情筆墨者人之面目古  
人有軒軫暫輳而風流以遠煙景乍寄而絲代如昨亦

賴之於篇翰也王君雅篤素交深惟古處以爲吾儕之  
相知也既嘗朝遊夕處冠蓋逢迎豈無萍浮梗汎雲波  
阻絕俯仰陳迹達人所以興懷同堂異鄉浮生故其可  
慨思所以留勝賞於異日永情愔而不忘爰及彙彼珪  
璋聯諸籐梗各具手書次第編錄不復計章句之工拙  
點畫之妍陋第欲使星移火變山高水遠循環篇帙猶  
見交情如斯而已昔者王右軍之雅調纔奮蘭亭之筆  
楊盈川之傑思始裁藥園之序僕竊不遜謬希前軌輒  
述王君之意爰題衆作之首前後會者九人詩三十一  
首詞一闕列之於後又有送顧古湫同年之荆南序曰  
別方不定萬族其其銷魂秋士多悲四感紛其在抱品

物恆性皆懷求友之歡含生大情咸有慕徒之戀至如  
及闕聞歎登岳流謠郊路班荆河梁攜手羈旅離別之  
際古人亦皆有不能已者乎古湫日下無雙江東獨步  
同年之友一時之傑齊瑟自奏見奪盈庭之竽隨照相  
投或按中宵之劍京城淹久亟共暄寒歧路無端乍乖  
雲雨粵以建亥之年仲秋之月將從蓮府遠適荆南月  
明千里蟲吟四壁風篁淒而軒序涼煙嵐清而林野肅  
寒蟬抱樹驚征客之秋心候雁銜蘆極愁人之遠望指  
塗衡霍擊汰沅湘杜汀蘭畹正則之所行吟陶牧昭邱  
仲宣之所遊目涉彼迴路謝此倫好離筵召悲別景加  
促執手一去填膺百憂於時如蘭舊侶傾蓋新知竝爲



歌詩以慰行役昌黎之爲東野有願爲雲休文之別安成還期識路故人遠去蒼黃贈處之言密友將離慷慨攀援之意輒用序而錄之凡若干首其詞云爾齊燾每作一篇人競鈔寫思甚雅澹說者謂與快雪堂文同符定興王太岳好爲此體見齊燾作絕驚歎遂終身輟筆焉秀水鄭虎文稱之曰其學於古也涵而揉之去故遺跡咀含浸淫滲漉衍溢乃大昌於辭而惟自其已出今古駢散殊體詭製道通爲一涉筆矢音金玉咳唾造次以之允蹈維則班范潘陸斯文未墜君於本朝一人而已其敬佩之也如此然齊燾答其同年王太岳書敘作文之事曰平生於古人文體嘗竊慕晉宋以來詞章之

美尋觀往製汎覽前規皆於綺藻豐縟之中能存簡質  
清剛之制此其所以爲貴耳發篋檢素頗會此旨搦管  
含毫遂無一驗根柢疎薄智力凡弱詞不副意意不逮  
見少時不學今復何及蓋嗛嗛自以爲不足也詩材甚  
雅有句云興來不覺風吹帽坐久方知露溼衣主常州  
龍城書院黃景仁洪亮吉皆從受學卒年五十二有玉  
芝堂詩文集七卷子培憲爲古文能傳其業中乾隆四  
十九年進士官浙江麗水知縣

三庸名才金

ネ

一

二才金

楊履基

楊履基字履德金山人自號鐵齋本名開五歲能背念漢魏六朝詩補諸生後篤志理學私淑陸清獻學使者李因培舉優行貢太學事親以孝聞遭喪自大小斂至祥禫皆遵家禮嘗與友人論喪禮謂記云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此爲平日未讀禮者言也儀禮十七篇素所誦習何待苦由中始佔畢哉張子言居喪不可觀他書者謂非聖之書也讀聖賢書未必越乎禮外聖賢之學甯以居喪而遂忘之履基於四書詩書易小學皆有劄記於春秋有四傳存疑於三禮有臆說又有觀理編律呂指掌圖鐵齋偶筆詩文集若干卷

廣雅

卷一

三

ノヲオ

汪中

李惇

賈田祖

顧九苞

汪中字容甫江都人幼孤母自授小學年二十應試侍郎李因培試射雁賦賞之補博士弟子員湛深好書文藻甚盛然時人未之知也嘗著哀鹽船文曰乾隆三十五年十二月乙卯儀徵鹽船火壞船百有三十焚溺死者千有四百是時鹽綱皆直達東自泰州西極於漢陽轉運半天下焉惟儀徵縮其口列檣蔽空東江而立望之隱若城郭一夕併命鬱爲枯腊烈烈厄運可不悲耶於時元冥告成萬物休息窮陰涸凝寒威凜栗黑青拔來陽光西匿羣飽方嬉歌嘍宴食死氣交纏視面惟墨夜漏始下驚飈勃發萬竅怒號地脈盪決大聲發於空

廓而水波山立於斯時也有火作焉摩木自生星星如  
血炎光一灼百舫盡赤青煙眩眩燦若沃雪蒸雲氣以  
爲霞炙陰崖而焦熱始連截以下碇乃焚如以俱歿跳  
躑火中明見毛髮痛晷田田狂呼氣竭轉側張皇生塗  
未絕倏陽燄之騰高鼓腥風而一呖泊埃霧之重開遂  
聲銷而形滅齊千命於一瞬指人世以長訣發冤氣之  
焄蒿合游氛而障日行當午而迷方揚沙礫之嫖疾衣  
繒敗絮墨查炭屑浮江而下至於海不絕亦有沒者善  
游操舟若神死喪之威從井有仁旋入雷淵并爲波臣  
又或擇音無門投身急瀨知蹈水之必濡猶入險而思  
濟挾驚浪以雷奔勢若躋而終墜逃灼爛之須臾乃同

歸乎死地積哀怨於靈臺乘精爽而爲厲出寒流以浹  
辰目眇眇而猶視知天屬之來撫慙流血以盈眦訴強  
死之悲心口不言而以意若其焚剝支離漉漫無別圍  
者如圈破者如玦積埃填竅攬指失節嗟狸首之殘形  
聚誰何而同穴收然灰之一抔辨焚餘之白骨嗚呼哀  
哉且夫衆生乘化是云天常妻帑環之絕氣寢牀以死  
衛上用登明堂離而不懲祀爲國殤茲也無名又非其  
命天平何辜罹此寃橫游魂不歸居人心絕麥飯壺漿  
臨江嗚咽日墮天昏悽悽鬼語守哭迺邇心期冥遇惟  
血食之相依尙騰哀而屬路或舉族之沈波終狐祥而  
無主悲夫叢冢有坎泰厲有祀強飲強食馮其氣類尙



羣游之樂而無爲妖祟人逢其凶也耶天降其酷也耶夫何爲而至於此極哉編修杭世駿奇其作爲之作序時乃大稱之中又受知於贊善鄭虎文按察沈廷芳少詹事錢大昕廣爲延譽侍郎謝墉督學江南選以充貢嘗曰吾之先容甫爵也若以學吾北面事之矣其敬中也如此中家貧窶每游四方營甘脆以養母歷爲太平知府沈業富甯紹台道馮廷丞安徽學政朱筠管書記皆禮異之嘗游武昌謁尙書畢沅爲撰黃鶴樓銘歙縣程瑤田書石嘉定錢坫篆額時人以爲三絕又作漢上琴臺銘云宛彼崇邱於漢之陰二子來游爰迄於今廣川人靜孤館天沈微風永夜虛籟生林泠泠水際時汎

遺音三歎應節如彼賞心朱絃已絕空桑誰撫海憶乘  
舟巖思避雨邈矣高臺歸然舊楚譬操南音尚懷桑土  
白雪罷歌湘靈停鼓流水高山相望終古尙書甚愛之  
爲勒於臺上然中落落寡合其後益困悴無聊賴乃作  
弔黃祖文以寫懷自傷曰往尋禰生遺事輒羨其榮遇  
故北海忘年而下交章陵跣足而請命懿彼兩賢足爲  
死友固無得而稱矣若夫孟德威振天下屈意於狂夫  
之言劉表坐談西伯忍恥於細人之譖曠世高舉異人  
同懷蓋若有天相焉卽其遭命江夏終隕國寶後之君  
子攄懷舊之想感生才之難莫不扼腕斗筲傷心五百  
然觀衡爲黃祖作書輕重疏密各得體宜祖持其手曰

處士此正得祖意如祖腹中所欲言則猶有賞音之遇也夫杯酒失意白刃相讎人情所恆有至於臨文激發動色相咨解帶寫誠歡若親戚其沖懷遠識豈可望之今世士大夫哉雖天天年竟獲知己嗟乎禰生可以不恨余束髮依人蹉跎自效逮於長大幾更十主何嘗不賦鸚鵡於廣筵識豐碑於道左醉飽過差同其狷狹飛辨騁辭未聞心賞其於黃祖蓋猶得其惡而遺其善焉古有三疾今也則亡論者不察猥使祖於千載之下獨受惡名斯事之不平者也用述斯篇昭來雪往其辭曰歲在攝提兮四月幾望有士失職兮獨居惝恍世旣莫吾知兮將託於古之人滌汶江以通誠兮遠弔府君昔

夏口之高會兮方虎視而自威何死公之等道兮迺衆  
辱於白衣彼隕其生兮子喪其名嗟須臾之不忍兮遂  
兩敗而俱傾固凶德之交會兮豈九天之可正惟人世  
之不齊兮孰富壽而貧天覩周鼎而目迷兮奉康瓠以  
爲寶子吹竽而信工兮固吾王之不好繫夫子之識眞  
兮又達心而不欺申執手之歎言兮曰白首以爲期感  
斯人之信厚兮恨不與之同時苟吾生得一遇兮雖報  
以死而何辭惟夫子之殺士兮世相戒以畏途歷千祀  
而蒙詢兮亦足以蔽其辜節望惠以爲名兮猶將傲今  
人以所無重曰鳳凰虬龍不可繼兮相彼九州身安置  
兮願得君子終焉事兮康保元吉沒吾世兮終坎軻無

所遇自序曰昔劉孝標自序平生以爲比迹敬通三同  
四異後世誦其言而悲之嘗綜平原之遺軌喻我生之  
靡樂異同之故猶可言焉夫亮節慷慨率性而行博極  
羣書文藻秀出斯惟天至非由人力雖情符曩哲未足  
多矜余元髮未艾野性難馴麋鹿同游不嫌擯斥商瞿  
生子一經可遺凡此四科無勞舉例孝標嬰年失恃藐  
是流離託足桑門棲尋劉寶余幼罹窮乏多能鄙事賃  
春牧豕一飽無時此一同也孝標悍妻在室家道輒軻  
余受詐興公勃谿累歲里煩言於乞火家構衅於蒸梨  
蹠躩東西終成溝水此二同也孝標自少至長戚戚無  
歡余久歷艱屯生人道盡春朝秋夕登山臨水極目傷

心非悲則恨此三同也孝標夙嬰羸疾慮損天年余藥  
裏關心負薪永曠鰥魚嗟其不暝桐枝惟餘半生鬼伯  
在門四序非我此四同也孝標生自將家期功以上參  
朝列者十有餘人兄典方州餘光在壁余衰宗零替顧  
景無儔白屋藜羹饋而不祭此一異也孝標倦游梁楚  
兩事英王作賦章華之宮置酒睢陽之苑白璧黃金尊  
爲上客未生車耳屢曳長裾余簪筆傭書倡優同畜百  
里之長再命之士苞苴禮絕問訊不通此二異也孝標  
高蹈東陽端居遺世鴻冥蟬蛻物外天全余卑栖塵俗  
降志辱身乞食餓鴟之餘寄命東陵之上生重義輕望  
實交隕此三異也孝標身淪道顯藉甚當時高齋學士

之選安成類苑之編國門可縣都人爭寫余著書五車  
數窮覆瓿長卿恨不同時子雲見知後世昔聞其語今  
無其事此四異也孝標履道貞吉不干世議余天譴司  
命赤口燒城笑齒啼顏盡成罪狀跬步才蹈荆棘已生  
此五異也嗟乎敬通窮矣孝標比之則加酷焉余於孝  
標抑又不逮是知九淵之下尙有天衢秋荼之甘或云  
如薺我辰安在實命不同勞者自歌非求傾聽目瞑意  
勑聊復書之自是閉戶不復出五十一年侍郎朱珪主  
江南試求得中竟不赴試感珪意臨錢唐謁珪珪謂之  
曰先世籍蕭山本會稽地今適奉使於此嘗覽朱育對  
濮陽興語喜其賅洽吾子咨於故實多識前言往行亦

可以廣陵之事論余乎中應時作廣陵對一篇凡三千  
言珪歎曰善乎子之張廣陵也辭富而事覈可謂有徵  
矣中詩得唐人法有宮怨詩云高樹明河隱殿欄風簾  
不下夜燈殘玉階秋草無行迹坐對三更白露寒最可  
誦中年三十顓意經術與江北李惇劉台拱王念孫爲  
友著述學內外篇六卷其釋三九婦人無主答問女子  
許嫁而壻死不當從死議居喪釋服解義高郵王念孫  
謂爲能使後之治經者振煩祛惑而得其會通也年五  
十一再至浙江以微疾卒於西湖乾隆五十九年也其  
論三代以上學制廢興曰嘗博考先秦古籍三代以上  
學制廢興使知古人所以爲學者凡虞夏第一周禮之



制第二周衰列國第三孔門第四七十子後學者第五  
又列通論釋經舊聞典籍數典世官目錄凡六而自題  
其端曰觀周禮太史云云當時行一事則有一書其後  
執書以行事又後則事廢而書存比於告朔之餼羊至  
宋儒已後則并其書之事而去之矣又曰有官府之典  
籍有學士大夫之典籍故老之傳聞當時行一事則有  
一書傳之後世奉以爲成憲此官府之典籍也先王之  
禮樂政事遭世之衰廢而不失有司徒守其文故老能  
言其事好古之君子閱其浸久而遂亡也而書之簡畢  
此學士大夫之典籍也又曰古之爲學士者官師之長  
但教之以其事其所誦者詩書而已其他典籍則皆官

庶藏而世守之民間無有也苟非其官官亦無有也其所謂士者非王侯公卿大夫之子則一命之士外此則鄉學小學而已自辟雍之制無聞太史之官失守於是布衣有授業之徒草野多載筆之士教學之官記載之職不在上而在下及其衰也諸子各以其學鳴而先王之道荒矣然當諸侯去籍秦政焚書有司之所掌蕩然無存猶賴學士相傳存其一二斯不幸中之幸也又曰孔子所言則學士所能爲者留爲世教若其政教之大者聖人無位不復舉以教弟子又曰禮樂征伐失在諸侯大夫又後而四豪游俠之徒出而學問乃在士大夫又曰周之衰也典章制度考之故府則犁然具在而歷

世既久徒以沿襲失之而不復能知其制作之義孔子則睠然於一王之作而被諸當世故云人存政舉又曰待其人而後行莊子則一以爲無用而思欲盡去之又曰古人學在官府人世其官故官世其業官既失守故專門之學廢書藁草略具未及編次成書故敘其略如此當日與劉先生書云某之志乃在述學一書文藝其末也是其徵也寶應劉台拱曰君少作詩上規漢晉下溯韓杜所爲駢體文志隱味深常選屈宋以下爲傷心集晚年顯治經術舉其大者釋以義例縱橫貫穴承學之士初若創獲反復考訂乃知依古經師所未發者自君抉其精奧也生平剛腸疾惡遇事便發人多嫉之然

孝事寡母母愛少女君待之有加禮撫外甥如己出每至一地披荆棘拜師友之墓遺金贈其後人嘗讀阮嗣宗傳謂外坦蕩而內淳至以例君之行事其殆千秋之公評也夫容甫遺詩有靜夜云空牀生夜寒夢回知漏永又過張明府云天清秋樹靜風定夜鍾遲又宿龍江云疏星漁舍火寒雨戍樓更

李惇字成裕亦字孝臣高郵人少尚風義爲博士弟子員以高選將貢國學前一夕執友賈田祖死親具棺斂歸之遂不入試究極經義嘗說尚書洪範子孫其逢吉傳以逢吉連讀爲遇吉當讀至逢字絕句與上文從同字音韻協吉字別爲句又與下文五吉字二凶字體例

合据傳以此爲大吉下文三從二逆爲中吉二從三逆爲小吉中吉小吉且言吉況大吉乎釋文引馬融云逢大也是句絕之證也詩濟盈不濡軌傳云由輶以上爲軌釋文軌舊定美反謂車轄頭也依傳意宜音犯案說文云軌車轍從車九聲龜美反軌車軾前也從車凡聲音犯車轄頭所謂軌也相亂故具論之案軌字自有二義其訓爲車轍者中庸車同軌是也其訓爲車轄頭者少儀祭左右軌范是也軌范并言顯然兩物少儀註云周禮大馭祭兩軾祭軌軌與軾於事同謂轄頭也軌與范聲同謂軾前也正義云軌謂轂末周禮大馭祭兩軾祭軌此云祭左右軌范兩文正同則左右軌與兩軾是

一事又云轂末之軌此經左右軌是也其車轍亦謂之軌則考工記經涂九軌是與此字同而異也合周禮禮記觀之是車轄頭謂之軹又謂之軌轄頭在軌之下車之濟盈必濡其轄頭不必作軌也且以古音言之軌居酉反牡莫九反此章彌鷺盈鳴牡軌用韻甚密集傳讀軌作九音是也但訓軌爲轍轍非車上物則不可以言濡矣成乾隆四十五年進士未注官卒年五十一惇能理毛詩常爲解義數十條其友汪中服其精審所著有卜筮論尙書古文說金滕大誥三篇辨大功章爛簡文明堂考辨考工車制考歷代車制考左傳通釋說文引書字異考羣經識小讀碎金詩文集晚究心歷算又爲

杜氏七歷補渾天圖說各若干卷皆未見於世故存其  
目以使好事者蒐訪也江都江藩曰藩獲交君時年少  
好詆古人君從容謂藩曰王子雍有過人之資若不作  
聖證論攻康成豈非淳儒哉少頃又曰若夫佛氏輪迴  
因果之說淺人援儒入墨之論不可不辨子車氏所謂  
正人心息邪說不力闢之是無是非之心矣儀徵阮元  
曰孝臣於算學深造自得與錢漑亭齊名識者爭推之  
乃歿未二十年其遺書散佚不可復得昔人云藏之名  
山傳之其人豈未遇其人耶著作之傳與不傳亦有幸  
有不幸也

賈田祖字稻孫又字禮耕高郵人諸生治左氏春秋好

之寢食未嘗去手論史事甚達善爲詩所著凡三千篇  
應試泰州病一宿而亡亡後詩集多散佚矣有夜起詩  
云霜雪一年盡關河千里心美人復何處遙夜獨橫琴  
弦急風栖戶聲淒月掩林相思不可極斷夢付幽岑其  
秦淮懷古有無復臨春餘畫閣只教踈地有長條之句  
甚婉而麗又人與夕陽爭竹徑秋先疏雨到荷池花月  
紅欄題扇後竹風青幔著書初則集外句也汪中子喜  
孫爲哀成四卷刻之名稻孫集儀徵阮元曰賈田祖開  
吾郡經學之先與同邑李孝臣王懷祖友皆善飲每酒  
酣輒鉤析經疑同時講古學者興化任子田顧文子江  
都汪容甫寶應劉端臨聲應氣求各成其學是時元和



惠氏休甯戴氏大興古學於江南而江北則諸君子為之倡焉

顧九苞字文子興化人談經長於毛詩三禮乾隆四十六年進士子鳳毛年十一通五經著毛詩集解董子求雨考楚詞韻考入聲韻考以副榜貢生終

葉藩

葉藩字登南仁和人幼能自檢侍母疾足不出戶十六  
爲諸生試高等補府學生於昆弟居第六於是葉六之  
名甚噪中乾隆十五年鄉試次年成進士改庶吉士習  
國書散館補江西建昌令居官口不言阿堵物避俗如  
仇人以爲迂而民甚安之遭喪去官服闋補陝西同官  
縣知縣移蒲城鞠獄不恃三木反覆初供以求得實同  
官多指爲弛然爲所治者輒心服曰此真健吏也卓異  
遷廣西太平府同知定雇夫法人以爲便再遷廣東廉  
州府知府調廣西思恩府知府土官桀黠者輒斥不見  
咸嚴憚之歲饑民多粥子給直養之官比歲稔歸其父

二廣雅才金 卷一  
母民大悅藩狀貌癯瘠甚趨府白事在公所罕與人言  
人常怪之一日值貲郎在坐藩不耐之閉目坐久同官  
問何爲閉目不答微語曰癡人去否貲郎大恨卒爲所  
中以微譴罷歸家甚貧教授生徒以自給屢爲吳楚閒  
書院院長門內行甚飾昆弟老而友愛撫諸孤姪有恩  
卒年八十有詩文集如千卷子之朗之田能守之

丁杰

丁杰字升衢歸安人少以清苦建志家貧不能得書日就書肆中讀自朝至晡以爲常肆主閔之爲具食不食也久之博學多通乾隆三十六年鄉試主司發策問大戴禮杰所對獨精遂中式入都朱學士筠盧學士文韶戴編修震程孝廉瑤田皆與爲友學益進聚書益多四十六年成進士當得縣令以親老乞爲儒官選甯波府教授嘗校正許氏說文以爲明人說文分韻之本雖陋頗多可採胡渭禹貢錐指號爲地理絕學杰指其文誤甚多嘗謂緯書移河爲界在齊呂慎遏八流以自廣夫河患之棘由九河湮廢而害始於齊管仲天下才必不

爲此班固敘溝洫志云商竭周移秦決南涯自茲距漢北亡八支則九河之害當在秦楚際矣談者因以杰言推之并可作緯候僞起哀平之證也尤善校書雅雨堂盧氏所刻書傳乃惠徵君所哀輯杰以爲疏舛如鮮度作刑以詰四方誤讀困學紀聞乃謬之甚者五行傳文不類讀後漢書注始知其誤連皇覽然不知其何以誤再讀明黃佐六藝流別則黃先誤徵君又仍黃之誤也校鄭氏易注摘其誤引漢書劉向傳鄭氏注者一事引乾鑿度者一事引乾鑿度注者二事引文選西征賦注不能定爲鄭者一事讀管子內言戒篇我游猶軸轉斛南至瑯琊云猶卽由寫者誤重一由字又涉下轉旁遂

衍爲軸轉斛卽轉鮒魚與角付與斗均形近而譌孟子  
轉附寰宇記引齊都賦晏子春秋竝作轉鮒可證矣嘗  
云一人之書有經有解者始管子有經有說者始墨子  
有經有傳者始韓非子墨子經上下經各有說凡四篇  
俱用旁行讀法詞旨奧衍兼傳寫錯互杰與其友許宗  
彥互相闡繹大有端緒杰所藏書皆審定其句博稽他  
本同異以紙反覆細書下籤其中御史孫志祖嘗戲之  
云君書頗不易讀遇風紙輒四散不可復詮次柰何杰  
寶惜其書每以厚糲黏紙八九層爲面底頁底見者輒  
笑曰此丁氏藏書也旣病亟猶誦五行大義以爰辰配  
合之說告其子次日卒年七十嘉慶十二年也爲人校

定刊行之書曰毛詩草木蟲魚鳥獸疏方言漢隸字原  
復古編困學紀聞補箋字林考逸蘇詩補注其自著有  
鄭氏易注後定大戴禮記繹小酉山房文集若干卷藏  
於家其鄭氏易注後定者易鄭注久佚宋王應麟蒐輯  
諸書以存其舊元和惠棟復有增入杰審視兩本以爲  
多麁入鄭氏易乾鑿度注又漢書注所云鄭氏乃卽注  
漢書之人非康成刊其譌定其是別爲鄭氏易注後定  
若小畜之輿說輻當改作輓夫之壯於頄當改作頄其  
次序皆案鄭易本文爲之整比復摭補其未備者若干  
條盧學士文弼爲之敘曰自王弼注興而易晦自孔穎  
達正義作而易亡宋之季年學者爭說性命莫不以王

孔爲本雜以華山道士之言而王伯厚氏獨盡心鄭注  
蒐輯闕佚彙爲一書偉矣自是之後蓋五百餘年而得  
惠定宇氏始考鄭氏爰辰增補伯厚集注所未備然後  
天下知有鄭易又數十年丁君小疋從而定之正其違  
錯補其闕漏次其篇章然後鄭氏之易大略具焉方今  
士以不習鄭學爲恥其考校鄭書者無慮數十家而以  
丁君此書爲最善蓋其始爲以至於今二十餘年不苟  
成書有爲其學者必咨焉從而爲之校者以十數惟以  
傳信爲務而不以臆斷其爲之也勤其出之也慎則其  
獨善宜也且夫學者所以貴古書者豈惟其文哉將有  
取其義也王伯厚氏之序此書取朱震之言曰多論互



體曰以象數爲宗夫易之有互不始鄭氏自田何楊叔以來論互體不足爲鄭學也易者象也易而無象是失其所以爲易數者所以筮也聖人倚數以作易而卦爻之辭數無與焉漢師之學謂之言象可謂之言數不可象數竝稱者末學之陋也吾以知伯厚之於鄭概乎未有聞也定宇氏說爻辰是矣雖然爻辰者鄭氏之所以求象而非鄭氏言易之要也鄭氏之學盡於爻辰而已乎記曰夫禮本於太一分而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其降曰命韓宣子見易象曰周禮在魯矣是故易者禮象也是說也諸儒莫之言惟鄭氏言之故鄭氏之易其要在禮若乃本天以求其端原卦畫以求其變

推象附事以求文王周公制作之意文質損益大小該備故鄭氏之易人事也非天象也此鄭氏之所以爲大而定宇氏未之知也夫以王惠二家之學如此其所輯往往有牴牾而不知者非其學不博識不精其所涉淺也丁君此書余見其藁本一字之義必比附羣書以考其合往往列數十事是故於義審於義審則其分別有序也無惑爾已余往嘗疑鄭君箋詩以婚期盡仲夏以前於經無所徵驗及就歸妹之注考之六五爻辰在卯二月中辭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九四爻辰在午五月中辭曰歸妹愆期然後知箋義蓋出於此又嘗疑雷震百里以象諸侯周官制則不合及讀晉康侯之注諸侯

有三捷之功錫以乘馬而廣之然後知易有三代之制  
其他如此者甚衆惜乎唐之儒師未有見及此者遂使  
禮家微言泯泯而不傳也然就此書而求之比類儔物  
以合鄭氏禮注則於易之大義未嘗不有考焉是則小  
正之功不可廢也夫

劉台拱

劉台拱字端臨寶應人六世祖永澄明萬厯進士兵部主事與高忠憲顧端文講肄東林世傳其學父世蕃篤信朱子於明契薛胡二家其他以爲不盡合於朱子以廩貢生官靖江訓導台拱九歲作顏子贊年十五誦王懋竑予中朱澤灑止泉書益以聖賢之學自勵舉乾隆三十五年鄉試爲丹陽訓導台拱言行儀乎紫陽爲論語學必遵古訓嘗說子所雅言詩書執禮曰謹案雅言正言也鄭注謂正言其音者得之但以爲詩書不諱略文不諱則非是執猶掌也執禮謂詔相禮事文王世子曰秋學禮執禮者詔之雜記曰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

笄禮之婦人執其禮是也夫子生長於魯不能不魯語  
惟誦詩讀書執禮三者必正言其音所以重先王之訓  
典謹末學之流失近人不解此義或頗以爲怪用敢旁  
推交通敷暢厥旨昔者周公著爾雅一篇以釋古今之  
異言通方俗之殊語劉熙釋名曰爾昵也昵近也雅義  
也義正也五方之言不同皆以近正爲主也張晏漢書  
註亦云爾近也雅正也上古聖人正名百物以顯法象  
別品類統人情壹道術名定而實辨言協而志通其後  
事爲踵起象數滋生積漸增加隨時遷變王者就一世  
之所宜而斟酌損益之以爲憲法所謂雅也然而五方  
之俗不能強同或意同而言異或言同而聲異綜集謠

俗釋以雅言比物連類使相附近故曰爾雅

揚雄方言繼爾雅而

作應劭風俗通義自謂述演方言故其名書之意相表裏詩之有風雅也亦然王都

之音最正故以雅名列國之音不盡正故以風名先邨  
鄘衛者殷之舊都也次王者東都也其餘或先封而次  
在後或後封而次在前或國小而有詩或國大而無詩  
大抵皆以聲音之遠近離合爲之甄敘矣王之所以撫  
邦國諸侯者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辭命九歲屬瞽史  
諭書名聽聲音正於王朝達於諸侯之國是爲雅言雅  
之爲言夏也孫卿榮辱篇云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  
安雅是非知能材性然也是註錯習俗之節異也又儒  
效篇云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積

靡使然也然則雅夏古字通攝齊升堂孔安國曰攝齊者  
 攝衣也下說云孔註非也曲禮曰兩手攝衣去齊尺謂  
 即席也正義云恐衣長轉足躡履之是也於升堂未  
 有言攝衣者拾級聚足連步以上自不至有傾跌失容  
 之患不必攝衣也攝謂之攘說文攘攝衣也揭謂之揭釋水揭  
也註謂揭謂之撮內則註撮子事父母不涉不撮行坐  
褰裳也於君子暑毋褰裳避不敬也獨柰何升堂見君而反以  
 攝衣為敬乎此可知其不然也攝斂也整也舉足登階  
 齊易發揚故以收斂整飭為難士冠禮攝酒註云攝猶  
 整也襄十四年傳書於伐秦攝也註云能自攝整既醉  
 朋友攸攝正義云攝者收斂之言史記酈生陸賈列傳

沛公攝洗起攝衣正義云斂著也其他傳記言攝衣攝  
衽者非一未有爲攝衣者戰國策曰攝衽抱几旣抱凡  
復能攝衣乎弟子職曰攝衣共盥旣兩手奉盥器不容  
又有兩手攝衣管晏列傳晏子懼然攝衣冠若攝爲攝  
者何乃并及冠乎畧舉數事足矣嘗謂孔註出魏人依  
托不足信若此條決非棘下生語也近人多疑安國尙  
書傳并論語註疑之自台拱始矣子貢曰詩云如切如  
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謂當依爾雅釋器骨謂之切  
象謂之磋玉謂之琢石謂之磨釋訓云如切如磋道學  
也如琢如磨自修也切磋琢磨皆喻樂道好禮夫子以  
樂道好禮進子貢能識此爲學問之功引詩證之所以



為告往知來不得以切琢喻可也磋磨喻未若有酒食  
 先生饌謂幼者為弟子長者為先生皆人子也內則男  
 女未冠笄者昧爽而朝問何食飲若已食即退若未食  
 則佐長者視具長者先生也具即饌也鄭註內則論語  
 即訓為饌憲問篇見其與先生並行也包氏曰先生成人也皇疏  
 云先生者成人謂先己之生也非謂師也子貢欲去告  
 朔之餼羊謂告讀如字以上告下為文引周禮太史頒  
 告朔於邦國孔子三朝記天子告朔於諸侯穀梁文十  
 六年傳天子告朔於諸侯諸侯受乎禰廟為證餼之為  
 言乞也凡供給賓客牲牢禾米生致之皆曰餼說文氣  
 饋客芻米也從米乞聲或作餼其見於經傳者曰饗餼

曰稍餼曰餼牢曰餼獻曰餼牽天子之於諸侯有行禮  
有告事行禮使卿大夫告事使微者諸侯以其命數禮  
之或以少牢或以特羊而已幽王以後不告朔於諸侯  
而魯之有司循例供羊故欲去之不然文公始不視朔  
據十六年夏五月公四不視朔之文也四不視朔而謂  
之始可乎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謂樂有關雎  
此章據樂言之也古樂章皆三篇爲一傳曰肆夏之三  
文王之三鹿鳴之三國語曰文王大明緜兩君相見之  
樂左傳但曰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不言大明緜此其例  
也關雎曰鐘鼓樂之卷耳曰惟以不永傷樂而不淫關  
雎葛覃也哀而不傷者卷耳也關雎樂妃匹也葛覃樂

得婦職也卷耳哀遠人也能哀能樂不失其節詩之教無以加於是矣子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謂始者樂之始亂者樂之終樂記始奏以文復亂以武再始以著往復亂以飭歸皆始亂對舉周禮大師大祭祀帥瞽登歌儀禮燕及大射太師升歌摯爲太師是以云師摯之始也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凡六篇而云關雎之亂舉上以賅下猶之文王之三鹿鳴之三云耳升歌言人合樂言詩互相備也言始亂則笙閒在其中矣君召使擯節謂擯聘客也其以爲朝者周禮諸侯來朝主國以交擯接之卿大夫來聘以旅擯接之鄭氏謂交擯傳辭旅擯不傳辭皇邢二

疏釋揖所與立皆以爲擯來朝之諸侯其實交擯傳辭  
旅擯亦傳辭旅之言臚也叔孫通傳大行設九賓臚句  
傳賓與擯臚與旅古今字也蘇林曰上傳語告下爲臚  
下告上爲句莊周曰大儒臚傳然則臚擯猶傳擯也聘  
義曰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又  
曰三讓而後傳命安在其不傳辭哉康成讀旅爲鴻臚  
之臚而訓爲臚陳故有但陳擯位不傳辭之說蓋不然  
也聘禮畢君命上擯送賓出反告賓不顧矣若諸侯來  
朝主君親送安得有上擯復命之事入公門以下至私  
覲愉愉如也謂總記聘問之事復位已上謂通論聘享  
時出入升降之節執圭已下謂以聘享私覲分言之聘

禮記曰賓入門皇升堂讓將授志趨下階發氣怡焉再三舉足又趨及門正焉執圭入門鞠躬焉如恐失之及享發氣焉盈容私覲愉愉焉入堂主敬升堂主慎玉藻曰賓入不中門不履闕注云謂聘容也足與此篇所記表裏證明鄭君注聘禮記具引論語之文云孔子之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則亦以爲聘問之事可知過位者過主君之位廟門之內中庭之位也復其位者復聘賓之位廟門之外接西塾之位也主君先入門右卽中庭之位俟賓賓後入門左及中庭乃與主君竝行故以過位爲節而色勃如足躩如事彌至形彌蹙也有揖讓之

禮卽有應對之辭故曰其言似不足者過位一條在入門之下升堂之上亦其次也聘享每訖卽出廟門以俟命出字爲下文之目復其位所謂出也吉月必朝服而朝謂鄉黨記禮之書孔子述之而七十子之徒記之也玉藻曰諸侯皮弁以聽朔於太廟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旣視朔則疑於不復視朝也故曰吉月必朝服而朝玉藻記孔子之言曰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是其義也卒朔然後朝不已晏乎周以夜半爲朔其時早矣卒朔而朝無妨也其曰朝服而朝何也告朔則朝於廟春秋書閏月不告月猶朝於廟是也但言朝則未知朝於廟與朝於內朝與故以其服別之也朝服對皮弁而言

三原不之金  
三二  
才  
之也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謂陽貨歸豚而矚孔子  
亡欲以敵者之禮致孔子而孔子亦以敵者之禮拜貨  
玉藻曰大夫親賜士士拜受又拜於其室又曰敵者不  
在拜於其室大夫賜士士拜受於家又就拜於大夫之  
家是爲再拜敵者之賜但拜受於家而已不得受於家  
然後就拜於其家則一拜也孟子以一拜爲大夫賜士  
之禮與玉藻不合以事理論之玉藻是也不然貨非大  
夫而以大夫自處其妄甚矣孔子因卽以大夫之禮禮  
之何以爲孔子台拱讀經意有所得卽書一籤投敗簾  
中若已經人道者又檢而棄之爲時旣久墨迹潦草破  
碎每多散佚其釋尙書惟天陰隲下民云陰闇也猶冥

冥也。隲，古陟字。釋詁云：隲，陞也。馬云：升也。本爾雅。又曰：升猶舉也。舉猶生也。迂迴甚矣。應劭漢書注云：升也。隲下者猶言隲降也。周頌曰：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是其義言天甚愛民。冥冥之中常陟降之爲之相助。協合其所居爲人君者當知所以承天意也。詩書言天人之際語多如此。如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念茲皇祖，陟降庭止。辭意皆相似。多士惟帝降格，呂刑絕地。天通固有降格。釋詁亦云：格，陞也。方言云：登也。魯衛曰：郵梁益之閒曰：格，隲。郵格，格音義同。史記宋微子世家作：惟天陰定下民，此以意改之。說者因訓隲爲定，非也。釋詩十千維耦，云甫田歲取十千，謂萬畝也。此十千維



耦謂萬夫也萬夫之田爲萬畝者百鄉遂用溝洫法無  
公田故爲地三十三里有奇甫田之萬畝專指公田竝  
私田計之爲九萬畝地方十里凡八百夫都鄙用井田  
法故有公田也甫田之十千不及此十分之一也儀禮  
士冠禮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鄉大夫之鄉陸德  
明釋文無音至禮記冠義則云鄉大夫鄉先生竝音香  
石經儀禮冠禮亦皆作鄉敖氏云鄉大夫鄉之異爵者  
或曰主治一鄉者台拱曰由今考之此經及冠義皆當  
作卿大夫作鄉誤也卿大夫謂見爲卿大夫者鄉先生  
謂已爲卿大夫而致仕者見君之次徧見卿大夫如晉  
語趙文子冠徧見六卿是也鄭解鄉先生爲卿大夫致

仕者蓋蒙上爲釋賈疏云先生亦有士鄭不言者經云卿大夫不言士故先生亦畧不言據此知賈所見儀禮本作卿大夫也孔疏云見於卿大夫謂在朝之卿大夫也是孔所見禮記本亦作卿大夫孔以在朝對致仕者文義甚明今本正義亦竝改作卿并不誤者亦誤矣台拱研究小學竝通律呂常有轉註假借說曰許叔重以考老爲轉註後人多不得其說竊謂郭璞所謂轉相訓者卽轉註之義而所謂語轉者乃轉註之原也語轉之中又自有假借大抵釋詁釋言兩篇不出轉註假借二義郭君亦第舉一隅耳指事象形形聲會意四者制字之原盡此矣天下無有出於事形聲意之外者則天下

之文字豈能出四義之外哉轉註假借特用以通音義  
無窮之變耳以一義生數字謂之轉註以一字攝數義  
謂之假借隨音立字謂之轉註依音托字謂之假借假  
借者離乎事意形聲以見義者也異則易見轉註者依  
乎事意形聲以立文者也同則難知卽如老爲會意考  
爲形聲而許君合之以爲轉註則其不出前四者亦可  
明矣由是推之古今異言方俗殊語當書契始興卽不  
能無故爲立此一義而三代以來文字必當有隨世增  
加者矣當其時外史達書名則上之文字無不通於下  
也太史陳風詩則下之聲音無不達於上也閭里之歌  
謠豈盡合乎聖明之制作哉轉註之塗由此淺廢亦其

勢然也後世所造俗書多轉註之流其一字而二音三四音者蓋假借之變俗書不可通行故文字之變簡方音不能無異故聲音之變繁惟其不得變於文字而乃變於聲音此其勢亦如井田之爲阡陌五等之爲郡縣也又有黃鍾之度說曰或問黃鍾之度或以爲九寸或以爲八寸十分寸之一二者孰爲黃鍾之正度曰聞以律生度矣未聞度生律也黃鍾有數而無度曰苟無度則十二律之長短奚由定曰昔者聖人作六律以象乾故自黃鍾而下皆以九爲實以乾之六爻皆九也作六呂以象坤故自林鍾而下皆以六爲實以坤之六爻皆六也天地之道陽能統陰陰不能統陽是以聖人之於

律呂一以九爲法九分黃鍾之長而去一以爲太簇九分太簇之長而去一以爲姑洗自姑洗而蕤賓而夷則而無射皆九分遞減也九分林鍾之長而去一以爲南呂九分南呂之長而去一以爲應鍾自應鍾而大呂而夾鍾而中呂皆九分遞減也然後命黃鍾爲九寸林鍾爲六寸所以著陰陽之象也斯度之所由生也律生一度生量量生權此制作之先後也又曰古人因律以起度後人執度以命律故或以十分爲寸而析十以爲百析百以爲千析千以爲萬或以九分爲寸而破寸以爲百分破分以爲釐破釐以爲豪破豪以爲絲執後起之度以御先出之律是以參錯而不齊繁蹟而難治又有周

公居東論依鄭康成說以辟爲避且謂周公之所以避者其心欲就居東國密邇商人得以陰營諸侯之動靜而爲之備四國陰蓄異謀環視而不敢動則畏憚周公之明效也其論可謂宏達台拱旣之官以弟得舉再赴禮部不中式絕意進取掃治一室不加功飾地無纖塵蓄書數萬卷於中日夕披誦自言雖卿相之貴不以彼易此矣事繼母至孝母常家居信來輒目矚先覺一夕忽心動請急歸視母果病且劇亟營醫藥以進母愛之曰如吾子不過所生耶連遭二親喪哀毀過情蔬菲四年人以爲難卒年五十五所著書甚多人所知者有論語駢注儀禮補疏經傳小記漢學拾遺荀子補注俱未

刊行也青浦王昶曰吾於淮海得四士焉給事中王念孫及子引之善蒼雅之學汪中爲揚馬之文劉台拱有曾閔之孝時謂四士三美宜矣高郵王念孫曰端臨遠於古學其於漢宋諸儒之說不專一家惟是之求精思所到如與古作者晤言一室而知其意指所在比之徵君閻百詩先師戴庶常亡友程易疇學識蓋相伯仲以視鑿空之談株守之見猶黃鵠之與壤蟲也又曰其疏釋儀禮經文毫髮不爽經所未言皆能默會其意旣補鄭氏之缺兼斥敖氏之妄如屬官屬吏之分卿大夫鄉大夫之辨以及南階弓之爲取矢張侯設乏之在前一日饌於東方之在東堂下下飲之非在西階下朝祖之

奠之非用脯醢醴酒條理緻密於斯爲極至於綴評事之疏漏箴祕書之違失凡所糾正悉徹本原繆說譌文渙然冰解司馬子長所謂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其端臨之謂矣錢塘盧文弨曰嘗得儀禮但有鄭注無疏相傳以爲宋本後質之端臨以爲依元敖繼公集解本劉於此經用功最深惜未見其成書也儀徵阮元曰嘗欲蒐簡說經之書各繫羣經章句之下如東原戴氏謂光被之爲橫被卽著於尙書堯典端臨劉氏解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據鐘鼓樂之維以不永傷之文則繫於論語八佾而互見周南其書名曰大清經解元在翰林爲石經儀禮校勘記其賓服鄉服卿大夫服卽用台拱



說也山陽汪廷珍曰乾隆之世鴻儒輩出自養新通藝  
二錄行而昔邈之未收者尠矣然子尤服膺端臨懷祖  
二先生著書不多每下一義則皆前人所未及知後人  
所不能易者也

許宗彥

許宗彥字周生浙之德清人父祖京官廣東布政使宗彥少不好戲調頗能究竟古學乾隆五十七年舉鄉試嘉慶四年成進士授兵部主事觀政一月卽乞歸買宅杭州擅園林之趣鑽灼經典必求昭暢以錢詹事大昕說太歲太陰辭未備衍之曰太歲者歲星與日同次斗杓所直之辰也太陰者歲星出後而伏伏後晨見斗杓所直之辰也又曰太歲卽歲建與月建同理蓋歲星與日同次之月斗杓所建之辰也太歲爲陰行於地歲星爲陽行天兩者必相應也又曰古法太歲百四十四年而超一辰自漢太初元年丁丑至今嘉慶六年距算一

千九百空四應超辰一十三次餘積三二以紀法除之  
乾隆三十五年紀歲庚寅加超辰十三年太歲在卯至  
嘉慶六年太歲在戌與歲星不相應今法歲星一十一  
年三百十三日六十四刻有奇而一周天約八十四年  
而超一辰以此數推太歲則自太初至今當超二十二  
次餘積五五乾隆十年紀歲乙丑加超辰二十二年太  
歲在亥至嘉慶六年紀歲辛酉太歲在未按嘉慶六年  
七政時憲書歲星六月出柳太陽六月在井鬼柳歲星  
與日同次而六月建未是太歲在未今法爲密矣因制  
太歲太陰說太歲說太歲超辰說又以恆星之動宗赤  
極赤極與恆星天不同體在恆星天之上特以恆星天

之樞近於赤極故卽借赤極命之其實恆星當自有其極其極循赤極而行每歲一周少不及焉以生歲差日動宗黃極黃極與日天同體日天如瓜黃極如瓜之蒂日如瓜體中腰有一白點蒂旋繞一周白點亦旋繞一周聯其旋繞一周之極謂之黃道黃道與日行無兩綫黃極與黃道無二體日天無象可指遂取黃極黃道寓之恆星天體黃赤旣爲同體則黃極黃道亦必晝夜一周而過一度而其實之不及一度者不得不以爲右旋而歸於日之自行自古立法如此所以便算而非其實理若論實理則黃極爲日天之極黃道卽日行之迹不得在恆星天也此理不明則日之行於本天反無憑

依而諸輪之說生矣乃分爲九段以圖明之曰日本天  
曰日行黃道曰日經度曰日緯度曰求經緯度曰高卑  
盈縮曰用赤道度曰日度無闕狹曰日左右旋總爲太  
陽行度解通人雅士皆好傳之又記荷邏候星云曩在  
粵東西士彌納和爲言西土近三十年測得五星外尙  
有一星形質小而行遲在赤道規上約八十餘年可一  
周天若測定此星可因以紀赤道考歲差其用甚廣然  
非此一人一世所能候故自來星官家皆未言大集經  
云大星宿其數有八所謂歲星熒惑星鎮星太白星辰  
星日星月星荷邏候星則西土所測其荷邏候星與戴  
震精六書之學以考老二字互相訓因推爾雅詁訓爲

轉注段大令玉裁申戴說又言說文爾雅詁訓有不能同者由六書之有假借也經典字多假借爾雅從之又云說文解字無假借宗彥以爾雅初哉首基十餘名雖皆訓始然各有所從之部首而生亦不受意於始不可爲轉注以矣若假借者本無其字則初哉首基之訓始非本無始字而假初哉諸字以當之也謂說文解字無假借者是說文止五書非六書也說文章字解云借以爲皮韋字安得云說文無假借也依大令言爾雅之字爲假借義爲轉注是假借非轉注不明合二者爲一而於二者之本旨胥失之矣因作轉注說以破之云六書之來古矣指事象形諧聲會意皆指造字之始言之則

假借轉注亦出於造字之始可知也或分事形聲意爲體假借轉注爲用者非也假借者假此字爲彼字假其體也轉注者由一字爲數字由數字爲數十百字從偏旁轉相注亦言體也小學家言轉注多歧說攷之說文則所言極明白學說文者求深而反失之祭酒曰轉注者建類一首同類相受考老是也後敘曰其建首也立一爲端卽建類一首之謂也如示爲部首從示之偏旁注爲神祇等字從神祇注爲祠祀祭祀等字從祠祀祭祀祝復注爲祓禳禡祐等字展轉相注皆同意爲一類其偏旁悉從示故示爲建類之首許君舉考老以見例是已注字之見經傳者周禮天官注於虞中爲置字之通

用考工記以注鳴者爲味字之通用皆非本義詩大雅  
豐水東注孟子禹掘地而注之海決汝漢排海泗而注  
之江此注字之正解說文注灌也注本言水相輸灌通  
流字之從一首相注亦猶水之從一原相注爾所謂同  
意相注蓋如水之受水也他如左傳言跗注言又注爾  
雅言注旄首皆以相屬爲義轉注之義亦有屬於部首  
之義矣是故事形聲意四者字之所由造有假借則可  
以轉移而無強造之病有轉注則有所依附而無虛造  
之患今之言轉注者不求之於偏旁字體而求之於詁  
訓字義釋轉注爲互訓謂如爾雅之釋詁不知詁訓出  
於後來若造字時欲造一字而先有一字以釋之則此



字可不造造字至簡雖必不可闕之字而其體無從生則不得已而假借爲之豈有以數十字而當一字之用者乎三代以後字體遞變古今語異譌字漸繁施之於文不可遽曉於是而有詁訓非制字時所豫有也東漢以前釋古人之書者曰解曰說曰傳曰故曰章句曰解故曰說義鄭氏始有箋注之名以後乃多作注而欲以此當六書之轉注恐非篤論注字之本義明而後轉注可得而言祭酒之旨可得而繹也嘗以先儒五廟七廟之說紛紛申難而忘太室爲祖宗之祭作周廟祧考及世室考敘其緣起曰唐虞廟制缺有間夏五殷六緯書未可據周禮雖殘缺遺說猶存五廟二祧略可考見五

者一祖四親服止五廟亦止五先王制禮有節仁孝無窮於親盡之祖限於禮不得不毀而又不忍遽毀故五廟外建二祧使親盡者遷焉行享嘗之禮由遷而毀去事有漸而仁人孝子之心亦庶乎可也故五廟禮之正二祧仁之至此周人宗廟之大法也若夫聖人御世功德廣遠天下後世蒙其德澤則必有崇祀以爲大報故有祖宗之祭周公營洛建明堂大合諸侯祀於太室所以顯明文武之功德於天下此周人祖宗之鉅典也義則親親與尊尊各殊地則廟祧與明堂又別自漢承秦後因陋就簡禮之大者未暇講明迭毀之議元帝時乃發其端而合祖宗於宗廟之中則在當世無知其非者

上自詔書下至臣僚建議皆以祖宗爲不毀之廟夫周人以后稷爲太祖而復祖文王者后稷宗廟之祖文王明堂之祖故不嫌二祖漢以高帝爲太祖孝文孝武爲世宗則止一祖將以高帝準周稷則祖宗之典仍有宗而無祖合並之誤顯矣論者乃據漢制以揣周制祖宗之禮不明廟祧之數亦展轉不合後人不求致誤之由但以五廟七廟依文發難夫五廟二祧禮有正文不容增減王制曾子問通稱七廟非遂具異義執此相攻是知二五而不知十也五七之數阮岐并牽合廟祧爲一夫祧爲遷廟必非與寢廟同制若祧猶是廟何爲別立此名循其通稱忘其殊義親親之殺追遠之義胥失之

矣至乃列世室於昭穆忘其爲明堂之名藏遷主於二  
祧非太廟合祭之主循誦舊說私心未安輒申管見爲  
五廟二祧考以明周人宗廟之法爲文武世室考以明  
周人祖宗之典凡舊說之不合者頗致辨焉宗彥嘗讀  
殉難錄書後云明季殉節之士所以獨盛於往牒者非  
徒風烈勝也亦實有當死之責焉耳明之亡不亡於君  
若民而亡於其臣又不盡亡於大臣而亦亡於小臣明  
之臣雖家居及爲諸生者莫不好議論隱持執政之長  
短其大臣無論賢奸皆莫能竟其用議甫出口彈擊之  
文已至矣兵事之棘也握兵柄者將主款則羣以戰誤  
之將持重則以老師糜餉責之譬駕馬然欲退則前引

欲進則後挽而又左右掣曳之馬卽良猶不能不敗績而况乎蹇駑也室已將傾矣賓客處其下者曾不一舉手撐拄徒喧然爭論匠氏得失主人耳目爲之眩不暇審顧俄而室轟然傾則羣壓焉明之亡何以異是夫謀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國邑危則亡之其死固正而惜乎無補於家國也夫天下之患莫大乎崇虛論而忘實事故清議興而漢鼎淪清談盛而晉祚促講學會文熾而明社屋又有治論云治天下者任事以官爲官者任事以吏吏雖若微而治之美惡係焉兩漢功曹掾史皆擇邑之高望尙書郎以令史久者補之故其時多美政非特官賢抑亦吏善也六朝時令史猶爲重選降至

於明而吏始與士分途世亦相與賤之夫以賤視其身而欲以賢者之行責之此必不能之事也且使積日累勞而使得一冗雜之秩爲吏者雖清絜自守亦終莫之貴天下有以操守稱官者矣未聞有以操守稱吏者也無高名之可慕無厚祿之可望則彼所夙夜用心者安得不惟利是圖乎彼歲月足以更事才辨足以濟姦官或朝暮更易而吏累世相傳官深居於府寺吏散處於民閒其可以欺詐之勢十倍於官官之強幹者百事或察其二三昏庸之徒乃如木偶寄坐而欲治之善不亦難乎今欲吏之不爲姦則莫若高其品使士人爲之歲滿察其廉能者仕爲郡邑長官其卑污者斥之遷擢之

路優則吏皆顧恤名節相尙以廉爭爲皎皎之行士人  
更爲吏習知政務無迂懦不曉事之患其於治道必有  
裨益難者以爲若此則待吏優於士得毋不可夫士之  
仕於朝者不十年可得監司而吏才長郡邑不爲優也  
且士或以少年或由白屋伏讀制義之文一旦出而治  
民案牘之不閑利弊之不審簿書一切委之他人誠不  
若吏之素習其事者足以收效也夫吏所患者獨無品  
耳旣高其品優之庸何傷吏善其職則政益修雖有貪  
暴之官所爲非法吏亦得據禮以爭而官不得以自恣  
兩漢之治庶可復覩矣宗彥素多疾竟不復起卒年五  
十一有鑑止水齋詩文集二十卷行於世

焦循

焦循字里堂甘泉人生而明穎八歲至人家客有舉馮夷音如縫尼者曰此出楚詞馮讀皮冰切大驚旣壯雅尚經術通律算之學補諸生食餼嘉慶六年舉於鄉以母老一試禮部後不赴試遭母喪旣免病足移居村舍築小樓數間几榻之外書研茶具而已嘗歎曰家雖貧幸蔬米不乏天之疾我福我也吾老於此矣嘗讀易疑旅同人卦俱有號咷復明夷卦俱言拯馬壯密雲不雨小畜小過同辭先甲後甲先庚後庚蠱象巽象又同例久之忽悟九數術可通於易乃以數之比例求易之比例取卦爻經文以實測之定爲旁通爲相錯爲時行旁



通者在本卦初與四易二與五易三與上易本卦無可  
易則旁通於他卦亦初通於四二通於五三通於上先  
二五後初四三上爲當位不俟二五而初四三上先行  
爲失道易之道惟在變通二五先行而上下應之或初  
四先行三上先行則上下不能應然變而通之仍大中  
而上下應如乾四之坤而成小畜復失道矣變通之小  
畜二之豫五垢二之復五復初不能應垢初則能應小  
畜四不能應豫四則能應坎四之離上成井豐失道矣  
變通之井二之噬嗑五豐五之渙二豐上不能應渙上  
則能應井三不能應噬嗑三則能應此時行也比例之  
義出於相錯如睽二之五爲无妄井二之噬嗑五亦爲

无妄故睽之噬膚卽噬嗑之噬膚坎三之離上成豐噬  
嗑上之三亦成豐故豐之日昃卽離之日昃豐之日中  
卽噬嗑之日中漸上之歸妹三歸妹成大壯漸成蹇蹇  
大壯相錯成需故歸妹以須之卽需也歸妹四之漸初  
漸成家人歸妹成臨臨通遯相錯爲謙履故眇能視跛  
能履臨二之五卽履二之謙五比例也書成名易通釋  
復爲圖略八卷凡圖五篇原八篇論十篇發旁通相錯  
時行之義并章句十二卷共四十卷稱雕菰樓易學三  
書儀徵阮元序之曰周易爲羣經首有列國人之易有  
漢人之易有晉唐人之易有宋人之易荀虞之易漢學  
也自王輔嗣以老莊言易易全空矣聖人之造易也象

因卦生辭因象著辭與字一定不易易有爻有位是必有錯綜經緯變易之道存其中焉易有吉凶悔吝是必有不盡之言與意隨遇而取決乃今求之晉以後之易則空論而已江都焦氏嘗取經文與卦爻反覆實測之得所謂旁通者相錯者時行者舉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盡驗其往來之迹於經文中蓋深明乎九數之正員比例六書之假借轉注而後聖人著書之本義豁然大明聞者驚其奇見者服其正雖使義海以下衆咻之而不能折其說焦君之易曰章句曰通釋曰圖略其大旨見於圖略而旁通三十證尤爲顯據可例其餘或曰比例爲圖因其末之同而溯其本如此則所通不旣多

乎曰此正可見聖人之易錯綜參伍偶舉一隅以例其餘若其因事而揲著因卦而求象必有無盡之言使各象變適於事以決吉凶是以左傳筮辭更出於今易辭之外也或曰通釋因假借不幾鑿乎曰古未有字先有言有意伏羲畫三三而定其言與意倉頡始造乾坤之字故徒言遯而遯與豚同意徒言疾而疾與蒺同意傳謂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卽此也藉曰非也虞翻何以豚魚爲遯韓詩外傳何以蒺藜爲據疾哉元與焦君少同學嘉慶十九年夏過北湖里中間問君易法終食閒舉三十證及至江西趣其寫定寄讀讀竟序其本末如此傳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

占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其是學之謂乎其易餘籥錄二十卷易廣記三卷易學成復有隨筆著錄易話二卷記友朋門弟子問答及於易者其注易日記三卷則撰錄易通釋時自稽所業也又爲六經補疏說之曰說漢易者多斥王弼然弼之解箕子乃用趙賓說孔穎達不能申明之其讀彭爲旁借雍爲甕通孚於浮訓爲務躁解斯爲廝釋爲賤役蓋以六書通借解經之法未遠於馬鄭惟其言元妙耳尚書孔傳僞矣堯典下至秦誓不僞也視爲魏晉人所作傳奚不可存者金滕我之不辟辟訓爲法居東卽東征罪人卽管蔡大誥周公不自稱王稱成王之命其說固善矣毛鄭義有異同正義往往雜

鄭於毛比毛於鄭其聲音訓詁頗多疏漏當正之補之  
孟子曰孔子成春秋亂臣賊子懼左氏傳云弑君稱君  
君無道稱臣臣之罪杜預揚其詞而衍之與孟子說悖  
預爲司馬懿女壻目見成濟之事將代之諱代之解而  
爲此也萬氏充宗斥左氏爲頗惠氏半農顧氏棟高糾  
杜之失而莫測杜意之所在所謂彼有取爾也禮以時  
爲大訓詁名物皆宜詳究論語一書發伏羲文王周公  
之旨其文簡奧惟孟子能遵聞之又一書之中參伍錯  
綜引伸觸類互相發明與易例同也於是成周易王氏  
注補疏二卷尙書孔氏傳補疏二卷毛詩鄭氏箋補疏  
五卷左氏春秋傳杜氏集解補疏五卷禮記鄭氏注補

疏三卷論語何氏集解補疏二卷合爲六經補疏二十卷嘗謂梅徵君弧三角舉要環中黍尺撰非一時繁複無次戴庶常句股割圓記詞質而奧變易舊名將欲歸於宏亮作釋弧二卷以通之嘉定錢大昕稱爲用意獨絕又謂弧綫之生緣於輪輪徑相交乃成三角輪弗明法無所附也成釋輪二卷康熙甲子律書用諸輪法雍正癸卯律書用掬圓法實測隨時而差則立法隨時而改釋掬三卷以劉徽旣注九章算術講九章者不能舍劉氏之書矣然九章不能盡加減乘除之用而加減乘除可通九章之窮作加減乘除釋八卷是時元和李銳號精推步術每恨未見李仁卿秦道古所著書循游浙

江得益古演段測圓海鏡急寄與鏡銳大喜循又得秦氏數學大略因爲天元一釋二卷開方通釋一卷以述兩家之學謂其子琥曰李欒城之學既有天元一釋闡明之而測圓海鏡益古演段兩書不詳開方之法以常法推之不合讀者依然溟滓黯黹秦道古數學九章有正員開方法因又爲開方通釋詳述其義汝可列益古演段六十四問用正員開方法推之遂以同名相加異名相消用超用變之法示琥琥布策下算一一符合其式循曰得此演段可讀矣名曰益古演段開方補附於里堂學算記之末循又有羣經宮室圖二卷禹貢鄭注釋二卷書義叢鈔四十卷毛詩地理釋四卷毛詩草木



蟲魚釋十一卷陸璣疏考證一卷論語通釋一卷孟子正義三十卷揚州足徵錄一卷里堂道聽錄五十卷雕菰集二十四卷詞三卷詩話一卷種痘醫說共若干卷卒年五十八元又曰君博聞彊記周易孟子專勒成書易學不拘守漢魏師法惟以卦爻經文比例爲主孟子正義疏趙岐之注兼采近儒數十家之說而多下己意合孔孟相傳之正指每得一書必識其顛末卽小說詞曲亦讀之至再舉國朝人著述三十二家作讀書三十二贊又著貞女論二篇愚孝論二篇皆有補於世性誠篤恬淡寡欲布衣蔬食不入城市惟以著書爲娛錢辛楣王西莊程易田諸先生皆推敬之

汪嘉禧

汪嘉禧字選樓仁和人少恬靜雅好博學不事華辨補  
杭州府學生儀徵阮元闢詒經精舍於西湖擇諸生之  
雋異者習業其中嘉禧哀然爲舉首嘗解易消息曰陰  
往陽來爲息陽往陰來爲消坎離陰陽在中得中和氣  
故坎離不見消息消息在三畫者三日成震八日成兌  
陽息也十六日退巽二十三日退艮陰消也易貴陽賤  
陰故成震爲餘慶退巽爲餘殃在六畫者復至夬爲陽  
息垢至剝爲陰消陰陽交易卦變以生而本在乾坤故  
乾鑿度謂聖人因陰陽起消息立乾坤以統天地消息  
爲陰陽自然之數夏至晝漏六十刻漸以短冬至晝漏

四十刻漸以長時消息也陽律三去一下生陰律三益  
一上生鍾律消息也治極亂靜極動人事消息也易切  
於人事於剝言君子消息盈虛天行也陰盛陽微順而  
止之行法以俟命消極必息也豐言天地盈虛與時消  
息而况於人雷火盈實豐盛之時持盈有道息極防消  
也豐於卦氣值夏至剝當九月陽衰一進之一退之臨  
象八月有凶消不久也臨與遯旁通陽息至二已憂其  
消蓋思患豫防之意學易可以無大過於象三言消息  
徵之消息爲孟氏學震兌坎離主四方六十卦更用事  
據六爻言虞氏以易道在天三爻足矣故更爲納甲蓋  
爻用六象備三納甲以坎離爲中宮六爻以二五得位

成既濟定易道尙中和陰陽極消息見焉坎離不盈不  
虛以無制者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大道何有消  
息哉又通許氏鄭氏虞氏之旨爲性情說曰聖賢之學  
推情合性不尊性滅情性生於陽情生於陰獨陽不生  
獨陰不成乾爲性通乾於坤既濟定文言曰利貞者性  
情也又曰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性內情外何內陽外陰  
曰獨立者陽體物者陰情接物而生以物爲質詩烝民  
箋曰其性有物象其情有法則情法性陰承陽也釋氏  
廢情不能推性及物性爲空虛然則情無惡與曰有欲  
無惡治情以性呂覽貴當篇曰治欲者不於欲於性翼  
奉謂五性不相害六情更興廢情偏乃害性平情所以

盡性然則通性何以以恕推己度物發皆中節性始有實治情何以以忠因其固然無有短長情乃有常大學絜矩情通性也中庸用中性治情也情何不能治性曰陽勝陰治陰勝陽亂聖人通陰陽故能理性情也又作釋能曰包衆物爲該又爲合遂民欲爲恣順之均之爲伽事在己爲任力有餘不求助爲堪又爲勝在內爲善在外爲才陳於人爲力統爲舉其事殊爲道菽爲才菽爲理德法爲行政令轉音爲耐更其訓爲從以多訓同賢以有所得訓同德以過人訓同俊以勝訓同果同毅以伉訓同健以善訓同淑同令以本義訓爲熊屬足似鹿又釋禹貢北過降水曰鄭君注禹貢本地說謂大河

東北流過降水千里至大陸爲地腹而以地理志大陸  
在鉅鹿絳水在安平信都鉅鹿與信都相去不容此數  
爲非又以河內共北山共水出焉東至魏郡黎陽入河  
者爲降水又謂降當讀如郟降於齊師之降按降音下  
江反古音近洪洪水橫流孟子作洛水以聲相近也後  
世昧於古音以絳水爲降水而共水之名掩鄭君定爲  
共水蓋審其音韻之遠近卽周禮序所謂就其原文字  
之聲類是也地說未知何書考鄭君注弱水黑水兩引  
地記而三危山數語見河圖括地象則地說或亦圖緯  
周禮序所謂摭祕逸是也僞孔傳注降水爲水名而不  
詳其地孔穎達泥地理志反謂鄭之改讀出於胸臆專

已守殘詎知鄭學之闕通哉西湖六一泉有木主數百  
皆前明逸老其事蹟無所見嘉禧一一鈎考得之撰六  
一泉神位考三篇閱書積千種又以宋王應麟集鄭氏  
易摺拾至富而不著原書頗爲疏略乃爲逐句注之是  
其博而能詳慎也嘉禧屢應秋試不遇嘉慶二十一年  
卒年四十二無子所著有意林翼東里學人詩文集卒  
後毀於火殆散佚不可得見矣

洪震煊 徐鯤

洪震煊臨海人少與兄頤煊俱有雋名補諸生益篤志厲學儀徵阮元稱之曰侍郎之後復見洪生侍郎者天台齊召南也震煊嘗謂太史公書以魯定公十二年冬孔子去魯適衛爲誤定爲去魯在定公十三年春就以史記正之曰孔子世家孔子將去魯曰魯今且郊如致膳於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郊又不致膳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審是孔子之去魯在郊後明甚魯郊嘗以春正月明堂位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弧韞祀帝於郊雜記云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謂此郊也魯以正月郊郊後而孔子行此去魯在十三



年正月可證一衛世家及十二諸侯年表皆於靈公三十八年書孔子來祿之如魯衛靈公三十八年正魯定公十三年此適衛在定公十三年可證二世家又云孔子之去魯凡十四年而反乎魯孔子以哀公十一年反魯自哀公十一年追數至定公十三年正十四年此去魯在定公十三年可證三春秋定公十二年冬十有二月公圍成公至自圍成此時孔子在魯故也假令孔子已去魯尚墮成乎惟史記於魯世家及十二諸侯年表之魯皆書定公十二年季桓子受齊女樂孔子去不知此著受女樂爲孔子去之張本非謂孔子卽於是年去也十二年冬十二月受齊女樂十三年春正月孔子去

魯中間相去無多時故不更提其年耳或不善讀此遂謂孔子以定公十二年冬去魯適衛誤已至孔子世家敘孔子誅少正卯三月大治及歸女樂去魯適衛皆在於定公十四年此十四年當爲十二年字之誤近人已詳其說茲不具論也震煊讀夏小正知鞠則見卽虛星且謂用夏正日躔以求昏旦星絕無差忒著爲說曰小正直舉經星之體者七鞠爲虛也參也昴也四月南門爲亢也大火爲心也辰爲房也十月南門爲東井也七者皆直指經星之體者也可以他星得經星之次者有四斗杓攜龍角衡殷南斗織女恆向姬訾之口漢起箕尾之間是四者皆可以他星定經星之次者也九月辰

繫於日此明言日躔也有一月日躔卽可以得餘月日躔而每月晨見昏見晨中昏中伏內諸星又皆可以定每月日躔所在得每月日躔亦可以驗每月昏旦星也其法具在於經試詳言之正月初昏參中是時夜四十八刻則旦應尾中日應在營室矣虛東距營室三十度外故晨見也參中者參加午也參加午則龍角加寅南斗加亥斗魁枕於午杓攜於寅衡殷於亥是斗柄懸在下也正月日在營室則二月日在婁三月日在昴參西距昴三十度以內故三月參於昏伏也三月日在昴則四月日在參昴東距參三十度以外故四月昴始以晨見也四月日入戌卽初昏之時參加戌參加戌則亢加

午故初昏南門正也四月日在參則五月日在東井參  
東距東井三十度以外故五月參於晨始見五月日入  
戌卽初昏東井加戌東井加戌則心加午故云五月初  
昏大火中五月初昏大火加午六月初昏大火加未矣  
大火加未則龍角加申南斗加巳斗杓攜於申衡殷於  
巳此斗柄正在上也五月日在東井則六月日在七星  
七月日在翼七月日入酉卽初昏翼加酉翼加酉則箕  
尾加午漢起箕尾之間是正南北也析木加午則娵訾  
加卯織女向卯是正東向也七月初昏娵訾加卯則龍  
角加申是時夜亦四十八刻矣自昏至旦應首尾歷七  
辰則龍角昏加申者旦應加於寅龍角加寅南斗加亥

參首加午故云參中則旦斗柄縣在下也七月日在翼  
八月日在角房西距角三十度以內故八月初昏房則  
伏也八月日在角九月日在房故九月房繫於日心比  
於房而近於角故內火內之云者視繫爲遠視伏爲近  
也九月日在房則十月日在箕十月日入酉卽初昏箕  
加酉箕西下加於酉則東井東上加於卯故十月初昏  
南門見謂東井見於卯也東井見卯之時營室南加於  
午十月時有養夜則營室自昏至旦應歷七辰初昏營  
室南加於午及旦營室北加於子矣織女向子是正北  
向也故云十月織女正北向則旦也凡此者以經求經  
無毫釐之差上合於堯典下通於月令而自唐以來無

有發之者何與其辨鞠爲虛星曰夏小正正月鞠則見傳云鞠者何星名也則見也者歲再見爾解云天官書星無名鞠者近註家皆謂鞠星卽柳星則見爲昏見震煊謂鞠非柳星其虛星也案小正凡一月候數星者必一在晨一在昏四月昴則見者晨也初昏南門正者昏也五月參則見者晨也初昏大火中者昏也七月漢案戶初昏織女正東向者昏斗柄縣在下則旦者晨八月辰則伏者昏參中則旦者晨九月內火者昏辰繫於日者晨十月初昏南門見者昏織女西北向則旦者晨正月鞠則見若已爲昏也下初昏參中斗柄縣在下又爲昏三星一候非小正例也蓋鞠則見者晨候也初昏參

中斗柄縣在下則昏候也月令每月中星必一言昏一言旦本小正之法也小正凡言星之則見者三正月鞠則見四月昴則見五月參則見皆謂晨見五月晨見者參四月晨見者昴正月晨見者虛矣正月日躔在營室虛星東距日躔三十度許故晨見也小正凡言則見者皆謂躔見而後伏伏而再見柳自季夏以後無夜不見於天不應至正月始言則見南門之候於十月之昏也言見不言則也若虛星自十一月始伏至正月始見故經曰則見傳曰再見宜也爾雅釋詁云鞠盈也鞠有盈義盈虛相反鞠之爲虛其猶治之爲亂甘之爲苦與古人原有以義適相反命名者則謂虛星爲鞠星是也震

煊兼習地理之學有禹貢降水考曰河渠書禹導河至  
於大伾以爲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  
敗乃廝二渠以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於大陸  
太史公親從孔安國問故此必古文家說也漢書地理  
志於上黨屯畱云桑欽言絳水出西南東入海於信都  
國信都云禹貢絳水亦入海云桑欽言絳水云禹貢絳  
水而不云古文明非古文家之說地理志引禹貢字作  
降溝洫志亦作降而地理志郡國下字特作絳二文是  
錯抑亦有戾於古文故鄭君駁之以爲水土之名變易  
世失其處見降水則以爲絳水故依而廢讀或作絳字  
非也鄭君傳古文是降非絳益信地理志郡國下之絳



水非古文家說降水在漢時已難尋其故道故鄭君以爲今河內共北山淇水出焉東至魏郡黎陽入河近所謂降水也又今河所從去大陸遠矣館陶北屯氏河其故道與云近所謂云其故道與鄭君自爲疑詞不敢確指淇水卽爲降水屯氏河卽禹貢故道以經典無明文故言之過慎顧或據水經注絳亂漳津漳絳通稱謂降卽漳則難信也禹貢有二水而同一名者矣如漆沮旣從又東過漆沮是也未有一水而二名者也如果一水冀州曰衡漳道河曰降水忠質之世主名山川何有此繁稱哉況地理志漳絳並列漳水入河絳水入海是古者漳絳一水分也降水非絳亦非漳案溝洫志王橫云

禹之行河水水隨西山下東北去周譜云定王五年河  
徒斯今所行非禹之所穿宜更開空使緣西山足乘高  
地而東北入海賈讓云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  
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迺  
有金隄高一丈自是東地稍下隄稍高至遮害亭高四  
五丈土橫所稱西山卽賈讓所謂放河使北西薄大山  
賈讓所謂淇水口東地稍下隄稍高則淇水口以上隄  
下而地高可知此卽王橫所謂緣西山足乘高地亦卽  
大史公所謂至大伾引河北載之高地賈讓所稱淇水  
口卽鄭君所稱淇水近所謂降水黎陽卽鄭君所謂淇  
水自魏郡黎陽入河由是知鄭君以淇爲降非出胸臆

蓋亦古文家之舊說也又以浙江卽岷江非漸江下說曰漢志水經皆言分江水東至餘姚入海而說文浙字亦緊接江沱之後云江水至會稽山陰爲浙江據此則浙江卽大江無可疑者蓋自岷源濫觴至丹陽石城分而爲二流是爲分江其本枝過毘陵爲北江其分江則東匯震澤歷吳縣南下由拳柴壁過禦兒至錢唐而後出餘姚海口也太史公記秦始皇帝東游自雲夢浮江下過丹陽至錢唐渡浙江上會稽由丹陽至錢唐則是由分江至浙江也順流而下耳吳越春秋稱范少伯去越乘舟出江之口入五湖之中五湖卽震澤逆流而上曰遡迴殆其是乎夫江流通海皆有潮汐丹徒大江終

古無濤而浙江常擅濤湧雪山之目以龕赭二山下有  
伏沙之故當其石城疏瀹分浙遙通濤聲反激海水上  
潮溯源直去則馴至於丹陽矣漢志云丹陽故鄣郡屬  
江都江都屬廣陵丹陽廣陵其地近也浙江曲江其義  
通也始厲胥毋終凌赤岸渺尋途而合轍懿一葦之可  
杭枚叔之發若按圖焉漸江者浙江之支流其源出三  
天子都至會稽合浙江入海自石城之派後堙潮不通  
於故瀆且狎注於漸江分江之流日以塞則漸江之岸  
日以闊久假不歸遂擅浙名其勢然也漢志云漸江水  
出丹陽黟南蠻中東入海郭景純注山海經引地理志  
云浙江出新安黟南蠻中東入海漢志云漸而郭引爲

浙者傳寫字誤也所以知者景純說三江爲岷江松江  
浙江岷江北江松江中江浙江南江三江皆大江其意  
與班氏之說三江本合旣以浙江爲大江必不更以浙  
江爲漸江矣酈氏徵引山海經注不能訂正誤字更爲  
望文生義以佐成其說使後人不復知浙江之源實出  
於岷山無怪乎宋子京并欲改漢志之漸江爲浙江也  
又曾氏一貫論曰夫鬱草十葉爲貫錢貝十百爲貫然  
則貫者備十數也一者數之始十者數之終是故一貫  
三爲王十合一爲士一貫之旨考文可知貫從母生從  
母從貝從貝則非無物從母則非一數羅縷道妙必絕  
慮於虛無也錯綜理蘊宜辭聲於孤陋也實字從貫貫

從實文實義不虛貫數非一貫之與實旁通情矣周語  
單子之言曰忠文之實也戴記著孔子之言曰內思畢  
心曰中中以應實曰知恕由斯以談忠恕者實學之  
通義一貫之雅詁爾考中度衷必有實功聞一知十亦  
非空悟博學審問是爲講貫好古敏求是爲累貫夫子  
之道無隱乎爾故管子亦云聞一言以貫萬物謂之知  
道豈有高談性理存神乎冥漠之鄉矯語從容荒忽乎  
名物之數而自以爲泛應曲當哉少之屯也上貫一木  
之才也上貫一艸之毛也上貫一夫一貫與貫一殊情  
以貫與自貫殊致彼艸木之無知故貫地以自然若人  
爲物靈動爲世則觀玩則上下無常酬酢則人已兩盡

必強識事數之全乃克盡物情之變語曰忠信爲周周  
正言乎其全爾而數從一始一在其下爲本一在其上  
爲末本末具而上下通忠恕之效也二爲偶一三爲奇  
一四成四分五象五行入八爲六衰出爲七分別相背  
者八屈曲究盡者九數之未備皆未可言貫惟至於十  
而全數見矣東西其一也南北其貫也故曰一貫再稽  
周禮大史算器謂之中攷工桃氏穿莖亦謂之中然則  
忠之從中得聲亦謂當握其全數而貫穿之恕從忠出  
忠恕同事物數雖繁一以貫之算法所謂實如法得一  
蓋取諸此逸書曰先算其命言王者統業先立算數以  
命百事也曾子首篇曰博學而算焉其亦謂此與他日

函又問答詳盡變禮十篇書成究極天圓惟道傳於備  
數故功成於篤實也顏氏復禮論曰自農皇重卦天澤  
兆象軒后正名冠裳垂飾而禮制開先嗣是虞史陳謨  
謂天秩自我伯夷降典則惟寅惟清殷因夏禮周因殷  
禮煌煌乎丕天之大理也仁量周天下舍此其何歸孝  
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又曰道之以禮樂而民和睦  
孝爲仁本禮爲仁文也及周之衰諸侯踰法惡其害已  
盡去其籍至春秋之末禮亡已久亡久則必復自然之  
道也孔子告顏子曰克己復禮爲仁克訓爲任已詰爲  
身謂身任復禮之事同仁之量也故又曰一日克己復  
禮天下歸仁禮之時用大矣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夫典



著六官繫彰九德履以和行復以辨物釋回全好則出入之无疾也嘉會輔仁則朋來之无咎也若夫人性有男女妒忌之別爲制婚姻之禮有交接長幼之序爲制鄉飲之禮有哀死思遠之情爲制喪祭之禮有尊尊敬上之心爲制朝覲之禮去故作新制卽爲復以人治人道亦非遠正如復卦初九從坤剛反動而以順是爲不遠之復經禮三百曲禮三千視聽言動舉其凡矣故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約由博反復自窮來其義一也若其不爾正如上六之窮上極柔遠道不反是爲迷復迷復有凶來復有吉復禮之道其惟剛健乎蓋剛則能斷鮮因循習俗之情健則能行絕節文繁重之慮顏子法

復之初九故見稱於孔子孔子曰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不善卽非禮知行卽由己撥亂而反正任重而道遠以此及天下仁孰大焉又性情說曰性者何仁義禮智信也情者何喜怒哀樂愛惡也仁義禮智信之謂性故性無不善喜怒哀樂愛惡之謂情故情有利欲情出於性性之欲卽情也故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逮乎感物而動而情僞生好惡無節於內欲引於外不能反已天性滅矣滅天性而窮人欲於是有悖逆詐僞之心有淫佚作亂之事此不善用其情者也善用其情者六情所以扶成五性是故性本善情可以爲善孔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生

之謂性也此孔子之道性善也文言傳曰利貞者性情也利爲和貞爲正因和而得正由情而復性此孔子之言情可以爲善也孔孟之言若出一轍安有如王仲任所舉而云鄧文茂記繁如春華者哉鉤命訣曰情生於陰欲以時念也性生於陽以就理也說文解字云性人之陽氣性善者也情人之陰氣有欲者也其猶守孔孟之家法與又格物說曰古人未有離學爲教者也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周書曰學于古訓乃有獲禮記曰人不學不知道豈有大學之教首事離學哉如若所言卽物窮理冥心坐悟遠宗捍禦近取量度是無益之事而已善乎唐孔仲遠之釋禮記大學也曰欲誠其意先致

其知者言欲精誠其己意先須招致其所知之事言初  
始必須學習然後乃能有所知曉成敗故曰先致其知  
也致知在格物者格來也言若能學習招致所知已有  
所知則能在於來物若知善深則來善物知惡深則來  
惡物由斯言也學習當居致知之先格物實在致知之  
後善惡之來惟致知者能知之也物格而后知至言物  
既來則知其善惡所至審若是言則格物爲身外之事  
非關學問也惟物之未來我則先學習招致所知有以  
待之物之既來我則知其善惡成敗所至而有以處之  
夫人未有喜敗而惡成者也正由不知事物成敗所至  
耳使其知之意何敢不誠心何敢不正大學一書反覆

申明此意而已夫善惡存物緣人所好而來大學之第一義在先學習招致所知以待物來而知其至耳易曰遂知來物來物卽格物也義固在知來物而不在來物也樂記曰物至知知物至卽物格也義在知知而不在物至知格物本非第一義尙何紛紜辨難哉震煊性寡合習業詁經精舍與仁和孫同元蕭山徐鯤善嘉慶癸酉學使周兆基拔以貢成均旣廷試貧不能歸里入直隸學使幕在深州以微疾卒年四十同元字與人嘉慶戊辰舉人有弟子職注行於時

徐鯤字北溟蕭山人少補諸生不事帖括專習經訓時人譏之不屑也儀徵阮元督浙學肄業詁經精舍其經

籍纂詁鯤校證成之嘗謂易睽卦之睽本作睽釋之曰  
易睽卦釋文引說文云目不相聽也校此書者輒改聽  
爲視通志堂本已如此惟董真卿周易會通載呂祖謙  
音訓所引釋文尙作聽與說文合案玉篇耳部廣韻十  
二齊睽字注並引說文云耳不相聽又廣韻睽字注引  
說文云目少睛一切經音義一引廣蒼亦云睽目少睛  
也乃今本說文耳部脫去睽文而以其注併於目部復  
脫去睽目少睛本訓致斯譌舛然則陸氏所引說文當  
作耳不相聽也睽卦之睽宜從耳鯤屢應秋試卒不售  
卒年四十二仁和侍御孫志祖著讀書勝錄頗采鯤談  
論鯤又謂郭景純注爾雅求詳者百四十二條邢疏補

其十近儒鉤稽出滯補所不備可云詳矣然引離騷蹇  
修釋徒鼓鐘謂之修徒鼓磬謂之蹇是以良媒爲樂節  
也引方言絲作者謂之履釋經履是以屝履爲草名至  
薶懷羊薶卽芋魁薶與魁同幾類蹲鴟爲羊矣過求詳  
核轉滋附會不敢以爲當也

文獻徵存錄卷七終

文獻徵存錄卷八

杭州錢林東生輯

南通州王藻菽原編

錢大昕弟大昭從子塘站

錢大昕字曉徵又字竹汀嘉定人少有止足之志既從長洲沈德潛游學頗擅屬辭爲吳中七子之冠有弔姚廣孝作云空登北郭詩人社難上西山老佛墳每有著作人競鈔寫聲譽方振忽歎息曰經之未通乃從而繡其輦幌乎故關覽羣籍綜貫六藝勉爲洽孰之儒高宗南巡召試舉人授中書乾隆十九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大昕居省中讀梅氏書妙盡研覈遂通天



文陰陽厯算聞其除館職尙書何國宗先往候之出謂  
人曰今之賈逵也宋核忠輔統天術以距差乘躔差減  
氣汎積爲定積梅文鼎謂元郭守敬加減歲餘法出於  
此但統天求汎積必先減氣差十九日有奇與郭又異  
文鼎不爲之說大昕推之曰凡步氣朔以甲子日起算  
今統天上元冬至乃戊子日不值甲子依授時法當加  
氣應廿四日有奇乃得從甲子起今減去氣差是以上  
元冬至後甲子日起算也旣如此當減氣應卅五日有  
奇今減十九日有奇者去躔差之數不算也求天正經  
朔又減閏差者經朔當從合朔起算今推得統天上元  
冬至後第一朔乃乙丑戌初二刻弱故必減差而後以

朔實除之卽授時之朔應也其說歲陰太歲曰歲陰與太歲不同淮南天文訓攝提以下十二名皆謂太陰所  
在史記太初元年年名焉逢攝提格者歲陰非太歲也  
東漢後不用太陰紀年又不知太歲超辰之法乃以太  
初元年爲丁丑歲則與史漢之文皆悖也周禮輯人軌  
長十尺而策半之鄭元云十或作七合七爲弦四尺七  
寸爲鈎以求其股股則短矣賈公彥推爲股五尺三寸  
大所謂此句弦求股法以句冪減弦冪開方取之得五  
尺一寸八分不盡公彥不知方法以百尺爲丈百寸爲  
尺所定尺寸之位俱誤又不知四尺寸寸自乘之中尙  
有四七相乘之廉積故句冪誤而所求股數亦誤也太

史正歲年以序事鄭元云中數曰歲朔數曰年中朔大小不齊正之以閏若今時作厯日矣大昕謂鄭所云中數者自今年冬至數至後年冬至凡三百六十五日有奇而成一歲也朔數者自今年正月朔數至後年正月朔凡三百五十四日有奇而爲一年也兩數相較則歲有閏餘十一日弱故云中朔大小不齊正之以閏公彥疏乃曰中氣匝則爲歲朔氣匝則爲年假令十一月中氣在晦則閏十二月十六日得後正月立春節此卽朔數曰年至後年正月一日得雨水中此中氣匝此卽是中氣曰歲公彥誤也歲有十二中祈之爲二十四氣中氣匝與節氣匝皆三百六十五日有奇何大小不齊之

有節氣之不皆在朔與中氣同賈以節氣爲朔氣遂指爲朔數此其誤之由也又參泰西日躔最高卑之說以知尙書緯四遊升降暢劉歆三統厯之意旨因彈定班固志譌文舛義其精思探賾如此三十三年遷右贊善再擢爲侍講學士大昕每求稱病因乞假以去去職五年復補學士俄除少詹事一充主考官四充會試同考官再提學廣東遭父喪服除又遭母喪由是家居不復出元和惠棟吳江沈彤皆長經術東南人士悉祖之大昕旣返臥里門耽意繙誤闡惠沈舊訓大義以示學者又研究爾雅說文意指推及遷固以下述作無不貫穿通洽爲古同音假借說云漢人言讀若者皆文字假借

之例不特寓其音并可通其字以說文言之響讀若許  
 詩不與我戍許春秋之許田許男許冲上書闕下不必  
 从邑从無也鄴讀若薊禮記封黃帝之後於薊漢書地  
 里志有薊縣不必从邑从契也璿讀若淑爾雅璋大八  
 寸謂之珣卽淑之譌不必从玉从壽也珣讀若宣爾雅  
 璧大六寸謂之宣不必从玉从旬也趨讀若熒詩獨行  
 熒熒不必从走从勻也趨讀若匐詩匐匐救之誕實匐  
 匐不必从走从音也孔讀若戟春秋傳公戟其手不必  
 作孔也櫛讀若柅易繫于金柅不必改爲櫛也矧讀若  
 鳩書方鳩僛功不必改爲矧也惛讀若疊詩莫不震疊  
 不必改爲惛也稟讀若傲書無若丹朱傲不必改爲稟

也操讀若藪攷工記以其圍之防稍其藪不必改爲操也屨讀若僕孟子僕僕爾亟拜不必改爲屨也闕讀若闕漢書闕入字不必改爲闕也袞讀如阿史記阿保字不必改爲袞也辛讀若愆今經典臯辛字皆作愆翬讀若創今經典翬業字皆作創△讀若集今經典△合字皆作集牽讀若達今詩正作達翌讀若皇今周禮正作皇翌讀若紱今周禮作帔帔與紱亦同也芮讀若洵詩芮鞠之卽韓詩作洵是芮洵通也瞿讀若句春秋鸛鶴說文作鵠鵠是瞿句通也雁讀若鴈今經典雁鴈亦通用也說文又有云讀與某同者如莫讀與蔑同今尙書莫席正作蔑字岳讀與聶同今春秋岳北正作聶字叶

讀與稽同今尙書卍疑正作稽字雀讀與爵同改讀與施同今經典烏雀字多用爵敷改字皆用施雪讀與隱同孟子莊子皆有隱几字不作雪以是推之許氏書所云讀若云讀與同皆古書假借之例假其音并假其義音同而義亦隨之非同後世譬况爲音者可同日語也近人尊信說文知分別部居之不可雜欲取經典正文悉改而從許氏之體是又未喻許君通假之例也又謂毛公詩傳每多用轉音大雅倪天之妹韓詩倪作磬而毛亦訓爲磬音隨義轉卽讀爲磬矣小雅外禦其務左傳務作侮而毛亦訓爲侮卽讀如侮矣鄭風方秉蘭兮毛訓蘭爲蘭說文有蘭無蘭知蘭讀如蘭也衛風能不

我甲韓詩甲作狎毛亦訓爲狎卽讀如狎也小雅神之  
弔矣毛訓爲至弔與質爲韻是讀弔爲至矣毛無破字  
其說出於王肅肅欲鄭立異故於鄭所破之字必別爲  
新義自謂申毛未必盡得毛旨試以他經證之賡之正  
音當如庚而書乃賡載歌卽从續音說文續古文作賡  
是漢古文尙書讀賡爲續矣卍之正音當近貫故齊風  
以卍與變弁爲韻而周禮卍人借卍爲礦字說文礦或  
作卍此依周禮讀非謂詩總角卍兮亦當讀爲礦也賡  
續以義轉卍礦以聲轉此古經轉音之例魏晉以後此  
義不講而讀經者動多窒礙矣詩公之媚子媚子之義  
當從毛鄭謂能以道媚於上下使君臣和合者也詩三



百篇言媚皆美詞論語媚與媚竈亦敬神之詞非有詔  
讀之意惟晚出古文尙書罔命有便僻側媚字而傳訓  
爲詔諛之人古文書多僞此亦其一證也小戎第三章  
末句不入韻說者以爲雜用方音攷之曰興字以虛膺  
切爲正音亦兼有歆音學記不興其器注云興之言歆  
也儀禮旣夕士虞二篇皆有聲三之文注一云噫興一  
曰噫歆是興與歆通大雅維予侯興以林心爲韻此亦  
以興與音爲韻也古字有正音有轉音求讀如奇難讀  
如讎敦讀如彫徵讀如祉皆聲之轉而經所常用者天  
下之口相同豈獨限於一方也近人語音不同雖稍異  
於古然皆有所本定母之仄聲北人讀如端母則詩麟

之定定之方中殿天子之邦其濫觴也斷有徒管都管  
二切禱有倒音鈍與頓通訂本徒鼎切而今譌爲丁定  
切非端定之合乎羣母之仄聲北人讀如見母則詩叔  
善射忌良士瞿瞿是也卷有拳音厥有槩音其有基音  
非見羣之合乎澄母之仄聲北人讀如知母古書中與  
仲通著卽箸字又有張略直略二切非知澄之合乎竝  
母之仄聲北人讀如邦母春秋紀子帛卽紀子伯吳越  
春秋帛喜卽伯嚭尙書於變或作於卞比有必履毗至  
二切背有補妹蒲昧二切敗有北邁薄邁二切非邦竝  
之合乎從母之仄聲北人讀如精母則詩其車旣載禮  
虛坐盡後是也稽有子計在詣二切漸有慈染子廉二

切踐讀如翦曾讀如層非精從之合乎定母之平聲北人讀如透母則詩蠶月條桑始之矣子之湯兮湯讀如蕩徹彼桑土土讀如杜佛書國土淨土皆讀杜音他有駝音墮有妥音非透定之合乎竝母之平聲北人讀如滂母史記抱之山中抱卽拋字番有婆潘二音吳人呼髀爲髀非滂竝之合乎從母之平聲北人讀如清母則古書造次從容之類又不一而足也小雅谷風末章怨字近儒或讀如依與鬼萎爲韻正之云此以意度之未有他文可證也讀說文序視而可識察而可見以見與識韻乃悟谷風思我小怨當與德韻怨當若抑論語以直報怨以德報德亦韻語也敬之篇佛時仔肩毛訓佛

爲大正義謂其義未聞攷之曰說文奮大也从大弗聲  
讀若子違汝弼卽此佛字佛之訓大猶墳之訓大同位  
之轉聲也毛公釋詩自爾雅訓詁之外多用雙聲取義  
若泮爲坡苞爲本懷爲和之類是也或兼取同位相近  
之聲如龍爲和遡爲鄉綴爲表達爲射之類也古人訓  
詁之學通平聲音聲音之變無窮要自有條不紊矣又  
引經證作古今方言說正郭璞注爾雅其略云古者聲  
隨義轉聲相近者義亦得相借景純注未喻音聲相轉  
之原故於文多所未詳如雉與陳孟與勉蹶與嘉猷與  
已皆聲之轉也延轉爲寅故寅有進義動轉爲迪故迪  
有作義也又曰倫敕爲勞倫勞聲相近也敕當爲勅讀

如來來勞亦相轉也景純乃云倫理事飭以相約勅誠鄉壁虛造矣又曰權輿草木之始釋草云其萌蘗蒨說文蘗灌淪蘗讀爲萌卽釋草之蘗蒨皆與權輿聲相近蓋之爲裂者鄭注緇衣云割之言蓋也正義謂割蓋聲相近尙書割申勸甯王之德割有蓋義爾雅蓋割同訓蓋有割義取同聲之轉也此類尙多也又曰人有形卽有聲聲音在文字之先而文字必假聲音以成綜其要毋過疊韻雙聲二端而疊韻易曉雙聲難知股肱叢脞虞廷之賡歌也次且劓刑文王之演易也至詩三百篇興斯祕大啟卷耳之次章崔嵬虺隤兩疊韻三章高岡元黃兩雙聲碩人之次章巧笑疊韻美目雙聲大叔于

田之次章上句磬控雙聲下句縱送疊韻出其東門首  
章棊巾雙聲次章茹蘆疊韻七月之威發栗烈雙聲兼  
疊韻上下相對東山之伊威蠨蛸町疇熠燿四句連用  
雙聲挑兮達兮哆兮侈兮既敬既戒既霑既足如蜩如  
蟬如蠻如髦不吳不敖不競不綵允文允武令聞令望  
宜岸宜獄式夷式已之綱之紀以引以翼隔字而成雙  
聲嘽嘽嘽嘽禹禹印印疊字而成雙聲與與翼翼隔字  
而成雙聲居居究隔章而成雙聲死生契濶搔首踟  
躕一句而兩雙聲旅力方剛山川悠遠一句而一疊韻  
一雙聲其組織之工雖七襄報章無以過也其音節之  
和雖壘篋迭奏莫能加也其尤妙者角枕粲兮錦衾爛

今不獨粲爛韻而枕衾亦韻錦衾疊韻角枕又雙聲也  
不敢暴虎不敢憑河暴憑雙聲虎河亦雙聲也此豈尋  
常偶合者可比乃童而習之白首而未喻翻謂七音之  
辨始於西域豈古昔聖賢之智出梵僧下耶四聲昉於  
六朝不可云古人不知疊韻字母出於唐季不可云古  
人不識雙聲自三百篇啟雙聲之祕而司馬揚雄作賦  
益暢其旨於是孫叔然制爲反切雙聲疊韻之理遂大  
顯於斯世後人又以雙聲類之而成字母之學雙聲在  
前字母在後知雙聲則不言字母可也言字母而不知  
雙聲不可也而雙聲已昉於三百篇吾於是知六經之  
道大小悉備後人詹詹之智早不出聖人範圍之外也

謂說文九千餘字古文居其大半其引據經典皆用古文說聞有標出古文籀文者乃古籀之別體非古文祇此數字也如書中重義往往云篆文或作某而正文固已作篆體矣豈篆文亦祇此數字耶作字之始先簡後繁必先有一二三然後有从弋之弋弋弋而叔重乃注古文於弋弋弋之下以是知許所言古文者古文之別字非弋古於一也古文中豐而首尾銳小篆則豐銳停勻叔重采錄古文而以小篆法書之後人不學妄指說文爲秦篆別求所謂古文而古文之亡滋甚矣世謂叶音出吳才老辨之云才老博攷古音以補今韻之闕後儒因是知援詩易楚詞以求古音之正其功已不細古



人依聲寓義唐宋久已失傳才老獨知之可謂好學深思者矣朱文公詩集傳聞取才老之補音而加以叶字才老書初不云叶也楊用修譏才老母氏劬勞勞叶爲僚四牡有驕驕叶音高攷才老書初無此文殆誤認朱氏叶音爲皆出於才老耳詩外禦其務吳讀謨逢切朱不從吳氏而讀戎爲汝以叶務音騶虞之虞朱於第一章叶音牙第二章叶五紅反誰謂女無家朱於前章叶音谷後章叶各空反皆吳氏所無未可歸咎於吳也崑山顧氏秀水朱氏蕭山毛氏謂今韻之并始於平水劉淵邵長衡古今韻略卷首歷敘所見韻書載淵壬子新刊禮部韻略大所以爲壬子禮部新刊韻略四庫及南

北藏書家俱無有著錄者惟有平水新刊韻略五卷係元刊本前載河閒許古道真敘其略云平水書籍王文郁攜新韻見頤安老人曰檢聞先禮部韻略或譏其嚴且簡今私韻歲久又無善本文郁每年留意隨方見學士大夫精加校讐又添註語不遠數百里敬求韻引是此韻爲文郁所定也序末題正大六年己丑則金哀宗年號也於宋爲紹定二年其時金未亡至淳祐壬子則金亡久矣己丑在壬子前二十四年其時已併上下平聲各爲十五上聲二十九去聲三十入聲十七則不得云併韻始於劉淵矣豈淵竊見文郁書而翻刻之或失其序文而作者誤以爲淵所作耶黃公紹韻會敘例竝

舉江南毛晃江北劉淵兩家而每部增字於毛則云毛氏於劉則曰平水韻增然則劉淵乃刊平水韻之人而後人乃以屬之劉淵毋乃誤耶論者又謂平水韻併四聲爲一百七韻陰時夫併上聲拯韻入迴韻據此本此迴與拯之併平水韻已然矣大昕讀書能求其隙然建志精謹所言皆有據依閭下已意異乎臆造說中庸曰說文庸从庚从用庸之言用也中者天所命之性而用之在人孔子云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中庸卽執中之義矣人有七情中其節謂之中和博雅訓庸爲和而中庸一篇首言致中和中和卽中庸也前史地志或本有譌舛或爲後人追改讀史者忽而不察大昕嘗以漢志

山陽之西陽縣當作西防東海之海曲縣當作海西蜀郡汶江縣之澍水當爲泲水陳涉乃潁川之陽城人非汝南陽城蒯通范陽人乃東郡之范陽非涿郡之范陽續漢志平原郡本有西平昌縣刊本錯入樂安國注中校者并改十城爲九城後漢光漢紀省併西京十國淄川高密膠東屬北海刊本誤以十國爲十三淄川下多屬字章懷不能辨晉志青州本有濟南北海二郡史有脫文遂以北海之縣誤爲濟南屬縣宋人遂謂晉之濟南治平壽不治厯城考宋魏二志及杜預說濟南蓋領厯城著平陵祝阿諸縣而平壽下密膠東卽墨膠東自屬北海也又著秦三十六郡攷漢百三郡國攷其文繁

不錄不喜佛書曰先儒言釋氏近於墨吾以爲釋氏亦  
終於楊氏爲己而已彼棄父母而學道是視己重於父  
母也歷主江甯鍾山太倉婁東蘇州紫陽講席誨人必  
以規矩不爲稗說高論所學旣精博抑然若無以勝於  
人矚眄光景怡然自得有自題畫贊云官登四品不爲  
不達歲開七秩不爲不年插架圖籍不爲不富研思經  
史不爲不勤因病得閑因拙得安亦仕亦隱天之幸民  
弟大昭族子塘坵東垣繹侗子東壁東塾一門羣從皆  
治古學彬彬乎東南之望矣嘉慶七年年七十有七卒  
其所著書行於世者有唐石經考異一卷經典文字考  
異一卷聲類四卷廿二史考異一百卷唐書史臣表一

卷唐五代學士年表二卷宋學士年表一卷元氏族表  
三卷元詩紀事二卷補元史藝文志四卷三史拾遺五  
卷諸史拾遺五卷通鑑注辨證三卷四史朔閏攷四卷  
洪文惠年譜洪文敏年譜各一卷王深甯年譜一卷疑  
年錄三卷吳興舊德錄四卷先德錄四卷十駕齋養新  
錄二十三卷恆言錄六卷竹汀日記鈔三卷潛擘堂金  
石文跋尾二十五卷文集五十卷詩集二十卷未成者  
遼金史及元史補志休甯戴震嘗歎曰當代學者吾以  
曉徵爲第二人蓋震以第一人自居後之說者以爲大  
所雅博勝震也

大昭字晦之一字竹廬嘉慶元年舉孝廉方正好讀書

不汲汲於榮利名其讀書之所曰可廬取隨寓自足義也精治小學嘗釋爾雅輔小木云詩山有扶蘇毛云扶胥小木也扶輔聲義皆相近長言爲扶蘇急言爲輔孔冲遠以爲釋木無文不知小木卽木之名也大昭專力爾雅訓詁不知舍人爲何人爲書以問其兄大昕大昕曰陸氏釋文稱犍爲郡文學卒史臣舍人漢武帝時待詔而廣韻亦有舍姓是舍人乃其人姓名非官稱也有後漢書補表八卷其廣雅輯注則未成之書也塘字學淵一字漑亭嘉定人詹事大昕從子也少補縣諸生喜爲古今體詩爲光祿王鳴盛侍郎王昶咨賞久之不欲以詞人自足肆力於六經乾隆四十五年以拔

萃舉鄉試次年中進士除江甯府教授塘事大昕父桂發律呂推步聲音文字皆究極其妙著律呂古義自序之曰古之律傳而尺不傳律法待尺以爲用尺不傳則律不傳矣自荀勗以劉歆銅斛尺爲周尺載於史志莫有知其非者予得慮僖尺知勗所謂周尺之卽漢尺復得周尺知漢尺之非周尺因周尺以求律尺得今車工尺之八寸一分蓋周本八寸尺不可以制律律必用十寸尺卽昔人所云夏尺也然則周不能自用其尺制律後人顧必曰周尺哉古律當無異度周必因乎夏商夏商必因乎唐虞十寸尺之爲二帝三王時律尺明矣周尺傳而律尺傳律尺傳而古律已無不傳其愈於用漢



尺也不遠乎然予之爲此書非徒傳古尺而已兼以明律法焉夫索黍尺之千二百不能實八百十分之管也攷律之不必千二百黍也徑三分之積不盈八百十分也周黼之非兼用八寸十寸尺也後周玉律至隋而失其本數也雅樂燕樂之調法不同也中管調器之非律呂元聲也校律之用尺積也今權之用何度也皆律家所當知者也不知實管之宜異黍則容受必不符不知攷律之用方龠則黃鍾必非八百十分不知徑三分之積六百四十分則必以方徑爲員徑不知周黼止用十寸尺則聲不能中黃鍾之宮不知王律之積數增多則隋志錯誤之故不明不知雅樂燕樂異調則郊廟與房

中無別不知中管之非元聲則八音俱乖本律不知校律用尺再乘方則得數必舛不知今權所應之度則不能審古物之應律與否如是而律不可通矣夫言律必求其實用律之數寓於度量權衡而其聲應乎金石絲竹律本無不通故以是數物爲其用通則有法焉卽黃鍾之律是也故曰爲萬事根本有較度篇曰晉志列十五等尺以晉前尺爲主謂之周尺玉海列六等尺以司馬公所摹高若訥漢泉尺爲主謂之周尺其時漢尺之外實未見周尺也今曲阜孔氏所藏漢慮僂銅尺建初六年八月造當今工匠尺七寸四分與晉志云晉前尺卽劉歆鍾律尺建武銅尺者正同卽司馬公家周尺亦

無不同也周尺今藏曲阜顏氏以今匠尺較之長六寸四分八釐昔人以漢尺爲周尺者非也周有八寸十寸尺以顧氏尺四分加一得今匠尺之八寸一分是爲古十寸尺昔人謂之夏尺別於周也商尺蔡邕言長九寸鄭樵言長一尺二分寸半按攷工記夏后氏世室度以步殷人重屋度以尋步長六尺十寸尺也尋長八尺八寸尺也殷制用尋明別無殷尺矣蓋二尺三代同用也祭說出自臆撰鄭樵則據三司尺言之三司尺范景仁謂之黃帝時尺雖未可信要非宋始有之以漢尺推算當長一尺三寸五分卽今匠尺也三司尺之八寸一分卽古十寸尺十寸尺制律三代當同愈於用漢尺遠矣

又謂劉徽注九章推圓周三一四有奇而去其餘其術未密今以徑冪進位爲實開方爲圓周求積以徑冪乘周冪十六約之爲實開方爲圓積徑一者周三一六也作明算篇曰算莫難於算圓周者圓冪之本也以方容圓徑同而周異圓周之有圓冪若方周之有方冪故周異則冪亦異倍其徑者四其冪則初以爲周者繼以爲冪矣以方周除圓周而十之亦卽圓之冪也由是定爲方圓之率任所得之爲方爲圓無不可以推知其所未得而術有古今疏密之不同古術方周四則圓周三一四有奇而去其餘數故徽術算冪亦方四而圓三一四

也後人知古術之疏以徽術爲密依而用之雖閒有修  
改要不離此率自予觀之亦未見其密也一物之徑命  
之爲一則周且至三一六以上矣夫古術泥於陽奇陰  
偶之說其疏固宜徽術則本之割圓割圓之術有觚有  
弧矢其算之也有半徑與弦半徑常爲大弦而迭爲句  
股以求其小弦半徑爲小弦所截成弧矢有弧矢則半  
徑不盡半徑不盡則小弦不盡而割圓之以爲弧者卽  
小弦也弦直而弧曲合之以爲周非其類矣周之爲物  
如環無端割而爲弧必且無盡而割圓不能無盡也斯  
則名爲周而實非周也而又不能無所棄始之開方以  
求大股也可開而至於無盡也旣以其不能盡而棄之

後之開方以求小弦也亦可開而至於無盡也復以其不能盡而棄之有所棄則非全數矣徽之割圓也止於九十六觚其於股於矢於小弦固皆曰餘分棄之是以二尺爲方之圓周尙以六分半有奇爲小弦夫以如環之圓而以六分以上之小弦九十六之以爲周謂其與圓合體也其孰能信之是故求圓周者可無割圓也度之亦略近矣度法絲毫以下常無象而不可以名則有一術焉更密於度周而可以相代者曰十倍其徑冪以爲周冪而已我蓋得之於方方之徑冪卽圓之徑冪也方之周冪猶圓之周冪也惟以十六爲十是以數皆以十成而權衡獨以十六卽其理也是故徑冪一則方周

纂十六而圓周纂十徑纂十則方周纂百六十而圓周  
纂百是爲周徑之纂異位而同名夫如是則圓纂至十  
倍卽周爲徑而十倍其徑以爲周矣是反覆不衰之術  
也舊術周纂不足徑纂之十倍故反覆之則必衰衰不  
衰何足深論顧如方之容圓有舒促何容圓無舒促則  
無如此術矣是術也可不用比例而得周徑與方圓不  
出乎乘除進退以開方而已求周徑者徑自乘而十乘  
之卽周之自乘周自乘而十除之卽徑之自乘求方圓  
者方自乘而十六除之復十乘之卽圓之自乘圓自乘  
而十六乘之復十除之卽方之自乘所得皆平方開之  
也舊惟周徑有纂今則方圓之纂又有纂然皆因數以

立術非爲術以設數也然則其數幾何曰術在數可不  
言也以徑一爲例則徑冪百周冪千而方冪之冪十萬  
圓冪之冪六千二百五十是爲徑一則周三一六有奇  
而方百者圓七九零也立圓立方何如曰亦不過三一  
六爲圓則六爲方而已矣太史公律書上九商八羽七  
角六宮五徵九注家皆不能曉小司馬疑其數錯塘以  
淮南子太元經證之知其不誤著史記三書釋疑又以  
淮南天文訓一篇多馮相保章遺法高氏注闕略罕所  
證明乃證之羣書疏其大義或意有不盡以圖顯之爲  
成補注三卷又有春秋左氏傳古義則補杜氏之闕是  
也所作古文曰述古篇編詩曰呂齊吟藁以教授終年



五十六其叔大昕曰漑亭少時執經於先君子予長於  
漑亭七歲相與其學予入都以後漑亭與其弟坫及予  
弟大昭相切磋爲實事求是之學漸至於古人而止比  
予歸田而漑亭學已大成每相見輒互證其所得吾邑  
之好學者稱錢氏而漑亭則羣從之白眉也惜其未及  
中壽而撰述或不盡傳也

坫字獻之乾隆三十九年舉人編修朱筠總督尙書畢  
沆皆重其學爾雅小山岾大山岨說文無岨字坫以爲  
岨乃恒之譌晉書地道記恒山北行四百五十里得恒  
山岾號飛狐口是其證也其族叔大昕歎爲精審且曰  
大山宮小山卽南岳之霍山則小山岾大山爲北岳之

恒山審矣著有詩音表一卷車制攷一卷論語後錄五  
卷十經文字通正書十四卷新斲注地里志十卷坵工  
小篆晚患風痺一肢廢以左手寫之姿制益妙其注史  
記詳於音訓及郡縣沿革山川所在書旣成坵已病以  
其藁授伊犁將軍松筠錄一通藏焉

不  
身  
在  
庫

不  
身  
在  
庫

戴震 凌廷堪 孔繼涵

戴震字東原安徽休甯人少爲諸生與其縣人鄭牧歛汪肇滌方矩汪梧鳳金榜同受業於江永通六經精治三禮兼習推步鍾律於音聲文字之學尤核嘗曰學者必由聲音以求訓詁由訓詁以尋義理失此者非學也性狷介多與物忤落落不自聊年三十餘至京師困於逆旅餽粥將不繼誦讀如故人目爲狂生一日攜所著書詣嘉定錢大昕大昕覽而異之旣去曰此非狂生也閉戶生也尙書秦蕙田求雅才好博者大昕舉震蕙田大喜卽日詣之與談尙書纂五禮通攷震爲之斟酌意指以成盛業高郵王安國長禮部重震遣子念孫事之

獻縣紀昀餘姚盧文弼青浦王昶爲當世名人見震莫不加禮乾隆二十七年舉江南鄉試禮部被放又之山西布政使朱珪屬修汾州志書乃徧檢前籍駁正舊志之譌謂汾陽於漢爲茲氏縣戰國時屬趙不屬魏漢時屬太原郡不屬西河郡後魏太和八年改六壁鎮置西河郡治茲氏城而西河之名移於此酈道元注水經以武侯浮西河事繫之夏陽子夏陵及廟寶繫之邵陽而於謁泉山及文水絕不涉及子夏設教事張守節李吉甫輩始指爲魏之西河子夏退老居此非其實也吉甫又謂黃初二年於漢茲氏縣置西河郡卽今州理不知魏晉之西河皆治離石非茲氏吉甫又謂周宣帝於

此置汾州大業三年廢汾州不知周隋之汾州皆非西河郡境吉甫元和郡縣志敘述有法而猶有舛誤甚矣地理之難言也三十八年

高宗立四庫館公卿舉震以鄉貢士入館充纂修官旋命與會試中式者赴廷對

賜同進士出身改庶吉士時四十年也震以六書轉注其義寢失指事象形諧聲會意四者書之體假借轉注二者書之用一字具數用者爲假借數字共一用者爲轉注初哉首基之爲始叩吾台子之爲我其義轉相注也論諧聲廣韻東冬鍾江眞諄臻文欣元魂痕寒桓刪山先仙陽唐庚耕清青蒸登侵覃談鹽添咸銜巖凡共

三十五韻有入聲外此支脂等二十四韻無入聲顧氏古音反是震謂有入無入之韻當兩兩相配以入聲爲之樞紐真以下十四韻與脂微齊皆灰五韻同入聲東以下四韻陽以下八韻與支之佳咍蕭宵肴豪尤侯幽十一韻同入聲侵以下九韻入聲則從廣韻無與之配魚虞模歌戈麻六韻廣韻無入聲今同以鐸爲入聲不與唐相配而古音遞轉及六書諧聲之故可由此得之矣蓋皆用江永說後儒言易亂於費直震以漢書破之曰菽文志易經十二篇施孟梁邱三家十二篇者經上下二篇十翼十篇此三家所同也儒林傳云費直易無章句徒以彖象繫辭之言解說上下經蓋費氏不自立

章句其解說經卽用十篇之言而十二篇之目未嘗改  
劉向以中古文易校施孟梁邱經或脫去无咎悔亡惟  
費氏經與古文同初不言篇題與諸家異後人誤讀儒  
林傳輒咎費氏改經不察之甚也周禮大馭右祭兩軹  
祭軌注云故書軹爲軒杜子春云軒當爲軹軹謂兩鞮  
或讀軒爲簪笄之笄震辨之云軒當如或讀如笄杜君  
改爲軹與鞮內之軹二名混淆非也以鞮釋鞮端之軒  
亦非也軹者車軛軒者鞮末鞮者軸末後代字書并軒  
字無之矣祭軌字刊本無譌爲軌毛公釋濟盈不濡軌  
云自軛以上爲軌陸德明依說文別之以軌從九車鞮  
也軌從凡車式前也依傳意宜若犯若音犯則字當作



軌以韻攷之又<sub>不合疑</sub>漢時軌軌二字相溷毛君殆誤  
併二字爲一與其述明堂之制云明堂五室十二堂故  
曰明堂月令中央曰太室正室也一室而四堂東堂曰  
青陽太廟南堂曰明堂曰明堂太廟西堂曰總章太廟  
北堂曰元堂太廟四隅之室夾室也四室而八堂東北  
隅之室元堂之右夾青陽之左夾也其北堂曰元堂右  
个東堂曰青陽右个南堂曰明堂左个西南隅之室明  
堂之右夾總章之左夾也其南堂曰明堂右个西堂曰  
總章左个西北隅之室總章之右夾元堂之左夾也其  
西堂曰總章右个北堂曰元堂左个凡夾室前堂或謂  
之箱或謂之个左氏傳置饋於个杜云个東西箱是也

个者兩旁之名也古者宮室之制前堂後室有夾有个  
有房惟南嚮一面明堂四面闔達亦前堂後室有夾有  
个而無房禮婦人在房明堂非婦人所得至也四正之  
堂皆曰太廟四正之室共一太室故曰太廟太室世之  
言明堂者有室無堂不分个夾失其傳矣春秋昭公二  
十二年十月王子猛卒而其夏秋已兩書王猛說者莫  
得其解釋之曰王猛與鄭忽皆以國氏者也王者諸侯  
曰王畿之辭非天子之號春秋凡書王猶列國之書其  
國書天王猶列國之書爵故王人與列國書人同爲微  
者王猛與鄭忽同爲以國氏忽未卽位而出奔歸不得  
書爵書世子正其復國也王子猛未卽位稱王子若先

正其號曰王不得復稱王子矣又謂儒者治經宜自爾雅始世所傳郭注已刪節不全邢疏又多疏漏如釋言桃充也六經無桃字鄭注樂記孔子閒居皆訓橫爲充橫桃古通用光被四表漢書引爲橫被四表今孔傳猶訓光爲充文譌而義不殊也釋言麻蔭也卽詩不可休思之休釋木桑柳醜條卽詩蠶月條桑之條莊子云已而爲之者已而不知其然當從釋詁解已爲此震天文算學出於永其妙勝永西術以爲赤道極之外有黃道極爲七政恆星右旋之樞詫爲言厯者所未發震折之曰西人所謂赤極卽周髀之正北極也黃極卽周髀之北極璿機也虞夏書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蓋設璿機

以擬黃道極黃極在柱史星東南上弼少弼之間終古  
不隨歲差而改赤極居中黃極環繞其外周髀固已言  
之不始於西人也又月建所指亦謂黃極夫北極躔機  
冬至夜半恆指子春分夜半恆指卯夏至夜半恆指午  
秋分夜半恆指酉以周髀四游所極推之則月建十有  
二辰爲黃極夜半所指顯然漢代以爲斗杓移辰者非  
也泰西測天傳弧三角術其三邊求角及兩邊夾一角  
求對角之邊加減捷法宣城梅氏用平儀之理爲圖闡  
之震以用餘弦折半爲中數則過象限與不過象限有  
相加相減之殊雖密猶疏故謂用餘弦者或加或減易  
生歧惑今立新術用總較兩弧之矢相較折半爲中數

則一例用減更得簡捷蓋餘弦者矢之餘也八綫法弧小則餘弦大弧大則餘弦小弧若大過象限九十度則餘弦反由小而漸大惟矢不然弧小則矢小弧大則矢大弧若大過象限九十度則矢更隨之而大是矢與弧大小相應不似餘弦之參差故以易之也水經經注相淆久矣王伯厚引經文四事其三事皆注之溷於經者震尋其義例區而別之云經文每一水云某水出某郡縣此下不更舉水名注則兼及所納羣川故須重舉經云過某縣者統一縣而言注則詳言所逕委曲故有一縣而再三見者經據當時縣治善長作注時縣邑流移是以多稱故城經無言故城者也經例云過注例言逕

以是推之經注之淆者可正也閩若璩顧祖禹胡渭善  
讀書未悟斯失至震乃發之其後武英殿刊水經注卽  
用震所校本也震論學云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  
辭也所以成辭者字也必由字以通其辭由辭以通其  
道乃可得之又云治經之難雖一事必綜其全而覈之  
誦堯典至乃命羲和不知日月星辰之所以運行則掩  
卷不能卒業誦周南召南自關雎而往不知古音徒強  
以協韻則已齟齬失讀誦古禮先士冠禮不知古者宮  
室衣服等制已迷於其方莫辨其用不知古今地方沿  
革則禹貢職方山鎮川澤春秋列國疆域會盟攻戰之  
地失其處所不知古今推步之長則如夏書之辰不集

於房魯太史引以爲正陽之月孟夏東晉古文尙書繫之季秋小雅十月之交鄭康成以爲周正十月劉原父以爲夏正十月春秋兩記日南至歷代史志載步算家上考曲合其一而卒違其一儒者何以識古今之真僞辨箋解之得失魯歷至朔之當否不知少廣旁要則攷工之器不能因文而推其制不知鳥獸蟲魚草木之名號狀類則比興之義乖六書之學訓詁音聲未始相離聲與音又經緯衡從宜辨魏有孫叔然創立翻語厥後考經論韻悉用之晉人以譯西域釋氏之言釋氏之徒羣習其法竊爲已有謂來自西域儒者數典不能記憶也管呂言五聲十二律宮位乎中黃鍾之宮四寸五分

爲起律之本學者蔽於鍾律失傳之後不追溯未失傳  
之先宜乎其說之多鑿也又作原善篇以明儒之異乎  
老釋曰道釋在貴其神識而儒者在善治事情凡人之  
患二曰私曰蔽私生於欲之失而蔽生於知之失異氏  
尙無欲君子尙無蔽異氏之學主靜以爲至君子強恕  
以去私而問學以去蔽主以忠信而止於明善凡生於  
其心必發於其事私者逞己以縱欲無良而憊不畏明  
無私矣尙不能無蔽蔽者不求諸事情以其意見信爲  
義理公而不能明廉潔而流於刻記曰夫民有血氣心  
知之性而無喜怒哀樂之常應感起物而動然後心術  
形焉凡有血氣心知於是乎有欲性之徵於欲聲色臭



味而愛畏分既有欲矣於是乎有情性之徵於情喜怒  
哀樂而慘舒分既有欲有情矣於是乎有巧與智性之  
徵於巧智美惡是非而好惡分生養之道存乎欲者也  
感通之道存乎情者也二者自然之符天下之事舉矣  
盡美惡之極致存乎巧者也宰御之方由斯而出盡是  
非之極致存乎智者也聖賢之德由斯而備二者亦自  
然之符精之以底於必然天下之能舉矣君子之治天  
下也使人各得其情各遂其欲勿悖於道義君子之自  
治也情與欲使一於道義夫遏欲之害甚於防川絕情  
去智充塞仁義人之飲食也養其氣血而其問學也養  
其心知是以貴乎自得血氣得其養雖弱必強心知得

其養雖愚必明是以貴乎擴充君子獨居思仁公言言  
義動止應禮竭所能之謂忠履所明之謂信平所施之  
謂恕馴而致之仁且智不私不蔽者也君子之未應事  
也敬而不肆以虞其疏事至而動正而無邪以虞其僞  
必敬必正而要於致中和以虞其偏與謬戒疏在乎戒  
懼去僞在乎慎獨致中和在乎達禮精義至仁盡倫天  
下之人同然而歸之善可謂至善矣夫以理爲學以道  
爲統以心爲宗探之茫茫索之冥冥不若反求諸六經  
此原善之書所由作也嘗與友人書云僕數十年來得  
於行事者立身則曰不苟待人則曰無憾事事不苟猶  
未能遠恥辱也念念求無憾猶未能免怨尤也其得於

學者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不爲一時之名亦不期後世之名凡求名之弊有二非培擊前人以自表暴卽依傍昔儒以附驥尾二者不同而鄙吝之心同是以君子貴在聞道也今之博雅能文章善攷核者徒株守先儒而篤信之如唐人所譏甯言周孔誤不道鄭服非此非志乎聞道者也其私智穿鑿者卽不自表暴而學不師古積非成是惑以終身無鄙吝之心而失與之等其於道亦遠矣講明正道修辭立誠以俟後學其或聽或否或傳或墜或尊信或非議所不計也震嘗謂今人讀書尙未識字輒薄訓詁之學夫文字之未能通妄謂通其語言語言之未能通妄謂通其心志此惑之甚者也

論者又曰有漢儒之經學有宋儒之經學一主於訓詁一主於義理此愚之大不解者夫使義理可以舍經而求將人人鑿空得之奚取乎經學惟空憑胸臆之無當於義理然後求之於古經求之古經而遺文垂絕今古懸隔然後求之故訓故訓明則古經明古經明則聖人賢人之義理明而我心同然之義理乃因之而明古聖賢之義理非他存乎典章制度者是也彼歧訓故理義而二之是訓故非以明理義而訓故無用理義不存乎典章制度勢必流入於異學曲說而不自知矣震於老莊釋氏說辭而闢之使與六經孔孟之書不相亂人以爲其功不在韓愈下所撰孟子字義疏證段氏序東原

集引戴氏說自以生平著述之大此爲第一洪素人易  
贊程易田卷首諸篇皆宗其學在書局校定五經算術  
海島算經孫子算經皆錄而奏之領祕書僅二年未及  
授職遽卒年五十五有今文尙書經二卷毛鄭詩攷正  
四卷毛詩補注二卷春秋卽位改元考一卷攷工記圖  
二卷大學補句一卷中庸補注一卷孟子字義疏證三  
卷原善三篇聲韻攷四卷聲類表十卷方言疏證十二  
卷原象四篇迎日推策記一篇句股割圖記三篇續天  
文略三卷策算一卷厯問四卷氣穴記一卷藏府象經  
論四卷葬法贅言四卷屈原賦戴氏注七卷通釋音義  
一卷文集十二卷其詩經補注僅二南蓋未成之書也

曲阜孔繼涵皆爲刊行之震嘗語人曰當代學者吾以  
曉徵爲第二人蓋以第一人自居曉徵嘉定錢大昕也  
江都汪中作贊曰

國朝通儒若顧亭林閻百詩胡朏明惠定宇戴東原皆  
繼往開來者亭林始闢其端河圖洛書至胡氏而紬中  
西推步至梅氏而精力攻古文者閻氏也專治漢易者  
惠氏也及東原出而集大成焉作六儒頌贊之其服膺  
戴氏之學至矣

凌廷堪字次仲歙縣人父文煇遷於海州板浦場遂家  
焉廷堪少居闔閭能吟詩及游大興翁方綱之門乃耽  
治古學乾隆五十五年進士銓甯國府教授以憂解職

旋卒無子廷堪詳練史事具識本末人有詢訪隨事條  
荅略無疑滯元代氏族能分別言之甘泉江藩謂近時  
學者喜講六書孜孜於一字一音苟問以三代制度五  
禮大端則茫然矣至於通覽羣史之人不能多得也又  
稱廷堪駢體文典雅可觀在胡稚威孔奩軒之上南康  
謝啓昆蘊山撰西魏書二十四卷凡紀一表三考四傳  
十二載記一旣成廷堪爲之後序曰夫班馬以降紀載  
迭興自宋逮元史法漸失主文辭者其弊或至於空疎  
寄褒貶者厥咎遂鄰於僭妄雖家自謂繼龍門之軌人  
自謂續麟經之筆然求諸體例尋其端委罕有當焉先  
生以金匱之才歷石渠之選網羅放失於千數百載之

上編次事實於二十餘年之中有休文伯起之明備無  
子京永叔之簡陋卷帙不廣條目悉具編年紀月以經  
之旁行斜上以緯之詳於因革損益著其興衰治亂洵  
足以存南董之權度爲東觀之規矩者矣約舉大綱其  
善有六載繹微旨可得言焉夫承祚以武王作紀而孝  
獻辱主范史升之房喬以文帝繫年而高貴沖人陳志  
進之良以帝系所關義無漏畧未聞拓跋末造附載於  
宇文水運季朝借垂於木德而長安四主竟乏專書豈  
因有延壽總錄之北朝遂可置佛助就刪之西國乎是  
曰補闕其善一也寶符已禪於延康志士猶尊章武神  
器久移於天祐後人尙右昇元何者聊紹劉宗暫延唐



祚况夫出帝儼存清河遽立永熙未改天平遂元然則抑彼鄴下扶茲關中齊寶炬於天王厠善見於列國方之蕭常謝陞之表章西蜀陸游馬令之纂輯南唐孰短孰長必能辨之是曰存統其善二也至於仲達子上篇不見於當塗獻武文襄傳不列於元魏功業雖著人臣以終圖籙詎膺帝制乃僭按其時世固有依違揆諸史裁甯云久協於是除太祖之追美大書黑獺削唐紀之溢稱直登李虎發古人未發之公抉前史未抉之隱是曰正名其善三也若乃卿士之設悉倣周官詔令所頒咸規大誥始祖配帝聿崇郊祀之儀屬國來王爰修聘覲之典或同時所未違或前代所希有講明古禮尤宜

愛惜而令狐乏志湮墮良多所幸者杜君卿典標八目  
偶存棠谿之碎金于志甯志貫五朝間具崑山之片玉  
裘集狐腋冠聚鵝毛是曰蒐軼其善四也管幼安誤收  
國志本未仕曹嵇叔夜濫入晉書何嘗臣馬又若齊社  
屋而叔朗西行陳鼎遷而德章北面而王晞仍存於河  
朔袁憲莫擯於江左凡此之類更僕難終徒豐其部未  
良其限故萬紐效績於荆襄究非魏之勳舊尉遲建功  
於庸蜀自屬周之臣子但錄其事不載其人是曰嚴界  
其善五也母邱諸葛魏室之蓋臣劉秉袁粲宋家之誼  
士以及子勛舉義攸之勤王衡其終始都無可議乃或  
以忠作叛以順號逆皆是曲筆豈爲讜言猶之孝武謀

去強臣非爲失德而橫謂斛斯椿爲羣小王思政爲詔  
佞巧言亂其阜白俗語流爲丹青不合不公未足爲訓  
今一洗之槩從其實是曰辨誣其善六也因斯六善運  
厥三長集簡冊之遺聞闡古今之通論其考紀象也兼  
正光之推步較天象而益精焉其考疆域也訂大統之  
版圖較地形而更密焉其考氏族也釐代都之門望較  
官氏而尤詳焉其封爵大事諸表也則於魏書所未備  
者取法於遷固而加覈焉是書也雖劉知幾之苛於論  
世必當首肯鄭漁仲之嚴以律人亦爲心折者矣夫八  
代之書具存南北之史復撰宋景文之新書自劉昫同  
著薛子平之舊史與歐陽並傳矧紹統續志可輔范詹

事之全書太素逸篇曾入魏著作之闕卷行見儲於中  
祕彙在上庠夫豈柯奇純之等所能望其肩背王損仲  
之徒所能窺其堂戶也哉用是撮其體要綴諸簡末俾  
後之讀是書者有所考焉云爾文頗瓌瑋然廷堪治禮  
尤善撰禮經釋例十二卷例有八通例飲食例賓客例  
射例變例祭例器服例雜例變例之後附封建尊尊服  
制考一篇自序曰禮經苟不得其例雖上哲亦苦其難  
苟得之中材可勉赴焉又有五物九拜九祭釋牲旅酬  
楚茨諸經說儀徵阮常生皆謹藏之其魏書音義二卷  
燕樂攷原六卷元遺山年譜二卷充渠新書二卷校禮  
堂文集三十六卷詩集十四卷梅邊吹笛譜二卷則弟

子張其錦所輯錄者也其錦字聚伯宣城廩生

孔繼涵字莊谷衍聖公毓圻孫也乾隆三十六年進士官戶部郎中篤內行與戴震友善於天文地志經學字義無不博綜著有考工車度記補林氏考工記解句股粟米法釋數同度記水經釋地紅欄書屋詩文集

金榜

金榜字輔之安徽歙縣人師婺源江永稱高足弟子先以乾隆三十年

召試賜舉人授中書三十七年成進士

廷對擢第一授修撰既散館養病歸里竟不出榜精治禮學其說一遵鄭康成鄭氏有失時卽糾正編修戴震以司馬法賦出車徒二法難通乃舉小司徒正卒羨卒以釋之其一條曰夏官諸司馬職亡周人軍賦莫可考見其制有正卒以起軍旅有羨卒以作田役比追胥小司徒職均土地以稽其民人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

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惟田與追胥竭作又云凡國之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此正羨二卒以司馬法計之率十人而賦其一其大法也司馬法一云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爲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二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十成爲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十終爲同同方百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徒二千人蓋家計可任者一人一成三百家可任者三百人而革車一乘士徒凡三十人是爲十而賦一所謂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者也一云九夫爲井

四井爲邑四邑爲邱邱十六井有戎馬一匹牛三頭是  
曰匹馬邱牛四邱爲甸甸六十四井出長轂一乘馬四  
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備謂之  
乘馬甸六十四井通上中下地率之定受田二百八十  
八家計可任者二家五人凡七百二十人出長轂一乘  
步卒七十二人亦十而賦一甲士三人者其軍吏所謂  
惟田與追胥竭作者也前法家可任者一人十賦一爲  
正卒後法可任者二家五人十賦一爲通正羨之卒小  
司徒職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不言可任者蒙上可任  
也者家三人二家五人家二人省文非謂家作一人爲  
徒役其云田與追胥竭作亦非竭作此家三人二人爲



羨卒也自均土地至田與追胥竭作爲小司徒稽民數而辨其可任者之事下云大事致民大故致餘子爲小司徒臨事徵調之事族師職曰五家爲比十家爲聯五人爲伍十人爲聯四閭爲族八閭爲聯使之相保相受相共以役國事士師職曰掌鄉合州黨族閭比之聯與其民人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以比追胥之事明聯其什伍十賦一爲卒爰使其居者相與其其馬牛車輦兵器諸用物是爲周人以地與民制賦之成法孫武言興師十萬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彼以八家賦出一卒七家相與其其用故云不得操事是猶畧具周人任民遺意管子治齊作內政寄軍令卒伍定乎里軍政成乎郊

其制士鄉十五始家出一人爲卒班孟堅所謂隨時苟  
合以求欲速之功故不能充王制者也詩頌魯僖曰公  
車千乘公徒三萬與司馬法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  
人數合春秋成元年作邱甲說者謂此甸所賦使邱出  
之邱十六井通上中下地二而當一爲七十二家亦家  
出一人爲卒至戰國時蘇秦謂臨淄之中七萬戶下戶  
三男子臨淄之卒固已七十二萬始盡役其家之正羨  
爲卒而禍變極矣儒者於周官軍數往往雜引管子釋  
之而於司馬法與周官更相表裏轉茫然莫辨甚矣其  
惑也又云小司徒職曰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  
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

都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此經主於任地令賦邱甸縣都者出賦之定數也古者一成百井定出賦六十四井謂之甸甸之言乘也謂出車一乘賦法蓋權輿於此刑法志曰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今卽一同之內出賦六千四百井計之凡爲甸者百爲縣者二十有五爲都者六有奇賦法備於一甸小司徒經土地必計及一都之田而後上中下地通率

二而當一井牧之法如此鄭君釋其制爲造都鄙更爲治洫治澮之說榜謂大司徒之職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溝封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周官造都鄙之法具於是至於匠人爲溝洫司險設國之五溝五涂皆掌其事於官其用民力也則均人均其力征豐年公甸用三日中年公甸用二日無年公甸用一日謂緣邊一里治洫十里治澮非古制也如鄭君說一同百里僅四千九十六井出田稅又與司馬邱乘之制不合小司徒有九夫爲井之法遂人有十夫有溝之法地之險夷異形廣狹異數因其地勢而制其宜凡不可井者濟以遂人法而

地無曠土孟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國中城郭宮室差多涂巷又廣於遂人法爲宜是小司徒實與遂人聯事通職不以鄉遂都鄙異制審矣戴震讀之歎曰此有益於爲周官之學者矣周禮泉府以國服爲之息元明人以爲新莽之制劉歆取以羸入周官宋王安石竊其說爲青苗法乃周禮之遺害也辨之曰泉府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爲之息注云有司其所屬吏也與之別其貸民之物定其賈以與之鄭司農云貸者謂從官借本賈也故有息使民弗利以其所賈之國所出爲息也假令其國出絲絮則以絲絮償其國出絺葛則以絺葛償元謂以國服爲之息以其

於國服事之稅爲息也於國事受園廛之田而貸萬泉者則期出息五百王莽時民貸以治產業者但計贏所得受息無過歲什一榜謂凡民之貸者謂從官借本賈先鄭說是也以國服爲之息以其於國服事之稅爲息後鄭說是也泉府市官之屬以受市之征布貸於賈人以賈與上經以征布斂布之滯貸同義二者皆恤商阜貸泉府之職也其言凡民之貸者對下有司言之謂之民泉府不得與國人爲貸周官旅師職云掌聚野之耒粟屋粟間粟凡用粟春頒而秋斂之此貸於國人者不令出息爲其無所取贏也賈人貸官財以權子母之利則有息農民受田計所收者納稅賈人貸泉計所得者

出息其息或以泉布或以貨物輕重皆視田稅爲差是謂以國服爲之息朝士凡民同貨財者令以國法行之後鄭釋國法爲國服之法然則同貨財者爲貸本以賈者與經言凡國事之財用取具焉指所受市之征布大府所云關市之賦以待王之膳服是也外府職之其以國服爲之息者謂之餘財下經歲終納其餘是也職幣職之後儒以經文以國服爲之息與下凡國事之財用取具焉文相聯屬誤合爲一事至依託泉府以行其奸爰據二鄭之言贊而辨之如此說金奏肆夏云古者天子諸侯享燕之樂歌各以尊卑爲差書缺有間莫可得詳國語夫先樂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也

夫歌文王大明繇則兩君相見之樂也皆非使臣之所  
敢聞也今伶簫詠歌及鹿鳴之三君之所以況使臣臣  
敢不拜況燕禮記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賓拜  
酒主人答拜而樂闋公拜受爵而奏肆夏公卒爵主人  
升受爵以下而樂闋升歌鹿鳴下管新宮笙入三成遂  
合鄉樂大射儀奏肆夏歌鹿鳴三終管新宮三終與燕  
禮同仲尼燕居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  
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下管象武下籥序興入門而金  
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郊特牲  
賓人大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也卒爵而樂闋孔子屢  
歎之奠酬而工升歌發德也鄭君鄉飲酒及燕禮注云



諸侯相與燕升歌大雅合小雅天子與次國小國之君  
燕亦如之與大國之君燕升歌頌合大雅詩譜又云天  
子享元侯歌肆夏合文王諸侯歌文王合鹿鳴諸侯於  
鄰國之君與天子於諸侯同天子諸侯燕羣臣及聘問  
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樂榜聞之師曰樂有金奏有升歌  
儀禮及仲尼燕居郊特牲左傳國語所載甚分明金奏  
主器聲升歌主人聲詩譜以升歌金奏混合而爲一誤  
也仲尼燕居云入門而金作此奏肆夏也升歌則用清  
廟何嘗歌肆夏乎榜案升歌職於大師小師瞽矇金奏  
職於鍾師鎛師旣殊事異職大射禮主人獻大夫後乃  
納工升歌先時獻賓獻公奏肆夏工尙未入明金奏不

得有工歌國語言伶簫詠歌者謂合樂也晉侯享穆叔  
蓋用兩君相見之樂升歌文王合鹿鳴然則升歌清廟  
者合文王可類推矣天子享元侯與元侯自相享皆升  
歌頌合大雅天子享諸侯與諸侯相享升歌大雅合小  
雅天子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升歌小雅合鄉樂其  
用金奏也惟天子享元侯備三夏餘皆奏肆夏而已是  
其尊卑用樂之差也又說禮記毋失經紀以初爲常云  
漢人不知歲差晉虞喜云堯時冬至日短星昴今二千  
七百餘年乃東壁中則知每歲漸差之所至言歲差者  
萌芽於此至唐一行乃分天自爲天歲自爲歲立法減  
歲餘益天周歷代遵用其說惟西法指此爲恒星東行

曰歲差者以日星相較而差日躔黃道一歲一周天未嘗有分秒之差也是說與堯命羲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之言脗合茲以中星校之堯典日中星鳥以正仲夏夏小正五月初昏大火中虞夏時火中並繫之仲夏而春秋傳張趯言火中寒暑乃退幽詩亦云七月流火蓋六月火中七月火乃西流是虞夏與周中星相較已差一月矣故易言君子以治歷明時義取諸革月令孟春乃命太史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貸原註呂覽注星辰宿度而知毋失經紀以初爲常蓋日行黃道所躔宿度驗其度之分至歲有差移司天者既隨時推步之俾宿離不爽其度又申其戒令曰毋失經紀以初爲常是後世所謂

歲差古人固已深明其故且不憚垂爲令甲以示戒如此厥後疇人子弟分散其學不傳漢時冬至日直斗而云在牽牛則以初爲常之失也經言毋失經紀以初爲常二語文意聯屬正義譌誤分釋其釋以初爲常謂舊來所法恒須遵奉以爲常行顯與經意違反唐初傅仁均造戊寅元歷始用歲差朝論不以爲然後李淳風造麟德歷復去歲差不用沖遠殆安其所習遂有此乖刺之說耳又論禘祭云天祭莫大於圜丘地祭莫大於方澤與宗廟禘其祖之所自出三者皆禘見於鄭君釋周官經大司樂後儒習知宗廟有禘疑禘非祭天地之名惟鄭君識古能述其義周語禘郊之事則有全烝魯語

天子曰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楚語禘郊不過  
繭栗烝嘗不過把握又曰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  
王后必自舂其粢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其牛刲羊擊  
豕夫人必自舂其盛又曰天子親舂禘郊之盛王后親  
纁其服其言禘郊與宗廟烝嘗對文明禘非宗廟之祭  
王制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與國語禘郊  
繭栗烝嘗把握之文合表記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  
上帝與國語天子親舂禘郊之盛文合天地之祭名禘  
著於此矣周人歲有事於天者冬至禘昊天啟蟄郊上  
帝及四時迎氣於四郊兆祀五帝凡七祀大宗伯以禋  
祀祀昊天上帝司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

帝亦如之典瑞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明昊天與上帝殊掌次大旅上帝則張氈案設皇邸祀五帝則張大次小次設重帟重案明上帝與五帝殊其冬至禘昊天以饗配啓蟄郊上帝以稷配魯語是以言周人禘饗而郊稷四時迎氣祀五帝則以大皞炎帝黃帝少昊顓頊配冬至禘昊天國語謂之禘戴記通謂之郊郊特性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又曰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祭義曰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禮家舊說日以周郊天之月而至陽氣新用事順之而用辛日此冬至圍丘之禘通得郊名也對啓蟄而郊言之故謂之始郊大司樂職凡樂園鍾爲宮黃

鍾爲角大族爲徵姑洗爲羽鼙鼓鼙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經言冬日至於圜丘奏之是著啓蟄而郊無此降神之樂鄭君釋天神地祇人鬼三大祭爲禘引祭法周人禘饗而郊稷謂此祭天圜丘以饗配之又言人鬼則主后稷旣於圜丘之禘宗廟之禘區別不疑其釋喪服小記及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又以禘爲郊稷與大司樂宗廟之中禮人鬼之文違異喪服小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漢韋元成等四十四人奏議云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爲大祖以下五廟而

遞毀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然則周人祖文武祖之所自出主稷也稷爲太祖廟立文世室武世室配之皆世世不毀又下禘其親廟四所謂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也逸禮禘於太廟禮毀廟之主升合食而立二尸又曰獻昭尸如穆尸之禮又曰毀廟之主昭其一牢穆其一牢祝詞稱孝子孝孫此禘祭之見於逸經者毀廟之主立二尸是昭其一尸穆其一尸祝詞稱孝子明各祭於其廟故於禴廟稱孝子也春秋公羊傳大事者何大禘也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曾子問七廟無虛主虛主者惟禘祭於祖而逸禮



有七尸之文禮器周旅酬六尸鄭注云后稷尸發爵不受旅此經傳之言禘禘者周公制禮之時文武之主尙在親廟故禘遷主於太廟而立昭穆二尸逸禮禘祭惟七尸則禘之遷主無尸天子立廟得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凡祭皆然不惟禘也禘祭禮盛事殷故名大祭春秋傳曰魯有禘樂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明其禮樂與時祭殊禘禘俱及遷廟之主諸侯則有禘無禘故記曰禮不王不禘天祭有禘名以別於郊宗廟之祭有禘名以別於禘禘郊禘禘因其散見之文可考如此論感生之帝曰生民之詩具矣詩曰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言后稷感神靈之

氣而生也曰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曰誕降嘉種維秬  
維秠維糜維芑言后稷爲天所助以成稼穡之功也曰  
載燔載烈以與嗣歲曰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言后稷肇  
祀以祈豐年而上帝歆享之也或曰帝或曰上帝皆指  
天帝而言若如傳釋帝爲高辛氏之帝則從於帝而見  
於天因以生子此亦何足稱異下經寘之隘巷寘之平  
林寒冰不且大遠於事情乎周人祈穀之郊實本於后  
稷之肇祀今由生民之詩繹之鄭君謂郊祀爲祀感生  
帝說非無據但月令孟春乃擇元日祈穀於上帝春秋  
傳孟獻子曰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啟蟄而郊  
郊而後耕夫曰祈穀曰祈農事而絕不及於祭感生者

蓋詩表先代之神靈禮嚴百王之祀事故不同也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於祫及其高祖是爲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之義喪服小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則以后稷始封文武受命稱王與四親廟對言爲七廟二條皆謂宗廟之禘與祭天無涉且禘嚳郊稷禮家或混禘於郊未嘗混郊於禘如鄭君說則祈穀又蒙禘名矣故鄭志答趙商云悉信亦非不信亦非斯言也敢援以爲治經之大法姚鼐序云修撰於禮經博稽而精思慎求而能斷所最奉者康成然於鄭義所未衷糾舉之至數四夫其所服膺者眞見其

善而後信也其所疑者必核之以盡其真也豈非通人  
之用心哉晚得髀痛疾臥牀蓐間定爲禮箋十卷大興  
朱珪敘而行之

う 唐 行 才 金

上 三  
フ 三 才 有 車

洪榜

榜字汝登一字初堂歙縣人少與休甯戴震友善研究六經必遵古訓年十五游於庠充選拔生學使梁國治甚異其文采乾隆三十三年獻賦天津

召試授中書居京師見曲阜孔編修廣森友之如戴震嘗爲赤嬰武賦以見意云余浮湛計舉抑厭公車萬里歸心三時羈目暇日過會稽李編修舍有赤嬰武以爲此烏羽儀獨異辨慧無倫產自中洲來經重海在昔南平作貢林邑呈琛見貴崇賢充祕彼一時也方今

皇風遠加

聖德無外焚裘却馬之心信乎荒裔越海踰崑之類充

溢外郊矧此蘋禽有同白豕食麻貴穀已付安西之司  
多言如簧久斷交州之獻喧卑寄迹幽蔚栖遲亦其宜  
矣猶得奉光輝近軒屏託張華之博物動王粲之篇章  
不爲不遇也昔謝莊與袁淑同賦赤嬰武淑見莊賦以  
爲江東無我卿當獨步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不揣禱  
昧敬揚芳躅聊作賦曰稽山海之神經覽南交之逸志  
含火德以降精服離光而錫瑞在言鳥兮同羣挺殊姿  
兮出類借如綠毛紺翼紺趾綠衿縹精含淑素質明心  
被坤文而振采應金商而動音亦有赤喙朱喙丹足紅  
臆采采奇毛熒熒靈息炯炯視矚暉暉首側彼懸蘋於  
一體此華景之純色雲生碧澗霧暗滄流海日初上朝

霞未休八桂如畫三桑若浮想輕翮之時舉集閭風之  
上顛電溢煙門桃飛玉園沈沈綺閣杳杳彤軒和容貴  
整養性宜溫紅紹繼於兩翼羅袖珍於一言露氣凝除  
月華寫壁乍拂高松旋翻列柏繞竹屋而流丹循花廊  
而漾碧曾不知黃之爲瑞白之爲珍儻赤雁於漢代比  
赤鳥於周人赤鵲之羽赤鯉之鱗儻同圖於瑞應識海  
水而來臣廣森駢儷之詞甚工亦成一篇曰丙申之夏  
讀同年洪中書赤嬰武賦愛其詞致輒復同作然正平  
賦是鳥寄其怨思僕旣無所託附諸侔色揣稱詠物之  
體云爾若乃蒼華代謝朱陽在天桃茵舊落榴火新然  
赤闌曲亞朱綴方連珊瑚鉤捲火齊屏懸筠籠乍啟有



鳥疑仙生西土兮質異稟南方兮色鮮戢紅襟之采采  
舞紺趾之躑躑似緋衣之織縠若朱組之翩翩渥赭之  
姿非擬竊丹之號仍傳啄沈李而輕脣不辨銜落櫻而  
細嘴增妍然而棲之瓊宇籠以雕檣徘徊柄繡迴眺題  
璇胭脂深井綺燭虛筵方聆宛轉未訴纏綿吐禽言而  
舌銳學蠻語而吭圓呼晨顧影聲夜驚眠紅豆相思之  
怨枯桑遠道之篇亦有雀來豐戶烏集吳年鷺魚雅於  
茹下翁雁雜於池前莫不頡頏共色毛羽同憐彼蜀道  
之素翎隴坻之黃翼尙未足以先焉旣出時人以爲清  
英雙絕不減袁謝戴震所作孟子字義疏證榜以爲其  
功不在禹下撰東原氏行狀上書學士朱筠曰前者具

狀戴先生行實俾其遺孤中立稽首閣下之門求志其  
墓石頃承面諭以狀中所載答彭進士書可不必載性  
與天道不可得聞何圖更於程朱之外復有論說乎戴  
氏所可傳者不在此榜聞命唯唯惕於尊重不敢有辭  
退念閣下今爲學者宗非漫云爾者其指大略有三其  
一謂程朱大賢立身制行卓絕其所立說不得復有異  
同疑於緣隙奮筆加以釀嘲奪彼與此其一謂經生貴  
有家法漢學自漢宋學自宋今旣詳度數精訓故乃不  
可復涉及性命之旨反述所短以揜所長其一或謂儒  
生可勉而爲聖賢不可學而至以彼矻矻稽古守殘謂  
是淵淵聞道知德曾無溢美必有過辭蓋閣下之旨出

於是三者仰見閣下論學之嚴制辭之慎然恐閣下尙未盡察戴氏所以論述之心與榜所以表章戴氏之意使榜且得罪不可以終無辭夫戴氏與彭進士書非難程朱也正陸王之失耳非正陸王也闢老釋之邪說耳非闢老釋也闢夫後之學者實爲老釋而陽爲儒書援周孔之言入老釋之教以老釋之似亂周孔之眞而皆附於程朱之學閣下謂程朱大賢立身制行卓絕豈獨程朱大賢立身制行卓絕陸王亦大賢立身制行卓絕卽老釋亦大賢立身制行卓絕也惟其如是使後儒小生閉口不敢道甯疑周孔不敢疑程朱而其才智少過人者則又附援程朱以入老釋彼老釋者幸漢唐之儒

抵而排之矣今論者乃謂先儒所抵排者特老釋之粗而其精者雖周孔之微旨不是過也誠使老釋之精者雖周孔不是過則何以生於其心發於其事繆戾如彼哉况周孔之書具在苟得其解皆不可以強通使程朱而聞後學者之言如此知必急急然正之也然則戴氏之書非故爲異同非緣隙釀嘲非欲奪彼與此昭昭甚明矣至謂治經之士宜有家法非爲宋學卽爲漢學心性之說賈馬服鄭所不詳今爲賈馬服鄭之學者亦不得詳夫言性言心亦不自宋以後興也周末諸子及秦漢閒著書立說者多及之其辭雖殊其意究無大異凡以勸學立教而已惟老聃莊周之書乃有沖虛之說眞

宰之名不寄於事不由於學謂之返其性情而復其初  
魏晉之間此學盛興而諸佛書流入中土亦適於此時  
爲盛其書本淺妄無足道譯者雜以老莊之旨緣飾其  
說大暢元風唐傅奕曾言其事矣然而未敢以入儒書  
也至乎昌黎韓氏力闢佛老作爲原道等書使學者昭  
然知二氏之非而其時佛氏之說入人既深則又有柳  
子厚之徒謂韓氏所罪者其迹也忿其外而遺其中譬  
之知石而不知韞玉彼其不可斥者往往與易論語合  
不與孔子異道也此說一出後之學者往往執是說以  
求之易論語而所謂易論語者則又專用魏王氏之注  
與何氏之集解其人本深於老釋其說亦雜於二家此

則宜其有合也。歷唐之末，逮宋之初，此論紛紜固結而不可解。於是讀易論語書者，或往往先從事於二氏，因卽以其有得於二氏之精者，以說易論語之書。是以眉山蘇氏作六一居士集序曰：新學以佛老之似亂周孔之真識者憂之也。宋熙甯以後，此病日深。至於姚江王氏之學行，則直以佛書釋論孟矣。彼賈馬服鄭當時，蓋無是弊。而今學者束髮受書，言理言道言心性之云，則皆六經孔孟之辭，而其所以爲理道心性之說者，往往雜乎老釋之旨，使其說之果是，則將從而發明之矣。如其說之果非，則治經者固不可以默而已也。如使賈馬服鄭生於是時，則亦不可以默而已也。前之二說，閣

下苟詳察之亦知戴氏之非私於其學而榜之非私於戴氏矣至於聞道之名不輕以許人猶聖賢之不可學而至如閣下以此爲慮此猶存後儒之見也孟子謂聖人人倫之至首陽之義孔子稱曰古之賢人夫聖賢不可至蓋在是矣雖然安可以自棄乎哉若夫高談深遠者謂之不知道不言而躬行者謂之未聞道及夫治經訓者謂之儒林明性道者謂之學道此固戴氏所不道而榜所望於閣下表揚之者亦不在是也夫戴氏論性道莫備於其論孟子之書而所以名其書者曰孟子字義疏證焉耳然則非言性命之旨也訓故而已矣度數而已矣要之戴氏之學其有功於六經孔孟之言甚大

使後之學者無馳心於高妙而明察於人倫庶物之間  
必自戴氏始也惟閣下裁察焉榜有易贊二十八首又  
明於聲韻撰四聲均和表五卷示兒要語一卷江永切  
字六百十八是書增補百三十九字又以字母見溪等  
字注於廣韻之目每字之上以定喉吻舌齒唇五音蓋  
宗江戴二家說而加又詳焉卒年三十五所著周易古  
義錄書經釋典詩經古義錄詩經釋典儀禮十七篇書  
後春秋公羊傳例論語古義錄初堂讀書記初堂隨筆  
有王韓辨說一篇許氏經義都未成書也



了虞省才金

老ノ

馬ノ

才真格耳

邵晉涵 張學誠 周永年 馬宗瓊

邵晉涵字與桐又字二雲餘姚人其從祖廷采以理學著聞父佳銳邑諸生嘗病後儒言易多求諸十翼之外愈巧而愈離其宗爲說曰易有十翼猶禮春秋之有傳也傳以釋經義文之意待孔子而明經傳之篇不可亂而經傳之義未嘗異費直以彖象繫辭文言解說上下經此善於讀易者也後儒謂伏羲文王周公孔子各自爲易不可以孔子之說爲文王之說此不善讀易者也元亨利貞四德其義盡於文言爲上下經綱領貞屬信不屬智文言訓貞爲固固者執守之義時位不同故有不可貞之辭訓正而固於義有所窒矣又謂序卦雜卦

非聖人不能作序卦主流行生生之謂易也雜卦主對  
待一陰一陽之謂道也又謂言卦變不如言互體鄭虞  
諸人取連互陰陽消長法象天然一傳而爲卦變屢變  
不已遂無定義按卦圖依爻遞變似本八宮宗廟游歸  
之法然圖與歌取例不一自著而自亂之不如漢人言  
兩互之不失其常也晉涵一目微眇喜誦讀博聞強識  
成進士歸班待銓時爲乾隆三十六年

高宗方集儒臣撰定四庫全書晉涵被徵充纂修官授  
庶吉士越三年例除編修晉涵通雅學嘗以邢昺爾雅  
疏義不備爲書補正之敘之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  
人易之以書契百工以乂萬品以察由是成命百物序

三辰以固民至於成周文章大備訓詁日滋元聖周公始作爾雅以觀政辨言周室旣衰羣言淆亂折衷至聖六藝以章七十子之徒發明章句增成其義傳爾雅三篇其爲書也重辭累言而意指同受依聲得義而假借相成宮室器用之度歲時星辰之行州野山川之列草木蟲魚鳥獸之散殊或因事以爲名或比類以合誼其事則覩指而可識其形則隨象而可見通貫六書發揮六藝聚類同條雜而不越敷釋聖訓則天地萬物之情著矣揚於王廷則宣教明化之用遠矣漢初經始萌芽爾雅嘗立博士厥後五經竝立其業益顯通材達儒依於爾雅傳釋典藝沈潛乎訓詁洞徹其指歸故用日少

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矣魏晉以降崇尚虛無說經者務爲鑿空憑臆違離道本爾雅之學殆將廢墜惟郭景純明於古文研覈小學擇擅羣藝博綜舊聞爲爾雅作注援據經傳以明故訓之隱滯旁采謠諺以通古今之異言制度則準諸禮經藪澤則測其地望詮度物類多得之目驗故能詳其形聲辨其名實詞約而義博事覈而旨遠蓋舊時諸家之注未能或之先也爲之疏者舊有孫炎高璉二家今皆不傳邢氏疏成於宋初多掇拾毛詩正義掩爲己說間采尚書禮記正義復多漏略南宋人已不然其書後取列諸經之疏聊復備數而已晉涵少蒙義方獲受雅訓長涉諸經益知爾雅爲五經

之鎔鑄而世所傳本文字異同不免譌舛郭注亦多脫落俗說流行古義寢晦爰據唐石經暨宋槧本及諸書所徵引者審定經文增校郭注仿唐人正義釋其義蘊彰其隱蹟竊以釋經之體事必擇善而從義非一端可盡漢人治爾雅若舍人劉歆樊光李巡孫炎之注遺文佚句散見羣籍梁有沈旋集注陳有顧野王音義唐有裴瑜注徵引所及僅存數語或與郭訓符合或與郭義乖違同者宜得其會通異者可博其旨趣今以郭氏爲主兼采諸家分疏於下用示辨章譬川流而匯其支瀆非木落而離其本根也郭注體崇矜慎義有幽隱或云未詳今攷齊魯韓詩馬融鄭康成之易注書注以及諸

經舊說會粹羣言尙存梗概取證雅訓辭義瞭然其述涉疑似仍闕而不論確有據者補所未備附尺壤於崇邱勉千慮之一得所以存古義也郭氏多引詩文爲證陋儒不察遂謂爾雅專用釋詩今據易書周官儀禮春秋三傳大小戴記與夫周秦諸子漢魏撰著之書遐稽博取用與郭注相證明俾知訓詞近正原於制治之初成於明備之世久而不墜遠有端緒六藝之文曾無隔閡所以廣古訓也聲音遞轉文字日華聲近之字義存乎聲自隸體變更韻書割裂古音漸失古義乃湮今取聲近之字旁推交通申明其說因是以闡揚古訓識辨古文遠可依類以推近可舉隅而反所以存古音也草

木蟲魚鳥獸之名古今異稱後人輯爲專書語多皮傅  
今就灼知副實者詳其形狀之殊辨其沿襲之誤其未  
得實驗者擇從舊說以近古爲徵不敢爲億必之說猶  
郭氏志也晉涵成正義竝證之前籍以補郭注之譌缺  
同時江都汪中亦以詩書左氏正義說文釋文廣韻史  
記後漢書宋書隋書山海經齊民要術李善文選注考  
校郭注異同多於晉涵者四十六事欲刊行而晉涵書  
已出遂藏其藁於家時人無稱述之者矣晉涵俄遷左  
中允累擢侍講侍讀左庶子侍講學士竝爲日講起居  
注官校石經春秋三傳及修

萬壽盛典八旗通志又皆與焉薛居正舊五代史久佚



永樂大典頗見篇段晉涵因廣加搜討勤爲推究前後次第眉目粗具然後取冊府元龜太平御覽以補治所闕又尋通鑑長編宋史及宋人說部冢墓碑碣凡引是書元文者摻求令足始末既備部帙如舊寫上之

高宗覽而稱善製詩題其篇首依劉昫舊唐書例列爲二十四史寫藏秘館數百年幽淪之書滅而復揚談者以爲晉涵採摭勤敏不減司馬遷諸葛璩也又欲輯宋南都事略及宋志繼王偁東都事略用正宋史南渡後之迷謬竟不能就其說略存於審正續通鑑中性狷介居職不肯詣要人嘗論宋人門戶之習誠可鄙然其立身制行出於倫常日用不可廢也士大夫博學工文雄

出當世而於辭受取予進退出處或有不慎本既失矣  
其他又何議焉嘉慶元年卒年五十有四所著又有韓  
詩內傳攷

皇朝大臣諡迹錄方輿金石編目輜軒日記南江詩文集  
皆刊行別有孟子述義穀梁正義藁草藏於家晉涵友會稽  
張學誠有文史通義若干卷秀水鄭虎文稱其有良史才嘗  
與休甯戴震江都汪中同爲馮觀察廷丞客觀察甚敬禮之  
以明經終少從山陰劉文蔚豹君童鈺二樹遊習聞蕞山南  
雷之說言明季黨禍緣起奄寺亂政及唐魯二王本末往往  
出於正史之外自學誠謝世而南江之文獻亡矣與晉涵同  
徵修書者休甯戴震

敘縣程晉芳歷城周永年皆一時雅士震事別具永年  
字書昌本餘姚人後繫歷城籍少好墳典賣田以買書  
積卷近十萬頗有異本篤志研究以爲怡悅乾隆三十  
六年成進士徵修四庫書入翰林授編修一充貴州主  
考官又充文淵閣校理永年居館職以宋元人書淪殘  
者多永樂大典頗有存者乃爲掇拾摺摭得永新劉氏  
兄弟公是公非諸集凡十許部咸著於錄用表章遺佚  
焉

馬宗璉字魯陳桐城人少事其舅姚鼐學爲文詞後從  
邵晉涵任大椿王念孫遊其學益進嘉慶四年中式試  
禮部又二年成進士有左傳補注毛鄭詩詁訓考證周

禮鄭注疏證穀梁傳疏證說文字義廣注戰國策地里攷南海鬱林合浦蒼梧四郡沿革攷嶺南詩鈔崇鄭堂詩共數十卷

文  
庸  
律  
考  
金

卷  
八

五

有  
嘉  
榘  
軒

孔廣森

孔廣森字象仲孔子六十八代孫也祖傳鐸襲封衍聖公父繼汾戶部主事廣森成乾隆三十八年進士入翰林爲檢討翩翩華胄人目之爲衛洗馬王長史爭願逢迎交接然性耽靜退惟以撰錄爲事經書皆博涉穎門積力實在春秋公羊所著春秋公羊傳通義墨守前意不墜何邵公師法其自序曰昔我夫子有帝王之德而無其位又不得爲帝王之輔佐乃以其治天下之大法損益六代禮樂文質經制發爲文章以垂後世而見夫周綱解弛曾道凌遲攻戰相尋彝倫或熄以爲雖有繼周王者猶不能以三皇之象刑二帝之干羽議可坐而

化也必將因衰世之宜定新國之典寬於勸賢而峻於治不肖庶幾風俗更仁義明政教興烏乎託之託之春秋春秋之爲書也本天道用王法理人情不奉天道王法不正不合人情王法不行天道者一日時二日月三日日王法者一日譏二曰貶三曰絕人情者一日尊二曰親三曰賢此三科九旨既布而壹裁以內外之義例遠近之異辭錯綜酌劑相須成體凡傳春秋者三家粵惟公羊氏有是說焉漢初求六經於燼火之餘時則有胡毋子都董仲舒皆治公羊春秋以其學立於校官董生授弟子嬴公嬴公授眭孟孟授東海嚴彭祖魯國顏安樂各專門教授由是分爲嚴顏之學方東漢時帝者

號稱以經術治天下而博士弟子因端獻諛妄言西狩  
獲麟是庶姓劉季之瑞聖人應符爲漢制作黜周王魯  
以春秋當新王云云說皆不見本傳重自誣其師以召  
二家之糾謫矣然而孟子有言春秋天子之事也經有  
變周之文從殷之質非天子之因革邪甸服之君三等  
蕃衛之名七等大夫不世小國大夫不以名氏通非天  
子之爵祿邪上抑祀下存宋褒滕薛邾婁儀父賤穀鄧  
而貴盛郟非天子之絀陟邪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  
而外四裔所謂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者非邪愚  
以爲公羊家學獨有合於孟子乃若對齊宣言小事大  
則紀季之所以善對滕文言效死勿去則萊侯之所以



正其論異姓之卿則曹羈之所以賢論貴戚之卿實本於不言剽立以惡衍之義且論語責輒以讓國而公羊許石曼姑圍戚以曼姑擬臯陶與瞽叟殺人之對正若符契故孟子最善言春秋豈徒見稅畝伯于陽兩傳文句之偶合哉嗚呼是非相淆靡不然矣自有書而梅姚偽之自有禮而鄭王爭之自有易而荀虞之象焦京之五行王弼何晏之浮虛並起而持之往時詩有齊魯韓毛四家今毛詩孤行亦既杜其歧矣顧小序復不信於後世况乃公羊穀梁左邱明並出於周秦之交源於七十子之黨學者固不得畸尚而偏詆也雖然古之通經者首重師法三傳要各有得失學者守一傳篤信一傳

斤斤罔敢廢墜其失者曰有所受之其得者因而疏通  
證明之誠可以俟聖人復起而不惑倘將參而從焉衡  
而取焉彼孰不自以爲擇善者詎揣量其智識所及匪  
惟謬於聖人且不逮三子者萬分一逞臆奮筆恐所取  
者迺所大失所棄者反所獨得斯去經意彌遠已晉唐  
以來公羊穀梁皆成絕緒惟左氏不絕於講誦然失其  
師說久矣漢時謂公羊今學左氏古學以其書多古文  
訓讀賈逵服虔號能明之雖時與牴牾而一字予奪必  
有意日月名氏詳略必有說大指猶不甚相背杜預始  
變亂賈服古訓以爲經承舊史史承赴告苟如是因陋  
就簡整齊冊牘云爾董狐倚相之才優爲之而又何貴

乎聖人大凡學者謂春秋事略左傳事詳經傳必相待而行此卽大惑文王繫易安知異日有十翼者周公次詩安知異日有小序者必待傳而後顯則且等於揚雄之首贊非自作而自解之不可也聖人之爲經辭以意立意以辭達雖無三子者之傳方且揭日月而不晦永終古而不敝魯之春秋史也君子修之則經也經主義史主事事故繁義故文少而用廣世俗莫知求春秋之義徒知求春秋之事其視聖經竟似記事之標目啖趙橫與宋儒踵煽加以鑿空懸擬直出於三傳之外者淺識之士動爲所奪其詆毀三傳率撫拾本例而膚引不可通者以致詰董子不云乎易無達占詩無達詁春秋

無達例夫惟有例而不囿於例乃足起事同辭異之端以互發其蘊記曰屬辭比事春秋之教也此之謂也十二公之篇二百四十二年之紀文成數萬赴問數千應問數百操其要歸不越同辭異辭二途而已矣當其無嫌則鄭忽之正陳佗莒展之賤曹羈宋萬宋督之爲大夫未嘗不同號祭伯奔曰來祭公使曰來介葛盧朝曰來齊仲孫外之曰來未嘗不同辭入者爲篡天王入于成周乃非篡出者爲有外天王出居于鄭乃非外此無他正名天王灼然不嫌也夫人婦姜夫人氏夫人孫于齊則辭有異楚屈完來盟于師齊侯使國佐如師則辭有異衛侯言歸以成叔武之意曹伯言歸以順喜時之

志而或加復或不加復則同辭之中猶有異此言負芻  
出惡已見於伯討成公出惡未有見也若是之屬不勝  
俚指諸滅同姓莫名獨衛侯燬名諸葬稱公獨蔡桓侯  
不稱公諸來稱使獨武氏子毛伯不稱使一難而而乃  
異一救而言次之先後異一人之名而曼何之有無異  
一年之內而糾與子糾異凡皆片言榮辱筆削所繫不  
可不比觀不可不深察春秋有當略而詳當詳而略詳  
之甚者莫如錄伯姬略之甚者莫如鄭祭仲之事祭仲  
權一時之計紓宗社之患君子取之亦與其進不與其  
退之義焉爾若左傳所載忽之弑躒儀之立仲循循無  
能匡救苟並存其迹將不可爲訓故斷自昭公復正厲

公居櫟取足伸仲之權而止此春秋重義不重事之效也董生曰正朝夕者視北辰正嫌疑者視聖人聖人以祭仲易君季子殺母兄皆處乎嫌疑之間特殊異於衆人之中而貴而字之而不名猶有援左氏之事以駁公羊行權之義者盍思仲之稱字正逆知天下後世必有呶呶議仲者乃大著其善也淳于髡設滑稽之辨欲窮孟子孟子直應之曰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方將任膠滯之見而贊游夏之所不能贊不亦難矣世俗之爲說者曰春秋據事直書美惡無所避豈不甚明而顧假時月日爲例乎此言非是春秋之序事甚簡稱言甚約記戰伐知戰伐而已不知其師之名記盟聘知盟聘

而已不知其事之爲若乃情狀委曲有同功而異賞亦  
殊罪而共罰抑揚進退隨文各具非可外求但據記事  
一言終無自尋其抑揚進退之緒誠求諸繫時繫月繫  
日繫殺之不相襲則其明析有不啻若史傳之論贊者  
東山趙氏嘗言之曰事以日決者繫日以月決者繫月  
踰月則繫時此史氏之恆法也東周王室衰微夷狄僭  
號五等邦君以強弱易周班而伯者之興幾於改物其  
災祥禍福之變禮樂刑政之亂皆有非常之故焉史氏  
以其三例者一以施之是非得失混淆雖有彼善於此  
者無從見矣孔子之修春秋也於上下內外之無別天  
道人事之反常史之所書或文同事異事同文異者則

假日月以明其變大抵以日爲詳則以不日爲略以月爲詳則以不月爲略其以不日爲恆則以日爲變以日爲恆則以不日爲變甚則以不月爲異其以月爲恆則以不月爲變以不月爲恆則以月爲變甚則以日爲異將使學者屬辭比事以求之其等衰甚嚴善惡淺深奇變極亂皆以日月見之如示諸掌善哉自唐迄今知此者惟汙一人哉推舉其槩及齊平及鄭平均平也而一信一否月不月之判也鄭伯姬來歸杞叔姬來歸均出也而一有罪一無罪月不月之判也城楚邱之不嫌於內邑以其月也晉人執季孫行父何以別於齊人執單伯以其月也晉人入曹何以別於宋公入曹以其日也



武宮亦立煬宮亦立而知季孫隱如之爲之者以其不日也諸侯相執例時始見於宋人執滕子嬰齊則惡而月之公如例時襄昭如楚則危而月之會例時終桓公之篇悉危而月之可謂無意乎常辭偏戰日詐戰不日獨至于穀詐戰而亦日讀其經曰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于穀癸巳葬晉文公背葬之罪日之而益見復歸未有言日者獨衛獻公日讀其經曰辛卯衛甯喜弑其君剽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諉弑之迹亦日之而亦見春秋雖魯史舊名聖人因而不革必有意焉春者陽中萬物以生秋者陰中萬物以成善以春賞惡以秋刑故以是名其經丙戌之再也疑衎而非衎夏五或無月十有

二月或無冬疑脫而非脫春以統王王以統月月以統日春秋之所甚謹者莫若此世俗之說曰譏貶當各就其事而傳說有先事貶者有終身貶者得毋乖論語不逆億之訓且疾惡已甚乎是未知春秋之譏貶當事而施者小過惡耳至其未事先貶既事終絕則必蹈名教之大罪犯古今之極愆有雖孝子慈孫百世不可改者中人之情固有始善終咎先後易轍惟公子翬之媚桓弑隱公子招之脅君亂國充其惡可至於此極則平日處心積慮久已不範於禮義先師言春秋天子之行事也向使夫子與翬招並時立朝必不待其弑君亂國早已放流之黜殛之何不逆億之有以誅不待教之惡人

而且使之出師使之會諸侯之大夫是則陳魯之君無  
知人之明以自召其禍也故貶招於瀟貶翬於伐鄭伐  
宋以戒後世之爲人君者若曰有臣如此則不可以長  
三軍而使四方豈惟決二公子之辜而已翬公子也而  
弗謂公子招弟也雖弗謂弟存公子焉若曰疏者不良  
當絕其位親者不良但不任之亦勿失其貴此深中之  
深微中之微也俗儒不知春秋病於不能探深窺微翬  
在所傳聞之世訟言貶之遂在所聞之世惟一貶於其  
卒逮所見之世隱如疑不得貶矣然而辭不屬不明事  
不比不章昭公之篇一曰隱如至自晉一曰叔孫舍至  
自晉同事而氏不氏異氏者賢不氏者惡亦因得見端

焉且遂卒而貶猶夫終身貶也春秋之義人道莫重乎  
終始用致夫人弗正其始則終身不免爲篡成風之舍  
賄會葬王弗稱天則終身不正其爲小君其於追命桓  
公亦然故輦招貶之於始仲遂貶之於終皆言乎罪大  
惡極貫其沒世者也譏貶絕不概施每就人情所易惑  
者顯示之法人莫知大夫不敵君而後以楚人書人莫  
知卿不得憂諸侯而後以晉人宋人書湟梁以降大夫  
交政未嘗貶也卻缺之徒義公子側之偃革宜若有善  
焉轉發其專乎專廢置之罪而以人書不甯惟是又因  
是以知士匄公子結專其所可專得免於貶雖於名氏  
之外未有加焉固已榮矣鄭襄公背華附楚賤之曰鄭

伐許與吳伐邲狄伐晉文無以異至其子衰經興戎則  
正言之曰鄭伯伐許以爲不待貶絕爾第未若狄之之  
顯也故襄公書葬悼公不書葬其葬猶之突也其不葬  
也猶前之接後之踰而蔡之肸也傳曰春秋不待貶絕  
而罪惡見者不貶絕以見罪惡也貶絕然後罪惡見者  
貶絕以見罪惡也又曰春秋見者不復見皆讀此經之  
要法也楚子虔哆然自以爲討賊而取絕於春秋何  
則般之弑父已見虔之誘討難知也名虔矣般可以無  
誅乎則又見諸絕世子有絕有矣蔡之臣子可釋憾於  
楚乎則又見諸葬蔡靈公以爲廬伸其復讐之志凡義  
無常惟時世當方君義屬固則般也賊及君義屬般則

虔也讐此其比在刺築館譏猶繹王姬可以無逆不可以逆而外之遂不宜爲大夫旣爲大夫卽不得薄其恩禮生殺不相悖天以成其施刑賞不偏廢王以成其化非春秋孰能則之撥亂之術譏與貶絕備矣而又曰爲尊者諱爲親者諱爲賢者諱惡如可諱何以瘳惡聞之有虞氏貴德夏后氏貴爵殷周貴親春秋監四代之令模建百王之通軌尊尊親親而賢賢尊者有過是不敢譏親者有過是不可譏賢者有過是不忍譏爰變其文而爲之諱諱猶譏也傳以諱與讐狩爲譏重是也所謂父子相隱直在其中豈曲佞飾過之云乎無駭貶去氏故入極不嫌非滅承徐人伐英氏則滅項不嫌非齊書

成鄭虎牢於下乃可以城不繫鄭書孟子卒於後昭公  
取夫人乃可以不書其諱文存實有如此者於紀侯大  
去見諸侯以國爲體於滅曹見同姓滅之當救於公孫  
會見司寇有八議之辟於防於暨於處父見君臣無相  
爲盟之法其假諱立義有如此者世爭則示之以讓世  
詐則示之以信是以美召陵高泓霍而於讓國公子三  
致意焉衛子之諱殺也捷之諱宋也三亡國之諱亡也  
其緣賢者之心而隱惡有如此者將因其所諱達之於  
所不諱則會稷成亂以嚴君臣之分乾時伐敗以隆父  
子之恩子般忍日以正世及之坊然乃知祖之逮聞所  
以爲始爲將推而遠之而後得盡其辭又炳炳章章如

此嘗病左氏規隨擬議續經三年顧云齊陳恆執其君  
寘于舒州夫凡伯以天子之使諱不言執況可加之其  
君乎斥言成叛抑非圍棘取運內邑不聽之例也故曰  
左氏之事詳公羊之義長春秋重義不重事斯公羊傳  
尤不可廢方今左氏舊學湮於征南穀梁本義汨於武  
子惟此傳相沿以漢司空掾任城何休解詁列在註疏  
漢儒授受之旨藉可攷見其餘公羊墨守穀梁廢疾左  
氏膏肓春秋漢議文諛例之等尙數十篇惜無存者解  
詁體大思精詞義奧衍亦時有承譎率臆未能醇會傳  
意三世之限誤以所聞始文所見始昭遂強殊鼻我於  
快而季姬季友公孫慈之日卒皆不得其解外大夫奔



例時諸侯出奔無罪時有罪月內大夫出奔無罪月有罪日功過之別內外之差宜然也何邵公自設例與經詭戾而公孫敖之日歸父之不日兩費詞焉叔術妻嫂傳所不信邵公反張大之目爲非常異義可怪之論亦猶傳未與輒拒父雋不疑詭引以斷衛太子之獄致令不曉者爲傳詬病此其不通之一端也七十子沒而微言絕三傳作而大義睽春秋之不幸耳幸其猶有相通者而三家之師必故各異之使其愈久而愈歧何氏屢蹈斯失若盟于包來下不肯援穀梁以釋傳叛者五人  
不取證左傳而鑿造諫不以禮之說又其不通之一端也今將祛此二惑歸於大道輒因原注存其精粹刪其

支離破其拘窒增其隱漏冀備一家之言依舊帙次爲  
十一卷竊名曰通義胡母生董生旣皆此經先師雖義  
出傳表卓然可信董生緒言猶存繁露而解詁自序以  
爲略依胡母生條例故亦未敢輕易也昔韓文公遺殷  
侍御書云近世公羊學幾絕何氏注外不見他書聖經  
賢傳屏而不省要妙之義無自而尋非先生好之樂之  
味於衆人之所不味務張而明之其孰能勤勤拳拳若  
此之至固鄙心之所最急者如遂蒙開釋章分句斷其  
心曉然直使序所注挂名經端自託不腐其又奚辭蓋  
自有唐鉅儒惜此傳之墜絕而望人之講明也如是今  
殷侑之注已復不存更以穴知孔見期推測於千百襍

之後安得有道如昌黎者而就正其失也廣森善駢體  
 文其序戴氏遺書曰緬惟樂遊講藝訪太傅於石渠元  
 日談經坐侍中於重席時則玉羊既遠金虎初開著學  
 官者凡十四家說稽古者成數萬字至若五是六沴之  
 徵定君陽武三科七缺之法弊獄淮南士苟通經皆能  
 致用蓋原其授受本屬參商敘其世年未睽昌闕是以  
 祖之前師沿之後葉北方戎馬不能屏視月之儒南國  
 浮屠不能改經天之義夫學有優劣者時也經有顯晦  
 者數也五君晚出非漢博士之傳千禩相仍廢鄭司農  
 之注縱橫異說別創先天顛倒聖文悉更後定特以腐  
 儒眩視易繆驪黃末士明經原求青紫但遵甲令粗知

怙括之詞疇克庚言紹彼先民之作敏而好學信而好古惟於戴君見之已君以梅姚售僞孔蔡繆悠妄云壁下之書猥有航頭之字古文一卷祇出西州小序百篇舊名北斗正謨攝詰厯黃序而僅存月采豐刑違赤眉而已燼而或誤援伊訓滋元年正月之疑強執周官推五服一朝之解譬之爭年鄭市本自兩非議瓜驪山良無一一是用翦除假託折衷羣淆步驟五三目錄四七爲尙書義攷未成成堯典一卷又以要聞五際尙論四家毛傳孤行是觴源於牟妙鄭箋破字每毫采於轅嬰莫不假聲注文以意逆志誠古訓之所式多識之所資也雖其篇冠以敘擇焉不精或言託諸西河或云造諸

東海然嗣音貽玖何必欲色之音交扈羅駕實爲陳古  
之刺爲毛鄭詩攷正四卷別爲詩補傳未成成周南召  
南二卷君之入書局也西京客史夙善徐生東觀中文  
遂分淹禮乃取忠甫識誤德明釋文彈求豕亥之差期  
復鴻都之舊互相參檢頗有整齊削康成長衍之條退  
喪服廁經之傳爲儀禮正誤一卷鄭斤粵鏞之篇備遺  
事職穹蓋星弓之數首列巾車九經九緯營國有方五  
溝五涂奠水有則尋筵旣度遂知洛邑之朝圭紱未懸  
孰辨營邱之夕以至肆縣舞甬五等琮璜槐里樽空椎  
成劍沒大夫嫁女之器未必皆眞單于賄漢之文何嘗  
盡僞諶鎡之所畫績梁聶之所更釐不有參稽將無競

爽爲考工記圖二卷古者冕服以祭弁服以朝祭則衣  
純朝則以布芾形連帶制異於直方屨色從裳次分於  
績繡周壇饗帝大裘降繁露之華魯禘嫌王旒璪飾丹  
雞之祝等威昭焉文質辨焉道學起而儒林衰性理興  
而曲臺絕齊秦委武莫識稱名殷夏圖章焉能考據溯  
會冰於積水示祭海於先河爲學禮篇一卷冠其文集  
十卷之首且夫一陰一陽之謂道見仁見知之爲性通  
於六籍之爲學辨於萬事之爲理謂理具靈臺則師智  
者得謂學遺象罔則悟寂者先豈有略窺語錄便詡知  
天解斥陽明卽稱希聖信洛黨之盡善疑孟氏之未醇  
其說空空其見小小蓋繹鄭君生質之訓誦周雅教木

之箋所謂受中自天秉彝攸好孔提可案漢學非譌爲原善一卷孟子字義疏證三卷大學中庸補注各一卷君之學術此其大端與景純有云爾雅者九流之津涉六藝之鈐鍵虎闈小學未束髮而知書豹鼠奇編不下席而觀古故辨言之樂對於三朝首基之文問於五始至於殊方別語絕代離詞皆轉注之指歸亦凡將之墜緒爲爾雅文字考十卷方言疏證十三卷書教有六最夥諧聲叔重無雙惟傳解字若乃部分平仄母別見溪官家恨狹羊戎之所自爲天子聖哲梁武之所不信古人韻緩祇屬椎輪後世音繁實精引墨君審其清濁導以源流旁通反紐發周沈之舊聞上協詩騷採顧江之

新義爲聲韻攷四卷聲類表十卷於是辨韻之餘畱觀  
百氏研音之下雅愛三閭以爲娥臺訪女近窈窕之遺  
聲湘水搴芳續榛苓之逸響叔師注而未詳辨招附而  
不可覈之漢志名從主人爲屈原賦注四卷自疇人分  
散鄒大失居九章中落昧商高積矩之言八線西來竊  
師氏旁要之算而耳聽下士穴見小儒不知五五之開  
方輒薄九九之賤伎哨壺斗五律管徑三元晦以之存  
疑季通以之強說未知紀步何能讀宅柳之經未曉倨  
句何能治上輿之記爲九章補圖一卷原象一卷古歷  
攷二卷歷問二卷昔趙商難禮先求五服之方景伯受  
詩卽涉七州之地君山川能說郡縣成圖酈元故籍證



其縣褫崑渤今流條其脈絡爲戴氏水經注四十卷水地記一卷直隸河渠書六十四卷嗚呼君之著書可謂博矣君之見道可謂深矣向使壽之以年行其所志下安輪於都尉授梯几於鴻臚雍宮未建命曹褒以定儀大子將成詔宋登而持節雖復辨卿訟闕公羊未必能明子駿移書逸禮難其置立而太山郡將北面稱師上蔡通侯西行受業則河陽旣貴輜車方賜於五更君上從遊錄牒庶多於萬計豈謂陰堂告稜圓石鐫名一經之寫定無年三歲之瓊瑰已夢清明卷佚長封下馬之陵通德人亡不待嗟蛇之歲然而太元覆瓿終遇桓譚都養陳謨彌尊伏勝鄭鄉絕學倘千百載而重興戴氏

遺書於十三經而有補悲懷逝者延跂將來陽湖孫星  
衍江都汪中讀之歎爲妙絕時人遭大父與父喪以哀  
毀卒年僅三十有五廣森又有詩聲類十三卷大戴禮  
記補注十四卷禮學卮言六卷經學卮言六卷少廣正  
員術內外篇六卷儀鄭堂文三卷

二  
月  
行  
三  
金

011-490

鄭性

許言禮

陳坊 仇兆鼈

陳錫嘏

子汝威

從子汝登

鄭性字義門一字南谿慈溪之鶴浦人父梁高州守世稱寒村先生性以明經貢太學不赴選部於勢位泊如也自署五嶽遊人事黃宗義講學而私喜禪學宗義之卒也託志文於高州未就性以屬鄞人全祖望成之宗義遺籍散亂爲之理葺明儒學案之次弟爲故城賈氏所錯亂爲正其誤重刊之築二老閣於所居東以祀宗義及其王父秦州觀察溱春秋仲丁祭以少牢黃氏諸孫及同社子弟皆得與祭使知香火之不墜也然論學間亦與宗義異宗義斥用微之學嘗有書爲萬徵君斯同駁之凡數千言而性頗以用微求仁宗旨其苦心不

可泯沒宗義作汰存錄言明史者多宗之性以爲門戶之見尙未盡化說者以爲黃門諍友制行淳篤租賦所入惠及三黨有求丐者予之不厭其負租佃人詢之則慈湖先生之後也盡捐之乾隆七年卒年七十有九著有南溪偶存全祖望曰或疑南谿之學不盡合於南雷南雷雖與二氏往還而於其學則攻之甚力今南谿喜禪幾於決陂倒瀾無復隄限然予在京師歲必傳語曰聲利之場陷溺人心不少當時時提醒之西行求李二曲高弟則友王豐川北行求顏習齋高弟則友李恕谷浙中求明指麗澤之傳則友王鶴潭而尤服膺二曲反身之教與予相見未嘗不諄諄三致意焉嗚呼南谿之

學如此夫豈葱嶺之徒所能收拾者乎爲其尊人治喪未嘗用世俗七七之期及沒二子守其家法夫是說也發之韓李二文公以闢佛也而南谿遵之然則誠非葱嶺之徒所能收拾者矣

許言禮字典三號酉山安陽人先執業於孫奇逢順治十八年進士選海甯縣每日焚香告天如趙清獻故事初立書院以仁和應撝謙名方盛詣之請講學不肯至乃延梨洲黃宗羲主臯比招高才生雅歌釋奠而受其三易洞璣之學稱弟子焉在海昌八年聲譽甚美有白燕來巢朱露降於庭柏海潮當至而不至人稱爲三異時康熙八年也行取福建道監察御史疏請定武臣守

制例遷大理少卿講河圖洛書甚有條理

聖祖嘉美之除順天府尹遷左副都御史再遷兵部侍郎每歲必貽書宗義問學歆然也先是二年間分校浙闈陳錫嘏范光陽陳銳仇兆鼈談九乾皆出其門下所著有聖學直指讀禮偶見易貫春秋演彰郡逸志等書又有政學合一集正編三十三種續編十三種則其後人所裒輯也

陳錫嘏字介眉號怡庭事黃宗義講學康熙十五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十七年徵博學鴻儒掌院葉方霽將薦宗義寄之以詩從臾就道宗義荅詩勉其承莊渠魏氏之絕學而告以不出之意方霽以錫嘏爲宗義高

足屬其致推敬之意錫嘏驚曰是將使先生爲壘山九  
靈之喪軀也不如其已也再往辭方靄乃止錫嘏與宗  
義論格物之學不甚合然宗義每屈指門下必首推其  
篤行也

陳汝咸字莘學又稱悔廬錫嘏子少隨其父講學證人  
社中多所得黃宗義謂人曰此程門之楊迪朱門之蔡  
沈也成康熙辛未進士改庶吉士出安溪李相國門相  
國以講學招來後進江陰楊名時招同往汝咸曰梨洲  
之教人頗泛濫諸家然其意在乎博學詳說其究歸於  
叢山慎獨之旨初聞之似駁而實未嘗不醇今相公步  
趨朱子其言粹矣然未知其躬行者何如也名時爲之



瞿然出知漳浦縣下車著令凡訟戶昏田土皆委家督宗親議之編審戶籍定三百畝爲一戶催科自此不擾學宮有伽藍祠毀之朔望爲諸生講明經史漳之學者高東溪陳剩夫周翠渠諸書皆爲葺之而尤表章黃石齋之學又修銅山及雲霄朱子祠以石齋侑食明錢忠介墓在古田之黃檗爲釐其墓田并繪圖以貽後人不數年漳浦遂爲鄒魯之俗矣調南靖內遷刑部主事五十年考選廣西道監察御史上言商船出海口挂號無益又言海賊入必返其家下海劫掠責之巡哨官未下海之蹤跡責之本籍縣令當力行各澳保甲可聖祖嘉之皆見施行海賊陳尙義乞降

命往全州衛鐵山隍城島招撫之既奉使湖廣祭告諸陵兼賚駐防士卒歷施州辰州永定九谿至紅苗界徭洞官有出迎者歌其土音汝咸爲竹枝詞宣布

上德使習而歌之俄復以大理少卿往甘肅賑荒將除甘撫而遽卒於海喇年五十八方汝咸之謝名時或疑其以師傳之異不肯苟爲授受及當湖陸清獻書出汝咸大喜亟梓之當湖亦與梨洲有異同者乃知汝咸非墨守一家之學者也

陳汝登字山學又字南臯鄞人性淳粹初聽講於黃氏有證人講義後遊萬斯同門有續證人講錄又有竹湖日知錄及二山老人集從兄大理卿汝咸待之如同產

家財恣所用勅多寡不必問汝登篤於友誼見才高而力不贍者傾筐倒庋無所吝同里陳卜年亦貧大理既卒兩家婦子至無所得食汝登割十畝所入以周之驟困乏恬然自若然卒以貧死

陳坊字卜年鄞人重然諾任俠自喜知五河縣萬言爲大吏所惡致其罪當死時關中有贖罪例言故人哀金五千子其子承勲贖之承勲年少旣詣陝吏欺之攫其金且半詭曰金已上矣承勲歸則移贖浙江責其不足數承勲計無所出坊與之友奮然與偕而坊亦貧甚麻屨布襪卽日做裝途中又以盜喪其資乞食而前承勲或有過失坊輒流涕扑之曰汝忘汝父之當厄乎而護

其飢渴寒暑則有如嬰兒也既至陝復入京再告於言之故人復畀金三千贖言歸大理卿陳汝咸方令漳浦聞其事歎曰今之世乃有是人也招之至漳浦坊因得見石齋先生諸遺書益大喜自厲求爲有用之學汝咸亦以進德相勗且爲之延譽又厚贈之未幾卒年四十六汝咸甚惜之

仇兆鰲號滄柱鄞人康熙二十四年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官吏部侍郎有杜詩詳注援據繁富無僞撰故實陋習可資考證者多

三虞往才金

老ノ

三

有勇相車

紀昀

紀昀字曉嵐獻縣人少穎慧坐暗室目炯有光乾隆十九年成進士改庶吉士散館除編修一充山西鄉試主考官再督福建學政累遷侍讀學士坐事望吏議戍伊犁至烏魯木齊時遣戍單丁積至六千餘白都統上奏得釋爲民尋

召還再入翰林爲四庫全書總纂官昀好爲小說家言以自娛悅作古文藁多散棄其戴震考工圖序曰戴君東原始爲考工記作圖圖後附以己說而無注乾隆乙酉夏余初識戴君奇其書欲付之梓遲之半載戴君乃爲余刪取先後鄭注而自定其說以爲補注又越半載

書成仍名曰考工記圖從其始也戴君語余曰昔丁卯  
戊辰閒先師程中允出是書以示齊學士次風先生學  
士一見而歎曰誠奇書也今再遇之奇之是書可不憾  
已戴君深明古人小學故其考證制度字義爲漢以降  
儒者所不及以是求之聖人遺經發明獨多詩三百尙  
書二十八篇爾雅等皆有撰著自以爲恐成書太早而  
獨於考工記則曰是亞於經也考證雖難要得其詳則  
止矣余以戴君之說與昔儒舊訓參互校核較末之軼  
明其當作軼不得與輿人之軼輶二名混淆今字書并  
軼字無之車人徹廣六尺以鬲長車廣當相等兩轅之  
閒六尺旁加輻內六寸輻廣三寸綆寸合左右凡二尺

則大車之徹亦八尺字譌八爲六弓人膠三錡一弓之膠不得過兩有十銖二十五分銖之十四正其當爲三緩此皆記文之誤漢儒已莫之是正者後鄭謂軫輿後橫木戴君乃曰軻人言軫間左右名軫之證也加軫與軻弓長庇軫軫方象地前後左右通名軫之證也軻人任正衡任鄭以當軌與衡而謂軌爲輿下三面材軻式之所樹戴君乃曰此爲下當兔圍軸圍發其意也若軻式之所樹宜記於輿人今軻人爲之殆非也鄭以戈胡句倨外博爲胡上下戴君曰此不宜與已倨已句字義有異鄭引許叔重說文解字及東萊稱證緩錡數同戴君乃曰緩之假借字作坳錡之假借字史記作率漢書



作選伏生尙書大傳作饌數大小相懸合爲一未然也  
戟刺長短無文鄭氏旣未及賈公彥云蓋與胡同六寸  
戴君則曰戈一援戟二援也中直援名刺與枝出之援  
同長七寸有半寸刺連內爲一直刃通長尺有二寸猶  
夫戈之直刃通長尺有二寸也桃氏爲劍中其莖設其  
後鄭訓設爲大謂從中已後稍大之戴君曰不當與設  
其旋設其羽之屬異義後謂劍環在人所握之下故名  
後與劍首對稱矣鍾之鉦閒無文鄭以爲與鼓閒六等  
而合舞廣四爲鍾長十六戴君乃曰鍾自銑至鉦自鉦  
至舞斂綱以二準諸句股灋銑閒八鉦閒亦八是爲鍾  
長十六舞者其上覆修六廣四蓋鍾羨之數不當在鍾

長之數玉案以承棗棗莫詳其制戴君引於禁及漢小  
方案定其有四周而局足廬人句兵欲無彈刺兵欲無  
蝟鄭皆訓之爲掉戴君讀彈如刃壇之壇轉掉也蝟搖  
掉也其所以補正鄭氏注者精審類如此他若因嘉量  
論黃鍾少宮因玉人土圭匠人爲規識景論地與天體  
相應寒暑進退晝夜永短之理辨天子諸侯之宮三朝  
三門宗廟社稷所在詳明堂个與夾室之制申井田溝  
洫之法觸事廣義俾古人制度之大暨其禮樂之器昭  
然復見於今茲是書之爲治經所取益固鉅然戴君不  
肯馳騁其辭但存所是文略又於輶人龍旂烏旗之屬  
梓人筍虞車人大車羊車之等圖不具其言曰思而可

得者微見其端要留以待後學治古文者之致思可也  
斯誠得論著之體矣余獨慮守章句之儒不知引伸膠  
執舊文沾沾然動其喙也是以論其大指而爲之敘敘  
繁而不殺然戴氏之精要略具於篇其撰四庫全書提  
要及簡明目錄皆用此例也四十四年以侍讀學士充  
文淵閣直閣事遷詹事府詹事擢內閣學士授兵部侍  
郎文淵閣直閣事如故晉掌憲臺移禮部尙書先充五  
十九年會試總裁官嘉慶元年再入禮闈號稱得士是  
歲奏婦女猝遭強暴捆縛受污不屈見戕者與抗節被  
殺無異請與未被污者略示區別量加旌表事得施行  
十年以禮部尙書協辦大學士加太子少保管國子監

事是年卒年八十二諡文達昫說經宗高密不欲著書  
又談諧善談今所傳灤陽消暑錄桐陰雜記如是我聞  
姑妄聽之皆虞初家言也讀者會其旨趣尊漢薄宋之  
意亦微具於數書矣

文庸程才金

卷八

去

本嘉植車

張甄陶

張甄陶字希周號惕庵閩縣人少研儒業博覽經史巡撫王恕督學周學健稱爲國士貢成均乾隆元年巡撫盧焯薦舉博學鴻詞補試未合格罷大學士朱軾侍郎李紱方苞甚器異之薦充纂修三禮官甄陶辭而從苞請受學乃從詞館得讀所未見書取永樂大典三萬卷徧觀之怡悅甚至廢寢食九年舉順天鄉試明年成進士選庶吉士十三年授編修旋改知廣東鶴山縣調香山歷新會高要揭陽皆劇邑也所至綱舉目張民譽甚美甄陶之補外也人共惜之甄陶獨慨然有用世志大學士陳世倌知其才臨別取明呂坤呻吟語一部贈之

甄陶讀實政錄歎曰視國如其家視民如其身視官事如其日用飲食以天下爲己任者不當如是耶在嶺南輯有學實政錄四卷編修鉛山蔣士銓見其書作詩美之謂爲今日循吏之最以憂去官服除起補雲南昆明縣知縣坐事免巡撫劉藻善遇之延至五華書院主講旣總督兩省上言甄陶教士有成效移掌貴州貴山書院加國子監司業甄陶居五華五年貴山十一年訓士如子弟從肄業者久益愛之晚以病歸主講鼇峯書院以經義教閩士於是咸通漢唐注疏之學年六十有八卒同縣人孟超然稱甄陶淹洽似王伯厚而切於世務慷慨似陳同甫而根極理要雖不究其用卓然可傳於

後無疑也其居滇南著正學堂經解歷十年書始成凡  
周易傳義拾遺十五卷尙書蔡傳拾遺十二卷詩經朱  
傳拾遺十八卷禮記陳氏集說刪補四十七卷春秋三  
傳定說五十卷藁藏於家又有四書集註論文三十卷  
杜詩評註集成四十四卷惕庵雜錄十六卷松翠堂文  
集三十卷世競行之



三虞律書金

二才身和車

011-512

孟超然

孟超然字朝舉先世山東金鄉人遠祖德明官浙東始遷閩中超然幼岐嶷年十七補縣諸生選貢太學乾隆二十五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改兵部主事移吏部遷文選司郎中三十年主廣西鄉試三十三年分校京闈尋視學四川律士有禮法以蜀民父子兄弟異居者衆作厚俗論箴其失使還請急歸年四十有二養親不復出超然性恬靜歸後杜門卻埽名刺不入公府愛誦徐孝穆我猶有車可賣之言鄉里有造僞券及久逋勿償者悉置不問接人無疾言怒色然以衡言進則正色拒之嘗曰變化氣質當學呂成公刻意自責當學吳聘君又

曰談性命則前儒之書已詳不如歸之踐履博見聞則將衰之年無及不如返諸身心讀商子云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和民不循其禮以爲此王介甫之先驅也然鞅猶明於帝王霸之說介甫乃以言利爲堯舜周公之道又鞅之不如矣論楊時曰龜山得伊洛之正傳開道南之先聲然爲人身後文如溫州陳君李子約許德占張進孫龍圖諸墓誌往往述及釋氏之學而贊之曰安曰定靜毋惑乎後之學者援儒入墨紛紛不已也家居久之巡撫徐嗣曾請爲鼇峯書院院長書院在福建省治康熙中巡撫張伯行所建而侍郎蔡世遠爲院長相

與宏獎氣類倡明正學其後主是席者惟閩縣通政使  
林枝春福清司業張甄陶訓迪有法至是超然繼之登  
其門者皆知勤學勵節鄉人稱之以爲不減世遠主講  
時也超然居喪時考士喪禮記荀子及宋司馬溫公程  
子朱子說竝采近代諸儒言論以正閩俗喪葬之失著  
喪禮輯略二卷記檢身之要爲焚香錄一卷取周易復  
卦義歸之損益二象輯先儒格言莊論比類相附以資  
省覽成觀復錄四卷取眉山蘇氏下士晚聞道之語訂  
晚聞錄一卷傷世俗惑形家言不葬其親有誠是錄一  
卷蒼古今殺戒鈔廣愛錄二卷雜識經史遺逸成避暑  
錄二卷皆行於世嘉慶二年卒年六十有七超然又有

家誠錄二卷使粵日記一卷使蜀日記一卷詩文集二  
十六卷

文獻徵存錄卷八終

文獻徵存錄卷九

杭州錢林東生輯

南通州王藻菽原編

何焯

何焯字屺瞻又字茶仙號義門長洲人好讀書性耿介絕俗有同友過堯峰兔水禪院訪過菴長老云道人種松罷近水開禪關微塵吹不到白雲相與閑偶尋林外約引我過前山倚杖看奇石徘徊殊未還詩品孤潔如其人其讀書必審必覈所見多宋元槧本一一記其異同楷法極工整蠅頭朱字粲然盈帙好事者得其手校本不惜重價購之虞山錢尚書謙益及桐城方苞不喜

之焯頗右之謂虞山後更無人矣蓋焯少受學於邵僧  
彌僧彌出自虞山也苞持論雖爭之力然每有作必問  
其友曰義門見之否如有言幸以告我是能糾吾之短  
者也既以諸生遊京師受知於尚書徐乾學已而失其  
權又遊尚書翁叔元之門叔元受要人指劾睢州湯斌  
衆皆憤慈谿姜宸英移文譏之焯上書請削門生籍叔  
元大恨大學士李光地重其博雅厲志特疏薦之

賜舉人侍直南書房康熙四十二年再

賜進士出身改庶吉士侍直如故散館入下等畱館肄  
業又十年授編修時有忌者中以蜚語謂其失職怨望  
所點定書下語尤悖遂送詔獄悉籍其邸中書以進

聖祖自檢之曰是固讀書種子也其中實無失職缺望  
語見其辭吳縣令餽金札葉歎異之盡還其書但解官  
而已仍參書局校書事六十一年六月病卒

上聞悼惜時方有用焯意歿後超坊局階贈侍講學士  
所著有道古錄若干卷未雕行爲人竊之去惟校定困  
學紀聞行於世今世所傳義門讀書記則焯嘗訂定文  
選及杜甫詩或列其評語以爲書真贋參半不必出焯  
之手矣全祖望曰焯生於三吳聲氣之場顧獨篤志於  
學其讀書旁推交通如繭絲牛毛凡所持論攷之先正  
無一言無根據吳下多書估焯從之訪購宋元以來舊  
槧本及故家鈔本細讐正之一卷或積數十過丹黃稠



曩而後知近世之書脫漏譌繆讀者沈迷於中而終其身未曉也少嘗選定坊社時文行世薄海之內五尺童子皆道之而不知其爲劉道原洪野廬一輩及其晚歲益有見於儒者之大原嘗歎王厚齋雖魁宿尙未洗淨詞科習氣爲可惜而深自歆然以爲特不賢者識小之徒而其所得益自此遠矣

吳農祥

吳農祥字慶百號星叟錢唐縣學生明宮允太沖長子  
著有輿圖隸史彙考補錄文獻通考嘯臺讀史綠窗讀  
史梧園雜志宣齋南歸雪鴻流鉛嘯臺等集乳哺時啞  
啞私語皆建文遜國時事過十歲方不言少時在陳函  
暉家以芙蓉露下落試之立成贈陳云一輩少年爭跋  
扈明公從此願躬耕陳奇之與志伊齊名皆博綜能文  
虎林呼爲二吳尤精於易與毛西河善又有錢邑志林  
唐詩辨疑詞苑等書康熙戊午舉博學鴻詞陳鼓永薦  
謂經國鴻業固賈生晁令之儔卽雕蟲小技亦相如子  
雲之亞益都相公古文則稱農祥汪琬儷體稱農祥及

陳維崧詩賦亦稱農祥毛奇齡小詞則推維崧彭孫遹  
越鬪又以農祥爲首入都止竹林寺不遇李之芳尙書  
定閩亂將致之幕府不就歸家以著書自娛有畫圖梧  
園記云余舊業在錢塘門東有梧桐數十本顧而樂之  
因自名曰梧下先生家貧質之鄰家意忽忽不樂有客  
見慰曰請爲先生實之遂圖畫梧桐數十本見貽曰此  
梧園也先生其自爲之記若夫土稱五沃樹記九枚比  
屋亭亭遙集將雛之鶴虛簷歷歷爭棲引子之烏南岳  
舊歸北窗栽得玉郎三尺循後會以重來金管一株聞  
清歌而不去雜惠施之雄辯紀何遜之雅游同挹深杯  
兼聆譚柄雖命多顛頓勢等孤生運迫流離體符半死

而形成兔目節等宮槐皮躍龍鱗莖含庭柏幢幢車蓋  
定依先主之桑濯濯闌干猶望桓公之柳風高廉懦植  
孤竹而危吟姓託虛無數長梧以述願爾乃蓬蒿一畝  
蘿薜雙扉蟻垤常遷蜂房恆閉棠梨舊館已屬他人叢  
桂小山難招知己空庭老樹悉歸朱戶之家若木一枝  
僅傍丹邱之樹垂垂銀漢指天上之匏瓜纂纂紅牆隔  
鄰家之甘棗於是吹臺朗月不入虛帷智井迴飆隨投  
警枕結根幽谷暗滋元雨之陰接葉阿房靳吐黃鐘之  
律豈非生由位賤探鳳穴而無奇名以人卑排龍門而  
獨立者哉客有畢宏後輩曹霸前身點染煙霞淋漓邱  
壑烘雲吸霧玉除之芳草爭飛量雨論晴金谷之名花

如醉怒拔凌雲之廣囿拏攫蛟龍織抽撲地之平臺淒  
迷蛺蝶解衣槃礴袖筆凝思傾北部之臙脂注東方之  
沆漭於是吳宮萬頃齊殿千條影始扶蘇聲仍激楚似  
瀛洲之呪活翦列華池若閨苑之移來刻成清露劈分  
白繭啟溪閣之千層裂取紅綃豁風亭之百尺淺深石  
磴各置藜牀高下雲廬何煩竹杖莫不蔽虧丹廡照耀  
碧林草帶交暉苔衣胥化神游未幾恍登庾信之園目  
賞不忘突入潘尼之宅猶記韶光初麗淑景方妍紫燕  
則亟欲生雛斑鳩則驚看逐婦微茫吐葉漸分萸莢之  
形次第含苞徐茁楊稊之色銅溝漲綠金市鋪丹吹落  
紅綿在別院將飛之後積來白毳是春城不埽之初驗

節序則徵信周書紀月令則私占戴記江光寒食霽景  
清明乳洒重門墮獺脂而立溼華藏深巷啄雀喙而成  
膠戲可爲珪取能扣鼓已而麥秋近熟梅信微蒸飄來  
柏子之香捲盡蓮花之漏洪枝驟大修幹斜垂滴入清  
油聯徑則陰森十里瀉開朱霧交柯則覆蓋千人導巫  
雨於青天都成卵色巽湘瀾於白日皆作魚鱗陰兔迴  
標陽烏斂轡所以科頭老子晞髮才人苦澤國之餘波  
畏炎洲之烈燄築長春之館無地埋愁尋消夏之灣何  
時寄跡細房蓮淨便擬乘舟長鬣松青卽懷舉扇況復  
披襟列坐解帶孤眠駕衆竅而常虛鼓洪濤而不斷耶  
秋隨白帝序易黃姑玉擲參差不盡長年之怨金投瑣

碎逾深寒士之嗟每飄逸響於琅玕時中清商於琴瑟  
空階蟋蟀祇助蒼涼隔嶺蟪蛄彌增哀訴挂珠簾而晝  
入拂羽帳以宵飛那藉嚴霜爭橫衣桁不干落照還上  
欽梁昔也少婦多愁文人失職暫看旅雁輒傷遲暮之  
心纔對嘯猿遽掩盈懷之淚煙霏露壓竹奚託以相思  
月白風清荷何因而說恨此則子良有賦忻表賞之在  
今沈約含悲俟末光而未照者也至生梧子實結桐花  
小似綠珠朗於紅豆鮮同菱芡光浮琥珀之樽軟類蓮  
房影亂芙蓉之府當其離離承萼葦葦垂條味溢三危  
香盈百和杏梁奔迸雕陵之鵲羣飛薄水澄泓灌瀆之  
魚畢集從茲幽緒雅合清襟供茶竈之餘歡佐酒鑪之

佳賞銜來丹羽貪分鸞鷲之糧馳送朱脣狂錫葡萄之  
錦此則晨炊未舉藉以療飢宿醉難醒由之解渴者矣  
不弟此也僕家居東郭地比南宮頻苦囊空尤嗟羹盡  
對妻穉子餐白石以爲資悍婢愚童向朱扉而請乞三  
聲牛角不無齊國之懷一片猪肝大博屠門之笑近且  
臺難避債室雜催租數卷賜書旋償酒券盈箱小賦亦  
質錢家犬苦飢虛辭主人而遠去鶴窮搖落逐仙侶以  
高騫空畱畫餅之名徒述鋪糜之念藤梢橘刺拉沓摧  
燒葛葉榆皮辛勤採掇何圖金粉遂累丹青畧驅洞壑  
之幽便帶雲霞之麗紅亭細數一縣河陽紫府虛探四  
時建始游絲繞路疊影當關任偷方朔之桃許買王戎



之李柔柯芍藥堪因折贈而傷心弱蔓薔薇競欲徘徊而浣手訪衛郎而剪韭致此何難憑張翰以思萼不妨相對悲夫貧真原憲亂識王尼詎分梓澤之花猥藉沙棠之樹鬱金堂側或有賴於化人羣玉山顛究何殊於幻術好事傳觀而動色迺千秋鳳闕之廬故人持贈以咨嗟僅一段鵝溪之絹著有古今體詩一百三十四卷文集稱是全謝山謂所作擬史諸傳如朱大典章正宸張煌言事大半舛錯杭州瓶花齋吳氏藏之未能刻也

曹一士

曹一士字諤廷號濟寰青浦人年十五補諸生潛玩洛  
閩諸書期爲有用之學文譽甚美主江南試者咸欲羅  
而得之困青衿幾四十年以拔萃貢太學中雍正四年  
舉人謁選爲如臯學教諭七年成進士大學士陳元龍  
侍郎王圖炳交薦於朝改庶吉士十一年授編修

世宗召見問其年對畢復奏他事旣而大學士宣

上意以山西太原知府缺將於翰林中改補一士固辭  
旋充一統志纂修官十三年五月考選山東道御史  
高宗御極詔羣臣輪班引對一士首言督撫者守令之  
倡顧其中有賢者有能者賢能兼者上也賢而不足於

能者次之能有餘而賢不足者又其次也督撫之賢能視其所舉而瞭如今之保題守令約有數端曰年力富強曰辦事勤慎曰不避嫌怨其實迹則大略曰錢糧無欠開墾竭力善捕盜賊果如其言洵能吏也乃未幾而或以賊汙著或以殘刻聞舉所謂貪吏酷吏無一不出於能吏之中彼夫吏之賢者事上不爲詭隨吏民同聲謂爲不煩惻怛愛人悃悃無華而已度今世亦不少其人薦剡曾未及此得毋反視賢吏爲無能邪抑以能吏卽賢吏邪臣恐以趨走便利爲能則老成者爲遲鈍矣以應對捷給爲能則木訥者爲迂疏矣以逞材喜事爲能則鎮靜者爲怠緩矣以武健嚴酷不恤人言爲能則

勞於撫字者爲沽名釣譽拙於鍛鍊者爲才力不及將  
撫拾細故以罷黜之矣至所取者決裂則曰不合誤舉  
於前聽部議而已夫有誤舉必有誤劾誤舉如此誤劾  
者若何誤舉者議罪誤劾者何從問乎臣以爲今之督  
撫明作有功之意多而惇大成裕之道少損下益上之  
意多而損上益下之義少此治體所關也敢請特頒  
諭旨剖析開導俾於精明嚴肅之中布優游寬大之政  
使能者務勉於賢而賢者益勵於能是知人之哲卽安  
民之惠也疏上播告天下又請寬比附妖言之獄謂古  
者太史采詩以觀民風藉以知列邦政治之得失俗尙  
之美惡卽虞書在治忽以出納五言之意使下情之上

達也降及周季子產猶不禁鄉校之議惟是行僻而堅  
言僞而辨雖屬聞人聖人必有兩觀之誅惡其惑衆也  
往者造作語言頗有背逆之迹如戴名世汪景祺等因  
其自蹈而誅之非得已也若夫賦詩作文語涉疑似如  
陳鵬年任蘇州游虎邱作詩有密奏其大逆不道者  
聖祖明示九卿以爲古來誣陷善類大率如此如神之  
哲洞察隱微可爲萬世法則比年以來往往挾睚眦之  
怨借影響之詞攻訐詩書指摘字句有司見事風生多  
方窮鞫或致波累師生株連親故破家亡命甚可憫也  
臣愚以井田封建不過迂儒之常談不可以爲生今反  
古述懷詠史不過詞人之習態不可以爲援古刺今卽

有序跋偶遺紀年亦或草茅一時失檢非必果懷悖逆  
敢於明布篇章使以此類悉皆比附妖言罪當不赦將  
使天下告訐不休士子以文爲戒殊非

國家義以正法仁以包蒙之意竊謂大廷之章奏尙捐  
忌諱草野之筆札焉用吹求請嗣後凡有舉首文字者  
苟無的確蹤跡依律反坐以爲挾仇誣告者戒庶文字  
之累可蠲告訐之風可息遷工科給事中故事御史以  
資俸次第轉科一士入臺僅六月人以爲美遷尋又陳  
各省興作官吏尅減工料價值之弊請一切營造開濬  
所需物料工匠遵部例估有成數卽飭府州縣刊刻懸  
示工作地方俾衆目共覩少有伸縮出沒人人得以指

證安有籠統開報侵冒追賠之患哉又陳州縣讞獄胥吏上下其手改竄獄詞之弊所言皆下部一士入翰林未散館卽分校順天鄉試禮部尙書任蘭枝爲主司賞爲得人第一仲兄老而舉於鄉計其來至蘆溝橋迎之其下第歸也欲別涕泗不止踰年兄卒服素茹蔬者浹日歎曰我不能解職治喪猶愧古人也卒年五十九疏草皆藏於家詩不肯隨俗時露奇警鸚鵡云十年廡下高人跡萬里秦山故國心

雷鉉 童能靈 張鵬翼

雷鉉字貫一又字翠庭汀州人幼篤志深思漳浦蔡世遠自史館假歸主鰲峯書院鉉從之游爲都講舉雍正元年鄉試至京師祭酒孫嘉淦薦爲國子學正十年成進士大學士朱軾薦之選庶吉士內閣學士方苞負天下重望爲館師獨心契鉉以第一流人相許與名公卿論人材必首及鉉曰是有守有爲始終不渝者也尋乞假歸乾隆元年傅

皇子賜第內城感疾未與散館卽除編修遷左諭德時余棟同侍學而父服未除因奏言左右侍學之人貴明大義篤人倫乃於學術性情有助今棟隱忍父喪則講



書至宰我問三年章何以措口棟由是得歸終制再遷  
爲少詹事徙通政使十一年上言曰

聖諭戒飭臺諫處心積慮不外名利二途此裁成激勸  
冀以古純臣爲法也然臣子不惟不可計利并不可好  
名而朝廷樂聞讜言不必疑其好名并不必疑其好利  
孔子稱舜之大知曰隱惡揚善則知舜之時不皆有善  
而無惡惟舜隱之揚之是以嘉言罔伏用成執兩用中  
之至治也復請任忠良練達之臣屏諂諛容悅之習不  
爲無事之游幸以增費累不耽無益之玩好以妨幾務  
並嘉納之尋視學浙江令學官月試士擇經義尤粹者  
舉焉又各授以朱子小學及平湖陸氏年譜俾爲準則

名儒宿德輒就訪之調江蘇擢副都御史再調浙江值  
杭州嘉興歲饑民食草根木皮且盡有司隱其實鉉貽  
書兩府言之不聽遂封章奏聞

詔加賑焉民賴以甦二十一年以母老乞歸甫終喪以  
勞毀卒年六十四鉉論學宗朱子而以薛瑄陸隴其爲  
譜牒嘗曰象山姚江人品事功卓然千古其論學則恐  
貽誤後人作象山陽明禪學考示學者又曰孟子謂夷  
惠隘與不恭君子不由又謂其爲百世之師後世如陸  
子靜王陽明陳白沙論學術者必辨之然其砥節厲行  
以之鍼砭鄙俗不亦百世之師耶其持論之平如此鉉  
論禮守方苞說言易本之李光地著自恥錄聞見偶錄

三卷讀書偶記校士偶存及經筵堂集三十五卷鉉同縣人童能靈張鵬翼皆一時雅士

童能靈字寒泉諸生嘗與鉉論易鉉主李光地能靈言易主河圖以明象數之學有周易賸義二卷冠豸山堂集二卷

張鵬翼字蜚子康熙閒歲貢生銳志問學著讀經說畧理學入門孝子傳歷代將相諫臣三譜二十二史案中  
華世統圖說芝壇日讀小記年八十三卒鉉嘗稱閩汀學者以鵬翼爲冠冕云

梁同書

梁同書字元穎錢塘人父詩正官至大學士諡文莊同書生而肥白如瓠長者憂其不壽文莊未達居鳳皇山麓夫人夜織兒嬉於旁虎突入戶夫人驚絕同書戲如故問之曰有大獸來四顧而去亦不知爲虎也稍長貌甚癯愛弄筆翰爲擘窠大字輒有法度補諸生舉乾隆十二年鄉試十七年會試下第時文莊受知深以

特恩賜與殿試遂成進士改庶吉士授職編修在詞林稱善書有求文莊書者輒同書代書之充順天鄉試同考官一會試同考官一二十三年廷試二等擢侍講遭所後父喪歸服闋引疾不復出書法益進該究六法少

作書學顏柳中年用米法七十後書若無意自然高妙  
爲當世獨絕名沸於江南北日本國王有王子好書以  
其書介舶商求爲評品題目琉球生徒自太學期滿歸  
國至門求一見不得太息云來時王命必一謁公而歸  
今不可見奈何因丐公書一紙曰持是以復王命耳其  
名揚於海外如此五十五年入都祝釐不肯詣時相門  
有以禍福怵之者勿顧也嘉慶十二年丁卯鄉試

特換衙侍講學士赴鹿鳴宴與後生講同年之誼觀者  
如堵以爲一時盛事也同書不近婦人終身不居於內  
內行甚飭不宴客不作佛事作事從禮不從俗子弟年  
少見長者不敢嬉惰一家之中上下幾百口事至纖細

必先白有教勿敢違雖老祭祀必躬親之杭城稱家法  
皆曰梁氏也性清約一冠一服終身不易不廢治生不  
受餽遺尙書畢沅自楚贈大硯不納使人委之而去越  
數年友有宦於楚者仍附以還畢善鑒別前人手蹟過  
眼輒判其眞僞耄年能作蠅頭楷書精力有過人者同  
書嘗得元人貫酸齋書山舟二字署其齋杭人婦人童  
子無不知山舟先生善書者晚作書自署不翁九十外  
又署新吾長翁嘗言古書家皆有代者我獨無蓋不欲  
以僞欺人我性如是然託名以求售者衆矣作書喜用  
許虛白紙夏岐山潘岳南筆刻石必陳雲杓陳如岡馮  
鳴和今虛白齋紙盛行潘陳馮皆因以致富同書不喜

浮屠然能淡泊日晏則不食如僧家法喜食楊梅初夏  
每置一棹於齋閣恣啖之生平無夢一夜睡中覺步出  
艮山門行可十許里渡小溪山徑杳然石筍林立路旁  
有小亭亭有碑題曰敬善泉更進境益幽異循前徑返  
亭上有一人相視而笑復渡溪入城至家而寤九十患  
腦疽又夢人贈楹帖十四字皆能記之病遂瘥又三年  
卒目將瞑友人許宗彥在側微笑視之有頻羅庵遺集  
十六卷其與張芑堂論書與孔谷園論書可見平日篤  
志習業也

任大椿 任兆麟

任大椿字幼植又字子田揚州興化人祖陳晉乾隆四年進士著易象大意行於世大椿少時詞翰甚美既乃研覃經藝善爲戴慶之學三十四年成進士授禮部主事補儀制司主事禮部四司祠祭儀制號爲繁劇他司往往求兼攝之大椿獨欲請於部尙書移司閒曹俾得竭半日一夜之力假書誦習以爲十年守官猶得七年強半讀書也

高宗徵天下書輯爲四庫全書大椿充纂修官書成又撰全書目錄提要提者舉也要如書有倫有要之要以案語逐繫本書下覽者若舉物在手標明其綱格統括



其大歸也禮經類下案語詮論不出一手皆大椿詳定  
之人服其清簡而覈嘗蒐輯字林爲攷逸八卷其族弟  
兆麟以爲未備又成攷逸補正附八卷之後焉歷遷郎  
中擢陝西道監察御史卒年五十四所著弁服釋例八  
卷深衣釋例三卷釋繒一卷吳越備史注三十卷小學  
鈎沈二十卷大椿工五七言有別友詩云無言便是別  
時淚小坐強於去後書又有句云抱琴看月去吹鬢愛  
風來人謂不減查他山子田詩集六卷其所自定也王  
西莊曰余所見詩人多矣健於氣奧於思莫任子若任  
子以陸機作賦之年中蘭成射策之選名滿京洛儕輩  
皆推下之其樂府幽深杳冥五言古曲折微至而淡風

遠響又入韋柳之室是真卓然名家者矣

任兆麟字文田籍於震澤爲諸生舉孝廉方正其注夏  
小正本鄭仲師周官注移主夫出一條在三月移時有  
見稊始收一條在五月又補入采芑雞始乳二條光祿  
王鳴盛以爲精愜絕倫也

三層石

三才

011-546

張惠言

張惠言字臯文武進人少受義經卽通大義年十四爲童子師畱心著述及壯見惠棟所著書好之益乃游心爰繫敷演聖道然惠易遵暢虞翻之旨兼參荀鄭說惠言謂易孟氏費氏所傳各異虞與鄭荀不可合虞出於孟荀鄭受於費今比而同之非其理也乃著周易虞氏義及虞氏消息闡虞之要自序之曰漢成帝時劉向校書考易說以爲諸易家皆祖田何楊叔丁將軍大義畧同惟京氏爲異而孟喜受易家陰陽其說易本於氣而後以人事明之八卦六十四象四正七十二候變通消息諸儒祖述之莫能具當漢之季扶風馬融作易傳授

鄭康成以作易注而荊州牧劉表會稽太守王朗潁川荀爽南陽宋忠皆以易名家各有所述惟翻傳孟氏學既作易注奏上之獻帝翻之言易以陰陽消息六爻發揮旁通升降上下歸於乾元用九而天下治依物取類貫穿比附始若瑣碎及其湛深解剝離根散葉暢茂條理遂於大道後儒罕能通之自魏王弼以虛空之言講易唐立之學官而漢世諸儒之說微獨資州李鼎祚作周易集解頗采古易家之言而翻注爲多其後古書盡亡宋道士陳搏以意造爲龍圖其徒劉牧以爲河圖洛書也河南邵雍又爲先天後天之圖宋之說易者翕然宗之以至於今牢不可拔而易陰陽之大義益盡晦矣

國朝元和徵士惠棟始考古義取孟京荀鄭虞氏諸家  
作易漢學又自爲解釋曰周易述然掇拾於亡廢之後  
左右采獲十無二三其所述大氏宗禰虞氏而未能盡  
通則旁徵他說以合之蓋從有唐五代及宋元明朽壞  
散亂千有餘年區區修補收拾之力欲一旦而其道復  
明斯固難也翻之易學旣邃又具見馬鄭荀宋氏之書  
考其是否故其義爲精古書雖亡而漢魏師說可見者  
十餘家惟鄭荀虞三家之義略有梗概可指說而虞爲  
較備然則求七十子之微言田何楊叔丁將軍所傳之  
大義舍虞氏注其何所自焉故求其條貫明其統例釋  
其疑滯信其亡闕爲虞氏義九卷又表其大旨爲消息

二卷庶以探蹟索隱存一家之學其所未寤俟有正道之也惠言少爲辭賦擬司馬相如揚雄之文及壯又學韓愈歐陽修以嘉慶四年成進士官編修作篆甚工列聖加上尊號命詣盛京篆玉寶焉卒年四十二惠言兼通三禮小學嘗撰儀禮圖說又有諧聲譜然其治易實爲顛門凡撰虞氏易禮易候易言周易鄭荀義易義別錄易圖條辨數十卷皆羽儀虞氏易者也別有文集如千卷藏於家

孫星衍 王昶

孫星衍字淵如又字季仇陽湖人母夢星墮懷而生年  
十四能背誦文選全部爲諸生肄業鍾山書院友黃景  
仁楊芳燦以詩相酬答有登千佛樓云城東佛樓幾年  
閉塞徑秋藤刺芒利飛燐射屋烏啄牆鬼風吹檐斷佛  
臂此間非墓非戰原豈有厲魄號煩冤青狸捧骨夜窺  
月日氣不足羅神姦迎廊一僧病枯瘠見慣妖蹤訝人  
跡老莎出戶曲復斜反鎖空堂晝深黑樓前慘碧竹作  
圍逼袖細影明寒暉殘霖滴階漬幽血敗粉剝壁生陰  
苔竹梢朦朧上無路疑墮中宵夢游處回頭不憶隔世  
來過眼復恐今生去檐牙壓肩樓角搖驚起穴棟千年



鴉屏聲獨立瓦爭落失勢一墜魂難招原頭日落樹蒼  
莽既下心神久恟恍林端却顧寺角移那得騰身立平  
壤既從錢大昕游研究漢學作河圖洛書考曰漢人以  
八卦爲河圖九疇爲洛書說見孔安國註論語河不出  
圖及馬融註書九疇漢五行志引劉歆說亦同以初一  
曰五行以下六十五字爲雒書本文禮記疏引中候握  
河紀伏羲氏有天下龍馬負圖出於河遂法之作八卦  
又龜書洛書也李鼎祚周易集解引孔安國註繫辭班  
固漢書敘傳及李奇註悉用其說惟鄭康成註易始用  
春秋緯云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也鄭所稱河圖洛  
書今見開元占經未必太古時文此鄭氏信讖緯之過

按易乾卦言龍坤卦言馬是稱龍馬負圖卽八卦爲河圖之證洪範五行一曰水水北方元武之位是稱神龜負文卽九疇爲洛書之證可知孔安國劉歆馬融諸儒所說長於鄭氏矣宋人乃以洪範五行爲河圖以太乙下行九宮式爲洛書近毛奇齡闢之甚辨而不能篤信八卦九疇爲河圖洛書之說顧炎武惠棟知九宮爲易緯而不知其出於黃帝覈宋人致誤之由亦非無本北周甄鸞註數術記遺九宮算云九宮者卽二四爲肩六八爲足左三右七戴九履一五居中央又盧辨註大戴禮明堂篇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云記用九室謂法龜文故取此數以明其制也宋人見甄鸞有肩足戴履之

言又見盧辨有九式法龜文之說遂以九宮爲龜文不知甄鸞以別上下前後之位未言在於龜背大戴禮所云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者言明堂戶牖堂室之數逢十則有餘數若十餘二三十餘六七十餘二之類也盧辨謂法龜文特因九室而言如僞孔尙書傳云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至於九亦卽謂九疇不必是九宮之式也以戴九履一二四爲肩六八爲足爲是龜文亦復何所取義乎太乙九宮式之傳甚古其始實出黃帝素問五常政大論岐伯有云眚於三王冰註三東方也云眚於九註九南方也云其眚四維註東南西南東北西北土之位也云眚於七註七西方也云眚於一註一

北方也六元正紀大論則有災七宮之屬隋經籍志載九宮經三卷鄭元註又稱梁有黃帝四部九宮五卷唐會要稱會昌三年王起等奏案黃帝九宮經路史註引壺子云黃帝體九竅以定九宮是九宮之式黃帝時有之故遯甲書亦用其法淮南天文訓太陰元始建於甲寅一終而甲戌二終而甲午三終復得甲寅之元如法推之甲寅坎宮則甲戌在離甲戌坎宮則甲午在離甲午坎宮則甲寅在離則西漢人亦多知九宮者故劉歆有八卦九章相爲表裏之語至易乾鑿度載其式云易一陰一陽合而爲十五之謂道又云太乙取其數以行九宮四正四維皆合於十五鄭康成註太乙下行九宮

從坎宮始坎中男也自此從於坤宮坤母也自此而從震宮震長男也自此而從巽宮巽長女也所行者半矣還息於中央之宮既又自此而從乾宮乾父也自此而從兌宮兌少女也自此行於艮宮艮少男也自此從於離宮離中女也行則周矣上游息於太乙天一之宮反於紫宮行從坎宮始終於離宮數自太乙行之坎爲名耳出從中男入從中女亦因陰陽之偶爲終始云從自坎宮必先之坤者母於子養之勤勞者次之震又之巽母從異姓來此其所以敬爲生者從息中而復之乾者父於子教之而已於事逸也次之兌又之艮父或老順其心所愛以爲長育多少大小之行已爲施此數者合

十五言其法也詳註義多未精確或是後人僞託今考  
九宮之法不外陽進陰退起坎者乾貞於十一月子坎  
陽進而上行之坤坤貞於六月未坤陰土退而下行之  
震震陽木進而上行之巽巽陰木退而下行之中中兼  
艮坤坤陰土退而下行之乾乾陽金進而上行之兌兌  
陰金退而下行之艮艮陽土進而上行之離離陰火退  
而下行之坎一陰一陽俱起者天左旋地右動之道陽  
動而之陰陰動而之陽者乾鑿度所謂竝治而交錯行  
閒時而治六辰董仲舒春秋繁露所謂陰適右陽適左  
適左者其道順適右者其道逆逆氣左上順氣右下是  
也一白二黑三碧四綠五黃六白七赤八白九紫者唐

會要載九宮貴神天蓬星太乙坎水白天內星攝提坤  
土黑天衝星軒轅震木碧天輔星招搖巽木綠天禽星  
天符中土黃天心星青龍乾金白天柱星咸池兌金赤  
天任星太陰艮土白天英星天乙離火紫是也九宮卽  
算法之捷故遯甲式用之知日月星奇所在及九星所  
臨自古有之旣非出於龜文亦不得以爲神禹雒書隋  
焚讖緯或尙記九宮以示陳搏遂僞爲洛書於時乾鑿  
度未出宋儒不能博考致爲所惑并忽素問而不觀則  
無能復辨九宮之緣起矣元和江聲註尙書墨守前訓  
星行爲帝堯臯陶稽古論曰堯典曰若稽古帝堯三國  
志引康成註云稽古同天言堯同於天也鄭意蓋以堯

稱帝爲同天故司馬貞引鄭注中候勅省圖云德合五  
帝坐星者稱帝白虎通引禮記諡法云德象天地稱帝  
初學記引易緯曰帝者天號也德配天地不私公位曰  
帝尙書緯曰帝者天號天有五帝以立名是鄭云同天  
因帝而生義書正義誤引其文云稽同也古天也天爲  
古之說雖見周書未必唐時卽有此義許叔重說文必  
徵本義惟云古故也從十口識前言者也且因堯則天  
爲大解稽古爲同天何以處臯陶稽古之說周書寤微  
解云奉若稽古惟王又武穆解云粵若稽古昭天之道  
熙帝之載若古卽訓天則不必稱天道帝載鬼谷子裨  
闔篇云粵若稽古聖人之在天地間亦不可稱爲同天



王逸魯靈光殿賦云粵若稽古漢張載注若順也稽考也言能順天地考行古之道者帝也此用禮記諡法德象天地之義天統地故鄭可言同天也然則魏志引賈馬及王肅皆以爲順考古道但不兼帝字生義究與鄭說不異也政莫大乎稽古稽古卽法天也古之聖人制作無所本則求之仰觀俯察傳言東方之神太昊乘震執規司春南方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夏西方之神少昊乘兌執矩司秋北方之神顓頊乘坎執權司冬中央之神黃帝乘坤艮執繩司下土故月令俱稱爲帝孔子答季康子及淮南之言五帝并太昊少昊言之於易繫辭云帝出乎震謂伏羲也堯舜稽五帝以制作故亦名

爲帝孔子答宰予五帝德以代太昊少昊實則太昊以  
來五帝法天堯舜稽五帝以同天故名帝也堯典之欽  
若歷象卽黃帝旁離日月星辰帝嚳歷日月而迎送之  
閏月正四時亦黃帝建立五行起消息之政命羲和以  
殷中春敬致正中夏殷中秋正中冬卽少皞氏之鳥官  
司分至啟閉者也舜承堯則以假文祖察璣衡闢四門  
法黃帝之坐明堂臨觀天罡文祖四門爲明堂璣衡天  
罡皆北斗也以輯瑞巡守法合符釜山其制五刑亦本  
黃帝李法以十有二牧二十有二人法左右大監及六  
相之命舜之美事在於堯時故曰無爲而治其稽古卽  
法天故曰熙帝載曰亮天功也臯陶輔舜制作故有稽

古之稱白虎通聖人篇云何以言咎繇聖人以目篇曰若稽古咎繇是也臯陶謨稱天工天敘天秩天命天討天聰明明威是堯舜之同天稱帝臯陶輔翼成之故同蒙稽古之號而不以同天解之者臯陶非帝鄭注以臯陶下屬爲句古不訓天聖人立政莫大於稽古故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又曰信而好古至商鞅變法乃云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復何禮之循又曰反古者未可必非循禮者未足多是也禮記中庸篇言生今之世反古之道災及其身正言變古之道解者誤以爲復古則孔子祖述憲章皆非邪觀商君書所云反古者未可必非益可證反古之

道之卽變古矣商君非災及其身者邪吾友江叔灃注  
尙書以堯稽古爲同天皇陶稽古爲順考古道前後歧  
說故作此論示之至蔡沈之解稽古直曰在昔旣與馬  
鄭殊如其言則夏之史臣不宜稱臯陶爲古又以文字  
本於六書倉頡篇小學之權輿也其書久佚輯成三卷  
敘之云倉頡七章者秦李斯所作一篇者趙高胡毋敬  
所益五十五章者漢閻里師所并八十九章者揚雄所  
續一百二十章者班固所續訓故一篇爲二卷者杜林  
所撰三倉三卷者晉張軌所合三倉訓故三卷者魏張  
揖晉郭璞所撰趙高爰歷胡毋敬博學在倉頡中揚雄  
訓纂賈魴滂喜在三倉中杜林故亡於隋倉頡三倉及

故亡於宋然自漢及唐迄於北宋傳注字部類書內典頗有引者星衍刺其文爲三卷訓纂解故用說文部居使讀者易於尋覽倉頡始作其例與急就同名之倉頡者亦如急就以首句題篇凡將飛龍等皆是或三字四字以至七字備取六藝羣書之文以便幼學循誦故七略目之小學揚雄班固杜林已下始有訓故今許君說文解字所稱揚雄杜林班固說卽倉頡篇也許君云鼂揚雄說匱鼂蟲名廣韻引倉頡篇蟲名知卽訓纂許君云形或從寸諸法度字從寸應劭以爲杜林說釋元應禪經音義亦云耐字本從彡杜林改從寸知說文稱或從卽倉頡訓纂也訓纂與訓故俱亡然元應猶稱訓纂

云鱣蛇魚也若張守節史記正義引訓纂戶扈鄩三字一也王應麟誤以爲倉頡考之通典乃姚察漢書訓纂耳杜林書亡見於隋志故唐人引倉頡三倉多雜反語實出郭璞爲多或亦名張揖然應劭晉灼及張衡賦舊注所稱倉頡皆在揖璞之前實是揚杜之書無可疑者今依諸書所引存揖璞名餘或古說蓋未可別且以璞注此書親見漢人訓纂諒非無據倉頡本篆書班固云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體復異所謂秦篆又云倉頡多古字許君亦云所謂小篆則此篇之字自當具在說文而今慄慄叵候之屬並非正字當由漢魏隸書盛行亦或傳寫此篇故多譌謬改便驚俗今附見諸部旁標正

文都由考據得之非臆見也漢律學僮試諷籀書為吏  
 又以八體課最為尚書史唐國子監五分其經以為業  
 暇則命習隸書國語說文字林三倉爾雅故其時學人  
 能通古文訓故用字廣至萬餘皆有依據如揚雄司馬  
 相如陸機等所著詞賦猶取爪音所攀音攀導音導蚩音蚩諸文  
 六代翻譯禪經苾衣笏笏烏鳩之屬多借倉雅難字豈  
 非家有傳書教學多方者與自是厥後羣書日亡小學  
 不課儒者識字日少九經所存不能通記行用之字數  
 千而已宮府吏民文簿滋繁造為俗書不按經典如今  
 以套代韜卡代峯搗代笮挖代窠及寔皆見說文流俗相傳  
 愈失其本宋人說字至以如心為恕立心一日為恆教

者教孝故從孝以此而言甚於馬頭人人持十之類矣  
國家廣求遺書藏在祕閣其有佚者多依永樂大典撰  
集成篇說文旣盛行於時惟倉頡不可得倉頡者許君  
所據特成於衆手又隨章句成義多非六書本訓故有  
異於說文者若陶用甸訓部用章訓強本虫也而以爲  
健殿本擊也而云大堂有謬於說文者若爨從同象持  
甌而以爲持缶繭以甯省而以爲芾聲有長於說文者  
若臙臙俱臙也而以臙爲多汁臙爲少汁繒帛也而以  
爲雜帛繒絮也而以爲細絮觀其會通要是古書不可  
不覽頃興化任儀部大椿集字林八卷雕板行世星衍  
嘗以某歲讀書江甯瓦官寺閣游覽內典見元應一切



經并慧苑華嚴經音義引倉頡爲多隨加摭拾兼采儒書閱五年矣粗具條理刊而行之庶亦小學之助元應慧苑之書世多不傳宋人好博如朱文公王伯厚亦未之見中引古書尤多足與陸德明經典釋文並垂於世因揄揚其美屬友刊行焉陝撫畢沅重其淹雅請修關中勝蹟圖山海經注及校定晏子春秋遂從入關復游大梁所見前代碑碣甚多才益增博中乾隆丙午舉人是科考官大興朱珪在都中先語人曰吾此行必得孫星衍汪中矣中不應試爲之歎息星衍次年以一甲第二人及第授編修散館二等改部屬大學士和珅示意欲使往見曰故事編修改官可得員外郎星衍竟不詣

之授刑部主事又三年遷員外郎再升郎中爲法寬恕  
務求平法又議律文稱囚者在繫之名稱罪人者犯事  
在官之名今或未到官名之罪人或藏匿罪人問擬縱  
囚非正名之義尙書胡季堂是之獄有疑輒請依古義  
平議雅有吏幹然退食之暇不廢文雅有與段大令若  
膺書曰僕趨事西曹從退直後整理舊業雜以人事恆  
苦景短恐學無所就生平好許氏說文以爲微許叔重  
則世人習見秦時徒隸之書不覩唐虞三代周公孔子  
之字竊謂其功不在禹下惜原書爲徐鉉兄弟增加音  
切又頗省改嘗欲校訂重刊行之削去新附字與孫緬  
音二徐謬說懷此有年聞足下致力此書當世精研小

學家如錢少詹王懷祖江叔澧諸君皆稱道足下之書諒不誣也惜僕未之見敢以所聞質之左右僕少讀水經注稱許氏字說專釋於篆而不本古文怪酈道元讀書鹵莽并說文敘中所云今敘篆文合以古籀之言都未寓目及見日知錄指駁說文又可撫掌今舉其一二如駁說文郭字云齊之郭氏善善不能進惡惡不能退是以亡國此出新序蓋郭字國名因述其國之事用劉向說也又駁弔字云人持弓會毆禽此出吳越春秋陳音之言皆非叔重臆說顧氏未能遠考又與字爲束縛捩拙則卽漢書痠死獄中本字無足異者至詆說文參爲商星爲不合天文毫爲京兆杜陵亭爲不合地理則

尤疏陋據說文參商爲句以注連篆字讀之下云星也  
蓋言參商俱星名說文此例甚多如偃佺仙人也之類  
得讀偃斷句而以佺仙人解之乎若毫爲京兆杜陵亭  
出秦本紀甯公二年遣兵伐蕩社三年與毫戰皇甫謐  
云毫王號湯西夷之國括地志按其國在三原始平之  
界說文指謂此毫非毫殷之毫彼毫古作薄字在偃師  
惟杜陵之毫以亭名而字從高省此則叔重說文字必  
用本義之苦心顧氏知毫殷之毫不省毫王之毫不善  
讀書矣九經之字具在說文其未載者皆後人傳寫以  
隸變篆之譌今考說文所無之字如書之禰禮之覲傳  
之磻及箴無以下筆不知所從然說文繫傳以禰爲秋

畋也玉篇則以祿爲秋田祭字與獮同則知獮卽獮譌  
字繫傳又云儻見也則覲古或作儻而集韻則以覲同  
覲說文自有覲字葢杜預訓爲敕說文有苟自急句敕  
也足以當之蔡邕石經寫石碻正作石踏碻字有敬訓  
論語蹶踏馬曰恭敬碻爲踏無疑矣爾雅駑斲木據高  
誘注淮南以黃黎爲斲木則駑卽雜字其糞素據天官  
書張素爲厨司馬貞引爾雅作張則糞卽張字此類不  
可更僕願與足下正定之他時刊三體石經不無補於  
聖學也說文又有不甚可解僕以意解之數事如鬥兩  
士相對當是兩手相對之譌殺從杀聲稀從希聲當是  
古文帚卽殺字也希當是帚省文也目人眼象形重童

子也重言積二畫在中象目童子非舜重瞳之謂人象  
臂脛之形蓋側立形但見其一臂一脛其正立形則大  
字象之猶之乙與燕鳥與於鹵與龜皆象一正一側形  
也衣象覆二人之形人字誤當爲亼古文肱字龜廣肩  
無雄集韻引廣肩作廣育甲人頭宜爲甲集韻引作頭  
空蓋甲中畫象頭審穴戊中宮也象六甲五龍相拘絞  
也尤不可解中宮或作中官六甲者星名五龍卽黃龍  
天官書稱軒轅黃龍體五土數黃亦土數此豈中官星  
象乎又六甲卽六十甲子五龍卽五行墨子稱北方黑  
龍是五方之龍五色也或卽人六府五藏三說者不知  
有一當否宣天子宣室也今疑其用漢宮不知出淮南

本經訓武王殺紂於宣室高誘注云殷宮名疒徐鉉音  
女尼切不知玉篇又音牀然則將戕之屬皆以疒得聲  
疒卽疒字也玉篇集韻校說文大有佳處他時合諸書  
引說文之語校正今本彙錄奉覽或足下深造自得造  
車合轍當助足下張目也僕嘗言許叔重以字解經鄭  
康成以經解經孔門之外身通六藝古今惟此二人而  
世人好議前修蓋有不知而作如鄭康成之所以勝於  
馬季長者以其兼通內學故本傳云融素驕貴元在門  
下三年不得見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元善算乃召  
見於樓上而俗人反譏其以讖緯解經豈可謂之知言  
哉漢時有一種天人之學以陰陽五行談性與天道不

過數人如董仲舒劉向揚雄班固鄭康成諸儒而已至  
王肅逆臣之子經學之罪人乃作聖證論詆訾鄭康成  
六天之說家叔然已駁正之許敬宗唐之姦臣亦斥鄭  
康成用緯書奈何不察而揚其波乎吾輩同志者賴不  
乏人惜落落四方耳僕近撰集古文尙書馬鄭注庶此  
二十九篇之文有專行本他時或與梅氏僞書同立於  
學官此則區區負山之志願與足下共明許鄭之學於  
天下也高麗使臣朴齊齊家入貢在書肆見所校書愛  
之因書問字扁賦詩以贈其名重外國如此除山東兗  
沂曹濟道時有造匿名書者部使者來案其事連繫數  
百人供億甚繁州縣苦之星衍謂事畢則費省吾試任



其事自夕達旦手定爰書釋數十人推被誣者生平怨家得造書主名案遂結正部使者三日出境去曹南單汎漫決鳩工集夫從上游築隄捍禦五日而畢河帥抑其功不上星衍恬然不屑意賦詩曰黃金與土真同價桑海爲田止片時布政使康基田謂此役省

國家數百萬帑金也權按察使丁母憂歸居金陵祠屋厯主安定戴山書院儀徵相國撫浙時建詒經精舍選英雋之士肄業其中星衍與刑部侍郎王昶主講每集諸生課業問以經史疑旁及小學天部地理算法詞章聽摻討書傳以觀其器識人士雍容甚都星衍爲題名記刻石傳之浙俗溺惑風水葬親遷延星衍與秦觀察

瀛書曰竊見閣下爲政之意欲異乎俗吏之爲之也今  
監司有專達之責顧一方之弊政重且大者非一人一  
時所能更不能更而言之以招執政者之忌卒無益於  
事僕官山左屢以曹單河工應有童隄格隄請於當道  
領之託言無經費而不行此其弊事矣浙之士夫不肯  
速葬閣下所應酌限陳奏以革其俗也浙之多權厝也  
積棺湖干反以速葬者爲忍其親其厝之而子孫有發  
迹者愈以爲得地而不葬或子孫之貧而絕者又不能  
葬是始終不葬其親也聞且棄棺於道斲爲船板矣或  
曰宋時南渡士夫攢厝其親棺以待北歸今居於此者  
何爲蹈其習哉此非示諭勸誨之所可禁又不可持之

太急以苦貧民也按古有未葬不除喪之禮今三月踰月之制縱不能行閭下陳請有終喪不葬其親者官員不準起官士子不準應試商賈平民不準離鄉貿易三年之久富者既葬可依期貧者亦無難舉事其已終喪而未葬事在令前者再請限以一年則部議不至以不便民相格因浙省以推及天下此政一行所謂澤及枯骨也今之言事者動言擇其重者大者夫重且大者既不易更可更者又以爲不足言是終無益於事也人之身有苛疥焉有痼疾焉以痼疾求治於醫醫者曰吾欲得其痼疾而治之豈情也哉或曰浙中權厝者多火生枯木其應多火災或曰積屍之氣經暑中人則爲疫丙

吉見牛喘問之此亦調變陰陽之一端廉車所宜問也  
服闋補山東督糧道湯陵在山西滎河星衍據漢崔駰  
晉伏滔及皇覽說皆云濟陰有湯陵任曹南時嘗申上  
府請釐正祀典至是陵始修整給地畝奉香火立碑紀  
事袁州城外古墓明人題爲柳下惠墓其實墓在奉安  
搽得元時展氏先塋碑爲證嘗按行費縣訪曾點南城  
葬處及澹臺子羽墓又攷太平寰宇記先賢閔子墓在  
范縣今所傳在歷城者誤爲修築之申禁樵采義士左  
伯桃羊角哀墓亦在縣之義城寺東並攷其事以存志  
乘此非俗吏之爲也嘉慶十六年引疾歸與石韞玉姚  
鼐嘗以東坡生日集金陵詩人於五畝園爲詩紀事卽

用東坡登蔣山韻與會者二十一人亦一時之盛也寓金陵五松祠卒年六十六生平好聚書聞人家藏有善本借鈔無虛日金石文字皆能考其原委嘗病古文尙書爲東晉梅賾所亂官刑曹時卽按集古文尙書馬鄭王注十卷逸文三篇以金滕秋大熟未穫已下爲亳姑逸文其後脫簡合於金滕以其文有以啟金滕之書而誤魯世家載此文於周公葬畢之後成王因雷風乃有改葬賜郊之禮後漢張奐傳注引書大傳云周公薨成王欲葬之成周天乃雷電以風國人大恐葬於畢示不敢臣也按之書序周公薨成王葬於畢告周公作亳姑正此事矣漢儒爲今文之學者俱以反風之應爲在周

公死後也歸田後又爲尙書古今文義疏三十九卷積  
二十餘年而後成其所撰集有周易集解十卷夏小正  
傳校正三卷魏三體石經殘字攷一卷孔子集語十七  
卷史記天官書考證十卷寰宇訪碑錄十二卷平津館  
金石萃編二十卷孫氏家藏書目內編四卷外編三卷  
續古文苑二十卷問字堂文集六卷岱南閣文集五卷  
五松園文集一卷平津館文集二卷古今體詩若干卷  
所校刊之書尙多別有冶城山館遺文星衍卒後孝廉  
嚴鐵橋輯而傳之嚴孝廉名可均儀徵阮元曰君性至  
誠正無僞言僞行立身行事皆以儒術廉而不劌和而  
介屢以諤諤者不獲於大府於其卒也海內學者皆悼

慕之

王昶字德甫一字述庵先世居浙江蘭溪高祖懋忠始  
遷青浦爲江南籍父士毅年四十五無子禱於杭州靈  
隱寺夢人贈以蘭遂生昶咸以爲蘭之徵後因字蘭泉  
四歲能誦周伯弔三體唐詩旣長補諸生肄業紫陽書  
院尙書沈德潛爲院長試韓蘄王墓詩有半壁江山畱  
戰蹟一家婦女盡英雄之句賞其文采又嘗賦清露滴  
苔徑暮寒生竹樓尤心醉焉與王鳴盛吳泰來錢大昕  
趙升之曹仁虎黃文蓮號吳中七子其詩流傳海外日  
本大學頭默真迦一見歎服附番舶上書於尙書人各  
寄相憶詩一篇士林以爲美談旣又受業於徵君惠棟

講說經訓乾隆十九年成進士歸班二十二年應  
召試入等授中書由刑部主事歷遷郎中坐譴謫當戍  
兵部尙書阿桂征緬請釋令從軍緬事罷又從征金川  
授吏部主事積功擢郎中軍事旁午吟詠不廢其詩悲  
壯雄渾格又一變如張說之在岳州說者謂得江山之  
助矣四十一年金川平超拜鴻臚寺卿

賞戴花翎再擢大理寺卿遂貳憲臺大興朱筠有儒譽  
昶亦喜提厲風雅門生著錄各百人稱爲北朱南王外  
補江西按察使以憂解職服除除直隸按察使移陝西  
四十九年固原新教田五叛陷西安州昶守長武以清  
靜鎮物民心大安遷雲南布政使調江西



召爲刑部侍郎以博雅重海內宏長風流模楷後學論者以擬新城王文簡公有兩司寇之目乘驛訊事至江南一湖南湖北二不枉不縱得情而止五十七年充順天鄉試主考官以老病乞歸六十年入都與千叟宴歸主婁東講席嘉慶四年入都哭臨

召見陳軍事歸復掌浙江敷文書院弟子益衆昶教其爲詩以唐人爲宗蓋猶守沈尙書繩墨不忘師法也六年江蘇學政錢樾請重游泮水率新進謁孔子廟行釋奠禮雍容都雅儒者美之八年卒於家年八十三昶精力絕人晚爲詩益綺麗有春融堂詩文集六十八卷金石粹編一百六十卷明詞綜十二卷

國朝詞綜四十八卷湖海詩傳四十卷表潛德備掌故  
咸舊集之亞也續修西湖志青浦縣志太倉州志陝西  
舊案成編雲南銅政全書行於世又有滇行日錄三卷  
征緬紀聞三卷蜀徼紀聞四卷屬車雜志二卷豫章行  
程記一卷商洛行程記一卷重游滇詔紀程一卷雪鴻  
再錄二卷使楚叢談一卷臺懷隨筆一卷青浦詩傳三  
十六卷天下書院志十卷及羣經揭櫫五代史注揭櫫  
藁皆藏於家

文唐後才金

卷九

三

有易本車

011-586

羅有高 鄧元昌

羅有高字臺山瑞金人年十六補諸生慕馬周張齊賢之爲人喜讀賈太傅陸宣公書旁及兵政河渠測量諸雜說負氣睥睨儒冠者謂不足用於世也聞雩都宋昌圖有迂怪名欲見之無因府試日五鼓起走署前索得之問寓居而別昌圖字道原縣諸生已謁之自陳所學道原愀然曰非儒者當務之急也則述范文正語橫渠張子語箴之授以主敬持一二銘有高幡然悔因介昌圖受業贛縣鄧元昌元昌爲學以紫陽爲宗者也又見甯化雷鉉鉉戒之曰毋恃聰明恃聰明悞子之流矣由是歸真返樸尋味儒家遺書喜明道象山陽明念菴諸

先哲之論乾隆二十七年貢於太學善長洲彭紹升以  
性命之學相勗厲三十年中順天鄉試明年返鄉里與  
子弟講肄導之爲善興起者衆有高好治古文辭有復  
紹升書曰前日得讀賜書愛我之誠謙沖之德溢於毫  
楮欣悚交集有高自束髮受書知以求友爲志離家時  
忍淚惘罔有重違之色老父輒誦蘇穎濱上韓太尉書  
以廣之退而自念久隱約窮山中耳目見聞終無能自  
恢大善量局隘過揣將日叢別緒愴結則援茲義以自  
解居京師三年矣徵逐殺雜終無以發其意乃今得見  
償於足下足下又過侈與之厚自下不顧納人於不安  
非所望也然其中心之所存與其疑而未敢遂者輒復

謹白之幸賜裁擇足下謂學貴求其在我者求其在我者而自得之則動靜語默皆文也其言确然至當冒圍衆說落華而擷英未有能易之者也至所云文與道離道與我離此自泥文緣道者之過非文道之本如是也夫文與道一而已修之於身措之事業者道也修之於身而次第其功候節目之詳明其甘苦得失之故措之於事業而條布其治蹟敷悉其德產精微涵糅之極致彰往察來相協倫類出於憂患同民不得已之誠其言奇正不同其氣之行止節族之長短高下抗隊疾徐壹順法象之自然而不與以私智以其粲著陳修能之矩昭事爲之則烜照心目物察倫章則文命焉豈得歧於

道而二之也若夫泥文求道者拘牽櫛比滯悒而失歸  
先不足概於文緣道爲文者其於道卽遠居之不安以  
道爲遽廬其我與道偈背馳不僅僅於離其施之於文  
也駁淺礪而不裕破碎而不周盜據經訓如狐憑城社  
之穴鼠用以藏身而輔名與泥文者病異脈同候皆逐  
末昧本滑其天良兒仁義之膚貢鄙倍之實忠信不立  
天者遁其官固非文道之本如是也於道旣粗而文亦  
僞焉者也歐陽子曰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竊嘗味其  
言而論之生百世下上夷攷乎古人古人遠矣道之勝  
不勝雖有神姿難臆斷也其獲施於事者依其事以攷  
焉其道可知也其不獲施於事者不攷諸其文將闡汶

而靡啻醇疵黑白迷瞶冥莫臬未樹而晷景亂聖人憂  
焉故孳孳矻矻刪述不遑卒不忍安無言之訓以幽萬  
世知覺之倫世儒以聖門顏閔諸大賢不迷文遂於文  
與道有軒輊都非事實顏冉先孔子卒孟子紀三年治  
任之文無仲弓閔子騫或亦早卒故希所纂述其時孔  
子在日月正明概羣陰拱伏大致安緘默而已曾子子  
思之時聖言漸支子張游夏諸賢互乖異各護其所聞  
故曾子子思迷作衷一紛錯文大道以作表至於孟子  
大譁好辨之名益自任空言閑距竝厥烈於禹周不爲  
僭未幾道熄文裂功利之焰熾荀卿蹶起黜襍祥明王  
道崇禮矯性以摩世董生闡春秋文陰陽揚子衍元文



法言皆命世豪傑克顯道麗文司馬子長友教董生軌  
聖跡其書得春秋遺意班固譏之要未嘗深究其旨趣  
治遷書未精橫相訾訾是時黃老之言徧天下自天子  
太后崇其術父談亦治之至孰習聖緒微茫粗萌芽於  
武帝而曲學阿諛之徒方秉政轅固生申公章句陋儒  
不足該徧大道遷獨奮興正六經爲鵠見於自敘之篇  
其先黃老進游俠傳貨殖皆別具微旨非躬清淳之稟  
而於道有聞者恐未易彷彿也揚子之學見許於程子  
以爲非漢儒所可及自後唐之韓柳李宋之歐王劉曾  
明之王歸諸君子其行已各有本末詣故未大醇而確  
分仁智之見足下以爲漢唐諸子皆無與於斯道之傳

此世儒相祖繩過高之論願足下平情稱量衡之於中無輕附和也大抵古人入道淺深不能掩於其文以其文攷之則百不失一要知聖人之道至大技數小辨亦必有所緣襲以自立况諸君子之卓卓者哉抑平其情虛以畜之而已矣先儒嘗譏韓子因文見道爲倒置本末夫去聖久遠不因文以見道師法蕩廢當於何見之賴斯文之昭垂得以鏡悉先王治己治人之遺規而荀氏司馬氏以下各本心得敘列未發隱指因時察變補扶其偏蹟原遠末分無大聖人爲之依歸操行未執向背離合小小瑕釁蓋所不免學者誠負眞篤之志博采慎思實效乎踐履不以訓詁汨天倪不以丹鉛沒素樸

優游濡浸研慮而說心以崇知而廣業實有助焉其有不得已於身世之故而抒之爲文必郁然而不閤沛然而無疑釐然各當而不舛清明坦夷而無昏瞋拂逆之氣以梗鬱之與道爲體以武往尾來縣古今絕續之隙是豈非可貴可樂而有志者所宜盡心者邪嘗獨居深念上下數千載間戴文名者如牛毛而得系正宗可誦法若前所列諸公如晨星寥落蓋其難也南宋迄明標理學依據最尊氣益矜心益大苟揚司馬韓歐諸老不足當一眄所著書汗漫殺衍率陳腐孰爛寶爲大道所寓故文日敝而道愈不明閒取濂溪明道伊川橫渠遺書讀之質亮通達彬彬然爾雅之辭也陸王二先生世

儒號爲不讀書守空寂詆之爲禪而二先生之文包孕  
事理有條而不紊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歐陽子之言  
其信己其文偃陋而自夸飾曰知道其欺誕矣乎孟子  
論不動心推本知言與養氣竝而繫辭傳備舉數等之  
辭爲學者鑒擇故君子甚慎乎其文文不當吉凶生疋  
頑啟蒙害政破道皆文之爲生於其心朕兆於語默動  
靜足下所謂求其在我者而自得之是也幸卒竟之無  
委爲異人任足下方超然慕淵泊之行高舉遠引離俗  
氛而潔立翔兮寥廓而愚者聒世諦不休泥藪澤之見  
得無爲足下所笑然感切知愛非足下之前固無由傾  
倒也惟足下鑒其慄裁汰其不中果其向時求友之願

幸甚幸甚明袁黃有功過格言報應之理張爾岐立論破之有高申之曰明中葉有袁子者作立命說其說曰人爲善則美報隨之善必有報善之大小立之格日籍之天將絜其多寡長短輕重以疇適其等不差爽厥分濟陽張子聞而非之曰是異端曲說也是銜小惠微勤與天地鬼神市者也是惑於二氏因果報應之言而景附吾儒惠迪吉從逆凶積善餘慶積不善餘殃之旨以成之者也是說也好誕者樂言之遞相扇誘增益傳播而不知其悖經誼陰爲吾道螟蟻也何言之爲人臣而矜功伐邀寵利不可謂忠爲人子而顯勤勞邀厚分不可謂孝藉小惠微勤邀福報於天不可謂善人不可爲

畏天人捨六經語孟所教之善而學僞善以自私六經語孟以至誠至公立教而袁氏亂之以私僞彼其說曰吾以濟物也私僞之心積以望報故飾爲善報不至將疑報旣至將怠其濟於物幾何矣羅有高曰張子之論正矣陳誼高矣反經之功卓矣雖然吾懇杜塞中下爲善之路也張子曰君子之教人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人苟自進於善何論中下不自進於善而徒習其私且僞者成其中下士人立身竟甘以中下自域君子教人竟將盡天下之人毆之中下邪羅有高曰是不然記曰無欲而好仁者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是故上焉者之於善也成膚革毛髓悉善氣之充中焉者

灼知善之益若水行之資舟壺也其見不善也浼之若  
涂中下者之於善不善也如景然如夢然不必辨晷也  
顯之嚴王法而勉焉幽之嚴鬼神而勉焉或名譽之動  
而勉焉或章服之豔而勉焉依朋類因習而上下焉下  
焉者之於惡也成其爲欲也邪僻而悍干冒王法欺誣  
鬼神以徑遂其欲者也其爲惡也名譽崇之不爲變譏  
毀集之不爲變公爲之不畏人知誠爲之不屑以僞善  
參之也故曰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臯者強仁下愚不  
移是故上焉者天地清純之氣萃而閒有者也下焉者  
天地濁駁之氣萃而閒有者也常有者中人耳而有欲  
畏先王知夫中人之欲畏大可因也是故樹之皇極以

作其觀敘之彝倫以理其統 之禮儀以定其位文之  
頌辭以馴其野飾之筐篚燕好以聯其情慮有闡而不  
明也於是通之師友講說以極其奧慮有強而不遜也  
於是鬯之音樂鼓舞以感其天繇焉而才美出於其倫  
於是乎榮之爵賞以旌之教周備而恬不率放教俯張  
於是乎施之刑撻以威之移郊遂畫井疆以媿艾之刑  
賞昭而欲畏壹欲畏壹而王道亢若是其迂且難也當  
其時無欲無畏中道若性者固有之矣而緣欲畏而服  
教適善者不其衆矣乎慕風聲凜象魏然後明好惡之  
鄉定欲畏之分以畏爲隄以欲爲表勉而趨事者不逾  
衆也乎是皆不能離乎私且僞者也先王不忍殊異之



容保無疆總而教之博之藝術以怡翫之寬之歲月以  
堅樹之及其成也和順浹誠信通欲惡泯天則著德產  
精微之致人人曉爲固有曲殺經等繁委之數貫習說  
樂而調敦比而不厭而王道四達矣充張子之說是盡  
中下蕩無入善之路也何也有所欲而好仁有所畏而  
惡不仁是私僞也慕風聲凜象魏以畏爲隄以欲爲表  
者私僞之尤也而先王不忍殊異而屏之者以爲上焉  
者無欲畏而功無所事吾教下焉者邪僻無所畏吾之  
教施之而窮惟誅殛竄流之待耳中焉者之好仁惡不  
仁也誠不誠雜而其於欲畏無不誠其於欲畏也誠斯  
其良知良能之見尚可牖馭而枕之者也吾有以施吾

教矣故曰聖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己故曰議道自己而制法以民張子之說得毋所謂不以鳥養養鳥以己養養鳥者吾見爰居之駭笙鏞而竄匿也且其於天人之際也似察而弗離未遽之游意而爲之辭者也曰大禹孔子之言天蓋以理勢之自然者爲天非謂紀功錄過絲絲而較者爲天也蓋言天之可畏非謂天之可邀也是自然矣夫張子之所謂自然者猶曰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致云爾夫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致其非覲髮闕略偶會其適之謂至神至精肖類應辨若刻符契眇不睹其眛故曰各正性命物與无妄也夫然則天之紀功錄過絲絲而較視人自疏簿書尤密覈矣權衡不言

而人取平焉度不言而人取幅焉概斛不言而人取量焉繩墨不言而人取曲直焉規矩不言而人取方員焉此其程品井辨極於錙銖毫忽絜黍而人不謂苛數者之陳於前卽大姦滑無所施其謬巧而詭遜人之準威福於天地鬼神如斯矣故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也故夫先王之嚴天地鬼神則白矣本太一專陰陽柄四時紀日星殺地則曰降之社仁義則曰降之祖廟興作則曰降之山川制度則曰降之五祀郊之日皮弁聽祭報喪者不哭不敢凶服汜埽反道鄉爲田燭帝牛必在滌三月蚩蚩羣黎無不被以奉天之實者爲社事單出里爲社田國人竭作邱乘供齊盛蚩

蚩羣黎無不被以奉地之實者發爵賜服於禘出田邑  
發秋政於嘗大政大禮大兵大刑大役無不臨之以天  
祖綱之以百神神明之惠下卑鞠庖翟闈之賤報饗之  
禮達於貓虎中天下而立而不敢擅一事專利萬物而  
示上有所承稟精釐祀典不雜以淫祀而不遺小鬼神  
之勞非以爲文也誠徹知夫神明之德幽明之故諸生  
之原其情深其禮恪其事忠其服之於躬也詳其敷之  
於治也察故其時黎民雖熙鬼神敘懷胎卵遂育繇斯  
道也去聖遠失義而陳數主者怠媿勉強踵故而行與  
工祝同味秦漢之際器數壞散飾淫巧雜采陋儒愚巫  
之法施之太常後儒見其誣黷不經矯枉而枉一切虛

冒之曰理僉謂無物視前聖禮制幾若優伶之爲張子  
祖其意不復尋揣本末從而辭之是欲人之誠於善而  
杜誠之原欲人之畏天而以闊略覲髣爲教也張子曰  
吾病夫志爲善而不本於六經語孟也夫六經語孟之  
與袁氏之說相懸也顧待辨說哉雖然吾且通之賈無  
良金所夾之金不中程一倍之再倍之程與良金埒則  
主物者與物矣其與夾惡金而疆賈者殊矣其與造僞  
金充良金者又殊矣其與徒手而志竊者又殊矣其與  
操刃而奪者又殊矣使有告者曰畜良金金不費而貨  
好彼其不信乎又有告者曰勉畜良金無以貨爲也將  
有謁而請之者彼其不信乎故吾以爲奉袁氏之說而

誠勤循行而不怠是將可與語六經語孟矣吾竊慙夫  
奉袁氏而若存若亡也則其善芽已焦也吾又慙夫精  
造僞金與良金亂也篡六經語孟翼虢虎而拚飛也等  
而下焉不且曰金不中程吾恥之造僞金吾猶有所費  
不若徒手而竊徒手而竊不若操刃而奪邪張子曰當  
其爲惡不參一善及其爲善不參一惡是惡齊桓晉文  
而取高洋朱溫邪取其爲惡不參一善以其彊資爲可  
用之於善邪是謂操刃而奪者爲可風以純用良金不  
欺邪其不可得已張子曰人胃有積蟲於是乎不嗜五  
穀嗜泥炭積蟲奪其飲食之正矣知其爲病急捨所嗜  
用藥殺蟲漸進五穀則元氣可復不然是且不得爲完

人吾亦曰胃有積蟲未可驟進五穀也進五穀將悟而噦無俾其胃而反傷焉必先用藥殺蟲矣袁氏之說卽未必其按古湯液亦殺蟲從治之劑也何也世之諄天地鬼神也久矣明之中葉紀綱紊政刑忒國法不足以威勸而有人焉取威勸於天取威勸於鬼神其有省身滌惡之意矣張子曰人之胃中積蟲何物哉躁進幸得之見是也吾則曰誠躁進與幸得與黠桀者將鶩走權寵之門求遂焉券而索之矣而信奉袁氏之徒固猶移其近權寵之心以上邀蒼蒼之天與不見不聞之鬼神不敢空邀而必自課其小善微勤以求鑑循是而不休將有覺其躁進幸得之念之非反於公善誠善而不難

蟲殺而五穀進將有味之而甘厭飮而不捨者矣易曰  
內約自牖孟子曰教亦多術矣夫天地鬼神之德之盛  
其甚哀矜斯人也與人之恕也與善之博也其必不專  
一道可推而明也張子之意蓋曰天也者積氣積理之  
精博者示爾鬼神者氣之能理之用云爾故曰理勢之  
自然而不知其墮於覲髻闊略也欲致其尊畏而不知  
其敝之知於空蕩而嫚也論語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  
遠之釋之曰民義之奧務民義者敬鬼神之實也遠之  
者猶曰天難諶也一念善鬼神好之以往惡介一念  
惡鬼神惡之不以往善贖好惡無常惟善惡之鑑非若  
骨肉之屬倫類之與之相纏綿也以斯之謂遠之也故



曰父尊而不親火尊而不親火也者日用於人也失曆則燔無所擇不以久用於人有愛也以斯之謂遠之也易大傳曰是故知鬼神之情狀狀也者體質之頌也情也者好惡也其頌微故曰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好惡充盈周流乎六虛故曰體物而不可遺也允矣哉嘉興盛子之說感應篇文昌陰騭文也其敘感應篇略曰太上感應篇其文出於道家其僭舉條目統該人倫於儒最近故宋時李昌齡常爲之註而眞希元凡兩敘之或以三能北斗三尸竈神司人過惡之說近於不根然天官家言三能主昭德塞違北斗主伐無道誅有辜祭法王立七祀諸侯立五祀皆以司命爲首鄭康成云司

命小神居人間司察小過作譴告者五祀不及竈司命  
統之今以竈爲司命有繇也因此以推神明之說原本  
深長矣烏得安其所習毀所不見乎蔡季通書傳偁王  
氏之言曰成周以前其俗皆嚴鬼神以書攷之商俗爲  
甚故盤庚偁先后與臣民之祖父崇降臯疾爲告此因  
其俗之善而導之者也郝敬亦曰三代之隆醇風未散  
上之立教也以享帝爲仁以奉先爲孝臨之以鬼神則  
懇諭之以災祥則懇後世機致深文巧勝反訾殷人爲  
尙鬼謂祭祀爲矯誣矣此教化所以逾難網罟所以日  
密刑罰所以日敝矣賞怒不施而鬼神之惕教民之忠  
也故夫子有取於盤庚云爾然則感應篇者三代盛時

所以不用刑威而化民成俗之一道也其文昌陰騰文敘曰或曰文昌之祀古乎曰古周官大宗伯以禋燎祀司中司命鄭康成曰司中司命文昌第四星第五星也春秋元命苞云文昌宮六星上將建威武次將正左右貴相理文緒司命主災咎司中主左理司祿主賞功進士則其所司也或曰星辰與天地同始世之傳梓潼神異甚魏晉閒人也而主文昌前此文昌無主乎曰五人帝得配五方帝五行之官祀爲貴神臺駘爲汾神實沈爲參神肩吾處乎泰山傅說託於龍角造父王良以參元象上溯開闢神明之號無非後起何爲獨疑文昌邪或曰梓潼廟祀始於姚秦唐時曾著靈異

見孫可之集

宋祥

符初有預擬進士鑄鼎象物賦之事

見葉石林巖下放言

以爲神

實司文章而未必合古祀典也曰何必其古合也烈山氏之子曰柱曰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於味高辛祀祝融商人祀闕伯廬山神血食六百祀而見替

見水經注

則神道之

任有更代矣或曰元命苞所謂司命主災咎云者不過如房之爲駟軫之爲車取其意而已不必操禍福如道家師巫之說也曰今道家之有天師卽古重黎之職所以絕地天之通周官春官屬云凡以神仕者掌三辰之法以猶鬼神元之居辨其名物觀射父曰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能齊肅中正其智能上下

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服其明能光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神明降之在男爲覲在女爲巫是使之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爲之牲器時服此其故也若夫貪冒貨食誣妄人神則末世失其官守而致然非其故也今文昌之教大旨主乎福善禍淫而以孝弟忠信爲集福之本實蒼蒼者鑑於下土人心之日醜特降是教庶幾反之令醇其言質其義顯其該貫日用也廣博而切近農工商賈可與知與能至精而索之性情心術之微士人所不能究而旣是孔門疏附後先奔走禦侮齒人徇路之器也又何疑焉有高善治古文辭其教學者曰治經必通訓詁治註疏必通爾雅說文又謂韓侍郎荅李翱

書有云沈潛乎訓詁反復乎句讀此昌黎爲文所以拔  
出諸家也故有高所自著紛紜大肆如此遭家多故貧  
甚墨墨不自得因徧讀大乘經每下籤說輒有元解道  
林粲可未之或過也俄游粵東爲恩平令李文藻客尋  
自京師詣宜黃有余子安者舍之石甃山精舍日習禪  
誦旣遊揚州人高明寺參貞公半載辭去渡錢塘江止  
奉化西峰菴爲縣胥所疑集衆往捕有高手仆三人自  
詣縣令羈之同年主事邵洪爲之辭得解遂登天童山  
拜密雲悟公像入海禮普陀返自蘇州遊洞庭石公儼  
僧舍以居將買田焉不果再應禮部試得疾南歸至家  
遽卒卒之日盡焚其所著書莫測其意也有高治理學

服膺建甯朱仕琇長洲彭紹升於禪也皈心罄山語錄兼通天台賢首諸家以澗土爲歸宿所與常詰難者吳中汪縉也有高卒後紹升鈔存其詩文爲尊聞居士集八卷雕板傳之

鄧元昌贛縣人弱冠負志氣思以文章自名年十七得宋五子書讀之涕泗被面曰嗟夫吾乃今日知爲人之道也出入禽門忍不自反何哉自是澄心默坐以觀理飭言動嚴視聽博考圖籍約之程朱遺書雋都宋昌圖求論學館之於家爲日程疏記言動以相校摘一日昌圖讀朱子大學或問首章元昌過窗外駐聽之不覺淚下而拜感慟不能起謂昌圖曰子勉之無蹈吾所悔永

爲朱子罪人偷息天地也有田在城南嘗以秋熟日挾  
 朱子小學書坐城隅觀穫見貧人子累累拾秉穗招之  
 曰來汝無然吾教汝讀書吾自量穀與汝歸羣兒謹爭  
 昵就之始則教之識字次使諷章句畧有上口者旣以  
 俚語相譬曉泊卒獲羣兒走且嗥曰先生歸矣奈何其  
 事之平易近人大都類此平生與人温温匆匆未嘗多  
 言說人每見之不覺嗒然自失也蓋其學焉有得坦然  
 不疑於心确然不沮於俗卒後遺有詩文集若干卷瑞  
 金羅有高序而傳之今案元昌字慕濂贛州人爲諸生  
歸兄替而頑事必稟而後行後母弟早夭挾其子與弟  
之子寢於堂課督之城南人無少長皆曰我鄧先生有  
問鄧先生者則曰是我先生客邪見先生過必起立  
如弟子之敬師長然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此其驗矣

狀敬字彙  
 卷九

三  
 身書封汗



了廣得才金

才

三

才

桂馥

桂馥字未谷曲阜人少好六體之學工篆刻風流不減  
文三橋研析經訓又號賅洽嘗謂說文序魯恭王壞孔  
子宅而得禮記尙書春秋論語孝經此禮記非今戴記  
漢志有古禮經當是儀禮其友武億幽其說曰爾雅釋  
言郭景純注引禮記曰扉用席釋詁注引禮記曰安而  
後傳言邢氏證之有司徹士相見禮文悉以稱禮記者  
爲誤或云疑傳寫之譌釋草注引禮記曰苴麻麻有麇  
者邢氏又以此儀禮喪服傳文傳所以解經故亦謂之  
禮記其說歧而不衷於一惟宋張淳儀禮識誤序云出  
於孔氏之宅壁者曰禮河間獻王之得先秦古書者曰

禮記禮者今之儀禮記者今儀禮之記時未有儀禮之名也乃以見郭氏之所引定名指歸實有所自蓋迄兩漢以來皆指儀禮爲禮記鄭康成箋詩采繁引少牢饋食禮主婦被褐亦作禮記是其證也乾隆五十五年成進士銓補雲南永平縣知縣卒於官馥嘗與歷城周永年置藉書園藏書以資來學祠漢經師於中著說文義證五十卷札樸十卷晚學集三卷

丁傳

丁傳字希曾處靜耽學嘗讀梁文紀有河東洗犬隴右  
蹲鴟句不解洗犬所出問其父敬舉爾雅釋木遵羊棗  
洗大棗唐以前有大爲犬者白帖集遵羊洗犬爲對  
可證也檢白帖果得之傳嘗謂武進臧庸曰易說卦傳  
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說當音脫秋金行義斷主殺  
萬物所愁苦安得云萬物喜悅乎蓋至秋物皆成實脫  
落故曰萬物之所說庸大以爲然謂脫說同兌聲古脫  
字多作說卽易睽上九後說之弧可見兌悅本訓自不  
可易而丁說爲漢人改讀之例亦得備一說也又解詩  
衆惟魚矣謂衆爲蠨字之省說文作蚤與蚤同左氏穀

梁春秋經桓五年蝻公羊傳作螺螺蝗類凡池湖陂澤  
魚嘯子皆近岸傍淺水處遇歲旱水不能復其故處土  
爲風日所燥魚子蠕蠕而出卽變爲蝗蟲以害苗北土  
人皆知之今螺不爲蝗而爲魚故以爲豐年之徵也其  
說新異學士盧文弼歎其能傳龍泓之學證之公羊說  
文義竝貫通可以釋千古之疑矣傳以諸生終

袁廷禱

顧廣圻

鈕樹玉

袁廷禱字又愷一字壽階吳縣人上舍生居金昌亭畔題讀書之室曰三硯一爲介隱先生物一爲謝湖草堂硯則尙之先生硯一則列岫樓硯永之先生物也丁巳歲王侍郎昶以所藏清寒居士硯贈之錢唐奚岡爲作歸硯圖未幾又得谷虛先生廉吏石硯并前所藏爲五後築小園於楓江水木甚勝築小樓又以五硯名之藏書萬卷皆宋槧元刻及傳鈔祕本以紅蕙一叢植於階前名曰紅蕙山房日坐樓中丹黃不離手與顧廣圻鈕樹玉爲友亦與諸名士爲文酒之會裙屐風流不減阮氏竹林也廷禱事親以孝聞少孤母自教之詩文清峭

無凡俗之累嘗以說文新附有誤增之字據經子古書證之其本字已具於說文爲說文新附考七卷又爲說文解字校錄三十卷論大誥序將黜殷命云今尙書諸本皆無命字詩豳譜正義引之有命字案微子之命敘及周官敘皆云旣黜殷命則此必曰將黜殷命二敘相應且此敘正義云黜退殷君武庚之命又云獨言黜殷命者又云且顧微子之命敘故特言黜殷命也據此則正義本實有命字近見錢少詹唐石經考異云將黜殷下本有命字後摩改因取舊藏石經檢視作字之旁猶留命字右偏之波磔誥字旣移第二行之末矣而第三行之首猶有摩未盡之誥字具存此摩改之明徵也其

論說文解字鞠以秋華曰以秋華者謂此爲月令有黃  
華之鞠字以別於鞠之爲治牆菊之爲大菊蘧麥也嘯  
司馬相如說淮南宋蔡舞嘯喻也曰淮南宋蔡舞嘯喻  
七言句也蓋凡將篇之一句李善引凡將曰黃潤織美  
宜製禪歐陽詢引凡將曰鐘磬竽笙筑坎侯皆七言也  
麇麇牝者曰宋本作牡與爾雅合上文曰麇牝麇則麇  
不當云牝矣液盡也曰盡當作盡血部盡氣液也小徐  
本玉篇廣韻並作津者假借通用字今毛本作盡誤也  
布古文亥爲豕與豕同曰汲古閣初印本篆文如此各  
本皆同說解當云古文亥亥爲豕小徐本故字與豕同  
轉寫譌脫耳字與豕同者古文豕亦作布見九篇豕部



此已亥與三豕之所由誤也所謂誤者已與三字之誤耳亥豕古文本同字讀書者當依文義讀之今本剗改篆體作豸則叔重云與豕同者何解乎卒年四十七錢大昕曰廷禱承節母之誨讀書敦品克自樹立陟岵之慕久而勿忘既繪竹柏樓居圖乞名公題詩裝成兩卷復以誌銘傳贊諸文次於遺象之後以翁閣學所書貞節堂三字顏於幀首太孺人之貞心廷禱之孝行不獨汝南一門流芳亦三吳盛事也予嘗見朱槧列女傳以顧愷之圖象與向書相輔而行而武梁祠石室亦刻梁節姑姊京師節母諸象漢史載金日磾母圖象甘泉宮則圖象自漢有之與禮家愛存慈著之義固相脗合明

初錫山華氏春草貞節兩卷皆名流翰墨朱性甫鐵網  
珊瑚具錄其文廷禱之行誼視華氏有過之而卷中詞  
翰亦不減前哲後有續性甫書者亦將有取於斯矣夫  
顧廣圻字千里一字澗蒼元和人諸生經史小學歷算  
靡不研究校宋本列女傳國語爲之札記江聲弟子也  
鈕樹玉吳縣人家洞庭隱於賈

丁 廣 益 不 金 考 方

三 三

不 異 有 車

程瑤田 方粹然

程瑤田字易田又字易疇歙縣人少入塾先生謂孺子  
盍言爾志曰無志窮達由天命窮爲匹夫不得曰非吾  
志而卻之也達爲卿相不得曰吾志不及此而逃之也  
坐者起曰是聖賢之志也瑤田曰讀書不當師聖賢耶  
爲博士弟子員鄭虎文掌紫陽書院甚重之有論學小  
記述性四篇一曰有天地然後有人物有人物則有其  
質有其形有其氣斯有其性是性從其質其形其氣而  
有者也是故有元亨利貞之德天地之性也有仁義禮  
智之德人之性也若夫物則不能全其仁義禮智之德  
故不如人性之善也使以性爲超乎質形氣之上則未

有天地之先，先有此性。是性生天地，天地又具此性。以生人物，如是則物之性亦安得不善？惟指其質形氣而言，斷乎不能如人之性。雖虎狼有父子，蜂蟻有君臣，終不謂其性之善何也？其質形氣物也，非人也。人之質形氣，莫不有仁義禮智之德。然則人之所以異於物者，異於其質形氣而已矣。自不知性者，見夫質形氣之下愚不移，遂以性爲不能無惡。後世惑於釋氏之說，遂欲超乎質形氣，以言性不知性一而已。必謂具於質形氣者，爲有善有惡之性，超乎質形氣者，爲至善之性。夫人烏得有二性哉？譬之水其清也，質形氣之清也，是卽性也。譬之鏡其明也，質形氣之明也，是卽性也。水清鏡明能

鑑物及其濁與暗時則不能鑑物是卽人之智愚所由分也極濁不清而清自在其中極暗不明而明自在其中是卽下愚不移者其性之善自若也智愚以知覺言全在稟氣清濁上見性則不論清濁不加損於知覺但稟氣具質而爲人之形卽有至善之性其清性善者之清其濁亦性善者之濁也其智其愚性善者之智愚也此所謂性相近也斷乎其不相遠也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其存之者存其性善也非由外鑠我也其去之者所謂舍則亡者也夫非性有不善故操之則存矣二曰氣質之性古未有是名必區以別之曰此氣質之性蓋無解於氣質之有善

惡恐其有累於性善之旨因別之曰有氣質之性有理義之性雖然性也而安得有二哉且無氣質則無人無人則無心性具於心無心安得有性之善故溯人性於未生之前此天地之性乃天道也有天之形與氣然後有天之道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也道在於天生生不窮因物付物乃謂之命若夫天人賦稟之際賦乃謂之命稟乃謂之性竝據氣質而言性具氣質中故曰天命之謂性豈塊然賦之以氣質而先諄然命之以性乎若以氣稟之前言性則人物同之何獨至於人而始善也故性善斷然以氣質言是薑則性熱是水則性寒是人之氣質則性善是物之氣質則性不能善塗之人可爲

禹以其爲人之氣質也性善不可驗以情驗之是故智者知正其衣冠愚者亦未嘗不欲正其衣冠也其有不然者則野人之習於鄉俗者也然亦自有智愚其智者亦知當正其衣冠習而安焉此習於惡則惡之事也其愚者見君子之正其衣冠也亦有所不安於其心及往見君子必將正其衣冠焉此習於善則善之事也此人之所以不可不學學者習於正也不習於正則習於邪彼此相遠習爲之也此人之所以當謹所習三曰性不可見於情見之情於何見見於心之起念耳人只有一心善轉於惡惡轉於善亦只此一念耳性從人之氣質而定念從人之氣質而有若有兩念便可分性有善惡



今只此一念善者居其先惡則從善而轉之耳或謂人之欲乃固有之安得無惡念居其先者不知是欲也如耳目口鼻四肢之欲其先豈必不善有物必有則孟子曰性也有命焉命卽則之所從生也其曰命也有性焉是性卽則之所從也過乎其則斯惡矣今爲盜賊者未有不迫於飢寒者也其初只有謀生一念耳夫豈不欲擇其善者爲之而皆不可得至於不得已然後一切不顧而爲盜賊又必有一二爲盜賊者從而引之所謂習也下愚之人亦從念之過乎其則始旣過乎其則勢將大遠乎其則而至於萬不能移其可移者固未絕也隱而不見觸亦不萌積重之勢使然也故直謂之不移而已且夫仁義禮智

之端心固以爲當然也心之所然而乃不然所謂忍也  
忍之爲言反其所然之謂也其所然之心至死不中絕  
性善故也四曰曷爲乎疑孟子性善之言與夫子異也  
夫子言性相近言下愚不移性果善乎求其說而不得  
安得不以孟子之言性爲超乎氣質而言之也雖然人  
皆以夫子之言難孟子而卒未有以孟子之言證夫子  
也今其言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也乃所謂善也可  
以云者相近之云也其言情之可以爲善也則驗之於  
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是心之爲仁義禮智非由外  
鑠我者蓋驗之於習相遠之人且驗之於下愚不移也  
故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其

皆有者下愚不移所不能無也是孟子之言性善正爲有此習相遠之人與下愚不移之人而決言之也降才非殊性相近也多賴多暴習相遠也又言爲不善非才之罪是不罪性而罪習有一言不與夫子之言相發明乎然則孟子之言性善未嘗離氣質而言之也則曷不取以證夫子之言耶嗚呼孔孟言性竝主實有者言之如溯性於未有氣質之前此所以終日言誠茫然不解誠之所謂也瑤田又師淳安方粹然婺源江永學益雅博有井田溝洫名義記曰余考匠人爲溝洫之制復取鄭氏註小司徒職所引司馬法之文讀之然後歎聖人立法之精也畝百爲夫夫之名命於受田之人也夫三

爲屋屋之名命於三夫之遂同承畝水象屋霑之垂於  
檐也屋三爲井井之名命於疆別九夫二縱二橫如井  
字也井十爲通通之名命於十井之溝下通於洫也通  
十爲成成之名命於縱橫十里爲方百井井田之制於  
是成也十成爲終終之名命於洫納百溝行百里以入  
於澮井田水道之長終於此矣十終爲同同大成也一  
澮上承洫溝遂畝之水以專達於川其有一畝之水不  
入於遂一遂之水不入於溝一溝之水不入於洫一洫  
之水不入於澮者乎以此言同同之名弗可易矣神禹  
之治水也澮畝澮以入於川是故水之行於地中也小  
大之形三者而已故制字以象形一水爲一畝二爲

々 滄衆々爲川及其盡力於溝洫也則以爲非多其廣狹淺深之等不足以盡疏濬之理而奠萬世農桑之安其承眇者名之以遂何也慮其蓄而弗暢也故遂之曷爲承之以溝也一縱一橫乃見交暢之義溝犇也縱橫之說也名之曰溝所以象其形象形曰溝會意曰洫洫字從血以洫承溝謂是血脈之流通也滄會也會上衆水以達於川初分終合所以盡水之性情而不使有汎濫之害也鄭氏註小司徒云溝洫爲除水害余亦以爲備潦非備旱也歲歲治之務使水之來也其涸可立而待若以之備旱則宜豬之不宜溝之宜蓄之不宜洩之令之遞廣而遞深也是溝之法非豬之法是洩之非蓄

之也使溝洫之制存而不壞豈惟原田之利農無水潦  
之患而天下之川亦因之而治矣然則溝洫不壞卽謂  
天下之川永無崩決之虞可也夫神禹之治水也旣疏  
九河又濬漯川此何故哉觀其盡力於溝洫可想見神  
禹之用心矣管子立政篇溝瀆不遂於隘郭水不安其  
害則責之司空此皆  
溝洫爲除水害之證乾隆三十五年領鄉薦大挑二等  
選嘉定縣教諭顏其室曰讓堂乞病歸邑人購忠烈名  
流手蹟贈之瑤田曰鄉先生手蹟宜藏於鄉也對曰先  
生不取吾邑一錢豈破紙亦不受耶乃受之王鳴盛詩  
曰官惟當湖陸師則新安程其景慕之如此歸後讀書  
不輟尤善言禮有儀禮喪服文足徵記儀徵阮元敘之

曰儀禮此篇自子夏爲傳鄭康成氏間以爲失誤後之  
儒者或疑鄭註之非率皆憑執空論無有顯證瑤田一  
以玩索經文爲本辨疑似於毫茫之間聖人制禮精義  
一旦昭著所以裨益經學啟迪後人非淺鮮也試揭其  
精者總麻章末云長殤中殤降一等下殤降二等齊衰  
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鄭氏以爲傳文註云是  
婦人爲夫之族著殤服法盛世佐疑之云不專指婦人  
後人散傳文於經文下此數語無所屬故綴於未然未  
嘗會全經之文核之也又小功殤服傳問云中殤何以  
不見也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鄭註云大  
功小功皆謂服其成人郝敬疑之云大功小功謂殤服

鄭註固執作解然亦未嘗會全經之文核之也瑤田則考成人齊衰見於殤服者十四人竝長中大功下小功成人大功見於殤服者十一人竝長小功中下總麻而成人小功親無中下殤服是以成人之服言之所謂齊衰之殤中從上大功之殤中從下者以殤服言之則所謂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也因斷長中降一等四語爲經文於是經傳雜陳之中條理一貫而總麻章庶孫之中殤亦無容改中爲下矣不杖期章唯子不報傳曰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期故言不報也註云男子同不報耳傳唯據女子似失之盛世佐疑之云男子爲父不服期不在報中明矣女子適人與其餘十



人服期同疑亦在報中故辨之鄭譏傳失未達斯義然未嘗以經文核之也瑤田則考上經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姑姊妹報而不言女子子不報此經言姑姊妹女子子無主者唯子不報而不言姑姊妹報因斷其爲互見互省之例又此章經公妾及大夫之妾爲其父母傳云妾不得體君得爲其父母遂也註云然則女君有以尊降其父母者與此傳似誤郝敬疑之云謂妾之父母君同凡人妾自爲重服以自遂以君之貴尙不厭妾父母之服所以爲重傳安得誤然未嘗以經文核之也瑤田則考妾爲其子傳云妾不得體君爲其子得遂也於是知妾之於父母當以妾之於子例而鄭氏以女

君爲例擬不於倫也大功章大夫之妾爲君子之庶子  
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舊讀以  
大夫之妾爲建首下二爲字貫之鄭氏謂女子之別起  
貫下斥傳文爲不辭朱子嘗疑之以爲舊讀正得傳義  
嗣是依舊讀疑鄭註者甚衆然均未以經文核之而鄭  
註與舊說尙兩可也瑤田則考女子在室爲世父母叔  
父母服期出降旁親當服大功今嫁大夫當降服小功  
又考定女子嫁者例不降正親必降旁親於是經文章  
句與傳文不相溷淆矣至於高祖之不制服小功末之  
可以娶婦從父昆弟之孫不服總麻素食非白食弟之  
妻稱婦精言善解窮極隱微明聖人制禮之心於千百

年後此儒者之所以通也自少至老篤志著述以揚州  
三江只一江班固地理志三見揚州川者是志職方之  
其川三江非說禹貢主鄭康成註正酈道元水經註之  
譌成禹貢三江考鄭康成註太宰之九穀曰黍稷稻粱  
麻大豆小豆麥苽瑤田以稷粱二者言人人殊與農家  
者流商確據許叔重說文釋之謂粱爲粟以稷爲秫今  
高粱也定九穀考周髀算經言數出於矩瑤田暢其說  
以明用矩之道又從休甯戴震受準望法因推求準望  
重測用較爲法之理爲圖三曰測高圖曰因遠知深之  
圖曰高遠廣三者三者皆不知用三測互求之圖爲儀  
以驗之其後又加初測重測二圖測深測遠二圖謂周

髀無測廣之法非逸也舍臥矩弗能測廣測廣包於測  
遠中也然施於重測則知廣與知遠其用臥矩之法殊  
異又加測廣之圖交測之法由槩於三測互求圖中演  
之爲偃測覆測臥測三法加三圖又演之加交重測之  
法亦三圖凡爲圖十有四附圖二又一一詳說之爲周  
髀矩數圖註周髀用矩述彙於數度小記善鼓琴有聲  
律小記晚旣失明口授琴音記續編使其孫寫之又有  
論學外篇崇法小記釋宮小記考工創物小記磬折古  
義水地小記解字小記釋草小記讀書求解九勢碎事  
釋蟲小記修辭餘鈔總爲通藝錄嘉慶十九年卒年九  
十性和緩終身不解詬訾隸書師晉唐人精妙無比少

時淳安方葵如見其詩極喜之別有讓堂詩鈔十八卷  
藁草藏於家

方粹然字心潭少隨父葵如居京師主長洲何焯後寓  
居歙城外之河西號河西寓公又愛西湖之勝久居錢  
塘游嵩嶽雪夜宿僧寺囊下見燒餘木瘦製爲瓢持之  
復號雪瓢老人年七十餘卒著十三經註疏類鈔一百  
卷禮服古制二十卷皆散佚瑤田錄其文僅吳建周醫  
隱記豐溪吳氏書堂記及詩集敘數篇而已

嚴元照 翟灝

嚴元照字九能歸安人父樹萼喜聚書書至數萬卷課  
子不應試謂之曰讀書不精非學也士必通經通經必  
通訓詁而文字聲音則訓詁所由出舍古訓而以意說  
經破碎大道必始此矣元照生而識字四歲作書徑尺  
有規矩十齡於屏風上爲四體書擅其藝者莫能及號  
爲嚴氏奇童旣壯補諸生大興朱珪儀徵阮元深賞之  
尤熟精爾雅說文解字曰說文古文家學爾雅今文家  
學也嘗以說文敘稱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  
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然說文引詩亦涉三家春  
秋亦稱公羊又所引逸周書爾雅國語孟子等書敘皆

不載元照謂孔氏書毛氏詩周官禮左氏春秋論語孝經皆不列學官故特著之三家詩公羊春秋立學官人所共習故不著孟氏易久列學官而亦著之者所以別於梁邱施京三家也逸周書國語爾雅孟子不列於經故沒而不著存古義而表微學也又謂爾雅有音義異而并訓者釋詁台朕賚畀卜陽予也台朕賚爲予我之子羊如切賚畀卜爲賜予之子羊汝切犯奢果毅尅捷功肩戡勝也犯奢尅捷功乃勝負之勝果毅肩戡爲勝任之勝載謨食詐僞也載謨乃作爲之爲食詐乃虛僞之僞昌敵彊應丁當也敵彊應丁乃當值之當平聲昌之訓當乃讀去聲厯秭算數也此數術之數而算之訓

數則又爲選數之數艾厯頰胥相也相讀平聲而胥之  
訓相乃有相助相視之義有音同義異而并訓者話猷  
載行訛言也話猷載行乃好言訛乃莠言棲遲憇休苦  
叔隸咽息也棲遲憇休苦乃止息之息叔隸咽乃氣息  
之息古人之於字訓不因音讀而區別也釋詁篇首訓  
始篇末訓死兩端具矣篇內次第亦各以類相從釋言  
篇有一字而兼兩義者則竄置一所基經也基設也之  
類是也或字異而義同者則竄置一所蠲明也茅明也  
之類是也有義訓相遞嬗而下者則竄置一所速徵也  
徵召也之類是也或字義皆異而音同者則竄置一所  
挾藏也挾徵也之類是也劉熙釋名釋言語篇其字義



必反覆相對似亦深悉此旨又謂爾雅與說文不盡合說文系部以賡爲古續字爾雅則云賡續也嵩字說文所無據韋氏國語注知古通用崇字而爾雅則云嵩崇高也故曰說文古文家學爾雅今文家學又謂說文引經典有兩例其引之證成已說者可不煩辭費其引之意在存古文者又一例也古文每多通借許君引之不著於正文之下而在所假借者著與本書之故訓並不相蒙言部云諛問也引周書勿以諛人古文尙書借諛爲儉而非以問字解書也支部云皎迨也引周書常伯古文借皎爲伯而非可以迨訓也目部云睞低目視也引周書武王惟睞古文借睞爲冒而非可以低目之訓

解書也又云曠恨張目也毛詩借曠爲頻而非以張目  
訓詩也木部云椽木長貌引詩椽差苻菜毛詩借椽爲  
參而非可以木長詁詩也人部云侗大貌引詩神罔時  
侗毛詩借侗爲恫不可云神罔時大也心部云忼慨也  
引易忼龍有悔孟氏易借忼爲亢而非以慨訓易也引  
經閒有爲經作訓如莫訓火不明引周書布重莫席卽  
云織簞席也圉訓同行引商書曰圉卽云圉圍升雲半  
有半無念訓忘訓譚引周書王有疾不念卽云念喜也  
塗以土增大道上也古文塗作塋引虞書朕塋讒說殄  
行卽云塋疾惡也此因經義與本訓不合而又非假借  
故別爲之釋此又一例也又有兩處引經互異者如引

易爲的類爲駒類引詩江有汜江有源赤舄已已赤舄  
擊擊引書旁救倬功旁速倬功之類蓋所宗者皆西京  
初年之本傳授至東京中葉已不勝其繁義得兩通不  
敢執一已之見定故竝存焉審慎之意也又有引經互  
異而灼知其爲傳譌者如刀部剝下引書天用剝絕其  
命而水部濯下云讀若夏書天用勦絕案力部勦勞也  
義不符若作剝則刀部無此字此勦字誤也水部濺下  
引詩施罍濺濺而於大部歲下引詩云讀若施罍濺濺  
案水部無從歲之字此濺字又誤也引詩書說亦稱詩  
書不復標明日部旻下引虞書曰仁覆旻下謂之旻天  
此虞書說也介部罍下引詩云不醉而怒謂之罍此毛

詩傳也其引爾雅亦或冠以詩曰爾雅本釋詩曰來部引詩曰不鞅不來此釋訓文也馬部引詩曰駮牝驪牡此釋畜文也王氏三家詩考載入駮牝驪牡一句似不合也引經典惟毛詩用原文餘則間有櫟括如引虞書洪水浩浩卽堯典文也引周書我有載于西卽大誥文也以其文繁故從畧又正文不具訓釋而卽引經以證之者則以經義已明不待訓釋也又有引經而不標明某經者大都其字僅見於此而其義亦可尋文而得故也又云說文間亦自著讀法大都與六朝以後不同者半隋經籍志有說文音隱四卷久佚惟顏氏家訓書證篇引著字音塢隗反與本書讀若威相合能得許君本

旨小徐繫傳乃朱翽加音切大徐校定本翻切悉用孫  
愜唐韻與許君讀法不合者不能出一語發明之若贅  
旒然豈校書之體乎又云說文於部字例凡厶之屬皆  
從厶之文其部內無字者亦有此語繫傳於才部發其  
例云此一部內無字而云凡才之屬皆從才爲有材字  
彘從才在他部也又云說文無劉字偏旁有之或云卽  
錙字也案說文之例正文之下有或作古文籀文等字  
錙當是劉字之重文後來脫去正文以殺也二字誤列  
於錙下故耳說文脫去之字甚多如兔字希字皆見於  
偏旁也日部云旭從日九聲讀若昃徐氏疑九非聲案  
旭昃二字讀許至切非古音也昃從冒聲而讀許至切

則已非冒聲矣徐於勗字未嘗致疑而獨疑旭字何也  
旭古讀爲好小雅云驕人好好爾雅作旭旭郭氏讀旭  
旭爲好好冒音近好與酒與醜與牡與宄與阜醜爲韻  
知好與九古音亦相近也蓋二徐不甚通古音其譏非  
聲者多不確也作爾雅匡名自暢其說然絕意進取人  
以爲碌碌元照亦不樂人知意泊如也旣而以所居囂  
隘徙德清卒年僅三十餘所著有悔庵文鈔詩鈔詞鈔  
娛親雅言多未傳於世

翟灝字晴江衢州府教授著有通俗編東臯雜記四書  
攷異無不宜齋詩文集嘗言爾雅絀之爲善絀字不見  
於經灝通之曰廣韻訓絀爲繕詩鄭風序繕治甲兵箋

云繕之言善也周禮繕人注亦云繕之言善則繕者器之善者也又云古爾雅當有釋禮篇與釋樂篇相隨祭名與講武旌旂三章乃釋禮之殘缺失次者嘗與錢塘梁王澠論王肅撰家語難鄭氏欲按攷以證其譌因握筆互疏所出頃刻數十事時方被酒旋罷去未竟藁然其精力殊絕人也

文獻徵存錄卷九終

文獻徵存錄卷十

杭州錢林東生輯

南通州王藻菽原編

王翊族弟庭周篋沈進附

王翊字介人嘉興人布衣有秋槐堂集翊初擅詞曲後  
研聲詩啟禎之間大雅不作慨然以起衰自任平湖陸  
嗣端職方心賞之訪之於長水值其洗研河頭挾之登  
舟家人不知也徧遊茗霽乃返既而入越謁推官陳子  
龍方置酒送客翊詩有前路夕陽外行人芳草中之句  
子龍詫曰此今之高三十五也爲其詩作序遭亂所居  
不戒於火惟餘小屋二間一供婦爨一吟咏其中有故



人官府僚造之不肯見與郡司李嚴正矩善嚴以其無  
子贈一婢婢固有夫遭兵驅散後蹤至翊所翊竟還之  
族弟庭守嶺南翊將詣之舟次贛州夜遇盜赴水僅免  
所攜詩集雜著並小說詩餘盡失之抵羊城官舍終夜  
擁被咿唔默念其所著述晨起鈔錄終什不得一也歸  
泊船京口無疾而卒卒後朱彝尊有選鈔一帙王庭序  
而梓之名曰二槐詩存其長千曲云揚帆下長江日落  
秋雲起夜半聞鄉音知是長千里江臯曲云爲愛新妝  
好東臯出采蘋春江千里色解佩不逢人客中九日云  
細雨成陰近夕陽湖邊飛閣照寒塘黃花應笑關山客  
每歲登高在異鄉漂母祠云一飯當年報所知王孫今

日竟何之平生自歎無知己千里來尋漂母祠五言如  
江湖長至日風雪上方山驛路通秦遠峰陰入晉多楓  
林依水盡雲物近秋多一二故人在飄零清訊稀江山  
雄白下人物近黃初山雪行人少江梅臘月多七言如  
夜月旌旗五馬渡秋風草木八公山周道秋風行黍稷  
漢宮春雨長蒲桃西蜀諭通司馬檄中山謗滿樂羊書  
三月晴風高戰鼓九江春水下樓船鑄語高華方虛谷  
所云律髓也其詞曲有榴中怨詞苑春秋博浪沙諸傳  
奇頗慷慨自喜遺藁多逸僅存百一而已周篔曰崇禎  
之季詩歸盛行人沿竟陵流派介人崛起禾中惟唐音  
是尙惜知已寥寥阨窮以歿伯道無兒若敖不祀良可

悼也

王庭字言遠一字邁人嘉興人食貧杜門自守無雜營  
順治六年進士是歲兩廣初定二甲進士出爲監司庭  
以三甲除知廣州府遷左江道按察副使移川北道布  
政司參政遷四川按察使江西右布政使遭母憂服除  
補山西右布政使居官清惠然嶽嶽不屈居外八年不  
通京師一函所遷皆極邊卽日單車就道家計蕭然不  
給朝夕亦不問旣罷歸足跡不入城市布袍行田間人  
不知其二品官也少與其從兄翊以詩倡和旣走四方  
詩益閑澹如坐雨云夜雨苦未歇朝來尙紛紛蕭疎入  
庭竹坐久更相聞所思云所思竟惆悵夜寒風雪深嗟

君重離隔感比孤曠心將以路云遠幽夢能見尋翩然  
發清興爲我彈鳴琴柴門宛如昔相送在南林共言別  
來意日暮愁鄰砧雨後云南山白雲間澹然見秋色秋  
雨遣懷云抱病身獨閑起行日云晏蕭條空林中靡靡  
秋雨遍曉雨云獨鳥鳴南園曉來雨初息空庭生秋陰  
莓苔長寒色亦復何減韋應物年八十餘卒有詩集若  
干卷秀水朱彞尊爲序而行之

周箕字青士初名筠嘉興人遭亂棄舉子業受廛市日  
中有括故家遺書粥於市者買得一船筐筥斗斛權衡  
堆滿肆每讀之糠粃中意甚得也與朱彞尊李良年鍾  
淵映善胸無柴棘視朋友如一身晚年好與浮屠道士

遊常醉書五言云立言頗突兀應事還恂疎彞尊讀之  
笑曰先生自寫其形影神也嘗遊徑山日昏暮虎跡交  
於塗僧曰山多虎居士來不易然不知動心否曰吾行  
不失道一動心則飽虎口矣一日遊嘉善借柯氏園月  
夜吟詩意得至達旦適郡丞某以事至部與園鄰攬吟  
聲不寐詰旦遣隸拘至撻而逐之王士正聞之笑曰袁  
彥伯不遇謝鎮西幾不免虎口爲詩不襲前人語春日  
臯亭訪靈章師巢枸居云晨鐘發前嶺月落空寒烟又  
采萼云細蔓柔柔弱輕舟箇箇添參差方未已采摘定  
無嫌入箸銀絲滑行厨翠釜粘爲憐滋味別更下水晶  
鹽彞尊官翰林念之不置因走京師訪之居二年未嘗

一詣貴人將出京給事中某削三緘贈行曰可得百金  
荅曰貧不耐持竿牘伺候人卻不受浮舟潞河抵宿遷  
晨起挑頰水一笑而逝年六十五有采山堂集二十四  
卷詞緯三十卷今詞綜十卷析津日記三卷投壺譜一  
卷

沈進字山子又字藍村初名馭秀水人諸生旣補學官  
弟子更今名平居不憂貧性狷狹一介不取語人曰谷  
風之詩忘我大德思我小怨夫人受恩於人本無可怨  
思之思之而怨生焉祇見其小而已有詠燕詩細雨春  
江泛白沙東風雙燕啄飛花金窗繡戶知何限不是王  
家是謝家與朱彝尊酬和鄉人目曰朱沈彝尊客嶺南

又與同里周震賦古今體詩合成一帙鄉人復以周沈目之嘗遊京師爲譚侍御左羽客錢塘陸圻過彞尊書屋遇進問何人彞尊曰山子也圻大聲曰得非梅花高館發春草斷垣生之沈山子耶相與飲盡歡而散已而返歸自號知退叟居藍村屋三間毀其一力不能補因顏曰半巢居教子讀書其中手自鈔錄陶然甚樂晚適桐鄉館於汪氏方飲酒席間杯入手一笑而逝年六十四所著文言會粹行國錄東園詩藍村稿半巢居藁退叟行吟力圃蕭閒詩袁溪文稿共三十餘卷

錢澄之

錢澄之字飲光桐城人初名秉鐙少篤志厲學與嘉善魏學渠友資其潤益嘗問易於黃道周依京房說參以邵雍之論言數甚備其後兼求義理師朱子與道周之學歧矣其說詩則謂詩之爲道與尙書三禮三傳相通約其條流豐其旨趣宣之以雅訓求之以史傳證之以輿地斯善說詩者也著田間詩學十二卷遵暢小序之微旨廣攬諸儒之舊談可謂詳審矣澄之又撰莊屈合詁自序曰著易學詩學成思所以翊二經者而得莊子屈原澄之蓋丁明末造發憤著書以莊繼易以屈繼詩也有藏山閣藁田間集詩筆工妙其效淵明飲酒詩田



園雜詩頗得柴桑之趣雪朝偶成云林雀不聞譁竹窗  
旋已曙攬衣啟柴門曖曖見積素移居云窗平秋後草  
榻對雨中山風格又近韋應物吳江潘耒贈以詩曰蹠  
血生還萬里天土牀樹屋尙依然箋餘易象研朱細踏  
遍雲山着屐便久矣泥塗書亥字淒其衰白感丁年誰  
憐靈武麻鞵叟老向空山拜杜鵑朱彞尊曰飲光禁罔  
潛蹤麻鞵間道或出或處或默或語詩屢變而不窮要  
其派別深得香山劒南之神髓吾炙集錄之其傾倒也  
至矣昔賢評陶元亮詩云心存忠義地處閑逸情真景  
真事真意真田間一集庶幾近之

歸莊 金侃

歸莊字元恭一字元公崑山人太僕曾孫也負才使氣  
善罵人有恆軒集山居詩朱彞尊曰恆軒好奇世目爲  
狂生善行草書嘗題其齋居柱云入其室空空如也問  
其人囁囁然曰鄉黨傳之謂可入啟顏錄然其入鄧尉  
山有云舍船就籃輿旋轉三十里四望梅花林不辨香  
所起頗無奇怪也有黃孝子尋親記魏禧見之以爲詳  
而有法禧之言曰有傳其長歌於山中三千餘言上涉  
鴻濛下訖季世驅使神仙鬼怪之物呵帝王笞卿相踐  
籍古之文人恣睢佯狂若屈平李白沈寃醉憤無聊之  
語予驚怖其人疑以爲不可近歲壬子僑寓吳門元公

聞之趣過子子方畏暑未之報元公則四五至不爲嫌  
每至挾其文子亦出所作二人者相攻謫其所是然元  
公雖狂閱世久學日就歛蓋年已六十矣無子其名字  
屢更崇禎中忽請於學使者改名祚明自是之後或稱  
歸妹或稱歸乎來表字或稱元功或稱園公或稱懸弓  
恆軒其別號亦號普明頭陀又號鑿鑿鉅山人沒後其  
女壻金侃輯其遺詩及文名字一從其舊焉侃吳縣處  
士俊明子能詩畫亦隱居不出插架之書多手鈔本也  
崑山顧炎武有吳興行贈歸高士祚明云北風十二月  
遊子向吳興榜人問何之不言但沾脣三年干戈暗鄉  
國有兄不得歸坐域高堂有母兒一人負米百里傷哉

貧此來海虞兩月日裁得白金可半鎰歸來入門不暇  
餐直走山下求兄棺湖中雪滿七十峰江山對君凝愁  
容冬盡月向晦慈親倚門待果見兄骨歸心悲又以喜  
如君節行真古人一門內外唯孤身出營甘旨入奉母  
崎嶇州里良苦辛君向余太息此事不足言世無漢高  
帝餓殺韓王孫甘受少年侮不感漂母恩時人未識男  
兒面如君安得長貧賤窮冬積陰天地閉知君惟有袁  
安雪又哭歸高士云弱冠始同游文章相砥厲中年共  
墨衰出入三江汭悲深宗社墟勇畫澄清計不獲騁良  
圖斯人竟云逝峻節冠吾儕危言驚世俗常爲扣角歌  
不作窮途哭生軌一壺酒沒無半間屋惟存孤竹心庶

比黔婁躅太僕經鏗鏗

君曾祖有光字熙甫

三吳推學者安貧稱

待詔

君叔祖子慕字季思

清風播林野及君復多材儒林嗣弓冶

已矣文獻亡蕭條玉山下酈生雖酒狂亦能下齊軍發

憤吐忠義下筆驅風雲平生慕魯連一矢解世紛碧雞

竟長鳴悲哉君不聞吳偉業題僧服小像三首好酒云

豈是前身釋道安遇人不著鹿皮冠接羅漉酒科頭坐

只作先生醉裏看畫竹云共道淇園長異材風欺雪壓

倩誰栽道人掃向維摩壁千尺蒼龍護講臺工書云中

山絕技妙空羣智永傳家在右軍爲寫頭陀新寺額筆

鋒蒸出墨池雲

龔鼎孳

龔鼎孳字孝升合肥人生時庭產紫芝因號芝麓崇禎  
戊辰進士有三十二芙蓉齋定山堂過嶺等集入

本朝官禮部尚書諡端毅吳梅村曰合肥尚書身爲三公而修布衣之節交盡王侯而好山澤之游故人老宿殷勤贈答其惻怛真摯見之篇什者百世而下讀之應爲感動而況於身受之者乎王丹麓曰宗伯天才宏肆數千言可立就詞藻繽紛都不點竄爲

孝陵所賞識嘗在禁中歎曰龔某真才子也拜御史大夫抗疏言時政得失迨決獄日必平反數事事雖奏當有毫髮疑必推駁至盡至輟七箸輒轉含毫獲有生機

而後已後生英俊不時延接宏獎風流若恐弗及窮交  
則傾囊橐以恤之知己則出氣力以援之嘗爲吳祭酒  
置飲張樂授簡各賦一章歌舞談笑雜沓於前而涉筆  
已得數紙坐者未散傳誦者遍遠近矣上已將過金陵  
云倚檻春愁玉樹飄空江鐵鎖野烟銷興懷何限蘭亭  
感流水青山送六朝王考功謂爲才子語寄彭禹峰方  
伯云得時鷹隼豈卑栖行省威名播狄鞮屐折圍棋千  
帳靜檄成橫槩萬山低軍中轉粟青天上使者論功大  
夏西柔遠古惟恩信重年來象馬倦霜蹄

曹溶 趙進美 李延昆

曹溶字潔躬又字秋岳號倦圃嘉興人崇禎丁丑進士  
補行人考選御史順治元年起河南道御史督學順天  
遷太僕寺卿再遷副都御史掌院事擢戶部侍郎左遷  
廣東右布政使遭喪歸里服除補山西按察副使備兵  
大同缺裁後籤發四川軍前候用丁憂不復出有靜惕  
堂集康熙十七年舉博學鴻儒以病辭薦修明史不赴  
進崇禎朝邸報五千餘冊時未有實錄乃取之輯爲長  
編作史始有所稱攷又著續獻徵錄五十輔臣傳其崇  
禎疏鈔傳諭錄上史館禾西南隅有范蠡湖宋岳珂著  
書其所金陀遺蹟在焉溶築圃於其地曰倦圃一遊越



中與朱彞尊同和王司理秋柳詩云霸陵原上百花殘  
隄樹無枝感萬端攀折竟隨賓御盡蕭疎轉覺道途寒  
月斜樓角藏烏起霜落河橋駐馬看正值使臣歸去日  
西風別酒望長安得陳章侯書絕句云細雨章臺老狹  
邪八年相望隔天涯君如尙憶高陽侶徑詣餘杭賣酒  
家晚年有春草詩四章和者徧三吳雄才博瞻與龔定  
山齊名人稱龔曹好收宋元人文集有靜惕堂書自所  
收宋自柳開以下凡一百八十家元自耶律楚材以下  
凡一百十有五家可謂富矣輯學海類編采四百三十  
一種盡唐宋元明以來秘鈔之本也門人陶艾邨又續  
類編一百四種晚留意學道以微疾卒

趙進美字凝叔一字韞退益都人靜默寡言吐納無俗語早通二氏之說清癯如不勝衣雙瞳碧色崇禎庚辰進士官行人奉使江西國變僑居金陵亂定北歸順治二年直省薦舉人才除太常博士充順天鄉試同考官遷刑科給事中藉田祈穀北郊諸典禮皆所請也轉戶科再轉禮科一典湖廣鄉試出爲江西按察副使分巡湖西永豐新淦興國爲盜藪翦馘殆盡轉廣東布政司參政分守左江裁缺歸里起陝西布政司參政分守關西復奉裁遂不出康熙甲寅滇逆發難出補江南江鎮道參政改浙江之杭嚴會軍前題補有人改河南布政司參政分守河北學士李天馥薦鴻博報罷擢閩臬甲

子引年歸三十一年卒年七十三有清止堂集進美成  
進士後與萊陽姜如須宋荔裳桐城方密之華亭陳臥  
子宋轅文以詩名雄視南北爲常博又與龔芝麓曹秋  
岳齊名其論詩曰詩之合者於宋得嚴滄浪明得徐昌  
穀王元美昌穀深造然不媿其言者十可五六元美可  
三四耳夫格律嚴則境地狹擬議盛則性情薄作者病  
之至於狂放背馳不足道矣或者雌黃異調訕諫先哲  
是未履門閥而歷數曲室之藏也陶謝不必爲潘陸李  
杜不必爲王駱君子泯其同而慎其異可矣其詩南康  
登樓云返照臨高閣寒烟澹澹分城空何所有一半是  
匡君楓葉微紅近有霜云郭外西風繞岸斜長林秋靜

有啼鴉微寒已入娟娟樹遠色初分澹澹霞千里題書  
臨白雁重陽疎雨映黃花洞庭木葉傷心日寂寞懷人  
在水涯武昌雜感云出郭鳧鷖集向野汀煙亂竹埤倚  
籬根曲曲帶江岸瘦男行荷鍤衣結不及胛壯婦鳴夕  
舂散髮垂兩朶十年奉軍實瘠田困水旱昨日賣耕牛  
吏呼夜未半扁舟破百家千里供一爨無乃戍士勞自  
覺民生賤北鄰長蒿藜骨內各獸散幸餘干戈身敢起  
征輸歎荒谿竄碩鼠霜風送涼雁悔不當盛年努力事  
弓劔武昌登舟云清霜笛裏千門雁明月刀頭萬里船  
梨花云疎近瑣窗留月照寒垂網戶見鶯飛王士正曰  
進美少爲詩清真絕俗使江右時刻意二謝其放吟一

卷皆樂府丁明末造多悲閔之思顧眄跌宕有邯鄲生  
天人之歎丙戌官京師與龔曹倡和一變而尙聲調然  
梨花楓葉諸篇風致不減青邱海叟使楚一集尤爲藝  
林所重一爲諫官斥而不復世皆惜之或云以黨論故  
公終不言予亦不欲顯言之也

李延是字辰山一字寒村本名彥貞字我生自上海來  
平湖割西宮道士之樓居焉善醫不責報或酬以金輒  
從書估舟中買書積書三十櫝疾病朱彞尊來視之以  
所儲書二千五百卷悉予之遺命弟子用浮屠法瘞骨  
於塔所撰有南吳舊話錄其詩古文曰放鷗亭集皆付  
彞尊藏之

顏光敏

田雯謝重輝

宋肇

王又旦

曹禾

曹貞吉

顏光敏字遜甫一字修來曲阜人康熙丁未進士會

天子幸太學加恩四氏子弟之官於朝者由中書授禮部主事次年充會試同考官出督龍江關稅務調吏部遭父喪歸服除補主事歷官考功郎中長身廣穎善鼓琴精騎射書法擅一時尤耽山水所游歷必命畫手爲圖時輦下稱詩有十子之目十子者田綸霞雯宋牧仲肇王幼華又旦丁澹汝澎曹頌嘉禾曹升六貞吉謝千仞重輝葉井叔封汪季角懋麟修來其一也詩品於十子中爲雅音澎事另見光敏五言如太華燕子磯七言如麥雨地震諸篇皆蒼鬱雄高出入於工部昌黎之間

怪偉百態新城尙書嘗曰吾鄉後來英絕當讓此人夫  
向之所爲近體者余旣見之金陵矣由今觀之其有稱  
於後無疑也金陵紀行詩清流關云身騎龍背上青霄  
路盡峯迴出麗譙雨氣全吞幽壑樹風聲直送大江潮  
渡江云天際揚帆一鳥輕四邊銀屋海門聲巨鼇已散  
扶桑島却怪神山兩岸行長干寺云南郭浮屠高出霞  
下窺黃屋如金沙四十門中響空籟吾將獨步青蓮花  
昭君曲云一辭宮闕出秦關長得丹青識舊顏爲報君  
王休愛惜漢家征戍幾人還沈確士謂此詩用意忠厚  
五言古白雲峰云磊砢不盡洩蚴蟻復北盤七言古青  
柯坪云手挽鐵船入天漢仰攀十丈蓮花開近體望華

山云萬壑深松寒白日三峰積雪照黃河光敏不信星  
命及浮屠氏說嘗曰軀體猶炭也神氣火也火傳於炭  
然後能爲功顧其勢漸消而不可止則生氣之鼓盪也  
夫炭當風則易燼扇之則立燼置之密室覆以灰則後  
燼要未有不燼者然則謂人可長生者妄也謂死有時  
不可先不可後者亦妄也爲人孝友睦族居鄉以禮讓  
立朝遇政事侃侃不阿有一善未嘗自矜也明於律歷  
句股之數著有未信編家誠樂圃集舊雨堂集南行日  
記年四十七卒顏子六十七世孫兄光猷字秩宗康熙  
十年進士庶吉士改刑部歷官郎中  
外補河東鹽運使  
著易經說義弟光數字學山康熙二十七年進士庶吉



士授檢討三十二年充浙江鄉試主考官督浙江學政  
清白自厲訓迪人士號爲稱職

田雯字綸霞號山蘊德州人順治己亥進士由中書歷  
官戶工二部校順天鄉試時滇楚用兵軍需旁午請以  
白糧附漕艘帶運費不煩而力省遂著爲令舉博學鴻  
詞報罷題飛卿集後云不教詞賦陪雕輦空讀南華第  
二篇旋出爲河督提學副使累遷貴州巡撫改江南巡  
撫終戶刑二部侍郎著有黔書七十六篇長河志籍攷  
古歡堂集山蘊詩選初至江南從兩驢載衣裳及書蒼  
頭奴二人戒有司勿置郵傳每市蔬菜十把脫粟三斗  
以爲其給讀書喜掇拾奇字嘗云奇字古人常用於古

詩爲宜班馬等賦是也方今文尚古吾黨之士獨不訪  
子雲之亭熏班馬之香乎病醫以方進惡藥俗名不飲  
易以他名乃飲移居詩有牆角自放山薑花之句因以  
爲號山薑詩才力旣高取材復富山左詩另開一徑病  
愈早起云雨過庭翠滋一鳥發清籟晚投臥佛寺云疎  
燈出深竹依微露紺殿翠微寺云前循略約去木杪聞  
清鐘泊舟吳門寄汪茗文云渺渺太湖水遙遙光福山  
梅花一萬樹窈窕非人閤思與堯峰叟扁舟數往還烟  
巒七十二坐嘯聽潺湲律體可作古風讀碧嶢書院歌  
弔楊升菴云堞風箇露哀牢疆山川瘴癘難禁當新都  
公子老戍客孤臣萬里堪悲傷當時世廟議大禮撼門

痛哭千夫強仗節抗疏言矯矯于觸螿尾投蠻荒程朱  
正論臣所執今昔濮議誰斟量大禮未定大獄起批鱗  
折檻空激昂逢君首事有瓊萼議論附會來豐坊明堂  
秋饗復聚訟分宜餘毒爭拍張嗚呼先生遂不返箐酋  
峒獠羣相將木弩含沙火雲熱天教老嗽紅檳榔吳粉  
傅面兩了髻簪花擁伎何徜徉都盧倒吹潑醉墨熨兒  
觀者如堵牆羈魂漂流夜郎地何異屈子沈沅湘海莊  
故墟碧雞麓猩猩白晝啼書倉巾杖逍遙鬚眉古圖畫  
遺像生光芒竹檜一徑夾流水菊乾楓落寒雲黃潮州  
儋耳同一轍祠廟蟲屬摩青蒼小子夙昔慕高節況值  
奉命來黔陽竊願升階更翦紙招魂歸送蠶鳧鄉高吟

死去誰憐句令我涕泗徒滂滂沈德潛曰張桂議禮始猶近情後則險惡篇中寫諸姦之附和升菴之軾軻跌宕淋漓神迥氣王稿中壓卷之作也

宋學字牧仲商邱人以蔭入仕官至吏部尚書著有綿津詩鈔晚年所訂定也在部曹時列十子詩選中撫吳時嘗選江左十五子詩以提厲風雅所作詩意在規倣東坡時宗之者非蘇不學矣和子湘春雪後夜坐云梅花半將開媚此雪後月空亭耐春寒坐到昏鐘歇池光明檐楹鶴唳激林樾幽人默相對詩思清到骨烏江云一間古廟荒烟外野鼠銜髭上几筵訪葉已畦不值云小山叢桂清陰下想見蒼茫獨立時有西陂類彙

王又旦字幼華號黃湄漁人邵陽人順治戊戌進士當授推官未除改知潛江縣田畝租賦徭役多苦不均乃以鄉規田以田均畝以畝定賦於是無田者得免役逃移悉復其居以治行徵詣闕下需次除給事中遭父喪歸里讀書中條山之陰服除補吏科給事中轉戶科掌印典廣東試嶺南物產蕃富珠香象犀皆珍貴物也還朝書卷外無長物以花山接峒人壤土寇連結出沒劫商旅請開建縣治設官吏民賴以安卒年五十一嘗博求宋元人說詩善本將輯成一家言未果惟詩十卷曰黃湄集王士正爲之序初爲詩趨古淡變而之雄放自潛江令入爲給事乃斂才就法七言古五言今體多可

傳游太華羅浮詩尤警策五言如月明飛夜鵲江靜抱  
嘉魚風烟盤赤壁波浪下黃牛此等句亦古人所少漢  
武帝秋風詞足跡騷人李嶠汾陰行能使明皇感動流  
涕真絕唱也幼華有詩云東風紫燕入叢祠河上人家  
記漢儀古碣半淪天上水蒼松全折雨中枝依稀三燭  
流光夜想像千官立仗時最喜啼鶯猶未歇看花一路  
到汾睢亦無慚才子之目曉渡望鄂州云曉霧壓城頭  
蒼茫古鄂州風烟盤赤壁波浪下黃牛星動連江鎖旌  
高隔岸樓由來征戰地不忍問東流蒼龍嶺云長虹馳  
遠影飛落青冥間夜坐仰天池云高視但青蒼一氣回  
坤維自千尺嶂緣猢猻愁行云亂峽無全天坤軸忽崩

文獻徵存錄

卷十

士 有嘉棹車

圯下山云大河折東流波盪宏農郭萬古東西路世往  
事冥漠

曹禾字頌嘉號峨眉江陰人康熙甲辰進士己未以中  
書舍人徵試博學鴻詞授編修官至國子祭酒有送友  
還金陵云滿天欲雪尊虛酒昨夜初寒雁叫霜沈德潛  
曰余識禾孫全倫清門零落矣全倫旣歿訪其詩不能  
多得爲之憮然

曹貞吉字升六又字寶菴安邱人順治庚子解元官禮  
部員外登望海樓云尊前忽覺來三島此外猶聞更九  
州花朝得舍弟過江消息云花明故國初啼鳥人渡空  
江欲暮潮人競傳之有朝天集珂雪集宋牧仲答寶菴

書曰每念足下奇人黃山奇境必有不朽之篇爲山靈  
增重讀紀遊諸什此山名作寥寥向推虞山今被寶菴  
壓倒矣弟申吉字澹餘順治乙未進士官貴州巡撫王  
士正曰二曹兄弟齊名中丞淪沒異域未見其止祭告  
湖南有句云雪花飛過洞庭去愁對斑斑湘竹林

謝重輝字方山又稱千仞號匏齋德州人以父蔭起家  
博雅好古與侍郎田雯齊名官比部郎中引疾歸有杏  
村集七卷學陶未極自然而旨趣已高擺脫塵坌王漁  
洋謂眞賞甚稀存之篋中以待元次山杜清碧其人定  
相賞於絃指之外其詠桑云鳴鳩忽高飛三嗅入斜陽  
春來云春山到眼前好風遍庭除過大木宅有感云可



憐滿篋雕龍賦未得生前動漢皇

葉封字井叔號慕廬本嘉興人著籍黃岡家貧好學所居在樊山下著有嵩山志嵩山石刻記嵩遊草爾雅說文之學尤所究心黃岡王昊廬宗伯嘗月夜泛舟樊湖聞書聲出菰蘆中先悲惋而後怡悅曰必井叔也跡之果然成順治十六年進士康熙二年除延平推官改知登封縣十四年遷西城兵馬司指揮舉博學鴻詞報罷需次補工部主事乞歸往來杯湖退谷間自號退翁嘗以詩贄王士正士正爲序其嵩山諸詩刻之其後所作益多士正謂其郢中懷古二十篇於集中尤爲高格卒年六十五

汪懋麟字季角號蛟門江都人康熙丁未進士官中書  
入直必攜書數冊自隨薦舉博學鴻詞以未終服辭乃  
授主事賦錦瑟詞以見志入史館充纂修官補刑部主  
事有百尺梧桐閣近詩又詩文集二十卷古文學王介  
甫詩才特雋異粟姚跌蕩其師法在退之子瞻兩家而  
時出新意稱詩輦下與十子相唱和新城尙書門人也  
有浯溪磨厓碑四十韻爲新城所稱賞而趙宮贊秋谷  
非之其游吳題寒山寺云吳中池館日吹簫只有寒山  
寺寂寥幾樹江楓對漁火行人歸去雨瀟瀟題顧符真  
畫云昭陽顧生畫樓觀絳闕瑤房生白雲如螳宮人三  
百六丰神都似李將軍漁陽詩話並稱之歸田後鍵戶

文獻通考卷一百一十一

六 有嘉桂車

謝賓客晝治經夜讀史日有程課銳意著述成一家之言既得疾彌留令洗研磨墨嗅之復令烹佳茗以進自謂香沁心骨口占二絕大笑呼奇絕而逝

吳兆騫

顧貞觀

潘高

吳兆騫字漢槎吳江縣學生順治丁酉以科場事謫戍甯古塔性傲岸不爲同里所喜其友規之吳大言曰焉有名士而不簡貴者耽書然短於視每鼻端有墨則是日讀書必數寸矣同學以此驗其勤否少在塾中見人所脫巾冠輒溺之其師計名捶楚之後見所作膽賦乃嗟賞曰此子異時有盛名然當不免於禍矣吳青壇曰孝廉常與子輩同出吳江東門意氣岸然不屑中路忽率爾顧子述袁淑語曰江東無我卿當獨秀旁人爲之側目時有江左三鳳凰之目華亭彭師度陳其年兆騫也旣謫吳偉業有悲歌贈吳季子云人生千里與萬里

黯然銷魂別而已君獨何爲至於此山非山兮水非水  
生非生兮死非死十三學經并學史生在江南長紉綺  
詞賦翩翩衆莫比白璧青蠅見排詆一朝束縛去上書  
難自理絕塞千山斷行李送吏淚不止流人復何倚彼  
尙愁不歸我行定已矣八月龍沙雪花起橐駝腰垂馬  
沒耳白骨皚皚經戰壘黑河無船渡者幾前憂猛虎後  
蒼兕土穴偷生若螻蟻大魚如山不見尾張髻爲風沫  
爲雨日月倒行入海底白晝相逢半人鬼噫嘻乎悲哉  
生男聰明愼忽喜倉頡夜哭良有以受患祇從讀書始  
君不見吳季子居塞上廿年侘傺不自聊一發之於詩  
鎮守巴將軍甚重之每贈裘禦寒善駢體文其序孫赤

崖詩云蓋聞纏絲湘吹以去故而增悽慷慨燕歌由送  
離而結歎是以舊山既遠促管流音異國無歸繁絃縈  
臆房陵一去君王有山木之謳軍府長羈伶官有土風  
之操執珪懷越尙藉悲吟公子留秦亦傳哀唱由來志  
士遘此窮途未有不憑柔翰以消憂託長歌而申恨者  
也况夫金河轉徙銀磧羈孤水千里而斷腸塞萬重而  
絕脈陳子公戎邊不返空望長安移中監還漢何年傷  
心遙海慨其嘆矣能不漣而赤崖弱年擢秀盛齒知名  
才爲談士之宗入擅藝林之俊江東二陸共識清河鄴  
下雙丁先推敬禮乃以拾塵之惑遽從樓火之嗟靈瓊  
難陳遐陬遂謫飄零阜帽遼海空來襦褌素衣吳關長

謝土思迢遞託黃鵠以俱飛客夢徘徊指白狼而難越  
然而蘭山箭盡篇什偏工桃館尊空風流未沫劉越石  
棲皇於河朔詩體清剛庾子山留滯於關中賦才宏麗  
雖丁年坐老而子夜堪歌於是娛志縹緲寄情嘯詠登  
高摘藻攬物揚葩紫雲亭堠興乘障之悲思白雪關山  
激從軍之壯志寒鴉睇野夕雁橫天怨起衣單魂銷笳  
脆氣沈雄而莫展心侘傺以誰知及夫臺上瞻鄉山頭  
送遠鶴鄜不見鸞酌徒傾睠花月於曩游愴風霜於今  
別莫不播之淒響緯以妍辭發言而瓊樹相華命調而  
銀箏並咽捲蘆清吹譜爲蔡女之文截竹哀音綴成邱  
仲之曲豈徒伯鸞南邁惟聞五噫中郎北遷願成十志

也哉僕舊託攀嵇近同遷賈黃墟游讌久限山河紫塞  
軍僑更分鄉縣攬淚痕於河上空訴箜篌鬱愁氣於車  
前難消枯酒北部之貧已甚南館之會徒乖永念生平  
彌嗟弦括却題短引爰寄沈悲嗚呼蘭忌當門痛煩冤  
之何已蓬悲出塞憐飄寄之安窮西氣驚商將聽君詩  
而隕涕北風干呂誰披余製而傷神乎後其友顧貞觀  
力商於明太傅子成德徐健菴時爲宮贊爲納緩遂於  
康熙丁酉贖還王阮亭有和健菴喜漢槎入關之作云  
丁零絕塞鬢毛斑雪窖招魂再入關萬古窮荒生馬角  
幾人樂府唱刀鐙天邊魑魅愁遷客江上蓴鱸話故山  
太息梅村今宿草不留老眼待君還有秋笳集四卷其



湘水曲云佳期渺何許日暮湘山岑翠華千載沒江流  
空至今蘭芳楚臯綠雲起洞庭陰欲識相思苦瑤琴有  
哀音又山空春雨白江迴暮潮青羌笛關山千里暮江  
雲鴻雁萬家秋九江潮落飛龍艦萬騎風高戲馬臺雁  
飛白草年年雪人老黃榆夜夜笳皆天分特高風格迥  
上

顧貞觀字華峯一字梁汾無錫人憲成曾孫康熙壬子  
舉人官中書少有異稟能詩尤工樂府與吳江吳兆騫  
齊名年二十餘遊京師題詩寺壁云落葉滿天聲似雨  
鄉關何事不成眠魏柏鄉見之卽自詣之名大起與侍  
衛納蘭成德善成德明太傅珠子也兆騫戍甯古塔屢

懇侍衛救之未卽許貞觀一日作金縷曲二闋以寄兆  
騫其詞云季子平安否便歸來平生萬事那堪回首行  
路悠悠誰慰藉母老家貧子幼記不起從前杯酒魑魅  
捉人應見慣總輸他覆雨翻雲手冰與雪周旋久淚痕  
莫滴牛衣透數天涯依然骨肉幾家能穀比似紅顏多  
命薄更不如今還有只絕塞苦寒難受廿載包胥承一  
諾盼烏頭馬角終相救置此札兄懷袖又我亦飄零久  
十年來深恩負盡死生師友宿昔齊名非忝竊只看杜  
陵窮瘦曾不減夜郎僂薄命長辭知己別問人生到  
此淒涼否千萬恨爲兄剖兄生辛未吾丁丑共些時冰  
霜摧折早衰蒲柳詞賦從今須少作留取心魂相守但

願得河清人壽歸日急繙行戍藁把空名料理傳家後  
言不盡觀頓首侍衛見之泣下曰山陽思舊之作都尉  
河梁之什並此而三矣此事三千六百日中弟當以身  
任之不俟兄再屬也貞觀曰人壽幾何而待十年耶請  
以五爲期待衛頷之爲委曲言於太傅兆騫遂以辛酉  
入關矣貞觀有許溪行云溪口白雲明不歸溪邊紅雨  
沾人衣老漁收罾坐釣磯人家賣酒開雙扉槎頭鱖老  
鱖魚肥短蓑藉草相因依欲醉不醉烟霏微去與亂鴉  
投落暉又夜聞梵音云一燈山牖出隔竹露光泫灌園  
云意惟營一食跡若避羣喧著有蘊塘集積雪岩集又  
彈指詞三卷沈德潛曰貞觀臨歿自選詩一卷授門人

杜太史詔付梓以傳不滿四十篇皆極古淡味在酸鹹  
外者德字容若官侍衛有通志堂集其柳枝詞云馬卿  
苦憶紅泥閣我亦傷心碧樹村病骨沈縣詞客死更誰  
攀折與招魂池上閑房碧樹圍簾紋如縠上斜暉生憎  
飛絮吹難定一出紅窗便不歸

潘高字孟升金壇人有南村集王士正云孟升五言學  
韋柳余愛其清真古澹謂可與邢孟貞王言遠頡頏陳  
其年與余書曰有潘高者貧而工詩久別無可言者祇  
此一物奉獻有憶得一絕云寒鴉穀穀雨疏疏燕麥風  
輕上鰲魚憶得往時寒食節全家上冢泊船初然高尤  
多婉麗之作春歸云江水悠悠送畫橈東風何處不魂

銷春歸萬里無消息又過垂楊舊板橋竹枝詞云一種  
沙禽一種啼鷓鴣格格洞庭西行人早到黃陵泊莎草  
連天日又低雨窗同吉人象明作云細雨絲絲溼淺沙  
嫩寒池閣客分茶雙扉不上鳩鳴午落盡城南山杏花  
又雨後寄象明云芳草初晴路桃花帶雨村寄梵川諸  
友云人隨春水遠鳥帶夕陽還金陵詩社諸名流賦秦  
淮曉渡詩多以長篇逞奇高曰我年老才竭只二十言  
也其詩云潮長波平岸鳥啼月過街一聲孤櫂響殘夢  
落清淮衆人見之爲斂手

李良年

劉體仁  
趙湛

申涵光

殷岳

張蓋

劉逢

李良年字武曾號秋錦秀水人縣學生初襲虞姓名兆  
潢後易今名人呼之李十九少時見侯朝宗王于一所  
爲文乃學之遂善爲古文與尙書龔鼎孳侍郎孫承澤  
爲忘年友長州汪琬以古文自矜獨傾心下良年間爲  
俳儷體脫手輒棄去琬問故曰吾家伯季竝擅斯長阿  
京未欲爭勝耳阿京良年小字也於詩學唐人持格律  
甚嚴嘗鈔撮詩中禁字一卷授學者繼乃舍初盛趨中  
晚唐及宋元諸集於詞不喜北宋愛姜堯章吳君特故  
所作頗似之往客劉公猷吏部有樂府後補題最佳王  
士正送武曾之鳳陽幕有句云故人惆悵題襟集好句

玲瓏散水詞指此事也士正又曰方爾止事多可笑一日與武曾書故作增李見曰先生誤矣某字武曾非增也方曰吾正恐人誤讀作武層耳曹貞吉撫黔招之往聞三藩撤曰亂將作矣力辭歸康熙戊午膳部趙隨薦舉博學鴻詞初至京師與朱彝尊遊西山題詩於壁傳鈔者不絕一時朝士爭欲識之每召客客輒詢坐中有朱李否既試報罷爲鳳陽守客轉客宣府復之京師無所遇久之歸築秋錦山房於漾葭灣坐臥其中弟子著錄者甚衆崑山徐尙書乾學開書局於洞庭山應召往助修一統志自是歸不復出嘗欲羅當代人文甄錄爲一集曰文緯先詩次騷次賦次奏疏次制策策問次經

旨次論次議次碑表志銘次記次頌贊次書次敘次考  
次辨次解次說次祭文哀辭誄次傳次書事次題跋次  
雜著爲類二十有一爲體三十蓋略取文粹例也時以  
詩文獻者甚夥而持論和婉多可少怪善言作者心思  
以是人樂聞其論說申鳧盟嘗語人曰聞朱十論詩文  
使人心慴未若李十九之可親也良年詩能別出機杼  
嘉興竹枝詞云小鳳分行花葉稀吳紗十匹卷晴機爲  
儂裁作春衫袖并入東風一處飛得家兄斯年曲靖寄  
書云炎荒五載駐離驂風物他鄉爾最諳一簇紅藤蠻  
女舞不知春色滿江南瓦官寺云大長干北小長干上  
瓦官西下瓦官紅葉酒帘行處有西風作意晚來寒聞



文獻通考卷之九十一  
鷓鴣云花間飛上竹枝啼纔過黃絲又冷溪蠻鳥亦知  
行不得行人那向夜郎西官馬行云北方高涼多種麥  
麥若不登農絕食何爲却種官路側日操豚蹄祝南岡  
馬來坦趨路中央錫我歲入如茨梁嗟爾何愚亦何瀆  
馬不食麥天雨粟不若持竿備驅逐錦衣使者來如雲  
駢歛忽數十羣老農哀呼馬不聞朝田青青暮荒土  
縣符催租急如雨田家明年祀馬祖有秋錦山房集  
劉體仁字公猷潁州人籍河南棣川衛順治乙未進士  
己亥官刑部主事有家難棄官從蘇門孫鍾元講學後  
官考功郎中與長洲汪琬新城王士正以詩文相倡和  
有慧湖閑居懷茗文貽上云江湖歲晚蒹葭盡風雨宵

深雁鶩來善鼓琴嘗於慈仁寺彈御風操士正贈詩云  
與君更作他年約黃鵠山前訪戴行京口黃鵠山戴禺  
所居也後五年果相遇黃鵠山下公戲又嘗置酒寺松  
下遇游人至必牽挽使飲有不能勝者亦強飲之至醉  
乃已友某素嗜琴歿數年一日挾姬過其墓停車酌酒  
使姬各操一曲而去其標致如此喜作畫而不工然賞  
識甚精與孫承澤以博古相高有與張實水尺牘言近  
日做雲烟過眼錄爲識小錄一冊所記書畫古器凡七  
十四事多承澤梁清標家舊物每事詳所藏之人與其  
授受所自足以資攷證作詩旣多編集不自收拾有贈  
閔山人絕句云西湖小閣多晴月好友同舟半是僧寄

語江南老桑苧秋山紫蕨憶行滕貽上舉似云如此作  
何以不錄笑謝曰賴兄爲我作行秘書所爲詩施閨章  
稱其清雋遙深然士正謂頗有奇氣如直溪東天色湍  
激橡林左削刻極似東野語陳維岳初入都維崧弟也  
手寫行卷三通友人問所詣曰汪戶部王禮部劉吏部  
友人曰吾爲子卜之汪得卷必摘其瑕疵而駁之王得  
卷必取其警策而揚之劉則一覽輒擲去無所可否已  
而果然士正聞之謂劉曰吾二人或駁之或揚之皆尋  
常耳惟兄一擲最不易到公馭亦爲絕倒桐城方苞以  
詩投汪茗文汪斥之投王貽上亦不荅又投劉曰人各  
有性之所近子以後專事古文可矣方自是不復爲詩

體仁詩初名蒲菴集後成七頌堂集十四卷凡詩八卷  
文六卷七頌者體仁慕成連陸賈司馬徽桓伊沈麟士  
王績韋應物之爲人人爲之頌故以名堂又空中語一  
卷皆豔詞也尺牘一卷客鳳陽一日同友蘇茂旂過龍  
興寺訪老衲流連竟日蘇歸邸夢劉來笑吟曰六十年  
來一夢醒飄然四大御風輕與君昨日龍興寺猶是拖  
泥帶水行覺而異之忽聞剝啄聲則劉僕人至云已坐  
脫矣

申涵光字和孟一字符孟號鳧盟一號聰山永年人節  
愍公佳允之子博學能文尤長於詩五七言氣體極高  
老其七言絕句含蓄悽淡使置唐人詩選中未知可與

誰比以父殉難遂絕意仕進日事詩文晚年名益重與  
殷岳張蓋稱畿南三才子以理學訓其兩弟皆能立身  
揚名涵煜字觀仲康熙丙午舉人涵暉後名涵盼字隨  
叔順治辛丑進士官檢討亦以文學有聲同學都爲大  
官涵光獨隱居不出嘗曰靜坐自無妄爲讀書卽是立  
德有故人自京師寄書報以詩云日日秋陰命筭輿故  
人天上落雙魚荷花未老村醪熟爲道無閑作報書其  
簡傲如此不肯輕通貴交惟致書汪琬微訊王吏部近  
狀汪報之曰吏部蕭疎簡遠不失故武誠吾黨弟一流  
也其遣興云豈敢名高尚山園已定居數椽風雨外萬  
事死生餘避地尋丹訣傳家有素書天寒松酒熟日日

溷樵漁雨後林慮道中早行云曉渡青泥坂秋花亂馬  
蹄不知山寺近漸覺遠村低萬事驚鞀鼓孤雲入杖藜  
蘇門高臥處爲訪碧峯西宿靈巖寺云遊屐初從泰岳  
還石林斜日草堂閑上方鐘定無飛鳥一片秋聲葉滿  
山寄冀襄陽公冶云河朔音書隔楚煙十年無淚拜啼  
鵑仲宣樓上休南望細雨蒼梧亦可憐又汎舟云野性  
難羈束秋雲正渺然郡樓秋望云草際鳴蟲急蕭然窮  
巷秋王士正曰涵光稱詩廣平開河朔詩派其友雞澤  
殷岳永年張蓋曲周劉逢源邯鄲趙湛皆逸民也  
殷岳字伯巖又稱伯子一字宗山雞澤人少躡弛與弟  
淵並負才名岳官睢甯縣布袍阜帽騎驢至官舍申涵

光遺書勸之歸慨然曰我豈以一官易我友遂以朝參  
衣予學官投劾罷歸父太白官陝西臬副崇禎時忤楊  
嗣昌坐法死獄中岳上書爲父乞骸骨比歸而京師陷  
遂偕弟隱於西山所居鄉曰小砦茅屋三楹與涵光晨  
夕唱和相樂岳外和而內介遇田夫野老陶陶雜處見  
俗士則面斥之讀書必窮義理距異端邪說尤力鉅鹿  
楊思聖以病留軹關語之曰得傳青主藥可以不死青  
主者岳友傅山也時六月霖雨疾馳水石中五晝夜挾  
之竝至其重交遊趨人之急多類此後客死福州年六  
十八有留耕草堂集一卷王士正曰申胤盟敘宗山詩  
集稱宗山不多作詩復不耐聲偶詩自魏晉下屏不觀

尤不喜韓詩生平所作惟五言古詩淳龐淵穆莽莽然  
肖其爲人乙未正旦祀先畢卽跨驢攜一童子遊嵩少  
婆娑緱嶺有遺世之想已而入大隗大隗人好之留數  
月鳧盟與傅掌壘將登岱宗山衣塵未拂欣然同往時  
方病腰脊比厯天門松聲謾謾萬山在下大叫奇絕棄  
肩輿步登不知沈痾之去體也夜宿岳頂憊而偃臥猶  
數起謂羽人日出時喚我旣而雨聲浙瀝少止躍起視  
戶外以星辰隱見爲憂喜竟夕不寐其嗜奇癖山水如  
此往見其詠史詩於國門集古鬱悲壯有橫槊之風河  
朔一奇士也

張蓋字覆輿一字命士永年人爲諸生性孤介善草書



與申涵光殷岳友善嘗遊齊楚燕豫間崇禎時以序當  
貢太學不就授徒以養母甲申後自閉土室中歲時一  
出拜母鑿坏以居引酒獨酌友至延入土室不與外人  
接或痛哭長嘯人莫測也其爲詩哀憤過情恆自毀其  
藁或作狂草累百過至不可辨識乃已久之狂益甚竟  
死年六十涵光緝其遺詩二卷僅得百篇刻之有贈申  
絕句云草澤才賢盡上書奎章閣外卽公車我甘漁父  
因衰老獨有涵光是隱居漫作云玉盤浸墨可二斗高  
麗繭紙冰蠶紋醉來揮灑興不盡欲上青天寫白雲後  
湖中樂云桃花落盡柳花初重作蓮舟水上居已敕行  
厨烹野雁更催漁戶打官魚又盧工部說楚中山水云

說峽山垂座談湖水在襟七里峽云山鬼宜幽僻神魚  
老混濛谿村卽事云野花開間色秋鳥落寒聲登磁州  
南城云煙沈臺瓦迷銅雀雁入關雲度紫荆朱彝尊曰  
蓋詩人也工之數十年矣其五言詩尤高簡力詣古人  
而今之傳於世者止此悲哉斯人也

劉逢源字津逮曲周人貢生通星數河洛之學手鈔二  
十一史甚精謹無譌脫有積書巖集及漫興藁其詠補  
鍋匠云高隱昔傳磨鏡客奇蹤今見補鍋人若將姓字  
留天地縱使巢由亦外臣山行云寂厯空山鹿豕蹤石  
梁苔滑杖孤筇岸花零落隨流去秋到溪南第幾峯贈  
路安卿云變名吳市同梅福飛矢聊城憶魯連與同里

趙湛齊名

趙湛字秋水邯鄲人王士正所云逸民也嘗至京師平生故人無在者後生日笑之意不自聊士正聞之與之飲酒賦詩始知耆舊也明日詣之者高軒相望於道矣有登太行詩云太行高萬仞絕磴霾雲間雪壓雁門塞冰齊熊耳山

陳維崧

陳維崧字其年號迦陵宜興縣學生明副榜貢生貞慧子都御史宋德宜薦舉博學鴻詞初從吳偉業學詩華亭陳繼儒甚器之既以鴻博徵與仁和王嗣槐吳農祥吳任臣海鹽徐林鴻蕭山毛奇齡並爲大學士馮溥客延致邸第稱佳山堂六子嘗與汪茗文琬論六朝文詞雄旨洽鉤入深微多出諸賢尋賞之外時冒襄在坐傾聽不置陳掀髯謂汪曰與子納交十年今夕始稱知己張綱孫稱之云其行敦篤而立誠其才灑瀚而縱橫其氣磅礴而淑靈年四十餘尙爲諸生有日者謂之曰君過五十必入翰林梅杓司贈句云朝來日者橋邊過爲

許功名似馬周至己未果以應薦授檢討時年五十六未遇時有上龔芝麓先生書其烏絲詞三卷多瓌奇闡房游俠之詞尤妙如玉梅花下交三九春陰簾外天如墨雖秦李不能過也繪填詞圖徧徵海內詞人題其卷芝麓極愛之題其詞有君袍未錦我鬢先霜之句未幾龔歿其年登第後追和秋水軒倡和詞韻痛哭設位以祭知己之感深矣茗文云其年排偶之文芊綿悽惻幾於凌徐振庾嘗致書王于一謂唐以前某不敢知自開寶以後七百年無此等作矣王西樵語子弟曰其年短而髯不修邊幅吾對之祇覺其嫵媚可愛以伊胸中有數千卷書耳又云其年詩浪捲前朝去英雄語也四六

文集二十卷皖江程師恭爲之注其湖海樓詩集檢討  
集俱佚後其族孫刻之曰迦陵集其年嘗選近人詩爲  
篋衍集相傳其年前身爲善權山中聽經猿疾革時猶  
吟斷句云山鳥山花是故人亦一異也絕句聽白生彈  
琵琶云彈罷金尊酒不辭自言雙鬢竟如絲依稀記得  
調鷹處盼子城東月黑時塞外詞云阿那瓌歌變徵高  
前營獵火徹臨洮蠕蠕公主霜弧燥一箭能穿兩阜雕  
絕句云一生紕繆杜分司七字淒涼本事詩半滅蘭缸  
心自省看人微雨出門時小秦淮曲云思鄉渾似欲眠  
蠶自入新秋百不堪正是水雲零落處斜鋪楚簟夢江  
南七言古贈姜綺季云去歲王珣宅邊住思君只隔吳

宮樹我作伯勞君走兔今年蹋臂西風蒼同住南朝石  
子岡我作何戡君葛彊十年心事那便數秋星下照唐  
家墓明日辭君出城去顧尙書家御香歌云獵獵朔風  
翻毳帳營門紫馬屹相向陳生醉拗珊瑚鞭蹀躞閑行  
朱雀桁顧家甲第高於天顧家父子真好賢開門揖客  
客竟入留客不惜青銅錢玉缸潑酒酒初壓秦箏促柱  
彈銀甲綠鬟小史意致閑卻愛微紅添寶鴨陳生此時  
聞妙香欲言不言魂茫茫心知此香說不得非迷迭  
兼都梁主人重取蘭膏爇此香舊事還能說惜昔初賜  
長安街金甌天下猶無缺至尊桂殿日齋居千首青詞  
錦不如綠章夜上龍顏喜第一勳名顧尙書嗟峨紫塞

榆關道白雁黃沙風浩浩萬馬奔騰夜有聲三關蕭瑟  
春無盜尚書辛苦鎮居延絡繹黃封賜日邊非關小物  
君恩重爲許香名國史傳鏤金小盒宮門出中涓一騎  
紅塵疾親題萬顆小金丸猶是昭陽內人筆只因滄海  
看成田留得天香幾百年攏來綺袖人誰問熏罷銀篝  
味不全白楊已老尙書墓世間萬事都非故主人語罷  
客亦愁留客牽衣客不住君不見客衣零落詎堪論半  
漬香痕半淚痕忍看天寶年間物我亦東吳少保孫王  
士正曰一人知己可以不恨亦有偃蹇於生前而振耀  
於身後者故友陽羨陳其年諸生時老於場屋小試亦  
多不利己未鴻博之舉以詩賦入翰林不數年病卒京



師歿後其鄉人蔣京少景祁刻其遺集無隻字軼失皖人程叔才又注釋其四六文字行於世此世人不能得之於子孫者而一以桑梓後進一以平生未識面之人而收拾護惜其文章如此亦奇矣哉

汪琬

汪琬字茗文號鈍翁長洲人小字液仙程可則小字佛壯王阮亭有詩云佛壯談詩登秘閣液仙趨府算錢刀父膺字元御天啟舉人除夕作詩云童子撥爐煨晚芋山鄰炊米餉春餐何嫌折腳鐺中味只似天臺退院時有寸碧堂集琬順治乙未進士除戶部主事歷員外改刑部遷郎中謫北城兵馬指揮再補戶部主事舉鴻博署名甲等授編修乞歸入史館僅六十日讀書勵志內行自重有守性彊記熟於三禮之學文章出入歐陽子於前朝推重歸太僕浮沈郎署位不副志發爲著作原本經術孤介違俗不妄交一人嘗語人曰士大夫行已

不可無本末讀書不可無師承立論不可無依據客問  
何意沈酣故籍中徐應曰身之好書政如君侯之好博  
弈性狷急不能容物好詆訶人意所不可百賁育不能  
掩其口所稱述於當世人物之衆不能數人前輩無得  
免者後進以詩文請質亦無恕詞頗自惡懶兼以此規  
王西樵王莞爾笑曰長安車馬喧闐若無吾輩一二孤  
寂者點綴其間便成缺陷阮亭亦曰琬以狂狷多忤交  
友罕善終者予以至誠處之亦不免於齟齬子終不較  
也海內知交甚多至議論有根抵終推此君琬本爲前  
後類藁一百十八卷其後復自刪擇定爲堯峰詩文鈔  
屬林佶繕本刻之晚築室堯峰之麓幅巾杖履與山樵

野叟行歌互荅當道大吏求一見不可得也嘗自記所  
居書屋曰地廣袤不過數弓庭前後雜華藥三株老梅  
各二本前庭有石植立陵茗始華其蔓循外垣而下羅  
絡石之四周蓋與梅皆數十年物也余頗樂之因顏之  
曰茗華先是琬與士正順治末稱詩都下琬風格近唐  
人有齊名之目有詩云恥居王後吾何敢願作雲龍上  
下隨晚以劔南石湖爲宗後進喜擣搗者多以琬藉口  
然琬詩絕妙五言其七言古詩風采跌蕩於唐杜甫雖  
異其面目實得其神理後人以俳儷稱琬之長不得琬  
之真也王士正曰鈍翁吳江寓中絕句云江上西風滿  
棘枝夕陽遙映去帆遲不須便作思歸計且爲鱸魚住

少時徐昌穀詩淼淼太湖秋水闊扁舟搖動碧琉璃松  
陵不隔東南望楓落寒塘露酒旗二詩風味何其相似  
琬以庚午卒五言古泊石湖有懷云江風逗餘涼輟棹  
自成賞谷口霞已開洲心月將上遙聞欸乃曲知是漁  
人唱獨樹影蕭條孤鴻色惆悵不見故人來時向烟中  
望送友北行不及云送君君已行寂寞江上路落日際  
遙波孤帆渺何處稍辭吳苑花猶隔晉陵樹欲寄停雲  
詩愁吟不成句曉發云舟人不知寒解纜陵清曙隱隱  
月墮水翻翻烏繞樹烟連甓社生潮入蕪城去一任孤  
帆行沿流向何處夜坐梅花下聽潘爾開琴云月明銅  
井缺夜靜山蒼然回顧梅花林靄靄浮輕烟幽人坐花

下對月稍揮絃風吹絃上音俱向遙空傳蕭颯湖底松  
潺湲崦西泉拊此未終曲驚禽啼不眠過江距廣陵三  
十里值暮雨云天陰生暝寒旅客傷寂寞微雨江上來  
江邨杏花落燕歸柳塘社漁返瓜州郭何處遠鐘聲孤  
舟且須泊七言古九日劉公敵招游草橋云右安門外  
斜陽懸駕鵝鴈鶩紛平田草橋去天纔尺五相邀共策  
珊瑚鞭暮雲隱隱橫白練遠山厯厯含蒼烟道旁擔夫  
荷秋色漸覺景物東籬妍須臾下馬入幽徑花開如綴  
黃金錢借問何人種花者葛巾儻類陶公賢班荆雜坐  
陂陀側一一語笑皆入元狂來便作鸚鵡舞醉後亂撥  
鷓鴣絃吾儕握手豈易得况復簿領相拘牽東南菘菜

碧於工雞頭漸稀菱角鮮分湖紫蟹已輸稻廡亭黃雀  
方披綿故鄉風物殊可憐欲賦歸去無由緣此身不殊  
籠中鶴日夕引吭愁騰騫有花有酒且行樂莫待綠鬢  
成華顛掀髯大笑杜陵叟空將老健思明年謝沈編修  
贈藥歌云病夫移病一月餘翰林沈郎辱相念入門怪  
我顏色惡知我坐久傷煩眩自言囊中有禁方頻年試  
此已經驗許分成藥一贈我令我不覺生欣羨春來門  
巷苦寂寞無人下馬垂顧盼因君訪我生感激況復深  
情重縑繆須臾遽捧一罌至封題未開香味遍連朝服  
食果有益頓使春風動顏面京城酥酪潤於蜜寶坻銀  
魚白如練貧家治食雖不精此種亦得登盤饌往時遇

之屢揮手卽今相對頗下咽願將暇力受方書悔向十年逐婚宦衰賤已逢親友恤艱難終荷皇天眷明朝行藥到城南喜與沈郎復相見畫馬歌云波流宛宛穿沙隄一馬掉尾一馬嘶其餘兩馬各回顧含情如惜錦障泥可憐四馬皆駿足徘徊弄影無羈束雨後長驕首藉青春來共戀蘼蕪綠只今兵甲滿三吳鐵騎千羣夜秣芻何時不受奚奴鞚飲齧斜陽似畫圖捫蝨行云君不見北海王郎年少時窮途賣舂無人知華陰山中好山色惟許野叟同襟期忽聞關外舟師度入幕參軍書露布營門劍戟森如霜獨有王郎懷刺赴晉家貴壻非純臣赤鬚紫眼亦不羣坐中相見便傾倒誰知顧眄旁無



人褐衣破盡殊坦率不妨談笑頻捫蝨抵君之掌抱君  
膝中原陸沈三太息區區卿相本易致肯與袁伏偕出  
入灞陵橋頭波浪深三秦父老爭掩泣君不見老賊睥  
睨窺江東朝賢執版趨下風過江名士俱碌碌何異羣  
遊犢鼻中吳中感懷律詩云憶昔危樓縱炬焚三千歌  
舞化餘氛鷓鴣盡日啼春雨睥睨連天起暮雲蔓草自  
荒丞相府故碑誰識太妃墳只今父老兵戈裏猶話徐  
常舊建勳過石隄絕句云主賓無語似相忘淨掃青苔  
坐夕陽乳燕飛飛蛙閣閣楚評謝絮滿池塘

彭孫通

彭孫通字駿孫號羨門海鹽人順治己亥進士康熙十八年試博學鴻詞第一於時懷才抱藝之士雲蒸鱗集得人之盛今古罕儔孫通遭際

昌期實冠是選文章聲價紙貴一時領袖羣才不偶然也除編修遷司業官吏部侍郎有柏悅堂集鶴徵錄云著有松桂堂南漑香匳倡和等集尤工詩餘漁洋山人撰倚聲集推爲近今詞人第一嘗稱其吹氣如蘭每當十郎輒自愧僉父王丹麓謂羨門驚才絕艷在詞家爲獨步羨門成進士數年卽爲萬里之遊自甲辰至丙午得詩三百餘首爲南漑集嶺南陳先生序之所謂壓濟

南竟陵者也李集曰往見羣公評詩以蜀道集爲阮亭  
最盛之作以黔中詩爲先公最盛之作汪方壺云漁洋  
山人蜀道集秋錦山房癸丑詩應須身手底相似不信  
江上能爾爲是也羨門詩以南注集爲最盛之作南昌  
重建滕王閣名流競賦詩獨推羨門擅場其秋日登滕  
王閣云客路逢秋思易傷江天烟景正蒼涼依然極浦  
生秋水終古寒潮送夕陽高士幾回亭草綠梅仙一去  
嶺雲荒臨風不見南來雁書札何由達豫章士正嘗喜  
諷詠之謂劉文房郎君胄無以過也又登湖口縣城云  
一望烟波萬頃明女垣高與石根平湖光盡日依樓堞  
山色終朝滿縣城寒嶺無人孤鳥下秋林欲雨數蟬鳴

何當便作移家計終臥滄洲寄此生湖光聯亦是寫照  
王士正曰竹枝古稱劉夢得楊廉夫近羨門尤工此體  
嶺南竹枝云木棉花上鷓鴣啼木棉花下牽郎衣欲行  
未行不忍別落紅沒盡郎馬啼月明歌女摸魚聲風靜  
蠻童鳩舌鳴鬼子驛中乘傳過蠻人江上弄潮行羨門  
以丁丑假歸己卯九月率子姓姪甥輩登秦駐山賦詩  
云平生幾雨中郎屐更不登臨奈老何明年庚辰重九  
後遂下世殆詩識也有延露詞夜宿邠上人山寮寒甚  
乞臥具云已阻山中雨還就山中眠風淒感凜秋鑪寒  
無宿烟堂中高行士趺坐方晏然暫乞蓮花服終依鳥  
道禪雨中過白芒村寄高山人儼云春陰生驟寒溪上

無人跡石筍清相羅翠烟紛可摘欲持三尺絹寫此春  
山碧却憶山中人遠在龍池宅惆悵不同遊白芒風雨  
夕江上云夕氣隱寒山長川晦蒼霧日暮暗潮平渺渺  
西陵渡見涉江者云秋匏映微明川光遠相接林靜不  
聞聲歸人踏落葉渡口立踟躕水寒不可涉海颶風云  
海颶風振山谷蕩我田禾摧我屋黃茅白葦百萬家夜  
雨啾啾野鬼哭風伯莫怨嗔海若何不仁安得精衛填  
此津五山相屬皆揚塵長鯨北徙白浪開復爾邦族爾  
莫哀牽縑十月削塵灰漉波煮水霜皚皚颶風之後春  
風來南康夜怕云塔影挂星渚寥寥煙外鐘驟涼知夜  
雨繁響入秋蛩霜露行將及關河悵所從謝公精舍近

相隔幾雲峰南津口寄王默菴云孤村臨渡口斜日下  
長林舊侶平原約相思單父琴垂楊將暮色芳草欲歸  
心愁對春江水花前悵別深游丹霞山不果寄愴公云  
沃洲不可到歎息久離羣遠水人空返東風草又薰茶  
林春雨足竹澗暗泉分日暮山中客多應詠碧雲彭蠡  
夜泛云清淺宮亭水濺濺百道流殘春風送客終夜月  
隨舟野火沈葭葦遙天挂斗牛相依有鷗鷺任意宿汀  
洲渡畚坑云羣山浮爽氣夕吹漸清和夜雨溪行遠秋  
畚火種多去帆沿水急歸騎亂流過逆旅知何託新蟾  
已挂河題海珠寺云水中樓閣出虛無兩岸烟波入畫  
圖來往帆檣歸客少興亡亭榭夕陽孤鮫人聽法秋揮

淚龍女棲禪夜施珠物外莫論塵世事越王臺上有啼  
鳥進彭蠡口見鄰舟挂帆入楚云淪落天涯可奈何又  
看清露滿林柯書裁繡段愁難寄地險潢池喜乍過皖  
口西來江路盡湓城南上楚程多因風想到懷沙處秋  
水瀟湘已自波韶陽道上寄融谷云數從帆底眺晨星  
蕩漾孤舟類水萍夜雨獨行中宿峽春風重上曲江亭  
武溪渺渺寒流白韶石蒼蒼落照青得似洞庭張樂處  
仙音雖好不同聽題程氏水樓云舊館重來倍寂寥隔  
溪惟見柳千條黃花水榭無人到獨對西風看落潮

高珩

高珩字念東一字葱佩晚號紫霞道人淄川人崇禎癸未進士官刑部侍郎下筆妙天下留意二氏之學生平撰著不減萬篇嘗廣東坡勸爾一杯聊復醉人間貧富海茫茫之句作小詞云亭長歸來屯萬乘大風雲起飛揚數行泣下美人裳楚歌爲若舞何似在烏江銅雀雙鸞春宛轉挂釵便到分香西陵歌吹爲誰長一杯聊復醉啼笑海茫茫送客白衣看短劍羽聲擊筑相將雪園寒月倦遊梁夷門虛左地春暮綠蕪長香水吳宮多少恨魚腸酒後如霜姑蘇麋鹿亦荒涼一杯聊復醉恩怨海茫茫楊柳春風何婀娜幽蘭瑟瑟秋霜江潭憔悴子



蘭狂世情雙燕子隨處得雕梁驚道碧紗新姓字大槐  
爭鑄金章木棉菴近半閑堂一杯聊復醉榮悴海茫茫  
野外秋蓬風外絮一生萍海中央青衫紅淚弔潯陽江  
雲天漠漠楓樹夢蒼蒼漢月秦關秋雁斷短歌對酒河  
梁西風班馬玉鞭長一杯聊復醉離合海茫茫不盡江  
潮鐵綽板商歌玉樹秋江莓苔因雨上空牆金仙流剩  
淚百度續沾裳汾水年年秋雁去雷塘楊柳含霜漁歌  
樵唱下斜陽一杯聊復醉興廢海茫茫雖遊戲亦絕調  
也官祭酒舊不過一二年輒遷去春秋兩祀無再過者  
珩爲祭酒久不遷內院洪承疇攝祭太學戲曰高先生  
可謂五丁開山矣對曰何妨六丁六甲果三年始遷每

宴賦詩必擇座客一人代書歌行近體衝口而出執筆  
者不得休自閱一遍此葉遂不復問王士正謂其效唾  
珠璣而用之如泥沙也遊山陰道上有句云筇杖古松  
流水外蒲團脩竹緒風間士正愛之命畫師寫爲二圖  
作少宰日忽賦詩題曰願作杭嚴道或訝之荅曰吾生  
平慕西湖嚴灘山水之勝聊以寄興耳官資高卑不計  
也其率爾漫興如此祭告南岳詩多佳錄其絕句如行  
人到武昌已作半途喜那識武昌南煙水五千里兩岸  
層層嶂孤城面面山橫襟憑一葉睥睨洞庭間未入衡  
州郭先見衡州城城門垂薜荔大抵似巴陵綠淨不可  
唾此語足千古天水澹相涵中有數聲鶻花放不知名

稻秀猶能長芳草隱清流但聽清流響幾月舟行久今  
朝倦眼開萬峯飛舞處一片大江來南岳雲中盡東流  
海上忙他年圖畫裏著我在瀟湘康熙庚申致仕歸移  
居松筠庵益都馮相國過之高贈詩云戶倚雙藤禪宇  
開無人知是相公來相看一笑忘朝市風味依然兩秀  
才歸後自作生壙時與唐翰林濟武飲酒賦詩其中丁  
丑卒年八十六有樓雲閣集十六卷趙執信秋谷選刻  
不及十分之一又拾遺三卷錄其清明感興云翻嫌寒  
食到匆匆老去情懷漸不同春事頓拋鄉夢外雨聲全  
在客心中相爭燕感東西水欲放梅商斷續風最苦衝  
泥朝鳳闕禁鐘纔定火城紅偶成云纔展靈樞意自驚

久宜百死偶然生已知蒿里無多假日向刀頭劍脊行  
珩以癸未入詞館國變微服遁歸後起家授檢討久之  
典江南試故舊有遺公文籍者發之賄且不訾大駭亟  
焚之終不告人以姓名會議奏部例獨爲一議因左遷  
有朝官得罪應杖遣者或下石將以斃之珩曰罪人法  
不應死故從寬予杖杖而斃豈法之平哉卒得免令甲  
官員負官錢而家產盡絕者其家口沒爲官奴珩察知  
胥吏有豁免例欲比例引之同官不可曰胥吏作奸犯  
科尙得邀恩蠲豁況職官乎此定例時漏畧非法之平  
也竟毅然引之遂著爲令珩曰卽事之活人有限立法  
之活人無窮也司屬佟某以讞獄失出當免珩惻然曰

終有老母在，不忍其罷官。傷母心，遂代任之。鐫一級將東歸，惟一羊裘。郎中姚儀慕其清德，製一裘追送數十里。外衣之而後返。歸里後，坐臥一小閣，不接賓客。几上惟梵夾，旁行金剛淨名數卷。外不復觀書，嘗和寒山子詩以見意。有文稿及迂儒救荒略。

萬光泰

萬光泰字循初一字柘坡浙之秀水人乾隆元年舉人  
舉詞科方弱冠也博雅好古枕藉六藝有轉注緒言漢  
音存正遂初堂類音辨柘坡居士集古詩絕妙近體若  
題開元寺云古樹烏巢密疏寮客到稀鈴空隨瓦墜磚  
斷入牆填方鏡云自笑相逢同柄鑿封侯誰有面如田  
皆清妙絕倫擅周髀之學侍郎齊召南以爲其學精進  
近人未見其比宋幾卒將卒與其友汪孟錡書云光泰  
病不可爲以遺書爲託平生所辦香者雙韭之文而雙  
韭知我未深盍爲圖之雙韭謂甬上全祖望也祖望發  
其書觀之歎曰梨洲始言周公商高之術弟子得其傳

者海甯陳言揚也同時吳志伊王寅旭梅定九出未嘗  
與姚江討論而所見適合吾友朋中不乏好古之士罕  
有工此術者姚江邵子曷亦詞科同籍也獨精之子曷  
卒欲卽家抄其書未能也乃今得之循初上自注疏旁  
及諸史以至明之三厯呵龐喝利布算了了何其神也  
循初之述作皆可稱卽是書已足傳矣光泰卒年三十  
九其書汪氏全氏藏之

黃易 徐林鴻 陳洪綬 惲 格

黃易字小松錢塘人父又見工篆隸書易傳其業雅好金石文字所至山巖幽絕處皆窮搜摹拓多前人所未著錄者官兗州府運河同知

徐林鴻字大文一字寶名海昌人其先本莆田林氏徐襲其姓以諸生舉鴻博試不合格放歸有兩間草堂集毛奇齡爲之序其龍番諸志爲貴陽使作也篤友誼漢陽王明府世顯南昌王處士猷定客死於杭皆爲經理其喪收遺集以付其子少時卽名播江左將遊豫章其友吳慶百林玉達送之徐年少慷慨涉江遙指笑曰吾過洪都惜子安已歿無可與言詩者客或乞吾書正



恐麻姑碑板羞見吾耳其簡傲如此精鑿賞兼善飲嘗  
過御史顧豹別業御史出雷尊行酒容一斗以勸客徐  
欣然連舉者三御史大喜問曰此何年製也林鴻絕博  
笑曰北齊文宣帝天保六年避暑晉陽宮作也驗其款  
識果然矣

陳洪綬字章侯諸暨人年四歲就塾婦翁家翁方治室  
新墜壁誡童子曰毋汙我壁洪綬入視良久給之曰若  
不往晨食乎童子去累案登其上畫漢前將軍關侯像  
長十尺餘拱而立童子至惶懼號哭聞於翁翁見像驚  
下拜遂以室奉侯蓋繪事本天縱也既長從劉宗周講  
性命之學崇禎末入貲爲國子生明年還里既遭亂混

迹浮屠與北平崔青蚓齊名號南陳北崔崔萊陽人居  
京師順天府學生員名子忠字開子一名丹字道母別  
字青蚓能詩善畫華亭董尚書其昌異之子忠益自重  
有友官吏部者屬選人以千金爲子忠壽投之地曰若  
念我貧不以廩粟乃以選人金汙我邪史可法家居過  
其舍見子忠絕食乃留所騎馬歸子忠牽於市賣之呼  
其友飲曰此酒自史道鄰來非盜泉也一日而金盡京  
師陷鬱鬱不自得走入土室中匿不出遂餓而死所作  
許旌陽移居圖橫幅丈餘人物怪偉較宋龔高士開所  
狀鬼物畧殊然寄託之情一也詩言之莫赤匪狐莫黑  
匪烏高士蓋有深慨於中者崔陳二子癖亦相似非古

所稱狂簡者與惜乎僅以其畫傳也洪綬既遭世變醉後輒慟哭不已已而縱酒自放頭面或經月不沐有求畫者靳弗與及酒間召妓輒自索筆墨小夫穉子無弗應也嘗留杭州其友招飲於湖上遇他舟徑登其席坐上坐舟主人徐之知爲洪綬也亟稱其畫洪綬駭曰與我不相識也拂袖去妾胡淨髮亦能畫花草云朱彝尊曰余少時得洪綬畫輒驚喜錢塘馮秀才研祥詩云吳興公子工花草待制丹青步絕塵三百年來陳待詔調鉛殺粉繼前人嘗觀其真蹟所畫美女姚冶絕倫今則贗本紛紜多係其徒嚴水子山子司馬子雨輩所作率皆蘧蒨戚施矣詩頗逸致惜流傳者寡有云桃花馬上

董飛仙自擘生絹乞畫蓮好事日多還記得庚申三月  
岳墳前又憶舊絕句云楓谿梅雨山樓醉竹榻茶煙佛  
閣眠清福都成今日憶神宗皇帝太平年後自稱老遲  
一曰悔遲又稱老蓮以疾卒

暉格字壽平一字正叔號南田原名日初字仲升武進  
人有南田集格十餘歲隨父遜菴崎嶇閩嶺相失帥某  
愛其聰穎欲子之遜菴偵知在某所屬靈隱寺僧善言  
誘接指此子慧根極深惜福薄壽促宜令出家即日祝  
髮留寺中帥媪故佞佛泣而去南田少時流離瑣尾以  
畫釵得生遂創沒骨花一派賣畫養父本工山水既與  
王石谷交筆意極相似顧而嘻曰兩賢不相下君將以

此擅天下名吾何爲事此乃作花卉寫生而題語書法  
兼工故世稱南田三絕性落拓遇知己或匝月爲之點  
染非其人百金猶土芥也所居甌香館倡酬皆一時名  
士五言摘句三潭弄浮煙因風蕩爲水七言摘句芳草  
有心憐夜雨東風無力轉春晴又望月云平開圖畫含  
千嶺盡掃星河占一天

王士祿 士祿

王士祿字子底號西樵順治九年進士考功員外郎有  
十笏草堂集束髮攻詩中歲與海內名流切劘益進老  
蒼在國博嘗戲語同年汪琬程可則曰昔劉貢父呼梅  
聖俞爲梅都官梅便作色而愠某卽不然但使有數百  
篇詩得稱迪功集比之徐禎卿足矣嘗病二十一史冗  
駁乖舛謂宜廢陳壽三國志而用謝陞季漢書倣晉書  
例列吳魏爲世家去宋齊梁陳魏北齊周七書而用李  
延壽南北二史其宋遼金用柯維騏宋史新編合之十  
二史旣正史體亦省煩複擬上書不果又謂坊本子貢  
詩傳申公詩說并僞書李維正序行津逮祕書收之皆

誤也庚戌辛亥閒與士正同官京師下直輒相倡和而  
故人宋琬施閏章輩皆在每一篇出人競傳寫自謂平  
生之樂無以踰此兄弟自爲朋友與季弟士正情好尤  
洽嘗有次貽上用坡公東府雨中別子由韻見寄詩云  
白沙洲畔樹年時記別汝歲晚江陰城風淒如欲雨去  
當南雁時不待雁同歸離居復多難徒爾思前期太息  
重太息兄弟等過客幾番約連牀歛若湘靈瑟秋來雁  
又飛題詩附爾行晨風零雨外脉脉十年情作憶萊雜  
詩有潮勢泊三韓之句汪鈍翁曰吳楚東南坼坼字汨  
字正以獨造爲奇甲辰典河南試爲磨勘事半載獄始  
白扁舟南下士正迎之於秦郵相見持之泣士祿了不

在意直取詩兩巨編擲士正前曰弟視吾詩較前差進  
否有讀史蒙拾一卷炊聞詞二卷然脂集例一卷然脂  
集二百三十餘卷朱烏逸史六十餘卷又表餘堂詩十  
笏草堂詩選辛甲集上浮集炊聞卮語其弟士正擇其  
詩什之二三次爲四卷曰考功集又西湖竹枝三舟倡  
和詩與宋琬曹爾堪倡和廣陵倡和詞則與陳其年倡  
和之作也遭母憂哭毀而卒將屬纊口鼻忽發旃檀香  
三日夜不絕人莫不異之古意云鴉鵲兩兩栖浦沙昨  
夜郎來眠妾家滅燭入門戴星去看郎一似菖蒲花質  
而古維縣道中云人煙通下密橋路遶東丹摘句雄風  
涼大壑雌霓貫秋城



王士祜字叔子一字子側又字東亭生於常熟官署小名虞山有古益集選一卷計東曰子側西樵弟阮亭兄才堪頡頏而西樵阮亭早達聲望易布然子側之才詎肯作蜂腰哉少能強記十許歲與兄弟雪夜集東堂兄士祜簡輞川絕句命屬和士祜詩先成有落日空山中但聞發樵響之句士祜亟賞之在家塾一日會食有舉焦竑字弱翁爲問者或曰此無他如魏相字弱翁之類士祜曰此本攷工記輪人竑其輻廣以爲之弱也舉坐歡笑癸卯舉於鄉甲辰下第值士祜以磨勘事下獄爲納橐餽焉丁未南游汎大江至姑孰丙辰至京謁選以例授中行評博康熙庚戌進士過奔牛云楓葉蕭蕭露

氣清蒲叢獵獵早潮生扁舟跂脚聞風水便有長江萬  
里情名流傳誦之和李退庵讀水經注兼憶洞庭之作  
云相思何處折芳馨望斷黃陵舊日亭秋水依稀聞落  
葉楚天髣髴見揚靈洲邊子戍三春綠樓外君山一帶  
青太息雲中君在否不堪重問道元經

新才台

三

有嘉植事

屈大均

屈大均初名紹隆字翁山又字介子番禺人少爲諸生  
遭亂棄去爲浮屠爲今種字一靈一字騷餘中年返初  
服更今名有九歌草堂集翁山詩外王士正嘗語程可  
則曰東粵人才最盛正以僻在嶺海不爲中原江左習  
氣熏染故尙存古風耳金陵龔賢稱之曰龍章鳳姿輝  
映南海繆天白嘗曰詩有俚語經顧亭林筆輒典詩有  
庸語入屈今種手便超入越讀書祁氏寓山園不下樓  
者五月久之遊吳又數年忽冠服遊秦隴與秦中名士  
李因篤輩爲友作華嶽百韻詩固原守將某愛其才以  
甥妻之介子敦好述篤伉儷賦詩如同栖紅翠三花樹

對寫丹青五岳圖蓋少室作也自國原攜妻至代州上  
谷走馬射生縱博飲酒葛儻不羈世俗嘲笑之不顧也  
再遊京師下吳會自金陵還粵妻旋病死詩尤工於山  
林邊塞一代才也攝山秋夕云秋林無靜樹葉落鳥頻  
驚一夜疑風雨不知山月生松門開積翠潭水入空明  
漸覺天雞曉披衣念遠征魯連臺云一笑無秦帝飄然  
向海東誰能排大難不屑計奇功古戍三秋雁高臺萬  
木風從來天下士只在布衣中送客云莫上高樓望無  
窮是楚雲舊遊稀白髮獨往易斜曛木落諸峯見山空  
一葉聞祇應盤石上閑坐對秋分湘中作云月出水天  
分微茫不見雲蘆花千萬里如雪落紛紛似我愁心亂

風吹不到君更憐沙上雁野宿暮爲羣大同作云飲馬  
東連白道泉桑乾西接紫河煙何年代邸淪秋草幾處  
秦城出遠天事去英雄羞一劍時來游俠喜三邊哀笳  
莫奏思鄉曲都尉臺前月正圓灘上吟云嫋嫋松枝挂  
女蘿猿聲故向月中多征人一夕頭如雪三峽三瀧柰  
爾何客雁門作云三年作客傍滹沱聽盡哀笳出塞歌  
白髮不愁明鏡滿秋霜只怨雁門多歸風詞云南越輕  
綃似碧雲裁爲飛燕御風裙中流舞罷將仙去萬歲千  
秋復就君瀧中云一瀧煙雨一瀧晴瀧口桃花夾岸迎  
風送猿聲滿城郭行人忽起故園情子夜歌云熒熒桃  
李花薄命寄君掌河水雖東流河魚自西上又摘句山

包甯武戍河遠秀容樓天懸句注險水劃孟門開笙歌  
喧極浦風露滿孤舟城臨湘水碧苑接嶽山青帆隨衡  
岳轉雁背碧湘飛慷慨無衣賦艱虞不世才馬踏三秋  
雪鷹吟萬里風

陳恭尹 宗元鼎

陳恭尹字元孝號獨漉順德人邦彥子有獨漉堂集自號獨漉山人又稱羅浮布衣詩清迴拔俗得唐人三昧行草分隸皆有法小賦尤工始見王士正揖甫罷卽出一端石相示曰吾得此水坑石甚寶惜將以寄公於京師旣聞奉使當至粵輒留以俟視其側有銘八字云獨漉所贈漁洋寶之恭尹工漢隸此其手書也士正甚珍之嘗寄士正詩索南海集云南來新詠多如許紙貴衡陽寫未能朱竹垞曰元孝降志辱身終當進之逸民之列其自序略曰志學以往皆爲憂患之日東西南北不能多挾書卷自隨而意有所感復不能已於言故於文



詞取諸胸臆者爲多而稽古之力不及其言可云不自  
滿矣詩以沈爲極詣沈不在貌在骨梅村沈麗獨漉沈  
摯翁山祇工五言不若獨漉諸體稱也所遜於翁山者  
五言耳送滌上人云滌公到城久忽憶邱中琴積雪迴  
孤櫂寒湘共此心獨歸紅樹外相待碧雲深借問茅山  
路衡山在隔林鄴中懷古云山河百戰鼎終分歎息漳  
南日暮雲亂世奸雄空復爾一家詞賦最憐君銅臺未  
散吹笙伎石馬先傳出水文七十二墳秋草滿更無人  
表漢將軍新塘早春云江雲漠漠虎頭東幾日移居杏  
再紅三徑草生殘雨後數家門掩落花中鄉山小別吟  
兼夢水驛多情浪與風有約扁舟未能去幽期空負釣

魚翁歸舟云積雨江漢綠歸心楊柳初映花谿路閉漱  
水石根虛葉世穎之中湘茅屋有寄云離憂在湘水古  
色滿衡陽送姜山上人遊南岳云燈前鬼芋穿沙出霽  
後僧門鑿雪開送魏和公云灘平橫浦寒流淺楓照凌  
江晚葉稀送陳人白王問溪歸海南云桄榔過雨垂空  
地玳瑁乘潮上古城蜀中云諸葛威名存八陣漢朝終  
始在三巴摘句五言算出春已生多愁老先及雖無爵  
與祿色養踰八珍七言南國干戈征士淚西風刀剪美  
人心新虹映日收殘雨積水浮天出斷山萬種未完爲  
子事百年過半作翁時子勵康熙己卯舉人

宗元鼎字定九號梅岑別號小香居士江都人詩尙風

調嗜梅花堂有古梅一株時人謂之宗郎梅所著芙蓉齋新柳堂集世競傳之性不喜煩與人對終日卽病飲酌數日亦然或值勢利毀譽之場便如溽暑置身赤日下鄉居未嘗至柴門外客至或入郡始一到門不則數月兀坐草堂而已所居東原草堂秋日燕去空巢泥時時落汗几席命童子探巢汲水洗之復徵洗燕泥詩常題吳江顧樵小畫寄王士正云青山野寺紅楓樹黃草人家白酒筍日暮江南堪畫處數聲漁笛起汀洲人謂不減倪雲林顧字樵水亦當時名士也士正嘗曰今日善學才調集者無如江都宗元鼎建昌楊思本因之學西崑者無如常熟吳爰太原趙瑾趙下橋絕句云東陽

回首又天涯天步艱難國步賒一自下橋橋斷後王孫  
惆悵不歸家虎邱云綠陰濃護好樓臺獨擢扁舟月下  
來翹首是天還下淚湛盧何處不重迴楊踏花明日值  
雨云折得花來不贈人膽瓶相對一枝春遙憐昨夜行  
歌處落草霑泥倍愴神怨詞云春草日夜綠春鳥飛且  
鳴之類是也元鼎摘句如來逢鶯語詩從作去被人留  
酒重醺雙柑香濺佳人手半臂寒添酒客肩總是茶香  
耽永日一從詩好度流年絕句如登吳陵城樓云城外  
村梅映酒旗故園花落重相思愁腸已向春來斷況值  
輕寒醉醒時煬帝塚云帝業興衰世幾重風流猶自惜  
遺蹤但求死看揚州月不願生歸駕六龍揚子江云帆

去天涯勢不回龍笳何惜渡江來香車若到長干路後  
主荒宮花又開新亭云東晉江山暮雨秋新亭人士昔  
時遊徒聞王導神州語周顛先收作楚囚百尺樓云素  
襪翩翩月一鉤凌雲風致想高樓江南歌舞尋常事便  
遣曹彬下蔣州吳音曲云璧月庭花夜夜重隋兵已斷  
曲阿衝麗華膝上能多記偏忘牀前告急封隋苑云內  
苑樓高夜宴休妥娘憑眺雅娘愁門臨御路三千柳簾  
卷吳山十二鉤古意云沈沈煙柳汴河邊行到郵亭兩  
岸蟬當是征人含淚語分明爲約只三年雨中留鄒麗  
農云新開蘭蕙正芳菲初到鱖魚入饌肥最好風光是  
三月如何拋卻渡江歸婉而多風真善作曲室語也

黃子雲

黃子雲字士龍崑山人布衣少有俊才作詩不輕下筆必苦吟而後成經營慘淡往往得之有意無意閒人謂可壓倒元白如郊外云村角鳥呼紅杏雨陌頭人拜綠楊煙是也城外構一草屋客到留宿父子終夜讀書不輟客歎其好學曰家只有一被昨以供客夜無以爲寢故且讀書耳其風趣可想有野鴻詩稿後成詩的上下卷龍標太白昌黎東坡之詩概所麾斥以下不足言矣其狂易如此自作詩亦頽然自放前後如出兩手也沈德潛選別裁錄其詩卷中皆其舊作嘗隨徐太史葆光冊封琉球大洋云不覺舟如葉隨風入杳冥潮吞天宇

白日照海門青孤峙難相認危檣覺有靈中流撫身世  
萬里一浮萍其孟廟云歇馬餘殘照循牆謁闕宮冠裳  
王者竝俎豆聖人同戰國風趨下斯文日再中低徊撫  
松柏惆悵仰龜蒙錫山鄒世楠過孟廟夢觀楹帖覺而  
異之後數年得子雲詩讀之始知其所作也唐人謂詩  
中登峰造極之句在在有神物護持其信然耶

彭而述

彭而述字子錢號禹峰鄧州人崇禎庚辰進士入  
國朝歷官廣西布政使長身修髯聲若洪鐘一飲能盡  
數升一食盡一彘肩朱彝尊謂爲撥亂之異才雄豪磊  
落陳同甫一流人也詩多軍中之作別滇中僚友之官  
粵西云滇雲歷盡見巔峴九郡還從嶺外看此日西南  
成內地大朝符璽本流官千山畫角荒城暮二月春風  
客路寒薄海爭傳文帝詔尉佗早已繫長安寄衡守胡  
君云滇南氣候古來偏靡莫山河焚燹田戰壘荒城蒙  
段外華風邊月漢唐年虎關舊扼巴黔險蛇徑纔通楚  
粵天萬里懷人秋葉下衡陽何處雁書傳西粵送南鼎



南北上云嶺南送客值初秋萬里征鞍此壯游白露蠻  
江凋木葉黃沙羯鼓下營州銅鑣未撤雲中戍鐵券新  
頒海上侯此去盧龍還弔古英雄若箇是田疇鄂渚別  
趙侍御赴滇南云春城煙雨酒盈卮大別山前賦別離  
黔郡猶傳秦歲月昆明舊識漢旌旗千盤路吐檳榔塢  
一綫天開瑇瑁池他日益州來驛使武昌雲樹足相思  
中秋前二日粵署桂花盛開同胡方伯黃觀察衡僧破  
門飲云桂林恰值桂花開難得相逢共酒杯萬里蠻鄉  
同作客一城黃葉此登臺天邊宦跡僧能到嶺外秋聲  
雁不來明月況臨金粟夜莫教漏鼓更相催此等詩有  
磨盾橫槊之風錚錚然明七子之遺響也

吳雯

王萃

趙執信

洪昇

吳雯字天章其先遼陽人父允升順治初舉人爲蒲州學正卒於官遂籍於蒲少姿稟殊絕薄帖括不足爲詩情高邁當世無輩耽二氏之書有出世之志故其詩亦頗用禪語初僑居中條山南之永樂鎮鎮卽唐之永樂縣有玉谿李義山之所居也食貧無以養母拙於時藝困躓場屋中體貌粗醜衣冠垢敝或經歲不盥浴人咸笑之而詩才特超妙人嘗比之溫飛卿云與厯城王萃爲吟友康熙己未以鴻博徵初至京師未知名王士正見其詩亟賞之謂爲天才一日待漏朝房誦其句於葉訥菴方靄如泉遶漢祠外雪明秦樹根濃雲溼西嶺春

泥雷條桑至今堯峰上猶上堯時日門前九曲崑崙水  
千點桃花尺半魚等句葉大驚異下直卽命駕訪之吳  
詩名遂噪都下然不問詣時相馮相國溥聞其名以扇  
索詩乃大書二絕句答之既試報罷遂遊趙遊齊魯梁  
宋吳越秦楚浪跡半天下晚至津門又入京師終不遇  
嘗買圃鄭谷之口有竹數百挺黃梅數十株橘三株築  
草堂面雷首肘太華怡然將以終老而迄不得遂士正  
嘗稱其過真定詩云鎮州荷花一萬柄正對城門是酒  
家下馬當鑪更斟酌醉臨明鏡看吳娃風格殆不減楊  
廉夫且謂與海內論詩五十餘年高才固不乏然得髓  
者終屬天章也其推敬如此而趙宮贊執信稱之則云

千頃之波不可清濁天姿國色亂頭粗服皆佳其詩全  
首如古意云美人豔南國顏色如朝霞昨來鵝溪上妬  
殺芙蓉花秦珠隨月滿越練逐風斜獨慕孤高意今年  
猶浣紗吳門初春云聞道江干冰漸消眼看芳草坐無  
聊酒杯總使愁中得春色終難客裏銷山鳥漫吟泥滑  
滑吳娘偏唱雨瀟瀟歸時借問金陵路桃葉新添幾尺  
潮摘句如黃湄遊太華山得結屋地賦贈云須臾互長  
虹關陝半呈露晚望云河聲過雷首雨氣下風陵羊山  
云白雲逗殘雪忽見前峰暝憶栖巖寺云河流同郡白  
山勢入關青瓜步舟次云稍次廣陵郭忽逢京口山皆  
卓然可傳康熙四十三年卒年六十有一士正之序曰

余以仙才許蒲阪吳君此子之私言也亦天下之公言也君且死語弟霞曰吾生平知己無逾漁洋先生吾卽死遺詩勿遽出必待先生刪定雖相望二千里勿憚跋涉而往求焉君詩一刻於吳中再刻於都下三刻於津門今未刻尙千餘篇予刪之不少貸蓋痛君彌留不忘誣諉之意亦以報亡友於地下云爾今蓮洋詩鈔十卷蓮洋集二十卷蓋卽士正所定本浮山張體乾得之士正門人黃叔琳家刻之者也而執信之言則曰雯父故與阮翁同年始入都以詩投謁阮翁心折竭口爲延譽而其性迂僻寡合遂淪棄終身與予甫一見如舊相識余好用馮氏法攻人之短惟蓮洋不以爲忤其作字用

馮法不能工也晚相值於津門出詩卷見示云曩之所  
攻悉改之矣乃知其非名輩所及也屬予論定予請俟  
異日蓋其時正逢阮翁之怒不容闌入詩壇故耳又數  
年卒於家卒後聞其集送新城阮翁爲作墓志且刪定  
其集迄今將二十年矣而未行於世意阮翁髦而多忘  
未幾遂亡未及歸諸吳氏耶若然池北藏書散失殆盡  
蓮洋集從可知矣

王萃字秋史歷城人諸生少學詩於田雯旣友蒲州吳  
雯其所爲詩清拔絕俗有亂泉聲裏才通屐黃葉林間  
自著書黃葉下時牛背晚青山缺處酒人行之句人稱  
爲王黃葉王士正嘗寓書張中丞鵬言萃之才中丞贈

之金引爲上客後成進士自稱七十二泉主人

趙執信字伸符益都人康熙十八年進士入翰林遷左  
贊善坐讌飲觀劇免官年尙未壯也高才被放益縱情  
於酒往往酣嬉淋漓嫚罵四座借以發其抑鬱不平之  
概最服常熟馮班稱私淑弟子著談龍錄稱王士正爲  
大家而又微詞詆之又詆朱彝尊詩以爲貪多其詩有  
赴登州留別康海云遠海高於岸空煙聚作雲又寄洪  
昉思云獨抱焦桐俯流水哀音還爲薰庭蘭執信一  
字秋谷

洪昇字昉思錢塘人上舍生遭家難流寓困窮備極坎  
壘康熙甲申自苕霅還落水死有稗村集王士正所定  
也石門云先賢逝已久予亦宿石門天寒鳥自歸林表

斜陽昏吏隱計難得詎知憂世屯栖栖終短褐此意向  
誰言又公子行云春明門外酒樓高稱體新裁蜀錦袍  
花裏一聲歌子夜當筵脫與鄭櫻桃又客武康有句云  
林月前後入谿花春夏開其送高宮詹入都一百韻尤  
警策人競傳之朱彝尊有酬洪詩云金臺酒坐擘紅箋  
雲散星離又十年海內詩家洪玉父禁中樂府柳屯田  
梧桐夜雨詞悽絕惹苾明珠謗偶然白髮相逢豈容易  
津頭且纜下河船趙執信曰昉思故名族邁患難攜家  
居長安中殊有學識其詩引繩切墨不順時趨雖及阮  
翁之門而意見多不合朝貴亦輕之鮮與往還見予詩  
乃大驚求爲友久之爲長生殿傳奇非時演於查樓觀



者如雲而言者獨劾予予至考功一身任之橈還田里  
坐客皆得免昉思亦被逐歸予遊吳越閒兩見之情好  
如故後聞其飲郭外客舟中醉後失足墜水溺而死矣

杜濬 陳允衡

杜濬字于皇號茶邨初名詔先黃岡人明副榜貢生有  
變雅堂集性傲慢不求友王山長常以讓于皇于皇曰  
某豈敢如此只是一味好閑無用但得一覺好睡總有  
司馬遷韓愈在隔舍亦不及相訪王于一嘗問窮愁何  
似答曰往日之窮以不舉火爲奇近日之窮以舉火爲  
奇于一笑曰君言抑何僞也王漁洋詩話曰茶邨僑居  
金陵貧甚屢客廣陵甲辰人日大雪時鎖印無事因造  
訪之清言竟日乙巳七夕予北上京師諸人祖於禪智  
寺卽席賦五言茶村有句云記逢人日雪造我吟窮愁  
謂此也又茶村詠蘇子瞻云堂堂復堂堂子瞻出峨眉

幼讀范滂傳晚和淵明詩龔端毅每誦之以爲二十字  
說盡坡公一生茶邨與周櫟園諸名士觀燈船於秦淮  
櫟園出百金置席上爲采賭鼓吹詞茶邨遽起攫之云  
鮑叔知我貧也就吟席振筆直書立成長韻一百七十  
四句一座爲之傾倒晚年貧益甚往來維揚閒客死金  
陵陳滄州鵬年作守乃葬之於太平門之麓生平論詩  
極嚴於時人多所詆訶有富者重價購其集焚之鄉人  
某撿得其遺藁刊以行世卽變雅堂集蓋不及十之三  
云其詩有雨後集合露堂言別云桐柘交陰遍蕭然雨  
後秋過從含別緒言笑隔時流古意淮南葉他鄉劍外  
州十年對知己今日更淹留又聽軫石琴云江雲飛不

盡流水上空堂寂歷入誰在  
颺颺曲自長哀猿吟雪嶺  
匹馬弔沙場此意吾能識  
憑君鼓數行又聞君談水東  
之勝云魚愛深池鳥愛叢  
君談句句合幽蹤憑將骨與  
青山誓老號詩人杜水東  
又江路逢秋雨客衣增暮寒  
北風今夜急吹月已成霜  
皆不減古人弟紹凱字蒼略  
亦能詩

陳允衡字伯璣建昌人御史本子閩閱之胄也家東湖  
避亂移居與劉遠公俱流寓蕪江杜門窮巷以詩歌自  
娛最工五言體清羸弱不勝衣雙瞳子碧色食貧不輕  
以言干人有引其家伯玉事者答曰吾愛吾琴耳因署  
其堂曰愛琴并以名其詩有寶琴館集好表章故人遺

書所選婁子柔堅徐巨源世溥古文尤爲不苟人競傳  
之後徙舊京晚復歸東湖葺蘇雲卿蔬圃故址居之著  
詩選詩慰國雅等書同時施愚山撰藏山集葉訥菴撰  
獨賞集陳其年撰篋衍集惟篋衍集行於世好論詩在  
廣陵評漁洋詩譬之昔人云偶然欲書此語最得詩文  
三昧其在江南一時名公卿詞人皆樂與之遊惟其學  
成於己而信孚於友也其五言清深沖淡如斜日明孤  
城晚風下飛鳥籃輿望歸鳥日暮空城曲此例數十句  
信非韋蘇州倪元鎮輩不能道其春殘山更青幽居傍  
水色疎鐘荒寺在澹月空牀得則白下同于皇過孟貞  
水閣夜話作也

吳嘉紀 費密

吳嘉紀字賓賢一字野人泰州人布衣屏處東陶自名其居曰陋軒因以名集有陋軒詩集四卷家安豐鹽場地濱海無交游獨喜爲詩王士正爲揚州推官見其五言詩清冷古淡雪夜被酒爲其詩序馳使三百里致之嘉紀大喜過望買舟至廣陵謁謝遂定交後周亮工招之至遂與四方之士交游倡和士正笑謂人曰一箇冰冷的吳野人被君輩弄做火熱自是不終其爲魏野楊朴而野人詩格一變矣其自題陋軒云閉門二十載霜雪滿頭顱治亂從當世簞瓢自老夫空階苔半掩頽壁樹全扶寥落無鄰舍乾坤此室孤玉勾斜云莫歎他鄉

死君王也不歸年年野棠樹花片路旁飛宿白末村云  
樹孤愁獨夜人老適他鄉訪道閒上人云花落客行少  
鐘殘門未開元日云東風今日至老態一番新寄吳介  
茲云舊宅遍秋草寒蟬鳴落暉康山宴集送王黃湄遊  
豫章云登高花刺眼勸酒淚霑巾登康山云木葉下淮  
甸冥鴻去不還俛仰何所遇但有江南山落葉云年年  
怨搖落多事是春風又我昔詩效袁景文云我昔兵過  
獨還家畦上蠲體多似瓜空邨無聲雞犬靜籬菊自放  
霜中花天南伯兄天北季驚魂棄絕鄉園地夜寒鬼語  
聚稍稍細雨還聞九頭鳥吳介茲曰讀吳野人詩如入  
冰雪窖使人冷畏沈德潛曰漁洋詩以學問勝運用典

實而胸有鑪冶故多多益善不見痕迹陋軒詩以性情  
勝不須典實而胸無渣滓故語語真樸愈見空靈然終  
以無名位人予持此論而或不以爲然試平心讀之近  
人中有此孤懷高寄者否確士之持論如此然野人詩  
自可傳必謂可方駕阮亭毋乃爲過情之譽耶

費密字此度成都人流寓泰州州守爲除徭役有鹿峯  
集密少遇逆獻之亂竄身西域不毛之地已乃溯漢江  
下遊吳越居淮南老焉跛一足後往蘇門謁孫鍾元稱  
弟子有朝天峽云一過朝天峽巴山斷入秦大江流漢  
水孤艇接殘春暮色偏悲客風光易感人明年在何處  
妻子共沾巾王士正爲揚州推官見友人几上一卷偶



取視之卽首篇也問之乃密所作遂賦詩與定交其涇  
縣雜詩云擢歌起清夜野服過秋城又云市人羣鹿豕  
邨路出煙霄又翟村云更欲求佳處何能勝此山又平  
居云雲移峯頂寺花落雨中邨又聽解二彈琴云谿溜  
潺春雪松風出暮林又冬菊云寒枝當北牖野色耐霜  
天子錫琮錫璜皆工詩錫琮登北固山云潮來徐福島  
山出寄奴城錫璜有子夜變歌云東門楊柳枝早晚遭  
攀折今日是相逢明日是離別

馮廷櫬

張篤慶

張實居

吳之振

馮廷櫬字大木德州人康熙二十一年進士官中書性孤介不輕詣大僚與趙執信賦諸葛銅鼓歌王士正稱曰二妙校士湖廣甚有清譽官閒無事惟枕藉書卷書法妙絕一時詩獨清警荆卿故里云一卷輿圖計已粗單車竟入虎狼都縱然意氣傾燕市豈有功名到酒徒空向夫人求七首誰令豎子把頭顱南來曾過邯鄲道試問人知劍術無諸葛公祠云壁閒畫妓傳巾幗山下征人役馬牛官十年不進將遷儀部主事一昔無疾卒於廡舍矣

張篤慶字厯友淄川人拔貢生有崑崙山房集鄧艾廟

云奇兵未阨一丸泥棉竹懸軍萬仞梯奄忽當塗更典  
午翻嫌多事鄧征西自古奇功未可居螳螂蟬雀竟何  
如縱然制勝陰平道衛瓘誰知擁傳車浯溪磨崖碑四  
十韻云莫言括地象請罷考異郵零陵之碑大唐頌湘  
中名蹟良悠悠漁陽鼙鼓起阿犖天子下殿奔金牛監  
國中興起靈武雙懸日月歸雍州皇家再造功掩罪鑿  
輿反正天南陬聖德神謨亦略見物論何苦相鑄求磨  
崖紀勝久照耀至今絕壁垂琳球水部文章尙書字有  
如南嶽傳岫嶠煌煌魯公鼎彝氣大書深刻神爲謀歷  
屢參天數千仞湘江萬古東西流吉甫作誦史籀篆力  
摹石鼓追成周此石要自壯南紀青崖鐵綫凝懸旒我

生蠖屈寄溟海志在金石山之幽前年扁舟下襄漢南  
過荆郢真豪遊遙望瀟湘隔衡永浯溪森森嗟方洲當  
時引領向天末足所未到生繁憂漁洋先生示此本令  
我神氣爲夷猶字大于掌幅徑丈堂中跼蹐猶盤膠對  
茲狂叫發長喟便似躡足登嵒邱左把道州右光祿天  
風汗漫湘雲秋莊如王會輯萬玉垂紳搢珽朝羣侯雄  
如將軍建大旆長戈利戟森兜鍪奇偉丈夫古冠劍乾  
坤大筆來神樓墨光黯黯黑雲立石氣崩剝三蒼留東  
京梁鵠及皇象法書一一難爲儔下逮李北海遜此鐵  
畫兼銀鈎亦粵柳誠懸河東筋骨相匹休願爲伏靈芝  
拂拭苔蘚重雕鏤琳琅金薤迴在眼坐見懸崖山鬼鳴

啾啾王漁洋亟賞之憶舊云落花無語歸春水弱絮多情上酒船詠落葉云南浦半林隨逝水西風一夜滿長安

張實居字蕭亭鄒平人少保忠定公之孫家有湄園今蕪矣國變後去城市卜居於大谷得靈芝五色於山麓泉上因作采芝山堂茅茨數椽斤斧不施莞牀蓍席彈琴詠歌以自樂客至樵蘇不爨設茗飲椽栗清言竟日而已王士正刻其詩六卷曰蕭亭詩選清明云桃花乍放柳初生葉底春禽送好聲人在西園山翠裏斜風細雨度清明阿那瓊云明月照白沙黃羊逐野馬三千河朔兒大戰天山下夜雪云斗室香添小篆煙一燈靜對

似枯禪忽驚夜半寒侵骨流水無聲山皓然明湖別業  
云微雨初晴劇可憐登樓四望碧垂天誰將一幅西川  
錦鋪向明湖晚照前

吳之振字孟舉自號黃葉村農石門人有黃葉村莊集  
刻宋詩鈔至百數十家多秘本買名園曰黃葉村莊作  
種菜詩又選施愚山宋荔裳王西樵阮亭陳說巖沈繹  
堂曹顧庵程石臞八家詩行世寒食口占鶯語周遭惱  
客眠起看花落小窗前今年病裏逢寒食禁得廚頭一  
日煙乞蘭云不同杜老乞花栽擬借盆蘭伴老梅等待  
花餘將結子扶疏新綠送君回懶惰休鈔種樹書信天  
翁也得吞魚東莊若解南前訣筆墨雕鐫總破除次毋

黨韻送黃主一東歸云幾盞扶頭醒午夢一聲批頰送  
黃昏寄懷沈石逃云古寺踏春留好句寒燈聽雨洗茶  
杯送黃晦木東歸云山深木客通名字日暖慈姑種子  
孫皆得宋人神髓

丁敬 金農

丁敬字敬身仁和人居於市肆釀酒賣錢自給傭保之事爲之不羞好聚書苦乏貲力每詣粥雜書所一見便諳其好自損衣物換之而歸尤嗜金石文荒邱絕崖每攀其峭陔探其幽阻得見前人妙蹟終日勿忍去通八體善摹印章方不逾寸亦能得蟲鳥意家有小樓三間銅石盈案几上部帙無次率多異本客至留坐鹽豉蒜果一併雜筯進之人多愛其真率勤與交接同里杭世駿梁啟心張沅皆所至密也貴人求其刻印輒吝不肯予若有彊者卽便大罵或故怒之以爲嘲戲烏舉博學鴻詞不就著有武林金石錄三子健傳佺佺善詩書八



分沅字畏廬隱於江干與敬爲倡和之友敬同時有金  
農字壽門錢塘人乾隆初徵博學宏詞辭不就善畫人  
物花草工詩詞又以八分體入隸書風流趣好人謂不  
減於敬也有詠苔詩云細雨偏三月無人又一年一字  
冬心

徐夜

孫枝蔚

崔華

朱玉

徐夜字東癡新城人初名元善字長公慕嵇叔夜之爲人更名夜號嵇庵初爲諸生鼎革後隱於系水之東棄巾服年二十九居東臯鄭潢河上掘門土室絕跡城市有朱桃椎杜子春之風詩學陶韋巉刻則似孟東野王士正目之爲礪松露鶴士正尙羈州贈詩云河東品第留金管江左風流續玉臺亦贈士祿句云美人自牧能貽我名士如蠅總附君又和士正秋柳詩云爲計使人西去日不堪流涕北征年少時作樂府云鞭轡鳴井深淺樓高高去何遠長白黃山人善琵琶嘗爲譜之有春詞云一層楊柳一層風五里桃花十里紅但是出遊皆

傍水逢人多半在城東嘗遊浙江至孤山坐放鶴亭下  
弔林君復有云買斷西湖皆宋土羨他生死太平閒又  
過嚴陵釣臺富春山中拜謝臯羽墓有云生爲信國流  
離客死結嚴陵寂寞鄰後歿於柴桑年七十二

孫枝蔚字豹人三原人流寓維揚身長八尺聲如洪鐘  
龐眉廣額高不見之節以詩自負有漑堂集王阮亭司  
理揚州題其小像云胸中磈礧無人語落落琴聲大蟹  
行甲辰阮亭內遷諸詩老送別禪智寺豹人有句云欲  
問忘情老何名竝命禽難言無所住齊有淚霑巾少遭  
流寇與其鄉少年奮戈逐賊落深塹得不死乃走江都  
從賈人遊累致千金散之旣而閉戶讀書肆力詩古文

名滿海內以布衣舉博學鴻詞辭以老病不許吏部集  
驗於庭年老耆授銜使歸尚書見枝蔚鬚眉皆白曰君  
老矣對曰未也我年四十時卽若此且我前以老求免  
試公必以爲壯今我不欲以老得官公又以爲老何也  
尚書笑之卒予司經局正字回籍賦詩云一官如籠鶴  
萬里本浮鷗一日遊焦山中流遇風賦詩云風起中流  
浪打船秦翁失色海雲邊也知賦命原窮薄尙欲西歸  
太華眠又露筋廟云黃昏仍獨自白鳥近如何又做楊  
老鐵小樂府云蕭儼向舒州君王怒未休樓高苦無井  
不及景陽樓又同方爾止吳仁趾陪吳蘭次登多景樓  
云天下江山如此少古來冠蓋幾人閒

崔華字不雕太倉人順治庚子舉人司理王士正其舉  
主也居直塘性孤潔寡合吳梅村目爲直塘一崔有櫻  
桃軒集詩清異出塵有句云丹楓江冷人初去黃葉聲  
多酒不辭人目爲崔黃葉又渡錢塘云敲檣坐清晝薄  
冷出蘋間又宿官渡聞歌云履聲荒店早落葉異鄉多  
又有句云溪水碧於前渡日桃花紅似去年時又宿靈  
隱寺云此中枕簟客初到夜半梧桐風起時

朱玉字元式崑山人亦出土正門下後官國子博士有  
句云秋雨茂陵人獨臥西風汾水雁還來士正爲祭酒  
題其後云茂陵秋雨深深夜愛爾哦詩四壁秋多少長  
安苦吟客瘦羊博士擅風流

徐蘭 徐夔

徐蘭字芬若一字芝仙常熟人學詩於王士正又從安  
郡王走馬出塞過廢城六單于蘇武雲內豐州殺虎土  
城祁連山中花十數種皆豔絕不知名中土所未有嘗  
畫便面貽士正土產有白草雞鷹麀鼠瑪瑙石酪酒瀚  
海距獨石口二千里有永樂御製碑五十一字出塞後  
流寓北通州以終著有出塞詩長白描人物詩無一語  
不奇如李長吉欲嘔心肝徐夔龍友見之幾於下拜歸  
化城雜詠云髮離漢地根先白淚過秦山色變紅關山  
月云城頭一片秦時月每到更深照黑河馬上萬人齊  
仰首不知鄉思是誰多出關云憑山俯海古邊州旆影

風翻見戍樓馬後桃花馬前雪出關爭得不回頭燐火  
云土雨空濛著衣溼燐火如螢飛熠熠須臾散作星滿  
天空際如聞衆聲泣有火獨明必鬼雄衆火吐燄無其  
紅約束羣燐共明滅毋乃昔日爲元戎別有火光黑比  
漆埋伏山坳語啾啾鬼馬一嘶風亂旋千百燈從暗中  
出電光閃閃兩軍接狐鬼草中皆震懾一派刀聲不見  
刀髑髏墮地輕於葉血過千年色尙新那知白骨化煙  
塵新鬼日添故鬼冷無復寒衣送遠人起輦谷序云元  
世祖陵無封樹獵者或踐其地輒有風雷之異其詩曰  
聞昔朱明修祀典曾命禮臣巡禹甸伏羲下逮宋理宗  
三十六陵皆祭徧祁連因未入提封欲賫香帛無由從

掃階席幄順天府春秋遙奠青芙蓉芙蓉青青亂雲宿  
中有三間老瓦屋征人遙望綠琉璃知是元家起輦谷  
谷口番僧通漢字留客招提話遺事自言歷劫悟前身  
親見陰房築空翠巫媪纔牽靈馬來聖僧已渡流沙至  
僧名朝爾吉維時指點白毫光屢見君王顯神異天花鋪地  
化城紅夜半山頭分舍利元祖火化時得舍利甚多東方日射雲窈  
真背人入山埋寶瓶地下有天黑如漆祕祝才宣役萬  
靈亂峯高下化機穢俄頃萬壑藏雷霆雪漬風吹不數  
日依舊滿天芳草青往年有客挾弓弩誤入雲中踏玉  
虎千雷萬霆出如飛百里人家苦霖雨至今鹿兔滿巖  
阿馬蹏不敢驚黃土問余到處訪雲蘿中國名山想徧



過聞道長陵在天上此中靈異更如何

徐夔字龍友長洲人廩生有西堂集沈德潛曰少負才  
高俊讀書一二遍終身不忘與予結詩社時專學昌黎  
芒角四露至廣南後醉心義山謂以男女會合喻君臣  
事便得風騷宗旨格律又一變矣年五十歿於廣南詩  
散失有注李義山詩行於世秦淮雜詩云半山堂外草  
萋萋安石墩前路易迷欲紀元豐天子聖天津橋外杜  
鵑啼

沈用濟

沈用濟字方舟錢塘人國子生少喜吟誦及長出遊一  
至山東登岱岳又之楚之閩之粵東西與屈紹隆梁佩  
蘭友詩益大進又之邊塞留右北平一變爲燕趙聲一  
時名流幾莫與抗然以詩質同人或譏彈之登卽改定  
不自恡也居長安安和親王蘊端號紅蘭主人重之用  
濟婦朱柔則常以畫卷寄用濟主人題詩云柳下柴門  
傍水隈天桃樹樹又花開應憐夫婿無歸信翻畫家山  
遠寄來用濟卽日歸一時傳爲美談用濟詩若燕山云  
我行經燕山憑弔古戰場當時銳頭兒誓死事戎行功  
業未得成金鏃遺山岡阜鷗如車輪飛來立人旁黃雲

散四野風沙浩茫茫驅馬行出關悲歌慨以慷身著短  
後衣劍佩百鍊鋼扼吭度飛狐仰面看天狼生當爲冠  
軍死當爲國殤大同道中云千嶺朝陰嶽三城控大同  
雲形隨列嶂山響應弮弓馬踏黃河雪鷹呼白草風飛  
狐那用塞天險古來通又沙乾奔渴馬風急下飢鷹大  
行山云山作潼關險艱哉勢獨雄千盤拔河內一折走  
遼東大壑雲雷伏陰崖日月通巍巍天下谷元氣結鴻  
濛八達嶺云策馬出居庸盤迴上碧峯坐窺京邑盡行  
繞塞垣雄夕照沈千帳寒聲折萬松回瞻陵寢地雲氣  
總成龍潼關云重關踞天險三輔重神京繡嶺遙尊岳  
黃河曲抱城一夫今保障羣盜苦縱橫星隕何年事常

傷父老情

自注謂孫督師傳庭

窺關如在井立馬一峯高竟失山

河險徒誇汗血勞沙蟲迷白日陵谷徙洪濤翻使黃巾  
笑橫行遇汝曹登建陵云鼓棹辭西粵開帆趁北風水  
聲飛弩下山勢鬪雞雄雨歇秦關外秋深蜀道中稻梁  
謀故拙吾愧信天翁行經將軍猛虎諸灘云高高灘十  
丈直下響成雷舟擲波心去人穿石窟來虹蜺雙瀑挂  
菡萏小峯開濁酒酌三老傾危仗汝才昭平道中云灘  
勢奔騰下舟行次第高瀑流爭一石人力盡千篙壁峭  
奔雷雨林深聚羽毛江鄉歸未得夢寐亦風濤花田云  
埋玉傳南漢花田今尚存雪中香不散煙外月無痕芳  
草尋詩路青旗賣酒村漫將蝴蝶數一一美人魂望西

岳云五千仞削勢崔巍西鎮坤維玉作臺海日夜從金  
掌出蓮花春向石盆開宮臨白帝三峯立城繞黃河九  
折來欲跨茅龍問酒母芝田堪種乏仙才湘江道中云  
越客歸舟向洞庭心隨一雁入空冥煙開沅水雙流合  
帆轉衡山九面青魂返江楓哀楚些曲終瑤瑟怨湘靈  
振衣已出塵埃外漁父何因笑獨醒由麗江抵北流云  
頻年鞍馬歷荒陬唐代羈縻是此州猺洞千蟠攀嶺怯  
鬼門一綫入天愁朝昏吹角呼林鹿婦女張弓射野牛  
卻望伏波銅柱在飛鳶站站海西頭題謝皆人詩後云  
紅桂飄香月露清玉完天上奏瑤笙白頭弟子秋風裏  
來賦霓裳第一聲笥溝早發云北風獵獵水茫茫多謝

吳門鼓柁娘鐵鹿長檣四千里送人夫壻早還鄉黃河  
大風行云黃河之水自天落我舟來向黃河泊遙看雲  
氣如飛龍知有東南大風作大風一起天茫茫排山倒  
海不可當浪花捲起高十丈虛擬沈牛截狂象危檣大  
艣撼不停霎時飄散同流星高岸倒震鼉鼓裂怒濤亂  
捲蛟涎腥暝來打蓬聲膈膊半爲雨點半冰雹夕陽欲  
下風更狂吹落孤帆天一角一舟重有萬鈞力颺入泥  
沙脫不得一舟觸石摧鵲尾窺見青天在艙底水面一  
舟飛鳥輕無枝可栖心目驚其餘溜急難鼓柁客船十  
箇碎兩箇同泊尙餘四五船船船相觸繩相聯長年當  
風立至曉我輩安得高枕眠近見青齊成水府況聞中

州少安堵皇天降災良有因汝曹定觸河神怒不爾風  
濤何太苦男兒勿恃膽氣粗要知蹈險非良圖新河安  
穩路徑直汝何不趨趨畏途豈惟黃河爲畏圖波瀾平  
地無時無下潮陽云似聞風雨作前有大灘來一氣雙  
江合孤城百粵開鼇身移島峙蜃口出樓臺倚棹懷湘  
子橋成力大哉小泊云竹喧歸鳥後村靜飼蠶時天啟  
德陵云內豎一朝祠宇徧爰書三案士林空懷宗思陵  
云一劍割將公主愛九門報道寺人開有方舟集杭堇  
浦言未刻在閩藩張廷枚家袁子才常以書詢沈歸愚  
欲刻之江南終不得錄其全篇爲多歸愚云在張少弋  
家少弋廷枚宗人也長安陶友蘭愛其詩臨卒命以方

舟詩集置棺中亦一異人母柴靜儀善詩有貽子用濟  
送行詩二首云吾子廉吏孫讀書味生理三十未成名  
徒然還鄉里外侮旋復來內憂方未已忽然遠行役披  
衣中夜起明星光在天河流正瀾瀾行雲有返期遊子  
靡所止攬涕下高堂長途從此始野雀從南來翩翩思  
擇木感此主人賢飛鳴集其屋才地非獨優處卑願亦  
足矧有嘉樹林朝昏託栖宿鷹鷗過莫窺爵羅無由觸  
哀彼黃鳥詩長謠念邦族著有疑香室詩鈔若干卷用  
濟室朱柔則寄遠曲云恨少垂楊柳殷勤繫玉鞍夕陽  
鴉背暖春雪馬蹄寒入世逢迎拙依人去住難癡兒啼  
向我昨夜夢長安



三原集才全

才

三

才

011-808

杜詔 柯煜 汪沆 符曾

杜詔字紫綸號雲川無錫人康熙五十一年進士改庶  
吉士雍正十二年大學士嵇曾筠薦舉博學鴻詞未試  
病卒有雲川閣集工詩餘有浣花鳳髓蓉湖漁笛譜皆  
詞稿也天才秀逸初以諸生獻詩行在供職內廷壬辰  
榜後準一體殿試改庶常方盛年告養歸里善前輩嚴  
藕漁詩格亦相似集只古體非全本詩得白石玉田意  
時謂可繼金風亭長其送春云自是東風無著處本來  
西子有歸時袁枚曰真晚唐也雲川以詩受知於  
聖祖既以養親歸不復出晚與道士榮漣僧天鈞結九  
龍三逸社有廬山東林之風焉中歲嘗選唐詩叩彈集

皆中晚之作故生平得力亦在大歷以後云

柯煜字南陔號實庵嘉善人康熙辛丑登第以磨勘黜落大學士王頊齡以山林積學薦充明史纂修官雍正元年復成進士除宣城知縣改教授內閣學士方苞薦舉鴻博檄下疾已革矣喟然曰閣學此舉使海內窮士聞之一嗚咽耳竟不及與試也煜學詩於朱彝尊有石庵樵倡月中簫譜詞有句云長跪謝阿母阿母屢點頭折腰非爾願飲水非吾憂

汪沆字師李又字西顥號槐塘錢塘人以諸生舉應博學鴻詞著有小眠齋藁盤西紀游集湖上題襟集槐塘詩文集嘗分修西湖志浙江通志鴻詞試罷後客天津

大學士史貽直將薦舉經學以母老辭客將軍新柱署  
爲撰福州八旗志至閩後復之京之武昌爲諸侯上客  
少學詩於厲鶚在津門有津門雜事詩百首有句云晚  
山青向樹頭出疏雨響從蘆外來樊榭贈詩曰舉氈書  
好才稱健橫槊詩成氣自雄晚年自定撰著有滄華軒  
雜錄小眠齋讀書日札全閩采風錄蒙古氏族略新安  
紀程識小錄泉亭瑣事汪氏文獻錄喜引翼後進年八  
十一卒

符曾字幼魯號藥林錢塘人官郎中有春鳧小藁薦舉  
博學鴻詞以丁艱不與試杭堇浦云幼魯詩脫手清便  
陳楞山以爲洗削凡近出於自然嘗有句云三日不來

秋滿地蟲聲如雨落空山尚書嵇璜尤喜誦之沈確士  
以爲如鶴鳴空山泉流斷壑使讀者夷然冷然王敞云  
春鳧年六十餘爲戶部郎常以病假所居韓家潭余直  
入臥內牀幃之外書籤畫卷茗椀香爐列置左右几案  
無纖塵四時長供名花數盞余笑謂曰入君燕寢已如  
在斷橋籬落間使人不復憶西子湖矣其雅潔蕭澹非  
東華輦香塵土中人所能企及蓋自少與樊榭堇浦玉  
几同學故其襟情清絕也有句云寒雲添暝色老屋聚  
秋聲秋山到晚露全骨涼月伴人成苦吟

夢麟

夢麟字文子又字謝山蒙古人乾隆十年進士官至工部侍郎沈德潛曰文子樂府宗漢人五言古宗三謝七言古宗杜韓雖不能至心嚮往之不必議其不醇也近日臺閣中無逾作者儻天假以年烏能量其所到雉朝飛云雉朝飛其羽灼灼雉前越子後躍于田于薄是飲是啄我弗如爾行樂爾樂我哀朝行出游日暮獨歸獨歸兮心悲羣嗷嗷兮夜飢我無術兮哺兒先我死者知之朝往香山云夢覺鐘魚清褰裳月在棟盥濯辭精廬山僧出林送苔衣潤芒屨昨宵知露重亂泉聽乍失溪澗溼餘凍石骨生清涼逼人寒欲中日出照幽谷山鳥

發新哢微風蕩空翠流雲散巖洞永懷煨芋者隔岫聞  
清誦廣武原云秋高廣武原日落亂雲奔天地一龍鬪  
風塵千里昏平沙生朔氣殘壘聚征魂撥馬尋遺跡荒  
郊戰骨存夜過青浦云理棹投暮煙餘暉曖遙巘

嚴遂成

嚴遂成字崧瞻號海珊浙之烏程人雍正二年進士官山西臨縣知縣丁父憂歸里十二年總督程元章薦舉鴻博遭憂未與試服闋補直隸阜城縣徙雲南嵩明知州有海珊詩鈔自序云少爲詩以偏宕相尙罔識律令吾鄉姚慧田同年厲樊榭負能詩聲雅與余善而於詩未之許也甲寅被薦居內憂弗逮試顧聲稱一時藉甚思有以禳之辛酉夏量移阜昌適穆堂師典江南試止郵亭余謁見迎謂曰吏亦不易爲知生百無暇獨詩可分余一席慎毋廢余憬然汗下嗣後收視返聽知用功有在詩之外者厚其所積窮其所變別構戶牖不屑苟



同昔人迄於今不自知其至猶未也我才則既竭矣後  
梅花詩傳誦京師明史雜詠人以詩史目之今哀集若  
千卷都從零佚中以次改竄無復前後年地可問大參  
徐南崗甚稱之謂無一字無來歷楚中余同麓則參之  
於竹垞阮亭閒勸付梓惜乎樊榭蕙田早下世無緣重  
定吾文此足貽千古知己之憾也杭世駿曰海珊七言  
造句瘦硬瀧中舟行云脩鯉躍波雨點大怪禽呼樹風  
聲寒太行云孕生碧樹形何怪壓住黃河氣不驕城隅  
春寒云雨方得氣能醫草風自生香不借花皆有別材  
袁枚稱海珊詠張魏公云傳中功過如何序爲有南軒  
下筆難極冷峭温藉自負詠古爲第一余讀之果然三

垂岡云英雄立馬起沙陀柰此朱梁跋扈何赤手難扶  
唐社稷連城猶擁晉山河風雲帳下奇兒在鼓角燈前  
老淚多蕭瑟三垂岡下路至今人唱百年歌法式善曰  
海珊工於詠物詩思力甚深海棠云睡味似逢鶯喚起  
酒痕仍借笛吹消梅云殘笛一聲涼在水遠峯數點碧  
於煙著筆幾似李龍眠白描畫矣又海珊詩鹽城徐南  
崗謂其無一字無來歷筆頭句得數十斤起信然如常  
山旅夜云櫓聲離岸小山氣壓城寒東坡書院云竹非  
因月瘦山不厭雲癡冷泉亭云怪鳥呼風天忽冷危峯  
到地晝常陰秋草云斷霞古道無人過寒雨荒城有雁  
飛宿見山樓云如此夜深猶有笛可憐春盡竟無詩阮

元曰海珊司馬詩具兩種筆意如骨堆石勒漚麻嶺血  
浴高歡避暑宮盧龍已買防秋塞上谷虛傳突騎名弓  
懸屋角秋防虎旗閃城頭夜舉烽雕盤大漠寒無影冰  
裂長河夜有聲造句雄奇詠桃云怪他去後花如許記  
得來時路有無蓮花莊云無數垂楊遮不住好風吹出  
讀書聲言情旖旎

黃景仁

汪惟憲

楊鳳苞

黃景仁字仲則武進人祖大樂歲貢生高淳縣訓導父之拔禱於學宮神祠生景仁故小名高生八歲爲制舉文卽工稍長補博士弟子員未學詩也與陽湖洪亮吉志氣相得見其所誦漢魏樂府援筆試爲之亮吉大稱賞焉謂人曰詩定自不關學滄浪之言吾信之矣編修邵齊燾主講陽湖景仁與亮吉皆受業門下齊燾爲文辭有名理雅致景仁覃思精力文采遂勝家旣素窶不肩授徒乃游四方以資餬口遇雲木佳勝輒竟日流連一日經宣歙山中避雨坐崖樹下吟詠清發樵夫牧豎見者以爲異人一登匡廬又泛彭蠡洞庭其詩益牢戾

悽惋含意不測翁方綱稱其詩凌厲奇矯不主故常大興朱筠爲安徽提學引致幕府三月上巳登采石太白樓張飲賦詩賓客甚盛景仁年最少著白紵衣立日景中頃刻成數百言一往奔詣座上輟筆當塗應試文士聞使者高會畢集樓下莫不從奚童乞白紵少年詩競相鈔寫景仁由是乃自負爲詩人也乾隆四十一年

高宗幸山東景仁應

召試入乙等書簽武英殿序官例得主簿入資加一秩爲縣丞中丞畢沅欲識景仁景仁亦知沅名故免吏部注銓往關中詣之景仁蕭屑經時素抱疴瘵方策蹇出雁門塞疾動力疾行次解州卒年僅三十五景仁著作

甚富七言古詩尤工旣死多散軼沅采其詩入吳會英  
才集其後詹事翁方綱復撰錄爲韻集行於世

汪惟憲字積山錢塘人少補諸生好潔成僻每受知於  
學使者終不肖畢鄉試以場屋儲積汙穢易霑垢瀆也  
性又好靜知交將仕爲州縣者拍其肩戲曰可且少住  
不雍正七年例選士貢國學惟憲以疾未赴使者大怒  
遣學官押之入試竟以充貢且謂之曰生若務爲名高  
不隨牒上計我將以箠扑報生矣惟憲謝不敢然竟以  
病不出惟憲善爲詩尤工五言論者謂覽其詩非徒愔  
愔有雅致乃別見貞白之性有積山集六卷

楊鳳苞歸安人賦西湖秋柳詩人競稱賞號楊秋柳性

